圣斐理伯·内利传（第一卷）

彼得罗·贾科莫·巴奇

目录

圣斐理伯·内利传（第一卷） 2
献辞 3
出版说明 4
第一编　斐理伯自出生至迁居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的事迹 5
第一章　斐理伯的诞生与童年 6
第二章　十八岁时被送往圣杰尔马诺，跟随叔父学习经商 8
第三章　前往罗马；最初的热忱 9
第四章　斐理伯研习哲学与神学 10
第五章　放下学业，全心投入灵修操练 11
第六章　他心脏奇迹般的搏动 12
第七章　青年时赢得灵魂及所行的慈善事业 14
第八章　斐理伯与同伴创立至圣三位一体朝圣者及康复者善会 16
第九章　顺服告解神师而晋铎，并承担听告解的重任 17
第十章　在自己的房中开始灵修谈话 18
第十一章　几位度圣洁生活的告解者 19
第十二章　斐理伯为圣信仰所怀的巨大热忱 22
第十三章　为使不信正道的人归正，命切萨雷·巴罗尼乌斯撰写《教会编年史》 25
第十四章　斐理伯在爱德圣耶柔米堂的灵修操练 29
第十五章　佛罗伦萨人希望斐理伯接管他们在罗马的圣约翰堂 31
第十六章　斐理伯因这些操练遭受许多迫害 33
第十七章　在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创立司铎祈祷会 36
第十八章　斐理伯离开圣耶柔米堂，迁往瓦利切拉与门生同住 38
第十九章　祈祷会的规制与治理 39
第二十章　属下对他的深切顺服与敬重 42
第二编　论他的德行 46
第一章　斐理伯对神的爱与虔敬 47
第二章 斐理伯对至圣圣母及圣髑的敬礼 50
第三章 斐理伯将虔敬传给与他交谈的人 52
第四章 斐理伯流泪的恩赐 53
第五章 论祈祷 55
第六章　斐理伯为救人灵魂所怀的仁爱 60
第七章　斐理伯使青年远离恶习的奇妙方法 63
第八章　斐理伯对患病告解者的悉心照料 66
第九章　斐理伯使许多人摆脱各样试探与忧患 70
第十章　斐理伯使人脱离忧郁与疑惧的特殊恩赐 73

第十一章　斐理伯的施舍 76
第十二章 论他的怜悯与温柔的心 78
第十三章 论斐理伯的童贞 80
第十四章 论斐理伯的节食苦修 84
第十五章 论斐理伯对世间财物的超脱 86
第十六章 斐理伯如何远离一切野心 89
第十七章 斐理伯的谦卑 92
第十八章 斐理伯如何克己 96
第十九章　斐理伯用以操练属灵子女的克己功课 99
第二十章　斐理伯的忍耐 103
第二十一章　斐理伯行善的恒忍与坚定 107
第三编　论神俯允赐给他的恩赐 110
第一章　斐理伯的神魂超拔与灵魂超拔 111
第二章　斐理伯的异象 114
第三章　斐理伯的预言之恩；先述他预告数人之死 119
第四章　斐理伯预告许多人康复 122
第五章　斐理伯的其他预言 124
第六章　他预告数人将成为枢机或教宗 127

圣斐理伯·内利传（第一卷）

罗马的使徒，司铎祈祷会的创立者。

《圣人与神的仆人》。

「童贞马利亚，欢喜吧！你独自消灭了普天下的一切异端。」——教会对经。

伦敦：托马斯·理查森父子出版社，弗利特街 172 号；都柏林卡佩尔街 9 号；以及德比。1847 年。

献辞

谨献给英格兰大公教会的教区圣职人员——历代殉道者的继承人和属灵子女。他们在圣洁的贫穷中常怀喜乐，在默默无闻与受压迫的处境中勤勉尽职，对自己所传授的真理怀有无与伦比的信心；他们以宽恕的仁爱对待苛刻的反对者，又以舍己的慈心善待那些因着他们的祈祷、牺牲与苦难而脱离谬误黑暗的人。由此，他们为祖国保存了自身美德的宝贵典范，保存了大公信仰不灭的光辉，也保存了世代相传、对圣座的敬爱；这敬爱曾使撒克逊时代的朝圣者和圣人，以及营建我们诺曼式教堂的那些有王侯气度的建造者，卓然出众。

圣威尔弗里德会院，坎特伯雷圣托马斯圣髑迁移纪念日，1847 年。

出版说明

本卷所依据的原文，是巴奇神父所著《圣斐理伯传》的增订本，1837 年由马里尼在罗马出版。原先预告将在本卷刊出的、由怀斯曼主教撰写的《近代圣人生平》导言，此次未能收入，我们应向读者致歉。主教因病未能履行其慨允撰稿的诺言，这一延误实属无奈；不过，导言将在此后的一卷中刊出。导言的延迟，也使原定于 6 月 24 日出版的本卷推迟至今，因为印刷商需要补充新的材料，才能使本卷达到出版预告中所承诺的篇幅。《维拉诺瓦的圣托马斯传》与《圣方济各·索拉诺传》合为一卷，现正在印刷，不久即可问世。

F. W. 法伯。

圣威尔弗里德会院，坎特伯雷圣托马斯圣髑迁移纪念日，1847 年。

第一编　斐理伯自出生至迁居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的事迹

第一章　斐理伯的诞生与童年

斐理伯于 1515 年 7 月，教宗良十世在位第三年，圣抹大拉的马利亚庆日前夕，傍晚六时以后，诞生在佛罗伦萨城。他依照佛罗伦萨的习俗，在施洗约翰堂领洗；事实上，全城只有这一处洗礼池。他承袭祖父的名字，取名斐理伯，又加上罗莫洛一名，因为当地对同名圣人极为敬奉。他的父亲弗朗切斯科·内利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律师，与各修会交谊深厚，尤其亲近道明会。他的母亲卢克雷齐娅·索尔迪出身贵族；在共和国时代，她的家族长期有人出任国家要职。

弗朗切斯科·内利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卡泰丽娜和伊丽莎贝塔；两个儿子，早夭的安东尼奥和斐理伯。斐理伯年纪最小，但在神眼中，他的功德却居首位。他天生聪敏，性情温和可亲，体态端正，举止讨人喜爱；后一种禀赋，往往见于那些蒙拣选、要为主赢得灵魂的人。他的父母尽心尽力地抚养教导他。他学习文法，造诣远胜同窗；研习修辞也获益不少。教授他这些学问的老师名叫克莱门特，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人。斐理伯孩提时代的性情中，已有若干征兆，仿佛预示着他日后的圣德：他格外尊重长辈，谦逊端庄出众，对信仰之事更有异乎寻常的关切。他极为顺服父亲，从未使父亲有丝毫烦恼，只有一次例外：他正与姐姐伊丽莎贝塔诵读诗篇，长姐卡泰丽娜在旁逗弄，打断了他，他便不假思索地推了她一下。他为这件过失——如果真能算作过失的话——受到父亲责备；事后回想，悔恨得流下泪来。

他遵从母亲吩咐的态度，同样堪为表率。母亲若叫他留在某处，没有她的许可，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挪动一步。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弦；斐理伯对继母十分孝顺，使她简直对他生出敬意，疼爱他如同亲生儿子。因此，他离开佛罗伦萨时，她痛哭不已；临终时，她仿佛始终看见他在眼前，不断呼唤他的名字，并说只要想起他，自己就得到慰藉。

斐理伯不仅敬重父母，也敬重一切年长于他的人。他与同辈及地位较低的人相处时，性情开朗，又极其平和，仿佛不知发怒为何物。每逢听见什么可悲或失礼的事情，他总要设法为当事人找出可以谅解的缘由，或作善意的解释，也劝别人如此。的确，从未有人听见他说谁的坏话。他待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使人人喜爱他；伙伴们因他性情仁厚、行为纯洁，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好皮波。他不仅因品性良善而蒙人喜爱，似乎还特别蒙受神眷顾保守。一天，他大约八九岁时，看见院子里站着一头驴，便像一般孩子那样，冒冒失失地跳上驴背。不知怎样，他和驴一起从一段阶梯跌进地窖。他被压在驴身下，除了露出一条胳膊，全身都看不见。一个妇人目睹意外，跑过去把他从驴身下拖出来，原以为他不是死了便是残废了，不料他竟安然无恙，连一点跌伤的痕迹也没有。他自己常述说此事，作为神厚待他的明证，并痛惜自己蒙保全后竟如此忘恩；其实，他一直为此感恩不已。

除了这些美德，斐理伯还兼有虔敬与属灵的心志。他幼年时的虔敬，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刚健气质。他并不热衷于儿童惯有的敬虔表现，如布置小祭台之类；这些事本身固然值得称许。他喜爱的是实实在在地祈祷、诵读诗篇，尤其喜爱聆听神的道。他从不如一般孩子那样，轻率地说将来要当司铎或修士；他把心中的愿望藏起来，自幼便远避炫耀，视之如死敌。这种成熟的心志，配上孩童的纯真，使他如此蒙神喜爱，以致他似乎凡有所求，神都应允。就连丢了东西，他也借着祈祷寻找。有一次，他从铸币厂回到皮蒂宫附近——他出生并居住的地方——途中丢了一条金项链；但他一祈祷，便找到了。另一次，他夹在腋下的东西掉在很远的地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寻回。

那时，斐理伯常去各处圣堂，其中一处是设有道明会修院的圣马可堂；他最初的灵修教导，便得自那里诸位神父。因此，后来到了罗马，他常对道明会的几位神父说：「我年少时有过的任何长处，都应归功于佛罗伦萨圣马可堂的神父们。」他尤其提到泽诺比奥·德·美第奇神父和塞尔万齐奥·米尼神父，并常讲述下面这件事，以证明他们的德行。这两位神父约定，每夜在前往诵念晨课以前，互听告解，以便更虔诚地诵念日课。魔鬼却嫉妒这样的善行。有一夜，比平常时候约早两个小时，魔鬼来到泽诺比奥修士的房门外叩门，说：「快起来，时候到了。」这位善良的神父听见便醒来起身，照常进了圣

堂，看见魔鬼变作塞尔万齐奥修士的模样，在告解亭附近踱步。他以为真是自己的同伴，便跪下来告解；魔鬼也坐下，装作听告解的样子。泽诺比奥修士每说一项过失，魔鬼便喊道:「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最后，修士又说了一项自觉较为严重的过失，魔鬼仍说:「算不了什么。」泽诺比奥修士听见这种话，略一思索，便颇有理由地怀疑这是魔鬼的幻术。他立刻画了圣十字，说:「你莫非是地狱来的魔鬼?」话音一落，邪灵大为狼狈，立即消失了。

除了这两位与他亲密相知的神父，斐理伯也乐于聆听当时一位著名讲道者的教诲，那人是谦逊会的巴尔德里诺神父。圣人往往为他的圣德作证，说 1527 年波旁公爵横越意大利，佛罗伦萨动荡困苦之际，这位神的善仆所献的祈祷，曾给城中带来极大帮助。

这位圣洁青年从事这些灵修操练，心中因而生出对一切德行的强烈渴望；尤其怀着圣徒特有的热切追求，愿为爱基督而受苦。因此，在十六七岁时，他患了一场猛烈的热病，却极其忍耐勇毅地承受，甚至尽可能默默隐瞒自己的痛苦。他继母的一位姐妹觉察到这一点，便用心照料他的种种需要，不待他向她或别人开口。他家中有一次失火，毁了许多财物，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坚毅；面对这件事，他镇静得出奇，以致当时许多人预言，他日后必非寻常人物。此外，同样的灵修操练，也使他在爱慕德行之余，对世人最看重的东西生出切实的厌弃。有一次，有人给他一张载有家谱的纸，他不但不看，反而撕得粉碎，说他不在意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只愿与义人一同列在永生册上。

第二章　十八岁时被送往圣杰尔马诺，跟随叔父学习经商

斐理伯有一位叔父，名叫罗莫洛，是个勤奋的人。他从佛罗伦萨迁往那不勒斯王国，在卡西诺山脚下的圣杰尔马诺镇经商多年，终于积下两万两千多克朗的家产，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斐理伯约十八岁时，已在人文学问上受了超过常人的教育，父亲便送他到这位叔父那里，打算让他学徒期满以后，继承叔父的家业，因为罗莫洛没有更近的亲属可以承受财产。于是，他遵父命前往圣杰尔马诺，叔父极其亲切地接纳了他。他在那里的行为，使罗莫洛看出他的优良品性，不久便决定立他为自己全部财产的继承人。然而，神既预定他成就更大的事，便阻止了这项安排。斐理伯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日以后，内心感到催促，要度一种更成全的生活；他想到财富，尤其是经商，如何阻碍人追求成全，便开始盘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在那里养成的一项敬礼习惯，更大大激发了这个念头。

离圣杰尔马诺不远，在加埃塔城门附近，有一座著名的山。依照非常古老而普遍流传的传统，救主受死时，曾有几座山裂开，这就是其中之一。这山属于卡西诺山的本笃会神父；他们在那里有一座奉献给至圣三位一体的圣堂。三道巨大的裂隙把这山从顶到底劈开；中间那道最为陡峭，其中一块岩石上建着一座小堂，由修士照管。上面绘有十字苦像，水手们从下方经过时，便鸣炮致敬。斐理伯常退到这里祈祷，默想主的受难。正是在这样的退隐中，他对尘世事物的轻弃日益加深，并筹思实现自己自到圣杰尔马诺以来便怀有的志向：离开商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选择一种较少阻碍、可以事奉神的生活方式。叔父得知以后，便竭尽所能劝他打消念头，提出早已作好的安排，愿让他继承全部家产。他又叫斐理伯顾念自己的家族，因为他是家族最后的承继人；尤其劝他，不要轻率地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并说自己未曾料到，斐理伯的行为竟会令人觉得，难以与他对叔父种种厚待应有的感恩相称。斐理伯当即抛却了对世间财富的一切指望，以作此决断应有的谦逊与简洁回答说，他绝不会忘记叔父的恩情；至于其余的话，他虽深为叔父的慈爱所感动，却无意采纳他的劝告。

第三章　前往罗马；最初的热忱

尽管许多人提出种种劝说，想使斐理伯改变主意，他仍坚守自己的决心。他在那一带已经住了两年；1533 年，经过深思熟虑，他启程前往罗马，甚至没有告诉父亲。其实，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他从未瞒着父亲自行筹划。这次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使自己摆脱世事、尤其摆脱财富而事奉神的美好志向，不受阻碍。他什么也没带，好更自由地经营天上的事业；他感到主不断呼召他做的，正是这件事。他刚到罗马，便有了照自己心愿事奉神的机会，因为他首先走进的，是一位佛罗伦萨绅士加莱奥托·卡恰的家。卡恰见他谦逊端正，又念及他贫困，便给他一间小室居住，并供应一些谷粮。斐理伯把谷粮交给面包师，每日按需要到他那里取面包。这位圣洁青年报答绅士的好意，不以照料他的两个幼儿为卑微，教他们识字，也教他们培养德行，尤其是贞洁与谦逊，使他们仿佛成了两个天使。

他在那里住了多年，一直度着十分艰苦严峻的生活，尽量寻求独处，以致有人说，他过的简直是隐修士的生活。他在饮食上极其节制，似乎从不挂念吃喝。起初，家里人惯常为他留一份肉食，他却什么也不要，只拿一只面包，下到院子里的井边，在那里吃了面包，再喝些水，间或加一点蔬菜或橄榄。他通常一天只吃一餐，有时甚至整整三天，既不吃任何东西，也不喝水。因此，后来做了司铎，他常借机会向自己的属灵儿女讲述，年轻时自己每月只花十枚六便士硬币便知足了，借此勉励他们克制肉身。

至于他的住处，极其狭小自不待言，陈设也十分寒素，除了一张小床和几本书，别无他物；不论麻衣还是毛衣，都挂在横过房间的一根绳子上。他常以地板为床；除睡眠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祈祷。他祈祷如此自如，不必先借默想来引导自己进入祈祷。有时，他确实整日整夜都在祈祷。这种异乎寻常的生活，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事，传闻不仅遍及罗马，还远达佛罗伦萨。一位从小与他熟识的亲戚，听人说起他圣洁的生活和他所行的奇事，便说：「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我清楚记得，斐理伯还在佛罗伦萨做孩子时，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回罗马的时候，请叫他为我向神祈祷。」

第四章　斐理伯研习哲学与神学

年轻的斐理伯度着这般苦修生活，为了更明白天上的事，更完全地体味其中甘美，便决定在已有的学问之外，再研习哲学与神学。他首先专攻哲学，进境极大；据杰出的哲学家亚历山德罗·布齐奥作证，他当时已被公认为全罗马这门学问中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他的哲学老师是后来出任卡拉布里亚本卡斯特罗主教的切萨雷·雅科梅利，以及阿方索·费罗；两人都是当时罗马最优秀的讲师。他又在奥古斯丁会修士的学校研习神学，奠下了足以供其终身所需的基础。到了晚年，他对于三位一体、天使、道成肉身以及其他神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深奥问题，仍能随时作答，记忆清晰，宛如刚刚学过。有些人听他谈论当时罗马热门学科中的各家观点，都惊讶不已，因为他说得深刻精微，使人与他谈话，或讨论神学与其他学问，都感到乐趣无穷。即使在后来，他除了祈祷和不停地研读圣徒传记之外，所剩的一点时间，也都用来阅读神学著作。其实，他一谈起这些题目，便爽朗坦率、兴味盎然；这也是他赢得属灵儿女爱戴、鼓励他们勤学的方法之一。因此，许多青年乐意常到他的房间，因为同他交谈，既是眼前的操练，又为日后的思考提供滋养。马法神父说他是「极善于赏识才智的人」。

另有些时候，虽然不多，他若认为适宜，也会与当世最杰出的神学家交谈，尤其是巴尼奥洛的安布罗焦神父——蒙圣洁而荣光永存的庇护五世任命为纳尔多主教——以及博学明达的卢卡的贝尔纳尔迪尼神父，还有其他与他相熟的人。但在陌生人面前，他不肯畅所欲言，人家反倒会当他是不学无术之人；尤其因为他谈话简短，时有停顿，寥寥数语便表达意思。然而，只要他愿意，也能作长篇论述，思路的贯通令人惊讶。一位地位颇高的教长，有一天与他长谈，临走时便说：「我原以为这位神父只是个淳朴无学的人，如今却发现，他既精于灵修的学问，也通晓教义。」帕维亚主教亚历山德罗·绍利也有同样的经历。这位主教圣德卓著，博览群书，原先虽认定斐理伯是一位圣人，却不大把他看作学者；后来与他交谈，论及几个神学问题，听见圣人如此博学的答复，大为惊讶。有一次，几个学生带着一些难题来找他；他们为此特意研究了四天或六天，仍不能作出判断。圣人事先毫无准备，却用几句话就给了解答，使他们心服，仿佛刚刚研读过这些题目一般。不过，他不愿以纯粹争辩拖长谈话。因此，有一次他与绍利主教谈话，两人开始讨论一个神学问题，正争论热烈时，圣人便彬彬有礼地退出，说这件事还是交给在座读过神学的人吧。

他在经院学问与教义方面应对何等敏捷、根基何等扎实，从下面的事便可看出。当爱德圣耶柔米堂和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初办讲道时——这事后文还要叙述——参与的人很少，因此，平信徒只要有灵修根基，又能言善道，也可登台。斐理伯若偶然听见有人阐述命题或讲述事实，不够清楚准确，便立刻亲自登上讲坛，予以明智妥当的解释；纵然不愿显露，也显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学识。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他的知识与其说是学来的，不如说是灌注而得的。他自己也承认，读书不多，祈祷与灵修操练占去了太多心力，以致未能成为学者。

在神学上，他一贯遵循圣托马斯的教导；他特别爱慕敬奉这位圣人，几乎总是手不释《神学大全》。他也恒常阅读、默想圣经，能够应时随事，运用自如，使旁人得到难以言喻的造就。在一切辩论中，他的敏锐总伴随着深切的谦逊，以致听者无不心悦诚服。他年轻时喜爱诗歌，无论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皆然；在意大利文诗歌方面，更练就了即兴成篇的本领。然而，出于谦卑，他在临终以前，命人把自己所有的著作烧掉。只有一首他青年时创作、亲手写下的十四行诗，偶然保存至今。

然而，斐理伯专心学业，并未忽略属灵的事。他整夜长久地祈祷，心神上升到神的事那荣耀的高处。他不断探访医院，又常在学校下课后，到圣彼得大殿或圣约翰拉特朗大殿的柱廊下，教导穷人认识圣教信仰。他的热忱非但不减，反而似乎与日俱增。有一天，他在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学校攻读神学，却因为那里的一尊十字苦像而无法专心听课。他对这尊苦像格外虔敬，每望一眼，便不禁感动得流泪叹息。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称他为「好皮波」，在罗马，人们称他为「好斐理伯」；佛罗伦萨总主教安东尼奥·阿尔托维蒂、他的神学老师切萨雷·雅科梅利，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常这样称呼他。

第五章　放下学业，全心投入灵修操练

这时，他在学问上已有足够的进展，不仅可供自己使用，也可造就别人；他开始思量使徒的话:「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看得合乎中道。」（罗十二 3。）于是，他放下学业，专心钻研十字苦像中所蕴藏的学问。他比以往更彻底地献身祈祷，因为深知这是达到他所渴望的成全之境的途径；至于读书，却是成全的一大障碍，因为祈祷和学业都同样不容分心，都要求人的全副心力。首先，他变卖了自己所有世俗学问的书籍，并为了爱神，把所得款项施舍出去。此后，他如此专心祈祷，以致从那时起，再没有什么比恒常祈祷更使他挂心；事实上，他有时一连祈祷四十个小时。祈祷时，爱神的冲动在他里面猛烈增长，在胸中燃起烈火，使这圣洁青年往往不得不流泪叹息。有时，为了缓和这火焰，他不得不伏倒在地，或采取其他适宜的方法，使被猛烈爱火耗得疲惫的精神得以振作。

除了祈祷，他也设法用各样克己功夫刻苦肉身。他睡得很少，大多睡在裸地上，几乎每天都用小铁链鞭策自己。他爱贫穷，如同爱最亲密的伴侣；回避谈话和一切娱乐，即便无可指摘的娱乐也不例外。总之，他刻意避开一切可能给肉身带来舒适或快乐的事。他的生活比以往更加隐退，几乎像隐修士一样，断绝了与人的往来。他尤其操练缄默；在一生之中，他看重这功夫过于其他苦修，并在自己的会规所容许的范围内，始终遵守；由此，他达到了对神之事的默观。为了更能收敛心神，他养成一项敬礼习惯，每晚前往七座圣堂，尤其到圣卡利斯托墓地，通称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窟，在那里长久祈祷。他常夹着或放在兜帽里带去一只面包，作为全天的口粮；也不忘带一本书。因为这些操练，密涅瓦修院的初学导师、道明会修士卡梅里诺的弗朗切斯科·卡尔多内神父，常向初学生举荐他为补赎的榜样，并对他们说:「斐理伯·内利是一位大圣人。他许多奇妙的事迹中，有一件是，他为了补赎，在圣塞巴斯蒂安的洞窟住了十年，只以面包和草根为生。」因为，虽然他固定的住处是在加莱奥托·卡恰家中，夜间却大多在上述地方度过。

每逢圣堂关了门，他便留在柱廊下；人们常见他在那里借月光读书，尤其是在圣母大殿和圣彼得大殿。他生活如此贫穷，连一小截照明的蜡烛也置备不起。除了上述朝拜，他也曾有一段时期走访四座圣堂。有一次，他自谦地谈论自己时，提到多年来常往四座大殿，即圣彼得大殿、圣约翰拉特朗大殿、圣十字大殿和圣母大殿；在那里，他常以教导守在堂门附近的穷人为务。

在这些地方，斐理伯常忽然得到如此丰盛的属灵慰藉，以致再也受不住这般强烈的爱火，不得不喊道:「主啊，够了，够了!」他伏倒在地，来回翻滚，仿佛已无力承受内心那猛烈的爱意。他既如此充满了神，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他常说，对于真爱神的人，没有什么比活在世上更沉重的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神真正的仆人，以忍耐承受生命，以热望迎接死亡。」

然而，主的这位仆人昼夜独自巡访这些地方，虽蒙主赐予极大的感官可知的慰藉，魔鬼为使他离弃圣善志向而加给他的试探，也极其猛烈。有一天，他往圣约翰拉特朗大殿去，经过斗兽场；那从不睡觉的魔鬼，化作一个赤裸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在他的想象中激起极其可怕的念头。斐理伯识破了仇敌的诡计，便采用惯常的救治方法，转而祈祷，于是在争战中得胜。其他时候，尤其在黑暗中，邪灵又设法恐吓他。一夜，圣人在圣塞巴斯蒂安堂附近、名叫卡波迪博韦的地方，独自走着，照惯例一边行路一边祈祷；他看见面前有三个形貌可怖的魔鬼，想吓住他，妨碍他的灵修。他却嘲笑它们，照旧向前走，不再理会，它们便消失了。斐理伯独居时还遭遇过其他争战和试探，但他如同基督的精兵，次次都得胜而归。

第六章　他心脏奇迹般的搏动

斐理伯长久坚持这种生活。二十九岁那年，神赐给他的诸多恩典中，有心脏奇迹般的搏动，以及同样奇妙的肋骨断裂，经过如下。临近五旬节的一天，他照常向圣灵祈祷。他对圣灵极为虔敬，每日都在圣灵面前倾吐最热切的祈求，恳求祂的恩赐与恩典。后来晋铎，除非礼规禁止，他每次弥撒总要诵念《Deus cui omne cor patet》这篇祷文。这一次，当他迫切向圣灵求取恩赐时，一团火球出现在圣人眼前，从他的口中进入，停在胸内。顿时，他被如此猛烈的爱火攫住，无法承受，便倒在地上，仿佛想使自己凉快下来的人一样，敞开胸膛，以稍稍减轻所感到的火焰。他这样待了一会，稍微恢复，便满怀异乎寻常的喜乐站起来。立时，全身剧烈震颤；他把手按在胸前，摸到心脏旁有一处约拳头大小的隆起，但当时以及此后，都从未伴随丝毫疼痛。

这隆起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直到他去世以后才明白。他的遗体被剖开时，人们发现上方两根肋骨已经折断，并向外突出，两边远远分开；自这奇迹发生后，斐理伯又活了五十年，肋骨始终未曾重新接合。同一时刻，他的心脏开始出现这种搏动，并持续终生，尽管他体质良好，性情极其活泼，毫无忧郁倾向。这搏动只在他进行某种属灵活动时才发生，例如祈祷、举行弥撒、领圣体、赦罪、谈论天上的事等等。搏动所引起的震颤十分剧烈，仿佛心脏要从胸腔中冲出来；他的椅子、床铺，有时甚至整个房间，都随之震动。尤其有一次，他在圣彼得大殿跪在一张大桌上，使整张桌子震动起来，仿佛毫无重量。有时他和衣躺在床上，心脏的剧烈搏动竟使身体升到空中。每逢他把属灵儿女中的一人搂在胸前，那人便感到他的心跳如此强烈，以致自己的头弹开，仿佛被什么东西猛然震了一下；另有时候，这搏动像锤击一般。然而，他们虽受到这种震动，被他搂住时，总能得到奇妙的慰藉和属灵的满足；许多人就在这一刻摆脱了试探。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圣彼得大殿咏祷司铎蒂贝里奥·里恰尔代利的证言。他出于虔诚，连续四年服侍圣人。他说：「我服侍神父时，有一次遭受不洁的试探；跟他谈了以后，他对我说：『蒂贝里奥，到这里来，靠近我的胸前。』他拉住我，把我搂在怀中。我不仅立刻摆脱了当下的试探，这试探此后也从未再来。此外，我还感到属灵的力量大大增加，仿佛除了祈祷，别的什么都不能做。」圣母大殿咏祷司铎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也是斐理伯的属灵儿女之一。他声称，圣人将他搂在胸前，曾使他屡次脱离试探，尤其是肉体的试探。斐理伯往往知道他正受这种试探，便不发一言，握住他的头，按在自己胸前；每一次如此，他都立即脱离试探。

斐理伯胁侧感到极大的热力，有时蔓延全身。尽管他年老消瘦，饮食清淡，在冬日最寒冷的夜晚，仍须开窗，使床铺凉下来，在床边替他扇风，并用种种方法减轻这股酷热。喉咙里的热感也十分强烈，因此，他服用的所有药剂，都须掺入清凉的成分来缓解。作为他属灵儿女之一的克雷申齐奥枢机说，有时碰到他的手，烫得好像圣人正发着猛烈的高烧。枢机的兄弟贾科莫院长，深得斐理伯疼爱，也有同样的感受。冬天，他几乎总是敞着衣襟，松着腰带；有时人们劝他扣好，免得伤身，他便说，所感到的热实在过甚，无法扣上。有一天，罗马下了大雪，他敞着长衣，行走街头。同行的几个告解者几乎冷得受不了，他便笑着说，老人不怕冷，年轻人反倒怕冷，真该羞愧。不过，圣人尤其是在祈祷、从事其他灵修操练，以及专注神的事时，才感到这种热力。额我略十三世在位时，曾命令所有告解神师在告解亭中穿白法衣。一天，圣人去见教宗，背心和长衣的扣子都敞着；教宗十分惊讶，问他缘故。斐理伯说：「唉，我实在连把背心扣上也受不了，圣座却还要叫我再加上一件白法衣。」教宗回答：「不，不，这命令不是为你订的；你随意就是。」

这种心脏搏动，常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影响他的身体；几位医生也常给他施用一些他明知毫无帮助的药物。他却诙谐地拿他们打趣，说：「我求神让这些人明白我的病。」他不愿明说，自己的病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因爱神而起。因此，心脏搏动炽烈时，他常说：「我为爱所伤。」另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囚在这爱之中，便吟出以下诗句：

我愿向你请教，这爱之网如何织成，
竟已网住了如此众多的人。

「我愿向你请教，这张已网住许多人的爱之网，是怎样织成的。」另有时候，他无法站立，不得不倒在床上，在那里衰弱无力。因此，他身边的人常说，新妇的这句话，在他身上应验了：「请你们用鲜花增补我力，以苹果畅快我的心，因我为爱而生病。」当他忽然被这些情感攫住时，常举天坛圣母堂一位方济各会修士为例；这人名叫安东尼奥修士，生活极为圣洁，虽未以什么严厉苦修刻苦肉身，却总在喊：「我为爱而生病，我为爱而生病。」他这样因爱神而衰弱，身体渐渐消瘦，直到去世。但另一方面，圣人为掩盖真正原因，却佯称这一切都是身体的病症，或者从年轻时便养成的习惯。他几乎总在胸前靠心脏的一侧塞着手帕，好使无人察觉那隆起。不过，有一次对弗朗切斯科·扎扎拉说话时，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病症大多由这种心脏搏动引起。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搏动在他身上，完全受意志支配。他向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提起过此事，告诉他，只要意志一动，自己便有能力制止搏动。但在祈祷时，他不肯分心去做这件事；而且，这搏动不但不使他痛苦，反而带来轻快与喜乐的感受。然而，情况并非时时如此，也并不完全遵循什么固定法则。许多曾在他患病时诊治的医生，都认为这种搏动是奇迹，超乎自然。阿方索·卡帕尼奥、多梅尼科·萨拉切尼等人都持此见。这意见也并非没有理由：首先，圣人搏动时毫无痛感，反而颇为愉悦；其次，他唯有举心向神时才会如此，默观时搏动最为强烈，思想越离开祈祷，搏动也越减弱。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安东尼奥·波尔托、里多尔福·西尔韦斯特里、贝尔纳尔迪诺·卡斯泰拉尼，以及巴尼亚雷亚的安杰洛，都曾专门著文证实此事。他们一致认为，是神使他的肋骨如此折断，好让心脏在剧烈搏动中不受损伤，使邻近部位更容易扩张，也让心脏得以充分散热。

斐理伯从神领受这伟大而非凡的恩赐后，便以更大的热忱常往七座圣堂。在那里，他的虔敬操练中，常忽然涌起这样的情感，使他无法支撑自己。尤其有一天，他站立不住，倒在地上；灵里的生气与冲力如此强烈，使他觉得自己真要死去，便大声呼喊：「我的神啊，我受不了这么多；主啊，我受不了这么多！看，我快要因此死去了。」从那一刻起，神渐渐减轻这种感官可知的强烈虔敬，以免他的身体过于衰弱。正因如此，晚年他常说：「我年轻时，比现在更属灵。」然而，斐理伯虽然从主领受如此丰盛的天上甘甜，却始终劝告修灵之人：他们乐于享受神的事所带来的滋味，也该同样甘心忍受灵修中的枯干；神愿意让他们留在这种境况多久，就当毫无怨言地忍受多久。

第七章　青年时赢得灵魂及所行的慈善事业

斐理伯这样度过一段退隐生活以后，感到神呼召他去使灵魂归正。因此，他克制了自己对独处的爱好，满怀热忱，献身于帮助近人的事业。为此，大约从 1538 年起，他开始走访广场、店铺、学校，有时甚至到银行，以极其亲切动人的方式，与各样的人谈论属灵的事。他也劝商行里的青年事奉神，说：「唉，弟兄们，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行善呢?」就这样，凭着天生的温厚与格外吸引人的举止，他渐渐在他们心中取得影响，引领他们事奉神。

他所引领事奉神的人当中，有一位皮亚琴察人恩里戈·彼得拉，在贝蒂尼商行任职；后来离开商界，成了司铎，一生堪为表率，最后在爱德圣耶柔米堂极其圣洁地去世。正是他大力扩展了基督教理会；在这项事业上，他从斐理伯的劝导得到极大帮助。另一位因他而归正的是泰塞奥·拉斯帕，也放弃世俗事业，终身住在圣耶柔米堂，生前及临终都给人极大的造就。还有一位是邦西尼奥里商行的乔瓦尼·曼佐利；他仍作平信徒，却度着极堪效法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后面各章将陆续提到。

然而，斐理伯渴望他人得救的热心，并未止于此。蒙神特别感动，他开始与那些生活最邪恶的人交谈；事实上，他每天出去寻找罪人，凭着一贯的仁爱与机敏，短时间内便使许多人归向主。但他不去尝试使放荡的女子归正，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尤其如此；不过，后来神也藉他引导了许多这样的女子悔改，甚至进入修院生活。

他所促成的归正之中，最显著的一个，是米兰人普罗斯佩罗·克里韦拉的归正。此人是罗马一家大银行的出纳，因贪取不义之财，又犯肉体的罪，灵魂陷于极恶劣的境况，以致他的告解神师、耶稣会的乔瓦尼·波兰科神父拒绝给他赦罪。他惊恐沮丧，便来找斐理伯，把一切经过告诉他，极其恳切地托他祈祷，并再三求他从神那里为自己求得恩典，好能在一切事上毫无保留地顺服告解神师，从而领受赦罪。斐理伯以一贯的仁慈温柔，先安慰他。两人谈了许多属灵的事以后，他看出这位出纳已动了悔罪的心，却仍没有勇气彻底放弃犯罪的习惯。于是，他让他回去，说：「去吧，我会为你祈祷；我要这样祈祷，使你不再有什么困难，就能远离这犯罪的机会。」事情果然如此：不久，普罗斯佩罗便改掉恶习，到波兰科神父那里告解，领了赦罪。此后，他把自己完全交给斐理伯照管，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给那些曾被他不道德的生活绊倒的人，留下极好的榜样。

另有一次，几个恶人决意设法诱惑斐理伯，使他离弃有德的生活，陷于罪中。他发觉他们的恶意以后，便以如此温柔而有力的话，向他们讲述德行的美丽和罪恶的丑陋，使那些原来想败坏他的人，反而奇妙而欣然地被他的话征服了。尚未成为司铎和告解神师以前，他就已经引导许多归正的人加入不同修会。因此，当时住在罗马的耶稣会创立者圣依纳爵，常称他为「钟」：意思是，钟召唤人进圣堂，自己却留在钟楼里；同样，斐理伯送别人进入修会，自己却留在世间。圣依纳爵曾几次设法招揽他加入自己的修会，但神预定他用不同的方法在祂的葡萄园工作，所以他仍留在世间。不过，据说他是第一个劝意大利人加入耶稣会的人。

人们普遍注意到，那些不肯从斐理伯的规劝与责备中受益的人，结局往往不幸。其中有个哲学家，生活放荡，圣人因他一项严重的过犯责备他，他便心生不悦；但他刚离开圣人，就遭人刺杀。另有一人，斐理伯虽再三恳劝，他仍执迷不悟；约一星期以后，他被捕并判处死刑，后来蒙人情恩准，才改判为划桨苦役。

斐理伯热心使灵魂归正，也始终同时践行照顾肉身的慈悲善工。他比从前更频繁地探访医院的病人，服侍他们种种需要，替他们铺床，打扫床边地面，送饭，又设法找来各样食物，使他们恢复精神、得到安慰。他尤其勉励他们忍耐；他们临终时，他便为他们作托付灵魂的祈祷，整日整夜守候身旁。事实上，他通常一直留下，直到他们去世，或者病势出现好转。

这种圣善而值得称颂的操练，在当时还不普遍；旁观的人不但为之赞叹，许多人也受到激励，起而效法。不仅圣职人员，连平信徒和贵族，也开始常到医院，照顾病人的各种需要。过了一段时间，生活圣洁、也是圣人属灵儿女之一的圣卡米洛·德·莱利斯，创立了卓越而圣善的灵医会。一天，斐理伯想勉励该会几位神父恒心从事圣工，便说自己曾亲眼看见天使向他们中间的两位提示祷词，当时他们正在为一位临终者作托付灵魂的祈祷。这件事记载在该会的编年史里；该会司铎马尔切洛·德·曼西斯，也在自己论陪伴临终者的著作中引用，借此激励信徒从事这般虔诚的善工。

第八章　斐理伯与同伴创立至圣三位一体朝圣者及康复者善会

斐理伯为造福近人所作的努力，并未止于此。1548 年 8 月 16 日，他与自己的告解神师、爱德圣耶柔米堂的圣洁司铎佩尔西亚诺·罗萨神父，一同在坎波圣救主堂创立了至圣三位一体朝圣者及康复者善会。斐理伯在这里聚集了约十五位同伴，都是淳朴贫穷，却充满灵性与虔敬的人。除了常领圣事，他们也从事各种灵修操练，尤其彼此亲切谈论神的事，以言语和榜样，互相激发追求基督徒成全的热望。每月第一个主日，以及每年的圣周，他们都明供至圣圣体，举行四十小时祈祷。在此期间，斐理伯所作的讲道——有时昼夜每小时都讲——充满属灵的力量，不仅激发人行慈悲善工，也往往使许多罪人回归良善生活。没有一颗心刚硬到不能被他的讲道软化。有一次，他单凭一篇讲道，便使三十个放荡青年归正。许多听众说，只要听他讲道，就足以使人确信他的圣德，以及他为基督赢得灵魂的热切愿望。有些人专为取笑他而来，尤其因为在那时，除修士之外，平信徒讲道并不常见；但连这些人也被他的话吸引，不由自主地心悦诚服。

斐理伯通常在祈祷持续期间一直留守，彻夜不眠，轮到谁来值守，他就逐一叫醒。每小时结束时，他便通知在场的人，该让别人接替了。为此，他身旁放着一只小铃，用来发出信号，并说：「好了，弟兄们，去吧；这一小时结束了，但行善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这个善会的宗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为不断前来、实则每日都来罗马瞻礼圣地的贫穷朝圣者，提供几天的接待。这项事业在 1550 年儒略三世的禧年期间正式设立。逢禧年，总有极大量的朝圣者涌入罗马；由于没有专门收容他们的地方，斐理伯和其他同伴被爱心感动，租下一间小屋，把朝圣者中的穷人领到那里，供给他们一切所需。后来人数增加，慈善事业不断开展，他们不得不另租一所较宽敞的房屋，好更方便地安顿所有前来的人。

看到斐理伯和同伴们以何等深厚的爱心服侍这一大群人，实在极能激发人效法。他们供给饭食，铺设床铺，替人洗脚，以温柔的话安慰，把最完全的仁爱给予众人。因此，那一年善会声名大起，美名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许多人恳切请求加入，于是又取得一所房屋，专门用作贫穷朝圣者的收容院。善会最早的弟兄，都把斐理伯敬为父亲；按世人的尺度，他们是穷人，在德行上却十分富足。连地位最低的厨师，也达到了如此成全的境界：晴朗的夜晚，他常走出去，举目望天，甜美地沉浸于对神之事的默观。同住的另一人，也蒙如此光照，预知自己死亡的日子与时辰。他把姐妹玛格丽塔叫来，说：「星期五某个时辰，我就要死了。」后来果然应验。

然而，弟兄们并不以这项慈善事业为满足。他们知道，贫穷的康复者刚出医院时，处境极其困苦；又因新病初愈、身体虚弱，往往旧病复发，甚至比原先更危险。因此，他们安排收容贫穷朝圣者的同一所房屋，也用来帮助康复者，让他们在那里得到几天供养，并按规矩休养。善会的这两项慈善事业后来都大为扩展，终于从坎波圣救主堂迁往雷戈拉区的圣本笃堂，也就是今日至圣三位一体朝圣者善会的所在地。单从那里接待的朝圣者人数，便可看出这项虔诚的慈悲善工已经发展到何等规模。在额我略十三世治下的1575 年禧年，以及克勉八世治下的1600 年禧年——后一年的住宿朝圣者达二百零七万人——不仅朝廷中的显贵、高级教长和出身高贵的妇女，分别服侍男女朝圣者，就连教宗克勉本人，也表现出这样的爱心，俯就卑微的职役，替他们洗脚，诵饭前祷，侍奉进餐，并履行一切低微的爱心服务，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赞叹并受到造就。1625 年，乌尔班八世树立了同样的榜样；1650 年，同样的慈善事业也在该处举行；1675 年有依诺增爵十世，1700 年有克勉十世，1725 年有克勉十一世，1750 年有本笃十三世。此后，本笃十四世，以及更晚的良十二世，也给人同样的造就。我们还不能略去一件事：这项虔诚事业，促成了若干土耳其人、犹太人、非信徒及异端者的归正，其中包括不敬神的异端首领加尔文的侄子。他们仅以贫困朝圣者的身份受到接待，四周谦卑与仁爱的榜样，却使他们深受感动而悔悟，终于弃绝了自己的错误。

第九章　顺服告解神师而晋铎，并承担听告解的重任

神已预定斐理伯使灵魂归正；但只要他仍作平信徒，就无法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全能者感动了他的告解神师佩尔西亚诺·罗萨神父，要劝他领受铎品，并承担听告解的重任，使他更能赢得灵魂。斐理伯初闻这项建议，便提出各样理由，想要推辞；他以为自己已经向告解神师说明了他的无能与不足，尤其强调，自己内心强烈渴望以平信徒的身份事奉神。然而，佩尔西亚诺神父虽赞许他的谦卑，却不接受这些推辞的理由，要求他把这件事完全交由自己判断。斐理伯一向认为，别人的判断都比自己的好，便放下己意，愿在一切事上全然顺服。

1551年，特利腾会议尚未结束，斐理伯三十六岁。他于三月间不同的日子，在帕里奥内圣托马斯堂接受剪发礼、四项小品及副助祭品。同年圣周六，他在通常举行授秩礼的圣约翰拉特朗大殿领受助祭品。也是这一年，5月23日，他在曾领受小品和副助祭品的同一座帕里奥内圣托马斯堂晋铎。为他授秩的是塞巴斯特主教乔瓦尼·卢内利（教宗儒略三世的副主教），以及萨卢佐主教斐理伯·阿尔钦托。

晋铎之后，他搬到爱德圣耶柔米堂居住，那里已有几位生活圣洁的司铎：声望卓著的邦西尼奥尔·卡恰圭拉；前文提过、担任斐理伯告解神师的佩尔西亚诺·罗萨；来自阿雷佐、生活极其纯洁质朴的弗朗切斯科·马尔苏皮尼，佩尔西亚诺去世后，他接任斐理伯的告解神师；还有另一位同样有德、绰号「西班牙人」的弗朗切斯科；以及同样来自阿雷佐、去世时享有圣德美名的彼得罗·斯帕达里。他是圣耶柔米堂最后一位听斐理伯告解的司铎。这位圣洁的人去世后，斐理伯有很长一段时间向耶稣会的乔瓦尼·巴蒂斯塔·佩鲁斯科神父告解；此后直到终生，他的告解神师都是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后文将述及，当斐理伯的灵魂离世、升往乐园时，正是他作了托付灵魂的祈祷。这些神的仆人以极大的仁爱同住一所房屋，既无特殊惯例，也无别的规条，惟有彼此相爱、互相敬重。他们没有长上，只按资历长幼行事；如此度着宁静、几近天上的生活，彼此争先服侍教会、帮助近人。他们并不共同进餐，各自在房内用膳，却一同祈祷，常领圣事。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仍在该处遵守，使全罗马大受造就。就在这里，斐理伯于同年承担了听告解的重任，比以往更加全心赢得灵魂、使罪人归正，对自己和别人都结出了极丰盛的果实。

第十章　在自己的房中开始灵修谈话

当时，人们在虔敬之事上十分懈怠；大多数人以为，每年告解一次便已足够。斐理伯认为，这是许多灵魂沉沦的原因，于是竭尽心力，劝人勤领圣事，参与各种灵修操练，尤其是勤办告解。在前述几位圣善之人的协助下，他成为最早在罗马复兴勤办告解、勤领圣体习惯的人之一。为了更容易达到这一心愿，他放下其他一切事务，专心听告解。他聚集了一批良善的告解者；看到这样做所结的果实，便不满足于白日留在告解亭里，还将夜间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这项工作上。清早日出以前，他通常已经在自己的房里听了许多人的告解；为方便他们，他常将钥匙放在寓所门下，使他们随时可以进来。即使退到房中独处，他仍接待每一位来告解的人；然而，他的热忱与仁爱还不以此为足。他若正在祈祷，便立刻停下；若正在进餐，一听有人来找他告解，便立即离席。天亮堂门一开，他便下楼进入告解亭，除去做弥撒，或另有非离开不可的缘故，从不出来；他通常在正午前后做弥撒，无论到哪里，总留下话，告诉人自己的去向。没有告解者来的时候，他便留在告解亭附近，读书、数着念珠诵经，或诵念日课；有时也在堂门外来回踱步，等候人来，好让人更容易看见他。因此，几乎在任何时辰，人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他。

总之，他从听告解中得到极大的属灵喜乐，自己也说：「什么都不做，只是独自坐在告解亭里，对我便是无比的快乐。」据他自己说，神将这种喜乐，以及其他可以感受到的属天安慰赐给他，是为使他能够承受听告解所带来的劳累。因此，无论患了什么疾病，只要医生没有明令禁止，他从不中断听告解。若有人怜惜他，说：「神父，您为什么这样劳累自己呢?」他便回答：「这不是劳累，倒是扶持和休息。」他这样做，是要使告解者保持热忱，不至渐渐冷淡，从已经达到的境地退下，因为再要达到那境地就很难了。

他不满足于这样得到若干告解者，还愿意保全他们，于是像一位慈父，想出种种操练，使他们不但能保持热忱，还能不断增长，在属灵之事上日益前进。为此，他想到午餐以后的时辰是一天中人心最易涣散、最为危险的时候，便安排他们在那时到自己的房中来。他有时坐在床上，有时倚着椅子或其他东西，将众人聚在身边，同他们谈论。他有时提出一个伦理问题，例如德行的美与罪恶的丑；有时请他们思想圣徒生平中的某件事。临近结束时，他便亲自接着讲，以自由亲切的方式，一面教导他们，一面激起他们圣洁的情感。他讲得十分热切，往常的心悸又发作起来，不但使床摇动，有时甚至整间屋子也随之震动；偶尔，他整个身体还会升到空中。

在这些谈话中，他常用约翰·卡西安的著作，因为其中充满有益于德行的训诲。他们以这样愉快而有益的方式度过一段足够的时间后，便一同出去散步，或到某座圣堂，尤其常去密涅瓦堂，在唱经席上参加寝前祷；夏天还参加夜课，因为夏季的夜课在傍晚诵念。在圣体节八日庆期中，他们尤其常这样做；其实，他们也常在夜间到同一座圣堂参加夜课，怀着极大的热忱，享受属灵的甘美。许多地位尊贵的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祈祷会的操练逐渐定型，先在圣耶柔米堂，后来在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最后在瓦利切拉堂举行。起初，常来参加这些操练的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佛罗伦萨人西莫内·格拉齐尼、同乡蒙特·扎扎拉、普拉托的米凯莱、两位年轻金匠，以及马西米家族的一位成员。后来人数增加，房间容纳不下，圣人便取得邻近的几间房，自费修成一处可以方便容纳所有人的地方。

第十一章　几位度圣洁生活的告解者

斐理伯吸引了许多宫廷中的显要参与这项工作，他们的德行令人赞叹。其中一位是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尔维亚蒂，他是安东尼奥·马利亚·萨尔维亚蒂枢机的兄弟。他出身贵族，又与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有近亲关系，身份十分尊贵；然而，更值得敬重的，是他善良的生活，以及足以造就他人的谦卑榜样。他勤于祈祷和行怜悯之工，不断练习默想，圣人每天都训练他这样做。他经常到医院去，为病人做各种服事，无论那些事怎样卑微、使人受辱。有一天，他到慰藉医院，遇见一个从前做过他仆人的病人。他照例想为病人整理床铺，便请他起来，好让自己动手。病人问为什么，乔瓦尼·巴蒂斯塔回答：「为什么？因为我要为你铺床。」那仆人不知道主人已经改变生活，以为他在戏弄自己，便说：「啊，乔瓦尼·巴蒂斯塔先生，如今可不是拿可怜仆人取笑的时候；求您别管我吧。」乔瓦尼·巴蒂斯塔回答：「我说了，我无论如何都要为你铺床；我是认真的，并非取笑你。」然而，仆人仍认定主人是在戏弄他；加上他对旧主人的敬意，便固执地不肯让他铺床。两人争执了许久，最后，主人的仁爱与谦卑终于胜过了仆人的执拗。

这位先生后来克己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前他衣着十分华丽，出入都有大批仆人随从；认识圣人，稍稍尝过属灵生活的滋味之后，他竟连合乎身份的衣服也不肯穿，也不肯让任何仆人随行。斐理伯却吩咐他，为了保持合宜的体面，衣着应当与同等身份的人一样，随从也应依照他所属阶层的惯例。神以平安幸福的善终，报答了他的这些德行和其他美德。他怀着极深的虔敬领了临终圣事；有人告诉他，离世的时刻已经来到，他便满心欢喜，举手向天，唱道：「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不久之后，他就在斐理伯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很久以前，圣人已经引导乔瓦尼·巴蒂斯塔的妻子波尔齐娅·德·马西米进入属灵生活，帮助她在成全的道路上大有长进；最后，也正是在她的协助下，圣人赢得了她丈夫的心。丈夫去世后，她进入佛罗伦萨的圣露琪亚修院，以便更好地服事神；但发现当地气候不利健康，便返回罗马，隐居在马尼亚纳波利山附近的锡耶纳圣凯瑟琳修院。她在那里圣善地去世，与她一生的生活相称。

与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尔维亚蒂同时归向圣人的，还有蒙特普尔恰诺人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他是教宗儒略三世和玛策禄二世的亲戚，才思敏捷，举止讨人喜欢，因此深得显贵喜爱，被视为宫廷人物中的佼佼者。有一天，适逢保禄四世颁布禧年，他到爱德圣耶柔米堂告解。告解完毕，斐理伯将他带到自己的房中，与他谈论种种事情，随后又要他一同祈祷一个小时。塔鲁吉以前从未练习过默祷，这时却感到如此甘美的属灵滋味，内心的喜乐如此丰盛，以致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便过去了。这使他再次前来；后来，他又常看见圣人祈祷时身体离地三四英尺，便愈发敬重他，心中燃起强烈的愿望，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当时有几项障碍，看来使他不得不推迟归正；他便向斐理伯逐一详述。圣人回答：「不要怀疑，不出一个月，这些障碍便会消失。」事情果然如此。因此，塔鲁吉后来再去见他，作了总告解；在告解中，斐理伯向他揭示了他的罪和隐秘的思想。由此，他对圣人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不再眷顾宫廷或世界，完全把自己交在斐理伯手中，凡事甘心顺服，任凭圣人随意安排；后来，圣人在赢得灵魂的工作上大大使用了他。

塔鲁吉热心到了这样的程度，很快便需要缰绳的约束，胜过鞭策。他对神的旨意如此顺服，以致在此后五十多年中，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失去归正之初所得的内心平安；这是他亲自作证的。他凡事顺服圣人，深怀敬意，对他的圣德推崇备至；即使获擢升为枢机之后，仍以做了斐理伯五十年的初学生为荣。这是说，从二十九岁将自己交在圣人手中起，直到生命终了——他活到八十三岁——他始终只把自己看作斐理伯的初学生。他领受了卓越的祈祷恩赐和流泪恩赐，讲道也极为成功，连当时最善雄辩的人都赞叹他；因此，巴罗尼乌斯在《教会编年史》中称他为讲道的领袖。克勉八世任命他为阿维尼翁主教，后来又擢升他为圣教会的枢机。到了极其年迈的时候，他恳求本会神父，让

他回到会中终老。几个月后，即 1608 年，他将圣洁的灵魂交还神，享年八十三岁零八个月，葬在本会的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

科斯坦佐·塔索内也是圣人最早的属灵儿子之一。他是法诺枢机彼得罗·贝尔塔尼的侄子，又是圣塔菲奥拉枢机的总管。他从前一心投身宫廷，看来几乎不可能脱离其中的诱惑与追求。然而，他后来专心从事敬虔的工作；无论什么操练，怎样卑微、怎样艰难，他都乐意去做。他每周数次告解、领圣体，往往每天都这样做。他不断到医院服事病人，接受这位圣善神父加给他的各种克己操练。他顺服斐理伯，晋铎成为司铎，每天早晨做弥撒。他完全脱离对世间财物和荣誉的依恋，甚至拒绝了别人授予的一份收入丰厚的圣职俸禄。最后，由于他的敬虔，米兰的圣嘉禄将他召到身边服务；他一直坚持这种圣洁生活，直到生命终了。他在罗马去世，圣人事先已预见他的死亡。

圣人最早的属灵儿子中，有一位深得他信任的人，名叫乔瓦尼·巴蒂斯塔·莫迪奥，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圣塞韦里纳。他为真福雅科波内的诗歌写过一些注释，还用意大利文写过一篇论台伯河水的著作。有一次，他因结石受尽痛苦，毫无缓解的希望，人人都以为他已到了弥留之际。斐理伯照常去探望他，劝他为了爱基督，勇敢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随后离开那屋子，退到附近的一座圣堂，为他极其恳切地祈祷。斐理伯流下第一滴眼泪的那一刻，莫迪奥便开始排出结石，不久就完全康复了。他认为自己的痊愈应归功于圣人的代祷，于是将自己完全交在他手中。他心地极为温柔，格外怜悯穷人；讲道也颇有才干。因此，虽然他是平信徒，斐理伯仍让他在祈祷所讲述圣徒生平，听众大得喜乐，也深受益处。他死后，斐理伯指定卡斯泰洛城的安东尼奥·富奇继任讲述圣徒生平的职务。富奇也很有学问，而更重要的是，他在属灵生活上造诣甚深，也是愿意陪圣人到印度诸地、为圣信仰流血的人之一；关于这件事，我们后文还会叙述。

罗马贵族梅尔齐奥·阿尔蒂耶里也是他的属灵儿子之一。在圣人的教导下，他达到如此成全的境地，对神的伟大领略得如此深切，以致宛如另一位摩西，心灵充溢，竟说不出有关神的话。他对穷人充满怜爱，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甚至将床上的床罩也施舍出去，期待从主领受所应许的赏赐。

此外，还有保禄四世的侄子马泰奥·斯滕达尔迪，蒙特普尔恰诺枢机的管家、科莫人贝纳尔迪诺·瓦莱，富尔维奥·阿莫代伊，后文将提及的贾科莫·马尔米塔，圣塞韦里纳的乔瓦尼·安东尼奥，以及因虔敬而服事圣人三十多年的卢多维科·帕里西；还有意大利若干显赫家族的成员。他们全都是圣人的告解者，也是罗马宫廷中一面面彰显成全德行的明镜。

除了这些人，他还有一些身份较低的告解者，也都度着极其圣善的生活。其中一位是里米尼鞋匠斯泰法诺。他曾长期当兵，心中满怀仇怨，一味沉溺于世事。他来到罗马后，有一天受善念感动，到圣耶柔米堂听讲道和亲切的谈话。出于对他人的敬重，他坐在后排；然而，斐理伯以前从未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却走到他跟前，将他带到前排。祈祷结束后，圣人待他十分亲切，言谈举止深深吸引了他。从那天起，斯泰法诺便经常来听讲道，也开始勤领圣事。借着这些操练，他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罪习和情欲，成为德行卓越的人。他热衷于慈善工作，虽然自己极其贫穷，每周所得也只留下维持生活绝不可少的一点，其余全都为了爱神施舍出去。他常常思想死亡，每天预备自己，仿佛当天就要死去；然而，人们从未见他沮丧忧郁，他总是欢喜快乐。他的顺服和勤于祈祷也十分出众；祈祷时，他蒙神赐予许多恩惠。有一天，有人在西斯托桥至圣三位一体堂看见他忽然被灿烂的光芒环绕。斯泰法诺独自住在一间小屋里，坚持这些操练二十三年。朋友们告诉他，这样可能会突然死去，身边无人相助；他却回答，在这件事上，他信靠至圣圣母，确信她不会遗弃自己。事情果然如此：有一夜，他突然患了致命的疾病，便走出屋子，呼唤邻人；邻人去请本堂司铎，随后回来扶他上床。他在那里领了临终圣事，将灵魂交给神。

弗朗切斯科·马利亚，通常被称为「费拉拉人」，也是斐理伯的属灵儿子之一。他极其纯朴，生活如此良善贞洁，以致有时能听见天使歌唱，甚至肉身的嗅觉也能察觉罪恶的臭气。他还领受了极为卓越的流泪恩赐；每逢领圣体——他通常每天都领——或听到有人谈论神的事，尤其谈到乐园时，便泪流不止。他如此爱慕受苦，有一天因结石剧痛难忍，竟祈求神赐给他更重的疾病；话才说完，他立即痊愈。他为他人的得救燃烧着热忱。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犹太人，便对那人的灵魂生出深切怜悯，一连三年，天天为他祈祷，恳求至尊的神赐他归正的恩典。他的祈祷并未落空：有一天早晨，他在圣彼得大殿，竟意外看见那个犹太人前来领受圣洗；此情此景使他心中柔情充溢，顿时泪如泉涌。

另一次，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发现他正在痛哭，便再三恳求他说出缘故。这位好人虽全未受过教育，却回答说，自己正在思想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他说：「使徒行了那么多神迹，使世人归正，却仍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那么，我什么也没有做，又该说什么呢？我为此而哭，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又有一次，塔鲁吉见他站着祈祷，不时稍稍后退，做出惊讶的姿态。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塔鲁吉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在思想神的伟大；我越思想，神的伟大在我眼前就越显浩瀚。正是这无穷无尽，使我连身体也不得不向后退。」

斐理伯的告解者中，还有另一位神的仆人，名叫托马索·西奇利亚诺。圣人引导他达到极高的成全境地，以致他认为，若有一天能做圣彼得大殿的清扫工，便是莫大的殊荣。他如愿得到了这份工作，此后多年，都以极大的勤勉和喜乐清扫圣堂。事实上，除了去圣善神父那里告解，他从不离开圣堂。夜里，他和衣睡在七座祭坛之一的坛前台阶上。魔鬼一向敌视谦卑和恒忍，见他如此甘甜地坚持这项操练，便不能容忍，想在一天夜里把他吓退。托马索睡着时，恶灵大肆喧闹；这位好人惊醒，听那声响，还以为堂里所有长凳都被抛向空中，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跳起来，奔到灯前，点起一支蜡烛，却见长凳全都安然放在原处。他以为堂里可能藏着盗贼，便仔细搜查；搜查时，在一根柱子后面看见魔鬼，现作埃塞俄比亚人的模样。他于是大胆走上前，举手要打；那仇敌便消失了。无畏的托马索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处，安静睡去。

斐理伯另有一位告解者，是斯波莱托的卢多维科修士。他其实并非修会会士，只因身穿圣方济各的会衣，大家便如此称呼他。这位神的仆人在世间财物上极其贫穷，却富有各种德行，生活格外贞洁。圣人因此派他照顾富纳里圣凯瑟琳院的少女；圣人深知他的良善，虽然后来他想离开这项工作，却始终不肯让他放弃。彼得罗·莫利纳罗也是斐理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曾因眼泪流得太多而失明，神却又以神迹恢复了他的视力。此外，还有许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在斐理伯的照顾和教导下生活，去世时都留下圣德的芳香。为了简短起见，我们无法逐一叙述，只能在后面的叙事涉及他们时，随时略加介绍。

第十二章　斐理伯为圣信仰所怀的巨大热忱

斐理伯这样在自己周围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属灵之人。房中聚谈与灵修谈话初创时，他们有时会读当时从印度诸地寄给耶稣会神父的书信。圣人想到那些地方的庄稼何等丰盛，工人却何等稀少，便生出亲自前往的念头，要在那里播撒圣信仰的种子，若有必要，甚至为了爱基督倾流自己的鲜血。他将这想法告诉了几位告解者，其中有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以及另外约二十个人。他还让其中几人晋铎，以便领受教宗的祝福后，就能立即出发。然而，斐理伯绝不是未经祈祷、咨询和长久考虑，便作出重大决定的人。因此，他先为此祈祷了许久，然后请教一位住在圣保罗大殿的本笃会修士；此人在学问和属灵之事上都极有威望。那修士将他介绍给熙笃会神父阿戈斯蒂诺·盖蒂尼；盖蒂尼当时是三泉圣文森特与圣亚纳大削修院的院长。

盖蒂尼的学问与圣德都十分卓越，尚未出生便被父母奉献给了修道生活；他的父母有一个虔敬的习惯，每当孩子还未降生，便告解、领圣体，将孩子奉献给神，愿他一生服事神。盖蒂尼有先知的灵，热心敬奉福音书作者圣约翰，从他领受了许多恩惠；有一次，他在修士们面前说：「我的约翰告诉我，我将在他的瞻礼日去世，却没有告诉我是哪一年。」很久以后，有一年圣诞节，他正在做弥撒，圣约翰又显现给他，说：「你将在我这即将来临的瞻礼日去世。」事情果然如此；圣约翰瞻礼日早晨，他做完弥撒便上床躺下，领受临终傅油圣事，当天就去世了。

斐理伯向这位圣善的人倾诉自己的计划，请求他的指教。这位神的好仆人请他容自己考虑一些时候，日后再来听答复。过了几天，斐理伯如约回来。修士告诉他，福音书作者圣约翰曾显现给自己，说：「他的印度就在罗马，神愿意在那里使用他。」他又说，自己看见三泉的水变成血色，使徒向他启示，这预示罗马即将遭遇一场大患难。斐理伯毫不怀疑修士的话，心中完全平静下来，决定专心在罗马城赢得灵魂。

然而，这丝毫没有冷却他传播圣信仰的热忱；凡不能在印度诸地做的事，他便在罗马竭力去做。每逢看见犹太人，他盼望对方归正的愿望便如此强烈，只是看见那人，内心便充满温柔怜悯，常常忍不住流泪叹息，为使对方归正而想尽一切办法。有一天，他与普罗斯佩罗·克里韦利一同到圣约翰拉特朗大殿，后者还带了一位犹太人。进堂之后，众人跪在至圣圣体前，唯独那犹太人站着，头上仍戴着帽子，背向祭坛。斐理伯见状，便说：「好人，请听我说，跟我一起这样祈祷：『基督啊，如果你真是神，求你感动我，使我成为基督徒。』」他回答说，自己不能作这样的祈祷，因为那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斐理伯于是转向旁人，说：「请为这人向神祈祷，因为他必定会成为基督徒。」果然，不久之后，借着圣人的祈祷和帮助，他领受了洗礼。

圣彼得与圣保罗瞻礼的前夕，司铎马尔切洛·费罗——圣人的一位属灵儿子——在圣彼得大殿门廊下遇见两个年轻犹太人，便与他们谈起信仰，尤其讲到两位圣使徒的荣耀，以及他们原来也都是犹太人。他与他们长谈，终于劝得他们答应，择日到圣耶柔米堂与斐理伯谈话。他们履行诺言前来时，圣人一见他们，便待他们格外亲切，因此，他们此后几个月天天都来见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们来，圣人便嘱咐马尔切洛，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两个青年。马尔切洛去他们家，问他们的母亲，两个儿子怎么了。母亲回答，一个病得很重，几乎濒死。马尔切洛表示十分想探望他；神如此感动了母亲的心，她便让他上楼。他发现，那犹太青年果然命在旦夕；他坚决不肯吃任何东西，母亲便求马尔切洛劝他吃一点，也许他肯吃马尔切洛递给他的食物。马尔切洛欣然应允，犹太青年也乐意吃下他所递的一切。随后，马尔切洛伺机在他耳边轻声说：「斐理伯神父要我代他问候你。」病人一听，顿时满心欢喜。临别时，马尔切洛说：「记住，你答应过斐理伯神父，要成为基督徒。」他回答：「我记得；如果神保全我的性命，我就一定这样做。」马尔切洛将这一切告诉圣人，圣人说：「不要怀疑，我们要用祈祷帮助他，他必归正。」这犹太青年果然痊愈，与兄弟一同回到斐理伯那里；在圣人的照顾下，他们都成为了基督徒。

他还使一位出身犹太人最显赫、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犹太人归信。这人在圣彼得大殿领了洗，但父亲仍是犹太人，又不断与他来往。教宗额我略十三世担心他的信心受到损害，便告诉斐理伯，自己不赞同这父子的往来。然而，斐理伯恳求教宗准许他们继续相见，因为他确信儿子会使父亲归正。这件喜事果然发生了：基督徒儿子劝父亲去见斐理伯，圣人有力的话语很快消除了他的异议，他不久也成为了基督徒。多年以后，这位父亲将自己四个年幼的侄子从犹太人那里接出来；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便安排他们接受教理讲授，预备归向圣信仰。有一天，在斐理伯已经离开圣耶柔米堂、迁往瓦利切拉堂之后，他带着侄子们去见这位圣善神父。斐理伯照常待他们十分亲切，却没有谈论信仰。许多天后的一晚，他才请他们将自己托付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求神感动他们，使他们认识真理，因为神不会任凭任何人陷在迷误之中。他又说，自己已经作了同样的祈祷，第二天早晨做弥撒时，还要为他们祈祷，以圣洁的恳切力求神俯允。随后，他对旁人说：「明早我做弥撒时，他们便会答应。」后来，其中一人在封圣调查中接受询问时承认，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非答应不可，因为仿佛听见一个灵在说：「答应吧。」然而，第二天早晨来到时，他们起初比以往更加固执，与不同的人争论了几个小时，反而愈发坚持己见。但人们注意到，恰在圣善神父做弥撒的时候，他们突然改变了心意，愿意成为基督徒。在场的人这才记起，圣人前一晚曾说，自己要在弥撒中为他们祈祷，以恳切力求神俯允。

这四个青年与神父们同住本会、接受教理讲授时，其中一人生了病。病到第六天，大家非常担心他的性命，神父们考虑给他施洗。然而，那天晚上，斐理伯去探望他，遣众人出去，摸着他的额头，将一只手按在他胸前，长久为他祈祷；他的心灵高扬，身体跃动，正如往常在祭坛前一样。随后，他对病人说：「我愿你不要死，免得犹太人说是基督徒害死了你。因此，明早派人提醒我，在弥撒中为你祈祷。」当时在场的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听见这话，便对青年说：「这下你一定会痊愈了，这位圣善的老人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那一夜，他病得极重。次日早晨，医生吉罗拉莫·科尔代拉来诊视后，告诉他的叔父去看望侄子，因为他已濒临死亡。到了圣善神父通常做弥撒的时辰，孔索利尼神父去问病人，是否愿意让他去提醒斐理伯神父昨夜所说的话。病人答应，神父便去了。圣人弥撒才一结束，病人便在床上坐起来，仿佛从未生病；他的叔父这时进来，发现他已经退烧。午餐以后，医生再次来诊，摸了脉便画十字，说：「我看你们家里已有医生，却还到外面去请别人。」离开后，他在街上遇见同乡乔瓦尼·巴蒂斯塔·马尔泰利，便说：「今天我遇见一件大事。早上我在瓦利切拉堂看了一个病人，已是命在旦夕；刚才再去，却发现他已经退烧。起初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神父们与我开玩笑，把别人放到病人的床上了。」马尔泰利回答：「啊，那一定是斐理伯神父治好了他。」医生接着说：「若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大奇迹，斐理伯是一位大圣人。」当晚，圣善神父去探望病人，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的孩子，你原本确实会死的；但我切望事情不要如此，免得你母亲说，是我们害死了你。」痊愈两个月后，在圣西门与圣犹大瞻礼日，他和兄弟们在圣约翰拉特朗大殿接受教宗克勉八世的洗礼，圣人和他们自己都满心欢喜满足。长兄取名亚历山德罗，次兄阿戈斯蒂诺，第三个伊波利托，最小的克莱门特。

他们一受洗，便开始热切盼望母亲归正，设法将她安置在兰戈纳侯爵夫人朱利娅·奥尔西尼家中。随后，他们问圣人，认为这个办法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他回答说：「这的确是引她归正的办法；若她此时归正，对你们很好，但若她在别的时候归正，对她和你们所结的果实会更多。」后来事情果然如此：她约在五六年后归正，又带来二十四位亲属；假如她在儿子们所盼望的那个时候归正，就不会将这些人一同带来了。

除了这些犹太人，斐理伯还使许多异端者归正；为了尊重他们，我们不能提及他们的姓名。这里只讲述其中一位名叫帕莱奥洛戈的归正，因为这事最为引人注目。这人是异端首领，又被控其他罪行，因此奉宗教裁判所之命被投入监狱。人们用尽办法要使他归正，他却仍然固执，没有什么能使他弃

绝异端。最后，他被判死刑，要以顽固异端者的身份活活烧死。一天早晨，有人告诉圣善神父，人们正押着他到鲜花广场行刑。斐理伯当时在圣耶柔米堂，照常听告解。他听见消息，心生怜悯，为这处于极大危险、几乎必遭永罚的灵魂，燃起炽烈的救援愿望。他立刻离开告解亭，到佩莱格里诺街迎上这罪犯。他挤入人群，无畏地穿过卫兵，满怀拯救这可怜人灵魂的热忱，走到他面前，紧紧拥抱他，用最温柔、最能激发痛悔、充满属灵力量的话劝他，恳求他救自己的灵魂；说完才离去。帕莱奥洛戈到了鲜花广场，便问：「那位以福音的纯朴说话的人在哪里?」人们于是请来圣人。他们快到行刑处、尚未走到火刑柱前时，斐理伯凭着神当时赐给他的权威，命令随行者停下，不许继续执行。他们对他深怀尊敬，立即停住；斐理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转变了那可怜人的心，命他当场登上一张长凳，公开撤回自己的谬误。聚来看这事结局的人群，无不惊讶。随后，他被押回监狱；为使他的心更柔软，额我略十三世在宗教裁判所每日供给之外，又拨给他十分丰厚的施济。这一切都是圣人促成的；他几乎天天去看望、探访他，帮助他坚持善志。他总与他谈论虔敬之事，选择那些能够激起内心痛悔的话题。他知道这类人往往骄傲自恃，便推荐他读真福约翰·科隆比尼和真福雅科波内的传记，以此克服这些毛病，并说，使这类人归正，往往是纯朴的事物和圣徒的榜样，比许多教义辩论更为有效。帕莱奥洛戈自己也说，遗憾没有早些认识斐理伯。然而，他未能坚持这些善念，又开始动摇，随后部分回到从前的错误见解。其实，圣善神父也常对自己的人说：「那个人的归正，从未使我十分满意。」尽管如此，圣人不断给予他属灵的帮助，尤其为赢得他的灵魂而祈祷流泪，终于再次使他悔改。大约两年后，他以重陷异端之罪被处以斩首，临终却显出良好的痛悔迹象；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和乔瓦尼·博尔迪尼奉圣人之命，在他最后的时刻陪伴、帮助他。

第十三章　为使不信正道的人归正，命切萨雷·巴罗尼乌斯撰写《教会编年史》

斐理伯传播信仰的巨大热忱，并不限于罗马。他对圣教会所受的苦难感同身受，眼见欧洲北部的异端宗派日益增多，便倚靠那位以软弱的使强壮者羞愧的主，鼓起勇气，竭尽所能抵挡他们。借着神特别的启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从远处攻击他们的方法。他创立了一所祈祷所——这事我们将在适当之处叙述——每天在那里举行数次灵修讲道；于是决定责成其中一位讲道者，从起初讲述教会的历史，使人能清楚看见圣教会真实的经历、发展，以及历代的真相，从而识破异端者的虚谎。这样，纯朴的人便不容易受误导，而那些更有见识的人至少也无法推诿。

为这项工作，他拣选了索拉人切萨雷·巴罗尼乌斯。这人热忱极大，是民法和教会法博士；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满怀仁爱与怜悯，不仅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穷人，甚至连衣服和贴身衣物也施舍出去。在一次饥荒中，他卖掉一件十分贵重的银制圣髑匣，用所得的钱买谷物，给穷人供应面包。他全无追求显达的欲望，对世人所珍视的事物毫不眷恋，甚至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也撕毁了。斐理伯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他。在多年之中，他反复讲述教会史，又重新整理了内容；最后，圣人命他将其出版，唯一目的就是反驳圣信仰的仇敌所编写的《世纪史》，因为这些人敌对神圣罗马大公教会。巴罗尼乌斯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和辛苦劳作，终于顺利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他自己在《教会编年史》第八卷的序言中保证，这部作品与其归于自己，不如归于斐理伯；他用一篇很长的文字声明，这位圣善神父才是《教会编年史》的作者，并将这一切更多归于圣人的祈祷，而非自己的劳作。我们决定将这篇序言录在这里，使每个人都便于阅读，明白我们所说的确实无误。

向真福斐理伯·内利致谢

神圣罗马教会司铎级枢机、圣聂勒与圣亚基略领衔司铎、宗座图书馆馆长切萨雷·巴罗尼乌斯，为《教会编年史》向司铎祈祷会创办人致谢。

直到如今，我还未能充分叙述《教会编年史》最初的起源与发展；过去只略略提及，所用的方式非但未能阐明，反使事情更加隐晦。这是因为我必须说到的那位还在人世，而他最反对别人赞美自己。如今，他已经升入天堂，我便能更自由地提笔，述说从他所领受的恩惠。说来，提起我们的先辈，确实是一件喜乐的事；无数恩典与恩惠，犹如从泉源流出，从他们那里传给我们。这不仅令人喜乐，也对我们有益；因为他们既是父辈，又是圣人，便不断劝诫我们，不可有负他们的德行，正如经上所说：「你们要追想自己是从哪块磐石凿出，从哪个岩穴挖掘而来；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此外，这不但有益、可喜，也是必要的，免得我们因忘记那些施恩于自己的人、对他们缄默不言，而被指为可耻的忘恩者。

圣经多处教导我们，儿女的顺遂成就，通常应归于父辈；其中尤其记述，族长雅各祝福儿子约瑟时，说了这样的话：「他的弓倚靠强者，他双臂和双手的束缚，因雅各大能者的手而解开；他从那里出来，成为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既然圣经将约瑟一切的顺遂，归于他父亲雅各有能力的手，尽管父亲远离他，且早已以为他死去而为他哀哭，那么，对于这位始终在我身边、凡事帮助我、屡次以使徒之灵生我的父亲，我又该说什么呢？他以同样的灵，自我年少时便约束我，不让我放任少年人易于作恶的浮滑天性；他将我青年时代那匹未驯的野驹，置于神律法的管束之下，让耶稣基督骑在其上。

因此，就这部《教会编年史》而言，我对他有着各方面的感恩义务。我愿这一篇谢辞永远存活，永远发声，并将它献给他，永远纪念他是一切我所从事之工作的创始者。我们既从一人得了极大益处，便坦承一切都是从他领受的，这诚然合宜，也正是谦卑之心应有的表现；反之，将这些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便是不公。因为那将过多功劳归于自己的人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他很快便听见神的回答：「斧岂可向用斧砍伐的自夸呢？锯岂可向拉锯的自大呢？」威吓之后，惩罚随即来到；那不幸的人正因如此，被逐下王位，与走兽同住。

论到真福斐理伯神父，我必须坦率承认，那位永恒的智慧、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曾对使徒腓力所说、用以教导我们世人的话，同样适用：「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这并非我要以人夸口而不以神夸口，而是要指出，那位使我获益良多的人，如何与神同工；这样，我便能同时向神与人表达感谢。因为正是真福斐理伯受神启示，命我承担这项工作，宛如另一位摩西，按照自己在山上所见的样式，将建造会幕的工作交给工匠。在他反复命令之下，我才着手这伟大的事业；我内心极不情愿，一再抗拒，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才力能胜任。我承担此事，是出于对神旨意的顺服；而每当我有时被浩大的劳苦压倒、停下工作，他也正是以这旨意为理由，催促我继续。只要我一歇下来，他便严厉责备，立即迫使我重新动笔。

父亲啊，我愿与你说话！当你以热切的怜悯之心，为圣教会的苦难深感忧痛时，你那蒙神照明、容我这样说、充满先知之灵的心，一看见撒但的《世纪史》从地狱之门涌出，要损害教会，你便起身，出而为神的子民争战。然而，你并未招募比敌军更多、甚至与敌军相等的兵力。你知道，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于是从自己的人中选了一个弟兄中最小、才力最为低下的人，让他独自一人、手无寸铁，迎战众多装备精良的仇敌。随后，你佯作另有计划，并未立即把他放到广阔的战场，而是为试验他的力量，选了一间狭小的屋子，就是圣耶柔米堂的祈祷所，命我每日讲道，述说教会历史。我顺服你，开始这项工作，蒙恩坚持了三十年，将全部教会史从头至尾讲过七遍。

你不断在我身边，以你的临在鞭策我，以你的言语催促我；请容我说，你总是一位严厉的督工，督促我完成你所要求的每日功课，以致有时我转向别的事物，稍求消遣，仿佛便犯了亵渎圣物的罪；因为你不能容忍我对这项事业偏离分毫。我承认，我常常几乎因此失足，因为我觉得，你待我实在专横；我当时只衡量自己的力量，没有察觉，你已先在无声之中与神商议了一切。不但没有人被派来帮助我，反而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工作加重，却不给草。许多别的事也压在我身上：在编纂《教会编年史》这副沉重担子之外，又加上照顾灵魂的责任，然后是讲道，然后是管理会院，再有各种事务，天天一件接一件地派给我。你亲自这样待我，或容别人这样待我，使你的做法看来，仿佛要我做的几乎是所有别的事，唯独不是那件你最想要我完成的事。

在这件事上，我想你是在效法以利亚：他要祈求火从天降下、烧尽祭牲，以此胜过巴力的祭司，却先让人用四桶水浇透祭物，好使神的能力显得更大。另一方面，你用祈祷扶助我，将你的手伸在这工作之上，又仿佛是在效法以利沙：他把自己的手按在王的手上，随后使王射箭，预示他将征服全叙利亚。你正是这样做的：将你强健的手与我软弱的手相合，把我笨拙的文笔化为主的箭，射向异端者。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因此乐意公开承认。

所以，真正争战的是你，虽然依你的习惯，总是借他人的手行事。你常常行奇事，却竭力不让自己显得神奇；你事事留心，不让人过分尊崇你，又常以愚拙为外衣，遮盖自己的智慧，始终记着使徒那似乎矛盾的教训：「谁想成为有智慧的，就当变为愚拙。」因此，你并不为世间虚浮的欢喜所占据，而像装疯的大卫，用外在的相反表现，不断隐藏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如何按使徒所说，「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忍受贫乏，以致可以与他一同说：「如果我们高举自己，是为神的荣耀；如果我们降低自己，是为你们的益处。」你这样便如与你同名的执事腓利，随时势的需要，有时专心照顾他人的得救，有时则为心灵强烈的感动所攫住，被高举而默观属天之事。

然而，你生前藏在基督宝库中的荣耀，在你死后，基督亲自极其丰盛地归还给了你。瓦器一旦破碎，藏在里面的灯便随即显露；隐秘的光被安置在永恒的灯台上，便借神迹为全世界所认识。那时，你生前隐藏的奇事显明出来，死后所行无数的奇迹也一同显露。你的坟墓光彩照人，虽然还未得到应有的装饰；是的，我说，它仍因那些碑牌与银制还愿物而发光。这些是你神迹的明确见证，使坟墓比镶满宝石、饰以埃及金字塔和方尖碑更为辉煌；人们不断带来纪念所受恩惠的物品，坟墓的光辉也日益增加。

弟兄们啊，请给我一个位置！我现在转向你们，你们在他墓前聚成如此虔敬尊贵的花冠；请给我一个位置，使我这份感恩的奉献，虽然远远不配所领受的恩惠，仍能永远悬在他的墓上，同时随《教会编年史》遍行广阔世界。愿它成为一根能移动、能说话的柱子，用硕大的文字宣告，谁才是《教会编年史》的构思者与建造者；使人阅读此书，若有任何收获，首先向他致谢。我说，愿我这一宣言固定在他的坟墓上，成为永不能抹去的墓志铭。啊，但愿我也得偿所愿，能留在那里，成为一块活的碑牌，任凭他祈祷的画笔在我身上描绘，直到我成为他圣德的一幅完美肖像！

父亲啊，请来吧！我与你说话，仿佛你就在眼前，因为你看见那位无所不在者。我说，请来保护你这项工作吧！为使胜利归于你，请来，正如约押写信给大卫所说，来完成剩下的战事；借着你的祈祷，从天上遣来大军，彻底击败仇敌，使我们可以与底波拉一同歌唱：「天为我们争战，星宿各守其位，与西西拉交战。」你在世时，总是我这个儿子的守护者：你以警醒保护我，以劝告引导我，以忍耐包容我。如今你在天上生活，请给我更有力的援助，以你完全而圆满的仁爱，给我更大的帮助。还求你赐我拿先斯的额我略所说自己从圣巴西尔领受的恩惠，而且因为我更有需要，求你赐得更加丰盛：就是在你死后，仍作我的劝诫者和纠正者。这样，你仍握着我生命的缰绳，引导我步履蹒跚的余年，使我不至跌倒；待我的劳苦完成，终于能进入那有福的安息，就是你如今在父、子、圣灵里面所享的安息。愿荣耀、赞美、尊贵，永永远远归于完全合一的父、子、圣灵。阿们。

以上便是巴罗尼乌斯的话。从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如何将《教会编年史》归于斐理伯。事实上，圣人临终前不久，曾把巴罗尼乌斯叫到身边，说：「切萨雷啊，你要知道，你应当谦卑自己，承认你的著作并非凭自己的智慧写成；这一切，都是神极其明显的恩赐。」他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巴罗尼乌斯每次都回答，自己承认一切都应归于圣人的祈祷。

巴罗尼乌斯在一次异象中得到了这事的印证。他最初在祈祷所公开讲道时，几乎总讲令人畏惧的题目，例如死亡、地狱和审判。这样讲了一段时间，圣人在灵里看见，他若讲教会历史，无论对自己或对他人，都会结出更多果实，尤其能由此推翻异端者的根基。因此，圣人劝他放下那些题目，开始按年代逐年讲述圣教会的历史。巴罗尼乌斯对此深感不愿，并未立即实行这个计划；圣人便不时提醒他，直到有一天，明确以顺服的名义命他去做。这道命令在巴罗尼乌斯看来，略嫌严苛，又十分违背自己的性情；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抗命，因此进退两难。主为解除他的困境，也为更加激励他执行斐理伯的命令，便用以下方式，向他表明自己的旨意。

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似乎在与奥诺弗里奥·潘维诺交谈；潘维诺当时也正在编写一部教会史。巴罗尼乌斯向他述说斐理伯加给自己的命令，极其恳切、再三求他完成已经开始的著作。他怀着很大的焦虑说这些话时，奥诺弗里奥仿佛不愿听，转向另一边。巴罗尼乌斯想把话继续下去，便开始向他证明，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应该由他来编写这部《教会编年史》。这时，他清楚真切地听见圣善神父的声音，说：「巴罗尼乌斯，安静下来吧，不要再为这番谈话劳心了；应当写教会历史的是你，不是奥诺弗里奥。」听了这话，他便明白了神的旨意，开始讲述教会史。从基督降生直到自己时代的历史，他全部讲过一遍之后，圣人又命他重新开始。正如他在前引序言中亲自证实的，三十年间，在《教会编年史》第一卷出版之前，他已在祈祷所将整部历史讲过七遍。他的事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功，全世界都已十分清楚。1596 年 6 月 5 日，克勉八世擢升巴罗尼乌斯为枢机，以圣聂勒与圣亚基略堂为其领衔堂。他本人在《教会编年史》多处说明，已刊行的传记也可为证：他只是出于顺服才接受这项尊荣；此前已竭尽全力推辞，而且很早就拒绝过意大利三个最优越的主教座。

这位良善的枢机为劳苦所耗尽，于 1607 年 6 月最后一天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正如几年前他所领受的启示。他在弗拉斯卡蒂患病，医生说，病情有可能致命。他满怀教会的精神，说：「我们到罗马去；枢机不宜死在乡间。」他葬在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前来的人群异常众多，个个满怀虔敬。

为抵挡那些否认圣徒代祷和圣像敬礼的异端者，斐理伯也同样命巴罗尼乌斯编写《罗马殉道录注释》。与此同时，托马索·博齐奥借此机会撰写了《De Signis Ecclesiæ Dei》，安东尼奥·加洛尼奥则撰写《圣徒传》；这两人都是本会司铎。

第十四章　斐理伯在爱德圣耶柔米堂的灵修操练

我们已经说过，斐理伯这时已在罗马安顿下来，他属灵的儿女日益增多；到了 1558 年，人数增加得如此之多，原先聚会的地方已容纳不下。他于是向爱德圣耶柔米堂的负责人取得圣堂中殿右侧上方的一处地方，在那里建了一间祈祷所，将从前在自己房里举行的灵修操练移到那里；每逢大瞻礼，还在天亮以前聚集祈祷一小时。这间祈祷所至今尚存，只是陈设比从前齐备，照管也更为周到；圣耶柔米堂的神父们除了在瞻礼日讲道，每天也在那里聚集祈祷，结出了丰盛的果实。

于是，每天下午饭后，斐理伯和其他一些人便到这里，以交谈的方式讨论属灵之事；有时也出于教导别人的爱心，就神学问题举行讨论。操练结束以后，他们便到空旷的地方散心；若是瞻礼日，他就领他们到各个圣堂，听晚祷、夜祷或讲道，尤其常去听温琴佐·埃尔库拉诺修士讲道。这位后来成为佩鲁贾主教的博学之士，当时正在密涅瓦堂向大群民众讲解《Miserere》。斐理伯也时常到密涅瓦修院的回廊举行属灵谈话，几乎每逢瞻礼日都去，有时在场的竟有三百多人。过了不久，斐理伯就在祈祷所开始举行那种亲切如谈话般的讲道，直到如今，我们的圣堂每天晚间祈祷时仍然举行；在罗马每日宣讲神的道，实在是由他首先引入的。

为了使人更详细地知道他们讲道的方式和次序，我在这里引录巴罗尼乌斯《教会编年史》第一卷中的一段话。他在论及初期基督徒依照使徒在哥林多书信中所定形式举行的聚会时，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罗马城大部分地方重新兴起教会古老而有益的习俗，讲论神的事以造就听众，这无疑出于神的安排。这是佛罗伦萨人、可敬的斐理伯·内利神父所作的工；他如同一位精明的建筑师，立下了根基。还有他的门生、蒙特普尔恰诺人、可敬的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神父，以讲道的能力而论，可以称为神的道的统帅。经过这两人的辛劳经营，最初定下这样的安排：凡最渴望基督徒成全的人，每天都到圣耶柔米祈祷所来，结成虔诚敬神的团契，『司铎祈祷会』的名称也由此而来。他们聚会的方式如下：起初花相当一段时间默祷；然后由一位弟兄诵读灵修书籍，主持全会的神父就在诵读过程中，讲解所读的内容，作更准确的阐释，加以发挥，使其深入听众心中。有时，他请一位弟兄就某个题目说出自己的意见，于是讲论便以问答交谈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一操练持续一小时，使听众大得安慰。此后，他通常吩咐自己的人当中一位，登上比其他座位高几级台阶的座席，用亲切质朴的言语，讲述教会认可并接纳的圣徒生平，又以圣经经文或教父名言来充实所讲的内容。接着另一位以同样的方式讲另一个题目；最后第三位讲教会历史。每人只准讲半小时。这些事既毕，听众莫不十分欢喜，所得益处也同样丰厚；大家便唱些属灵的赞歌，再祈祷片刻，整个操练就告结束。这些安排既获教宗权威认可，仿佛基督徒聚会那古老而美好的使徒时代方式又恢复了。善良的人们赞许这一做法，并竭力在各地推广这些虔敬操练。」以上便是巴罗尼乌斯叙述祈祷会起源的话。

圣人除了为平日设立这些操练，也为瞻礼日创设了别的操练。早晨，众人告解之后，就一直祈祷到弥撒时间。弥撒后，他们领圣体，接着他便差他们去各处医院；他们一路走去，保持着令人惊叹的安静。他通常把他们分作三队，一队去圣约翰拉特朗医院，一队去安慰圣母医院，第三队去圣灵医院。他们在那里不仅用言语，也用行动帮助贫苦病人，照料他们的灵魂和身体，带去各种东西，使他们恢复精神。他每天差遣三四十位最热心的人去，旁观者无不深受感动。他常对那些去医院服侍病人、或从事其他同类慈善工作的人说，单单为受苦者服侍还不够；为了以更大的仁爱去做，他们应当设想那个人就是基督，并确信他们为受苦者所做的，就是为基督自己所做的；这样，他们就会满怀爱心去做，自己的灵魂也会获益更多。

此外，在星期六晚上和主要瞻礼的前夕，他们当中一些人常回到圣耶柔米堂，来到这位圣善的神父身边，然后陪他去道明会修士的密涅瓦堂，或嘉布遣会的圣文德堂，在唱经席上和修士一起参加晨课，度过夜晚，预备翌晨领圣体；因此，修士的唱经席常常坐满了他那些属灵的儿女，即平信徒。他时常带圣彼得大殿的乐长阿尼穆恰和其他歌者去；到了赞美经，他们便开始歌唱。有很长一段时间，

斐理伯夜夜都去，以致密涅瓦堂的司堂一听见他在堂门上的敲门声，就知道是他，立刻来开门。这些神的仆人如此爱这位圣人，竟把修院的钥匙交给他，让他随时都能进去；除了这样信任亲近他，道明会和嘉布遣会还都接纳他为本会的属灵成员。

然而，斐理伯并不以此为足；为了更有效地使自己的告解者远离大多数人、尤其青年人惯常陷入的危险，他一年中常有几次带他们巡礼七座圣堂，特别选在某些更容易遇到危险的时节。他尤其在狂欢节期间和复活节后的日子这样做；但到了晚年，圣人只在狂欢节期间参加。起初，同伴只有二十五人，至多三十人；然而人数很快就大大增加，甚至在他生前便超过了两千人。除妇女以外，各种人都可参加；许多修会会士也加入，嘉布遣会修士时常一次来二十或二十五人；尤其是道明会，他们把所有初学生都派来。

他们出行所遵守的次序如下，除了少许变动，直到如今仍然沿用：日期既定，清早先往圣彼得大殿，再到圣保罗大殿；众人在后者会齐，然后列队整齐地前往其他圣堂。途中，一部分时间用来默想带领他们的神父指定的属灵题目；因为他们分成许多组，每组各有一位领队负责引导教导；另有一部分时间唱诗篇、圣诗或属灵赞歌，有时也唱连祷，整个旅程都有音乐相伴。若还有余暇，他们就彼此谈论神的事，竭力避免一切空泛无益的闲谈。

除了圣彼得大殿和圣保罗大殿，在每座圣堂都有一篇短讲，由斐理伯或某位修会会士主讲。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堂或圣斯德望圆堂，便举行咏唱弥撒，之后大多数人领圣体；如今这项礼仪改在圣聂勒与圣亚基略堂举行。接着，他们前往马西米家或克雷申齐家的葡萄园，或到切利奥山上马泰伊家的花园；自圣人去世以来，直到今日，他们一直到最后这一处去，因为园主极为殷勤，允许他们使用。他们便在那里依次坐下，每人分到充足的面包、酒和水，还有一个鸡蛋、一些乳酪和水果。用餐时，或唱歌，或奏乐，一来供人怡情，二来使心思专注于赞美神。饭后，他们继续前往其余的圣堂，然后满心喜乐地回家，灵魂也获益良多。许多人起初只因好奇而来，后来却认真投入这些操练，内心经历深切的痛悔，从此频领圣事，过属灵的生活，以这位圣善的神父为引导，事事听从他。

起初，圣人总亲自参加这项敬礼，热切盼望一切都进行得妥善、有益于人的灵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奔走劳顿，过度疲惫，有时竟因此发起烧来。晚年，他一则年纪已高，二则这一操练已为众人熟知，且稳固建立，便留在家里，把带领之责交给别人。神乐意以恩典和特别的眷顾——即使还不能称为奇迹——显明这项敬礼多么蒙他悦纳。有一年，斐理伯照常与大群人一起参加这一操练；他们走在圣保罗大殿与圣塞巴斯蒂安堂之间时，忽然起了猛烈的暴风雨。同行的人怕被淋湿，想赶快躲避；他却叫他们不要怕，说他们不会淋湿。有些人相信圣人的话，不信的则跑开了。结果，跟随他的人虽然离其余的人不远，却连一滴雨也没有沾上，而那些跑开的人却全身湿透。

斐理伯设立这些圣善虔敬的操练，既为保持自己属灵儿女的热忱，也为激发旁观者的虔敬之心，使他们看见这些操练所带来的频领圣事、探访医院、丰盛的神的道、巡礼七座圣堂的盛况，以及其他有益于灵魂的事。这种制度渐渐如此受人喜爱，许多既有学问又有声望的人，都在言谈和著述中大加赞扬。因此，乔瓦尼·德罗西在当时所写、题献给圣人的一本书中，向他说了以下这番话：「在过去一年（1568 年）中，我在罗马所见的一切奇妙事物里，最使我欢喜的，是看见如此众多虔诚、属灵的人，经常来到爱德圣耶柔米堂和祈祷所。在古代遗迹、许多显贵的壮丽宫殿与府邸之间，我觉得这项堪为典范的操练，其荣光格外灿烂，远远超过呈现在我眼前一切非凡事物的荣耀与名声。尤其使我惊叹——同时又使我得到何等安慰！——的是看见大批贵族和外乡人不断前来，如饥似渴地聆听讲道，聆听您以对基督徒信仰纯洁的热忱，为使他们的灵魂得救，在那里向他们讲解主神的道。因此，您许多属灵的儿女时常生出弃绝世界、事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望；我们已经在许多人的归正上看到这一点，他们此刻就在隐修院中，或在其他修会团体里。」

第十五章　佛罗伦萨人希望斐理伯接管他们在罗马的圣约翰堂

佛罗伦萨人看到斐理伯借着这些操练结出丰盛的果实，又以何等明智和干练治理交托给他照管的人，也深知他为人正直、生活圣洁，便千方百计地劝他承担他们圣约翰堂的管理之责。为此，他们在 1564 年派出代表，以众人的名义恳请他务必接受这项职责，并答应为他提供住所和其他一切所需。圣人回答说，他愿意先思量一下，并为此祈祷；如果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一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几天后，他们回来听他的答复。他说自己对此极为抗拒，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离开圣耶柔米堂。他们听了这话，负责此事的圣灵医院院长奇里洛蒙席、乔瓦尼·巴蒂斯塔·阿尔托维蒂和皮耶尔·安东尼奥·班迪尼，便设法去见当时的教宗、可敬的先教宗庇护四世，请他运用权威介入。他们从教宗那里如愿以偿，便回来告诉斐理伯，教宗陛下的意思是要他担任他们圣堂的治理之责。斐理伯立刻以完全顺服的心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得强迫他离开圣耶柔米堂。在这件事上满足他的要求并无困难，因此他既能照管圣约翰堂，又能指导圣耶柔米堂的操练。

斐理伯接管圣约翰堂时，让自己属下三人领受了司铎圣秩。一位是切萨雷·巴罗尼乌斯；第二位是罗马人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博尔迪尼，此人极善言谈，后来先任卡维廖内主教，再任阿维尼翁总主教，并在任上去世；第三位是里帕特兰索纳人亚历山德罗·费德利，生活极其正直纯洁。斐理伯派这三人到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共同生活。亚历山德罗把自己的侄儿杰尔马尼科·费德利也带了去，他当时是个约十六岁的少年。斐理伯又派马略卡人贾科莫·萨洛尔蒂和乔瓦尼·劳西科与他们同去；这两位极为虔敬的司铎，却不作为隶属于祈祷会的司铎派遣。堂区的照管之责交给了后一位。不久，他又添派了前面说过的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以及帕莱斯特里纳人安杰洛·韦利；后者性情真如天使一般，良心格外纯洁。后来正是他继承圣人治理祈祷会，并于 1622 年 12 月 10 日安然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斐理伯接管圣堂及所属司铎以后，最关切的事之一，就是在他们中间建立圣职人员共同生活的制度。他预见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带来极大的益处。于是他拟定了几条会规，众人一致欣然接受，随即开始遵行。他们遵照圣人的吩咐，迁居圣约翰堂以后，便以极大的热忱，在这小小的葡萄园里勤勉工作。每天早晨，他们到圣耶柔米堂向斐理伯告解；白天再回去参加讲道，按着各自的次序，或听道，或讲道。晚间第三次前去祈祷，冬夏从不间断。事实上，无论雨天，或几乎任何外在阻碍，都不能使他们缺席圣耶柔米堂照常举行的操练。至于会院里的服役，他们每人轮一天在餐桌旁服侍；但有一段时期，他们是轮流在厨房服役，每人一周，而且如此踊跃愉快，以致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在炉台上方留下了一句话：「切萨雷·巴罗尼乌斯，终身厨子。」时常有显贵来与他商谈属灵或其他事务——这样的来访原是常事——却见他系着围裙，正在洗碗。杰尔马尼科·费德利和后来成为枢机的奥塔维奥·帕拉维奇尼，是年纪相仿的青年；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轮流在进餐时诵读，每人一周。所读的或是圣经，或是常用的灵修书，约占用餐时间的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则随他们的意思，提出一个伦理上的疑难或良心问题，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晚上，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祈祷会在瓦利切拉建立以后，改为诵读三段，提出两个疑难，后文将在适当之处详述。至于圣堂的事务，每逢星期六，他们全体一起打扫；所以，为了便于整理圣堂，星期六便不举行平日的讲道。瞻礼日，有人负责听告解，有人负责送圣体。此外还举行咏唱弥撒；由于人数不多，时常有人必须离开告解亭，去参加祭台上的礼仪。有几年，巴罗尼乌斯和博尔迪尼每逢瞻礼日，轮流穿着白衣登上讲道台讲道。这是佛罗伦萨人极为恳切的愿望，圣人认为应该满足他们。饭后，他们咏唱晚祷，然后去找圣人，或到密涅瓦堂，或到圆堂，或到其他他预先告诉他们打算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举行属灵谈话，由斐理伯或他所指定的人提出若干题目，先请这一位，再请另一位作答。

也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每年复活节后到圣奥诺弗里奥山去；那是个开阔的地方，风景极美，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城。夏日酷热的时候，他们就到城内居民区的一座圣堂，先唱些属灵赞歌，再由一个

男孩背诵一篇预先记熟的短讲；然后几位神父各作简短讲论，间以音乐，整个操练也总以音乐作结。冬季，也就是从11月1日到复活节，他们晚间在祈祷所照常祈祷之后，咏唱连祷，以及适合当时礼仪时节的圣母对经；接着由男孩背诵讲章，再作半小时的讲论，前后都有音乐，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

这些最初的司铎，在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历时十年。我们特意如此详细地叙述，是为了使后世看见，这些善良的司铎虽出身显贵、学问出众，足以在教会中担任显要职位，却怀着何等谦卑的精神共同生活。十年过去以后，佛罗伦萨人考虑到神父们每日三次前往圣耶柔米堂，要忍受暑热、雨水和泥泞，极为不便，便极其恳切地请圣人把操练从圣耶柔米堂移到圣约翰堂。1574年，即额我略十三世在位第二年、斐理伯五十岁那年，4月15日复活节八日庆期内，神父们离开圣耶柔米祈祷所，开始在佛罗伦萨人为此特意建造、更为宽敞的圣约翰祈祷所讲道。聚集聆听神的道的人大大增多，前来的人都深得造就。本会司铎焦韦纳莱·安奇纳神父，后来成为萨卢佐主教，临终时享有圣德的美名，这在最近印行的传记中可见。他尚未加入本会以前，就常到圣约翰祈祷所参加操练；无论这种制度，还是斐理伯的圣德，都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于1576年5月28日，从罗马写信给身在皮埃蒙特的弟弟乔瓦尼·马泰奥神父，说道：「从那时起，我就到佛罗伦萨人圣约翰祈祷所去。那里每天都有极美的属灵讲论，题目或是福音，或是德行与恶习，或是教会历史，或是圣徒生平。每天有四五人讲论，来听的人中有许多显贵，如主教、高级教士等等。末了有一点音乐，安慰、舒展那些因先前讲论而稍感疲惫的心灵。他们已讲完荣耀的圣方济各及其一些门生的生平，又讲了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的生平。我向你保证，这实在是极为可喜的享受，整件事都极能安慰人、造就人；去年你我竟都不知道这项美好而值得赞许的操练，我实在十分遗憾。你也须知道，讲论的人都领受了圣秩，生活极有榜样，充满属灵气息。他们的长上，是一位名叫斐理伯的可敬神父，年届六十；他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惊叹，尤其生活圣洁，在创设和推动灵修操练方面，具有惊人的明智和才干。上一次禧年在至圣三位一体朝圣者善会中完成的伟大慈善事业，也出自他的创设。托莱多神父、波塞维诺等人都极为推重他。总而言之，人们说，他不只在罗马，甚至在意大利偏远地区以及法国、西班牙，都被奉为指点迷津的人，许多人因此前来求教；他的确是另一位鲁斯布鲁克，或托马斯·肯培，或陶勒。」以上就是焦韦纳莱神父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操练的果实怎样日益增多。

第十六章　斐理伯因这些操练遭受许多迫害

这些值得赞许的操练，在虔敬的人心中只引起爱慕与好感，却更激起心术不正之人的嫉妒，成为滋生诽谤的温床。大约在 1552 年，斐理伯刚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举行谈话和属灵讲论，心怀恶意的人便开始出言反对，起初还只是在暗中使坏。为首的是法布里亚诺人温琴佐·泰科西，一位医生，也是爱德圣耶柔米堂的负责人之一；另有两个背弃修会的修士与他勾结，借圣职服饰掩护，隐瞒身份住在那所会院里。他们受温琴佐唆使，竭尽所能，要逼斐理伯离开圣耶柔米堂。他们掌管祭衣间，有时斐理伯去做弥撒，他们便当面把门关上；有时不给他祭衣，或给他破旧的，还加以辱骂。有时从他手里夺走圣爵和弥撒经书，或将它们藏起来；有时他已准备妥当，却逼他脱下祭衣；或在他正要开始时，逼他离开这座祭台，转到另一座去，或回到祭衣间。他们用这些以及类似的侮辱，竭力逼他离开圣耶柔米堂，甚至有时还推搡他；因此他有一次对马尔切洛·费罗说：「你看这些人怎样待我；不过，我们要为他们向神祈祷。」

斐理伯始终以仁爱默默忍受这一切伤害与侮辱，不容自己为此稍受扰乱。他甚至屡次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一笑置之，且以日益增长的热忱为那些人祈祷，以最大的慈爱和谦卑待他们。他从不放过为他们效劳或称赞他们的机会；甚至自己的人求他离开那座圣堂、另觅住处时，他仍回答说，无论如何，他也不愿逃避神在这里赐给他的十字架。然而，他虽以忍耐承受，竭力克服那些人愚昧无礼的气焰，他们却丝毫没有软化；斐理伯越温和，他们就越放肆。这位善良的神父见自己的努力毫无效用，便以空前的热忱，投靠那位在仆人最急需时决不弃绝他们的神。一天早晨做弥撒时，他定睛望着十字苦像，说：「我的良善耶稣啊，你为何不听我？啊，我这么久、这样恳切地向你求忍耐，你为何没有听我?」他立刻在心里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不是向我求忍耐吗？好，我要赐给你；但我的旨意，是要你借着这方法得到它。」这声音使斐理伯得了力量，从此，他以更加平静的神情、更加喜乐的心，承受他们加给他的一切伤害；结果，他的忍耐还未耗尽，迫害者的恶意就先疲乏了。到最后，他不但对这些侮辱不再感到痛苦，甚至还渴望它们；他们虐待他时，他或不予理会，或为他们开脱。圣人常把这件事讲给属灵的儿女听，以此鼓励他们恒切祈祷，说即便神迟迟才应允，他们也决不可停止祈求。

大约两年后，他的一个迫害者在会院门口遇见他，立刻用种种恶毒的话辱骂他，又大发雷霆。另一个背弃修会的修士也在场，想到斐理伯长久以来何等忍耐，完全被他的德行折服，突然从仇敌变成了维护他的人，猛扑到自己的同伴身上，掐住他的喉咙，仿佛要把他勒死。若非圣人拦住，他必会伤害那人。因此，刚才辱骂斐理伯的那个人也深生痛悔，想到自己给神的仆人造成的巨大冤屈，又忆起自己离开的修会，便向斐理伯敞开心扉，听从他的劝告，回到了修会。他到处颂扬这位圣善神父的圣德，成为他最忠诚的朋友。

连温琴佐·泰科西最后也被斐理伯的温和折服；他懊悔自己的过错，前来见他，当着好几个人的面俯伏在他跟前，极其谦卑地请求宽恕。他也成了斐理伯属灵的儿女之一，将自己完全交在他手里，时时跟随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探望。

然而，斐理伯所受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1559 年，又有一场更加猛烈的风暴，针对巡礼七座圣堂而起。有人把他这项举动归于骄傲，说一个自称轻看世界的人，竟把全罗马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实在不合体统。下层民众看见为预备饮食花了些钱，既不考虑参加的人数，也不考虑食物多么简朴，就把这巡礼看作无聊的游乐。另一些心思更为曲折的人，则以政治上的顾虑为借口，仿佛这样聚集人群会引发骚乱与叛乱，说此事必须立即制止。这一切都有人告诉斐理伯，他听了却极其镇静，丝毫不受扰乱，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的眷顾。反对者当中，有些还是有地位、过属灵生活的人；他听见自己的人抱怨他们，便尽可能替他们开脱，免得属灵的儿女失去对他们的敬重。其实，圣人对这一切

抱怨都极为不悦；他告诉加洛尼奥神父，每逢听见，就在抱怨者面前跪下，说：「我承认自己论断某某人的过错。」仿佛做这事的是他自己；借着这种方式，真正有错的人就更容易看出自己的错误。

然而，传言愈演愈烈，最后传到教宗代理主教耳中。他被恶意的告状误导，把斐理伯传来，严厉斥责说：「你如此自称轻看世界，却聚集这么多人，博取民众的赞誉，假借圣德的名义谋求升迁，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他这样严厉责备之后，禁止斐理伯在十五天内听告解，未获新的许可不得再举行任何操练，也不得与一群人同行；若不服从，就要将他监禁。此外，他还强迫斐理伯具保，日后只要收到传唤，就必须前来。斐理伯十分谦逊地回答，他既为神的荣耀开始这些操练，也愿为同样的荣耀停止；他一向把长上的命令置于自己的计划之上；他创设七座圣堂的巡礼，是要使告解者的心灵得到休息，使他们远离狂欢节期间人们惯常犯下的罪。代理主教回答：「你是个有野心的人；你所做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是为了做一党之首。」斐理伯听了，便转向那里的一尊十字苦像，离开时说：「主啊，我所做的究竟是为了做一党之首，还是为事奉你，你是知道的。」

可是，斐理伯始终把顺服看得高于一切，尤其是对教会长上的顺服，因此他禁止门生跟他同行。他告诉他们要忍耐，因为世人最终会明白真相，在此期间应当祈祷。为了尽可能拦阻他们跟随自己，他甚至想了个办法：出门时，叫一些人到一个地方去，另一些人到另一个地方去。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舍不得离开他，就走到一旁等候；等他经过，便远远跟在后面。他越禁止，他们想与他在一起的愿望就越强烈。斐理伯则把自己交托给主，也请许多神的仆人为他祈祷。有一天，他和几位门生在一起，一位司铎来到他们中间；此人他们从未见过，此后也没有再见过。他穿着粗布衣服，腰间束着绳索，说自己是奉几位修会会士之命来的；那些会士得到了关于祈祷会所受反对的启示，为此举行了四十小时祈祷，很快便要结出丰盛的果实。然后，他走到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身边，悄声在他耳旁说：「这场迫害很快就会结束，这项事业将因此稳固而兴盛。」他又说，目前反对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支持者；那坚持攻击的人，必因此受到神的严惩；而在迫害中比其他人更加积极的那位高级教士，十五天内就要死去。事情果然如此：那人在向教宗呈报此事回来后，忽然悲惨地死去。

然而，斐理伯仍必须向长上解释那些对他的指控。他不借助世俗手段，只凭自己的清白和祈祷来做这件事。他不断对跟随者说：「这场迫害不是为你们来的，而是为我；神要使我谦卑、忍耐。你们要确信，等我从中得到神所要赐给我的果实，彻底受到克己的磨炼，这场迫害就会停止。」他不容人说一句攻击那位高级教士的话；有一天，一个告解者前来告解，提到那场猝死是神的审判，圣人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住口。」

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教宗保禄四世听闻这些操练全部的成效，也查明斐理伯的清白，便看出他的一切行动都由神引导。为略表好意，他在献主节送给斐理伯两支饰金蜡烛，就是在教宗陛下面前点燃的那一种，同时告诉他，完全准许他巡礼七座圣堂、恢复操练，一切照旧进行。教宗陛下还说，他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前去，却请斐理伯为他祈祷。在场的人听见传达这番话，都向神感恩；不久，他们便和极其庞大的人群一同巡礼七座圣堂，赞美神的良善，因为这场大迫害圆满结束，他们又能自由享受这种安慰心灵的属灵休憩。

几年以后，也就是 1570 年，又兴起了一场更为猛烈的迫害。有些人以热忱为借口，向教宗圣庇护五世告状，说圣耶柔米堂的讲论中，有许多轻浮琐碎的事，所举的事例也不甚可靠，这不是极不明智，就是极其无知，既可能使听众跌倒，也可能危害他们。教宗一听这话，作为一位热心的牧者，便命两位道明会神学家——保利尼神学硕士神父和后来成为福尔利主教的亚历山德罗·弗兰切斯基神学硕士神父——各自前去听讲论，彼此不知对方也受派遣，仔细察看圣耶柔米堂一切所言所行；若有任何违背信仰或健全道德的事，就要向他报告。

这两位神父正在调查时，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前去觐见教宗。他后来成为良十一世，当时则是托斯卡纳大公的使节。他们谈完几项公务之后，教宗知道亚历山德罗常去圣耶柔米堂听讲论，便说听闻那里讲道时未尽应有的谨慎，例如有人讲了圣阿波罗尼亚投身火中的事例，却没有补充说明，她的行为是受了圣灵特别的感动。觐见结束后，使节立刻到密涅瓦堂听讲道，见斐理伯的一位告解者杰尔马尼科·费德利就在自己前面。杰尔马尼科奉圣人之命，请他尽快到圣耶柔米堂，说圣人特别想与他谈话，只因腿脚不便、卧病在床，不能去拜访他。下午，亚历山德罗来到圣耶柔米堂，但上楼见斐理伯以前，决定先听讲论。他听到的讲者中有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神父；他遵照圣人的吩咐，讲的正是上午教宗与使节阁下谈论的事，尤其讲到圣阿波罗尼亚的事迹时，说明得极为谨慎，使使节大为惊讶。讲论结束后，他上楼到圣人的房间；斐理伯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亚历山德罗先生，请告诉我，今天早晨教宗说了我们什么？」亚历山德罗见事情已全然显露，便坦然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心中惊异：自己从未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若非神的启示，斐理伯怎能知道？

教宗派来仔细察看圣耶柔米堂一切言行的会士，终于向陛下报告，声明他们所听见的，无非健全的教义，极能造就人；这些讲论既富有属灵精神，又稳妥适度，实在使他们深受感动。教宗对这份好报告十分欣喜，也为在自己的时代有这样一群人，肯如此辛勤地在人们心中培植虔敬而欢喜。从此，他极为敬重斐理伯和他的属下；后来他的侄儿亚历山德里诺枢机奉使前往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时，他便要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同行，并让他知悉此次交涉事务的一切机密。此外，受教宗派遣的那两位神父，也如此喜爱这项制度，以致多年间几乎每天都去听讲道，还时常亲自在那里讲论。生活圣善、以讲道闻名的方济各住院会会士弗兰切斯基诺神父也是如此；其他各修会的许多会士也都一样。

第十七章　在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创立司铎祈祷会

这些迫害止息以后，斐理伯的事业比从前更加兴盛，根基也日益稳固。他对自己的评价极其谦卑，正如他有一次所说，自己从来没有足够的胆气创立一个团体。然而，他看见这些操练每日所结的果实，又看见自己几位最亲爱的门生，热切盼望共同生活，使这一在他们看来大有益处的制度能够延续，便认为最适宜的做法，是为此预备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在那里建立团体，推进已经开始的工作。他正在考虑这件事时，有人向他提出两座圣堂：一座是雷戈拉街附近的蒙蒂切利圣马利亚堂，这一座最容易取得；另一座是帕里奥内区的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他拿不定主意该选哪一座，便想，这事如此重大，又关系到这项制度的成效，最好与当时的教宗额我略十二世商议；况且借此也能更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教宗建议他取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因为它所在的城区比另一座更为繁盛；而且，这项制度既是为罗马的益处，教区司铎严守规矩、共同生活的安排又极能造就人，那么这座圣堂就各方面而言，都比蒙蒂切利那座更合适。斐理伯把这答复看作神旨意的表达，不再耽延，立即设法取得那座圣堂。

他刚取得圣堂，便凭宗座权威，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由教区司铎组成的团体，称为司铎祈祷会；这可见于同一位教宗 1575 年 7 月 15 日颁布的诏书。他也获准为团体的妥善治理制定法令和会规，但附有一项条件：规章拟定并付诸实行以后，须再经圣座批准确认。斐理伯取得圣堂之后，就派几位门生到那里居住，即杰尔马尼科·费德利和巴尼亚雷亚人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后者是一位极有德行的司铎，也是圣人最早的属灵儿女之一。他们的职责，是主持圣堂礼仪、照管堂区，并监督他打算在那里兴建的小建筑。但神父们见圣堂如此狭小破败，就开始商议如何修缮。他们原想从根基重建，只因没有钱，不敢作这样的决定。他们仍在犹豫之际，一向无限信靠神的斐理伯，这次仿佛格外受这信心激励；一天早晨，他命人拆掉旧堂，另建一座足够宽敞、适合举行祈祷会操练的新堂，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见的这座圣堂。

于是，旧堂被拆除，建造新堂的命令也已下达，建筑师卡斯泰洛的马泰奥开始放线，划定建筑的长度。斐理伯当时在圣耶柔米堂，正从祭衣间出来，要去做弥撒；他派人去告诉建筑师，等他来了再放线，因为他希望亲自在场。弥撒结束后，他来到瓦利切拉；建筑师把线拉到自己认为合宜的位置，斐理伯却叫他再往外拉。马泰奥照做了；斐理伯又喊：「再往外拉！」他服从了，斐理伯再次发出同样的指示；建筑师第二次照做，但圣人仍觉得地方狭窄，又第三次叫他再拉远一些。最后，他们来到神在灵里指示给他的地方，他喊道：「就停在这里，开挖吧。」挖到地下十掌尺深时，他们发现一道旧墙，横贯整个圣堂的宽度，还超出了边界，此前谁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他们把福音侧的整面墙建在这道旧墙上，又找到大量坚固的材料，足够用于大部分地基和一部分墙身；这一侧的建筑后来所受的损坏，也比另一侧少。新堂就这样于 1575 年 9 月 17 日开始兴建，由当时的佛罗伦萨总主教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依照惯常的隆重仪式，奠下第一块石头。

当然，施工期间也不乏反对和阻挠，因为神的工程很少没有这些。有些邻近居民开始抱怨神父们，其中心肠更坏的人，甚至想用弩箭和石块伤害监督工程的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神父；但神始终保护他，使他不受伤害。人们注意到，反对这项工程最积极的那些人，两年内都死了。圣堂于 1577 年完工；2 月 3 日，即七旬主日，神父们开始在里面举行礼仪。为使启用典礼更加隆重，教宗恩准当天凡到新堂朝拜的人，都可获得全大赦。因此，前来的人极其众多，佛罗伦萨总主教主持了大礼弥撒。同年 4 月，神父们离开佛罗伦萨人圣约翰祈祷所，开始在瓦利切拉新堂讲论；但这位圣善的神父仍不肯离开爱德圣耶柔米堂。

神父和弟兄的人数迅速增加，不久就达到一百三十人，房舍已不够居住。不过，他们住所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圣伊利莎白修院，里面住着几位嘉辣隐修会修女；长上已命令她们迁往同属本会、俗称德莱穆拉特的另一所会院。神父们便想到买下这座修院。计划呈给斐理伯时，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

他承担这样一笔开支，因为这会使会院背负债务；而且，他如此信靠神，确信必会以其他方式为他们预备住处。此时，仿佛正为显明斐理伯的想法出于神，也显明他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预知，主容许这些神父违背斐理伯的意见，设法取得那座修院。他们付诸行动；但就在订立买卖契约时，管理修院的高级教士马里奥·马尔佐，拒绝接受神父们提供的银行汇票，坚持要收现款；这样的购置通常绝不如此办理。本会司铎庞佩奥·帕泰里听说后，便往圣耶柔米堂去，要把全部经过告诉斐理伯；但他刚出门，就遇见圣人正走上我们圣堂的台阶。庞佩奥还没来得及开口，斐理伯便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这座修院不该买吗?」接着又说：「把那张汇票给我；虽然我们不买那座修院，神会以别的方式供给我们。」果然，五个月以后，切西枢机买下这座修院以及另外几所房屋，赠给了祈祷会。

在这整件事上，斐理伯显出了对神眷顾的非凡信靠。他几乎没有资金就开始建堂；然而工程一旦真正动起来，各方援助便纷纷而至，两年之内，建筑就完工了。诚然，施工期间他时常缺钱，却从不灰心，只说：「神会帮助我。」他的倚靠也没有落空：不只在这项工程上，几乎每逢他有所需要，总有钱以某种方式送到，以致许多人见他开支如此巨大，却从不向人索取，便相信这些钱是他藉奇迹获得的。有人断言，他在瓦利切拉的计划无法实现，建筑的规模也定得太大；他却回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对神如此信靠，就是把已经盖好的拆掉，另建一座更大、更富丽的，我也有足够的勇气。」一天，他与普罗斯佩罗·德拉·真加伯爵的妻子阿德里亚娜伯爵夫人谈论此事，夫人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便回答：「我已和圣母约定，在圣堂盖好屋顶以前，我不死。」后来事实果然应验。

工程最初动工所用的款项，是圣嘉禄·鲍荣茂捐赠的两百克朗。此后，额我略十三世捐了八千；切西枢机遗赠了另外八千；他的兄弟、托迪主教安杰洛，除了在献主小堂的开支外，又在正立面上花了三万；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也捐了四千。其余款项远远超过以上所列的总数，都是各人自愿捐来的，已经年老的圣人从未向任何人索要。他自己也常说，起初一无所有，却靠着神的恩典、为了神的荣耀，建堂共花了四十万克朗。有一天，本会一位照管工程的弟兄告诉斐理伯，钱已经用完，建筑才到檐口，无法再向上盖了。圣善的神父叫他不必烦恼，因为神必会供应所需。弟兄提起有一位极富有的绅士，为爱神，几乎把全部家财都施舍出去；只要向他开口，他一定会给他们一大笔捐助。斐理伯回答：「我的孩子，我至今从未求过什么，神却始终供养我；那位绅士十分清楚我们的需要，若愿意施舍，自会主动去做。」这答复充满信心，也显出他对世物的超脱，很快便得到了报偿。几个月后，一位十分爱护祈祷会的著名律师去世，给圣堂留下了四千多克朗；六个月后，另一人去世，又留下了八千多克朗。神仿佛借此表示，悦纳斐理伯从不索求任何东西的决心。

第十八章　斐理伯离开圣耶柔米堂，迁往瓦利切拉与门生同住

斐理伯这时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对祈祷会的治理也无不周全，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其实，这一切起初本就是由他创立的。但他始终不曾同意离开爱德圣耶柔米堂的住所，尽管神父们屡次恳求，并千方百计地劝他。他这样不肯答应，在门生看来未免有些不近人情；真正的原因，却是他不愿被称作祈祷会的创办人，因为这个称号与他对自己的谦卑评价实在不相称。此外，他说自己不愿逃避十字架，也不愿离开主曾赐给他许多立功机会的地方；最后，他已经在那里住了三十三年，愿意坚持到底。

然而，神父们看出，长上住在会院里，对祈祷会何等必要；既然直到如今，他们都未能说服他离开圣耶柔米堂，照他们的愿望迁来瓦利切拉，便转而求助于切西枢机，恳请他请求教宗，以服从的命令叫斐理伯来与他们同住。教宗认为，神父们的请求完全合理，便吩咐枢机奉他的名命令斐理伯，务必迁到新堂居住。圣人一如往常迅速顺服，尤其对教宗更是如此，立刻遵命，于 1583 年圣则济利亚瞻礼日，离开圣耶柔米堂，迁到瓦利切拉。不过，住所的改变，并未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和隐退的习惯。在瓦利切拉，他选了会院中最高、最偏僻的房间之一，好像在圣耶柔米堂一样，更容易专心默观。这就是他自领受司铎圣秩以来所采取的、行在神道路上的生活方式；他坚持如此，直到生命的尽头。

迁居那天，他命门生排成行列，把自己仅有的几件家什，如煎锅、铲子以及其他简陋器具，从圣耶柔米堂搬到瓦利切拉。经过当时作为公共监狱的萨韦拉法庭时，囚犯看见他们，便拿他们取笑，其中一人喊道：「神父，给我们煎几张好饼吧！」圣人照自己惯常的做法，总设法利用任何机会，为自己或跟随者赢得一点克己的磨炼。他对圣耶柔米堂仍怀有深厚的感情，以致终身保留自己房间的钥匙，有时亲自回去待上一个钟头左右，也时常派别人去看看。不过，他在瓦利切拉享有完全的平安；他住在那里，不只使祈祷会十分满意，也使全罗马欢喜。

第十九章　祈祷会的规制与治理

斐理伯搬到瓦利切拉居住后，作为祈祷会的领袖与创立者，自然获全体一致推选，正式担任会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这个重担，又愿从自己开始，示范身后应当遵守的规矩，就是会长每三年必须重新选举或获确认连任。1587 年，众神父认为应当改变这个惯例，使斐理伯不受这条规定约束，便于当年 6 月 19 日宣布他为祈祷会的终身会长。起初，他坚决不肯接受，后来终于经不住属下众口一词的恳求，答应下来。

他获选并确认为终身会长之后，便着手依照自己原先的构想整理会务。他规定，入会者要以教区司铎和圣职人员的身份生活，一切外在事务也须符合这一身份；绝不可用誓愿或誓言束缚他们。他说，若有人向往更完美的身份，希望发愿，尽有许多修会，可以充分满足他们虔诚的心愿；但他希望自己的团体由甘愿事奉神、不受这类约束的人组成，因为他绝无创立一个新修会的意思。祈祷会的成员应当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邻人的造就，并且保持本会的精神，主要就是祈祷、向别人传讲神的道，以及勤领圣事。他说，众人都应在追求成全上效法修会会士，却不必效法他们发愿。其实，他希望本会的共同生活能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清修之所：有些人因正式修会的会规严厉，不敢贸然加入，却又希望有一处隐退之地，能比在世俗中更自由、更完全地事奉神，本会便可接纳他们。他在这一点上甚至十分坚持。有一次，本会成立不久，一位成员认为众神父应放弃所有财产，还写了一篇文章，证明他们不应拥有财产；斐理伯读后，划掉了「不应拥有」几个字，在上面写道：「他们既有财产，就让他们保有。」

他又在众神父的赞同与建议之下订立了其他一些会宪，获得一致接受。不过，动手之前，他曾与数位精于灵修的人，以及有学问、有明智的人商议，尤其请教了都灵总主教德拉·罗韦雷枢机；这位枢机学识极其渊博，判断力也非同一般。这些会宪经过周密审阅，连续施行三十余年以后，终于由教宗保禄五世于 1612 年 2 月 24 日颁发的宗座简函批准并确认。本会蒙这位教宗赐予许多恩惠，常怀感激。

祈祷会的治理及其独特生活方式，在会宪中已有极详尽的论述，因此此处不再多谈。只须指出，至尊的神借着圣斐理伯，在罗马开创了一种每日以亲切而有益的方式讲论神之道的方法。早在圣耶柔米堂开始讲道之初，斐理伯便看出这项操练结出的丰盛果实，因此作了如下规定，而此后也一直沿用至今：除星期六以外，每日先读一段灵修书，然后接连讲四篇道，每篇半小时；接着唱些属灵赞歌，舒展听众的心神；最后作简短祈祷，再诵三遍主祷文和圣母经，为圣教会的需要，或当时特别代祷的其他事项祈求。他本人多年来每日四篇讲道都参加，属下大多数人也是如此；祈祷所仍在圣耶柔米堂的时候，他不仅每日到场，还亲自参与讲道。

他吩咐讲道者，除非万不得已——这种情形有时确会发生——不可讨论经院学术问题。他说，祈祷所的宗旨不在于学习经院知识，而在于学习如何获得基督徒的德行、躲避罪恶；若要学习学理，尽有许多学校和教授的讲席可以前往求教。他还教导讲道者，不可沉溺于精巧而牵强的构想，而应讲得实用通俗。他指派一些人以圣徒传为题，另一些人讲教会历史，又有些人讲圣额我略的《对话录》及其他虔敬的题材，使听众心生痛悔，而不只是赞叹。若听见他们讲起玄奥奇巧的问题，他便叫他们从高座下来，即便正讲到一半也是如此。他对众人总的要求，是使用浅显平易的语言，充分讲明德行之美与罪恶之丑；尤其坚持要在讲道中讲述一位圣徒的生平或一个榜样。他自己也总要讲一个，使所讲的道理更深印在听众心中。

几乎没有什么事比属下是否偏离这种讲道方式更让他操心。为此，他格外留意，不让他们仿佛陷进学问的深渊，或对学问生出过分的爱好。也正因此，他从不容许巴罗尼乌斯为了研究而搁下团体的职务、祈祷、讲道、听告解，以及其他日常职责。他并不禁止他们读书研究，却命他们专心于符合本会宗旨的事，不可求取学者的声名，也不可在人前炫耀学问。他说，神的仆人应当获得智慧，却

不可卖弄，更不可自夸；也不该过分用功，或怀着焦虑钻研，因为其中甚至可能有罪；倒该每次略作一些。这样做最要紧的理由是，圣经的奥秘更多是由祈祷，而非由研读学得的。

斐理伯把每日祈祷的操练与神的道结合起来；为此，他规定，平日每晚约五点开放祈祷所。除妇女以外，人人皆可自由前来。操练先是半小时默祷，再诵连祷，最后为当时迫切的公私需要，诵若干遍主祷文和圣母经。星期一、三、五则不用连祷，改在简短虔敬地默述主受难的经过后行鞭笞苦修；鞭笞持续到《Miserere》、《De Profundis》及几篇短祷文诵完为止。随后，依节期唱适当的圣母对经，或《Salve Regina》，或其他对经，操练便告结束。

至于勤领圣事，他希望本会司铎通常每天早晨都举行弥撒。他虽曾为了使一些人克己，不许他们每天举行，却仍期望他们随时预备妥当，只待他一声吩咐便可举行。他宁愿弥撒较短，也不愿过长，但又不可短得有损这项圣事应有的庄严。因此，他劝告那些在弥撒中感到过多甘饴的人，应对自己说：「我不愿在这里享有你，而愿在我的房中享有你。」意思是，弥撒固然应怀着虔敬之心举行，却不可使参礼的人感到冗长；独自在房内的时候，才可让虔敬之情尽情倾注。他在祭衣间时，对于给他什么，从不挑剔；虽然身为会长，却常说：「把最旧、最破的给我。」

他要求所有告解神师，在庆节以及星期三、星期五的上午都守在告解亭；其他日子也至少总有一人在那里。他希望不是司铎的人每周至少告解三次，并照告解神师的意愿领圣体。他说，没有神师的许可，谁都不应领圣体，因为凭自己意愿频繁领圣体，会增加试探，而人却不一定因此获得抗拒试探的力量。

至于院内事务、共同生活和衣着，他希望一切都避免标新立异。用餐时，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灵修阅读；其余三分之一，他规定用来提出两个疑难：一个关于伦理或圣经，另一个是良心案例。众人于早晚轮流提出，人人按自己的理解，依会宪所定的方式作答。

以上便是斐理伯所立规制的概略。后来，这规制传到意大利许多城市及其他地方，凡设立之处都获益甚大。不过，圣人希望各地仿效罗马而成立的祈祷会都独立于罗马会，自行治理，服从当地教会正权人，彼此不相隶属。额我略十五世于 1622 年 7 月 8 日的简函确认了这一点。保禄五世此前也曾于 1612 年 3 月 3 日颁发另一份简函，禁止罗马以外一切自称属于祈祷会、并在圣斐理伯·内利庇护下生活的团体，另行制定或公布其他会宪；他命这些团体在当地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凡关乎生活方式和集会的事，都须接受并遵守上述会宪。此外，他还禁止任何人在罗马另设祈祷会，或在城内增开本会的会院。

斐理伯坚信神必保守自己的团体；即使院内全体属下都决意离去，他也不会采取任何办法挽留。他说，神并不缺人；每逢有人离会，他便高声说道：「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又说，本会是神亲手建立的，神自会维持。他还说，他不倚靠人；他的原话是：「我愿，我愿谁也不怕；我只敬畏神。」有一次，有人说某些修会会士想采用每日讲道的规制，院内一位神父便向斐理伯表示，这样不妥。圣人却纠正他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他常常申明，自己所求的惟有神的荣耀；继续主持祈祷会也好，离开也好，听告解也好，不听也好，他都愿意。因此，不仅在本身无所谓善恶的事上，即使在善事上，他也总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他并不费心扩张祈祷会，或增加成员人数。如果他愿意利用机会，罗马最优秀的人选常常都可招来。遇到一些年轻人，外表看来极适合本会时，他却或劝他们加入不同的修会，或劝他们在现有的生活处境中坚持虔敬，全看他认为怎样最有益于他们的灵魂。

除此以外，斐理伯始终以极佳的判断与明智治理本会，使全会保持圣洁的和平与和睦。他谈到治理时常说：「要让一群自由的属下同心共处，有多么困难，人们简直无法相信。没有比待人和善、少发命令更容易的办法；希望别人好好顺服的人，应该少下命令。」他从不对属下说「做这个」或「做那

个」，而是以劝勉的方式发令。他会说：「我希望你做这件事；但若觉得太难，我就替你做。假如我把这个担子交给你，你会怎么说?」借着这种方式，他所希望的都能做到。不过，他虽如此温和，必要时却懂得运用权威。事实上，他对许多属下有极大的威信，只需一个眼色，便能随意引导他们。他惯常责备人的方式，就是严厉地注视那个人。他极其厌恶不顺服；若有人对任何一项职责——无论是什么——表现出明显抗拒，他便希望那人立即离会。关于此事，可以引用他一份手稿上的话：「若一个人无论在用餐、圣堂事务或其他所要求的事上，都不懂得安分行事，总要惹出麻烦，就应请求准许，尽快离开本会；否则，一两次犯错之后，便要将他遣退。我的神父们，我已经下定决心，凡不遵守那少数几项命令的人，我决不留在会院内。」

他总想给他们机会，克制并降服自己的判断。他派给某人一项服从的任务，若见那人十分抗拒，或为自己推辞，便更坚持要他去做。他常常差属下在依人的明智看来不合宜的时辰去办事；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的属灵儿女谦卑自视，不要像他常说的，涉足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在这里，我可以引一封巴罗尼乌斯枢机随克勉八世在费拉拉时，写给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的信。那时，年轻人的培育由孔索利尼负责。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巴罗尼乌斯本人所学到的功课。「我早该给您写信，至少应感谢您为我所献的祈祷，却一直未写，实在该惭愧。现在，我为此向您致以最热切的谢意，并请您日后继续同我亲爱的众儿子——初学者——为我祈祷；我愿他们的虔敬不断增长。我的神父，务必使这些幼苗肖似那棵大树，因为他们正是从那树上分出的嫩枝；也当勉力照您从前受教导的方式来治理别人。您可以确信，我们蒙福的神父仍然活着，注视着、治理着自己的儿子们，手中仍为不顺服的人握着鞭子。至于我，求您把我看作您的一名初学者，也如此待我；您认为该怎样纠正，便怎样纠正，不必顾及我的身份。惟愿神乐意这样在我年老时更新我的青春，使先知的话在我身上应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在我看来，亚比煞与年老的大卫同寝，真正的属灵意义正是在此，即把属灵的热诚与老年结合起来。您很清楚，亚比煞确曾与我们的圣善的神父同寝：他年老时仍如此火热，使人真能感到他在燃烧。使老人温暖的，不是紫袍或皮裘，而惟有亚比煞。惟愿我这冰冷的老境，配得这样的伴侣！我此番写信，正是请您为我如此祈求。愿神安慰您，使您成为圣人。1598 年 8 月 14 日，费拉拉。听候尊敬的您差遣的弟兄，切萨雷·巴罗尼乌斯枢机。」

斐理伯也认为，治理本会有一件极要紧的事，就是极其节俭地使用收入；他称这些收入为穷人的财物、基督的产业，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他对此极为在意，除了绝对必需的费用外，不能容忍会内有任何开支。他常引卡西安所记的故事：一个厨子因糟蹋了三粒扁豆，受了长上的严厉责备；又引佛罗伦萨总主教圣安托尼努斯的事迹，他到圣堂的灯下读书，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不减损穷人的财物。若有人说他算得太细，他便回答：「先替我解除这些钱属于教会财物的疑惧，然后你们爱怎样便怎样吧。」

斐理伯无论在物质事务上，还是在属灵事务上，就是这样治理祈祷会的。现在我不再多说，因为后面会有不同机会，尤其论述他的德行时，还会谈到；我愿尽量避免重复。

第二十章　属下对他的深切顺服与敬重

祈祷会稳固建立之后，斐理伯心中最看重的就是顺服。他不仅要求属下极其谨慎而迅速地顺服，也同样要求所有来向他告解，以及敬爱他的人。事实上，无论事情多么困难，他们中大多数人只要奉他的命令，便甘愿尝试。塔鲁吉枢机证实，虽然这些属下并未发愿向他顺服，其中却有人在服从的精确上，几乎可与古代埃及的修士相比。枢机在另一些场合谈到这个题目、劝勉本会某些成员顺服时，还说，据他所知，没有一位修会长上，即便在古代，也曾像斐理伯一样，获得如此迅速而不加思索的服从；不仅他的属下如此，他所教导的人和告解者也如此，众人就是这样爱戴而敬畏他。这话并非没有根据；许多人曾自愿作证说，他们对斐理伯有这样的信任：假若他吩咐「从窗户跳下去」，他们必定照做。另一些人则声称，若他命令他们投身火中，他们也会不加思索地去做，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话受神默示。读者若仔细思量我们接下来所叙述的事迹，便不会觉得这一切是夸大之辞。

有一天，斐理伯亲切地与几个属灵儿女谈论顺服的德行，劝他们操练，尤其在艰难困苦的事上更应如此。当地恰有一个鱼池，谈话间他便说：「你们中谁在这项德行上如此敏捷，我若吩咐他，他就肯跳进那个鱼池?」他话音刚落，其中一个人便怀着极其纯朴的心，来不及思考圣人的真正意思，纵身跳进池里，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幸亏旁观者把他救上来，才没有受伤。

还有一次，为了试验他们，也给他们操练顺服的机会，他吩咐三个受他教导的人脱去衣服，赤身走过班基街。他们立即动身服从，甚至已经开始脱衣；圣人满意于他们的迅速，便叫他们重新穿好，说：「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别的了。」这是他常挂在口头的话。

又有一次，他叫一位司铎在挤满人的圣堂中央脱去衣服；这位顺服的儿子立即开始照办，圣人便告诉他，已经够了。另一次，他与几个受他教导的人去圣约翰拉特朗医院探望病人，经过斗兽场时，发现一个穷人倒在泥污里，病势沉重，遍体鳞伤，似乎快要断气。这景象激起他的怜悯，他便向其中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的人示意，叫他把那人背到医院去。圣人的手势刚一作出，弗朗切斯科已经把那人背了起来，一直背到距斗兽场颇远的医院；凡看见的人，都感到惊叹并深受造就。

巴罗尼乌斯的胃极度虚弱，哪怕吃一点点东西也会引起剧痛；同时，他的头脑也如此衰弱，圣人甚至禁止他默祷，或作任何其他耗费心神的事。一天，他仍在这种病况中，像平常一样，下午来见圣人。房里有一个大面包卷和一个柠檬。斐理伯对他说：「切萨雷，把那个面包卷和柠檬拿来，当着我的面全吃下去。」巴罗尼乌斯深信，按通常情形，这些食物会严重损害他的健康，甚至可能危及性命；但他仍信赖顺服的德行，画了十字圣号，把它们全吃了。不料，这不但没有伤害他，反而使他头部和胃部的病当即痊愈。他还声称，自己曾遵照圣人的命令，一连九年前往圣灵医院服侍病人；有时去的时候身上还发着烧，工作完毕回家时，却已经全好了。这一类例子，我们所能讲述的，实在几乎数不胜数。

许多人也观察到，他的告解者凡出于顺服他而做的事，结果总是好的。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是圣人最早的告解者之一，也格外受他喜爱；他有两个儿子，久病不愈，后来病得很重，一个只能喝肉汤，另一个连肉汤也勉强才喝。法布里齐奥想把他们带到距罗马约二十八英里的自家城堡阿尔索利去，希望离开罗马能够保住他们的性命。他请教医生，医生告诉他，眼下是七月，正值三伏炎暑，绝不可带他们走；他们甚至断言，若把孩子带出罗马，孩子一定会死。法布里齐奥去请圣善的神父指点；神父当着医生的面，公开说一定要带他们去，并要为第二天备好肩舆，此事不必有任何疑虑。法布里齐奥服从了，领受圣人的祝福后，翌日便带着孩子启程。他们无论在路上，还是到了阿尔索利，都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其中一个在离开罗马仅四英里时，便下了肩舆，跨上马背，像健康人一样走完余程。

克雷申齐奥枢机的兄弟温琴佐·克雷申齐，一日与几个青年同在圣人的房中，请求准许与他们一同出游，走到河岸圣方济各堂。他们得到祝福后，一起离开了房间。回程乘马车时，温琴佐不幸从车门跌到石路上，一只车轮从他的双腿轧过。同伴们立即惊叫起来，以为他的两条腿都已折断，会因此残废。他却自行爬起，丝毫未伤，还步行回家，说：「顺服我们的神父救了我。」他回来见圣人时，斐理伯告诉他，这是一件神迹，必须铭记在心，感谢神；以后他又多次重复此话。这个青年后来成为赤足加尔默罗会会士，数年前去世时，担任本会省会长；他以自己的灵修生活，使一切认识他的人深受造就。

另一个罗马贵族青年讲述自己的经历说，婚后每逢有正当理由、必须外出赴会时，若先得到斐理伯的许可，便不受恶念侵扰；若未经许可就去，却总会遭到恶念攻击。

我们将在别处提到的马尔科·安东尼奥·马法神长，极不愿意讲道。据他自己说，他对此如此恐惧，宁愿冒任何危险，也不愿讲道。然而，斐理伯命他讲一篇道时，他便克制自己，顺服命令，后来竟成为祈祷会最优秀的讲道者之一。

众神父认为应当派庞佩奥·帕泰里神父去米兰办理一项重大事务时，他以自己不称职为由推辞。但圣人命他服从所领受的差遣；他离开罗马时，圣人对他说：「去吧，要倚靠神；务必谨慎，不要审议长上的命令，因为到头来一切都会圆满，称你的心意。」事实果然如此，而且很快就达成了，尽管一些有权势的人曾竭力反对，还向他发出威胁。他在一切困厄与危险中，都不曾求助于别人，只仰赖圣人的祈祷，写信求他代祷，并始终极其认真地牢记他的话。

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不顺服斐理伯的人通常会陷入困境。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大多时候都很顺服圣人，但他极想半夜起身祈祷，便来求准许。斐理伯知道他的体质虚弱，没有答应。塔鲁吉却不能就此放下，反而更加苦苦哀求，最后竟自行实践了这个念头。可就在第一次夜间起身时，他的头脑受了极重的损害，以至整整十二个月都完全不能祈祷。

圣人的另一位告解者，未经准许，每日自行鞭笞；后来心中起了疑惧，才来请求许可。斐理伯知道这对他无益，便说，不但不赞成他每日鞭笞，而且希望他一次也不要行。那位告解者却不甘心，纠缠不休，直到斐理伯终于说：「好吧，我命令你每周鞭笞一次。」并且为他指定了日子。奇怪的是，过了不久，那人便来伏在他脚前，承认每逢指定的日子、依顺服应当鞭笞的时候，他竟如此抗拒，实在无法下手；可在接受命令以前，他却极喜爱这项补赎，每天都行。他曾禁止一位告解者去蒂沃利，又禁止另一位去那不勒斯；两人却都违命去了。前者从马上摔下来，折断大腿，后者则在海上经历了危险的航程。一个比萨青年——我不愿提他的姓名——违背圣人的意思，与另一个人来往；圣人听说后，说：「这个人不会有好下场。」不久，他便在鲜花广场杀了那位同伴，逃之夭夭，从此杳无音讯。我们将在别处提及的乔瓦尼·安德烈亚·波米奥·卢卡泰利，在证词中说道：「我照斐理伯神父的劝告所做的，没有一件结果不好；可是每逢违背他的吩咐，我总要遇到麻烦。」事实上，人们观察到，凡顺服而照他的意思行事的人，无论在世俗事务还是属灵事务上，都很顺利。

前文提过的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曾以女儿海伦娜的寿命为条件，投入一大笔钱领取年金。春天，他照惯例要离开罗马，前往自己的阿尔索利城堡，便来向斐理伯辞行。斐理伯对他说：「走以前，把那笔取决于你女儿寿命的钱收回来。」法布里齐奥没有服从，因为女儿年轻、强健、健康，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到了九月，她病倒了，还来不及确保收回款项，就已去世；法布里齐奥就这样因不顺服斐理伯而损失了全部钱款。阿奎拉的库尔齐奥·洛迪奥也有类似遭遇：圣人叫他不要借出一笔钱，他偏要借，结果再也收不回来。反过来，有几位告解者因听从他的劝告，免去数百克朗的损失。一个名叫多梅尼科的贫苦牧牛人，把三百克朗——他全部的财产——存进一家银行；斐理伯一天对他说：「赶快去把那笔钱取出来。」他听命而行，不久，那家银行就倒闭了。卢多维科·帕里西和弗朗切

斯科·福尔蒂尼也有同样的经历，只是涉及的款额更大；马尔科·安东尼奥·乌巴尔迪尼同样躲过了一场许多人遭受的重大损失。有一个贵族家庭准备付出数千克朗，同一位亲属订立协议，从而即刻承继他的财产。他们请教斐理伯，他说：「不要这样做，你们的亲属不久就会死。」当时那人十分健康，正值壮年，然而数日后竟突然去世，这家人随即成为全部财产的主人和继承人。这样的故事还可讲出许多，但与虔敬无关，我们便略过不提。

斐理伯教导顺服这项德行，不仅凭言语，也凭榜样。他身为司铎和本会会长，没有充分的机会显明自己在这项德行上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凡有机会，他都极其认真地以身示范。我们已经看见，在创立本会的事上，他连长上最轻微的示意也何等重视；而在共同生活每日的琐事中，无论公事私事，他也始终事事准时。若有人叫他到门口处理事情，或去祭衣间准备弥撒，或到圣堂听告解，他便立刻放下一切，下楼前去，从不用人叫第二遍；任何时候，任何人来，他都肯下去。他说，听从祭衣间管理员或门房的呼唤，比留在房里祈祷更好。若有人说，至少该给人一点时间准备弥撒，他便回答，准备固然必要，但一位好司铎真正的准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使自己无论何时，都能问心无愧地举行弥撒或领圣体。

他在接受医生治疗时，尤其顺服医生。虽然他极不愿吃药，几乎一想到便要作呕，却总是屈从，凡开的药都服下。若医生叫他暂停弥撒、听告解或默祷，他便立即照办，不申辩，也不争论。巴尼亚雷亚的安杰洛曾命他停诵日课四十天；尽管这对他是极其难受的克己，他仍一句话也不说便服从了。圣人在圣耶柔米堂时，有一次因完全超自然的原因身体不适，医生却吩咐堵住一扇窗的穿堂风，仿佛这样对他会有帮助。他样样答应，举止仿佛完全同意他们的判断，仿佛这不适当真出于他们所设想的原因。医生走后，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对他说：「我怀疑这病并不是出于他们所说的原因，您却把他们的话全都赞同了！」圣人回答：「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呢？人有时总得迁就一下。」

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在此事上给过许多极好的教导。他说，真正盼望在神的道路上长进的人，必须把自己完全交在长上手中；那些并不生活在服从制度之下的人，则应自愿顺服一位有学问、有分寸的告解神师，把他视为神的代表而听从，极其坦诚而单纯地把自己一切事务告诉他，未得他的劝告，绝不自行决定；这样行的人，便可免于向神为自己的行为交账。不过，他也劝人在选择告解神师以前，先仔细思量，多多祈祷；但一旦选定，除非有极迫切的理由，不应离开；反要尽可能信任他，连最细微的事也与他商量，因为凡实质上关乎灵魂得救的事，神决不会容许他出错。他指出，魔鬼若不能使人陷于大罪，常用的一种诡计，就是使尽手段，在告解神师与告解者之间制造猜疑，借此渐渐造成它所想要的一切损害。他还说，顺服是达到成全的捷径；比起按自己主意实行严厉补赎的人，他远更看重在顺服下过平凡生活的人。他认为，灵修生活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自己作自己的导师；反之，照别人的意愿行善，最能使我们的行为稳妥，也最能有效斩断仇敌的绳索。他把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顺服就是我们在心灵祭坛上献给神的真正全燔祭。他还希望人在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也勉强自己顺服，因为这是在大事上顺服的最好操练。

这里，我不可不提一件颇有趣味的事，发生在罗马贵族、斐理伯的告解者弗朗切斯科·德拉·莫拉拉身上。一天，圣人给了他房间钥匙，派他去爱德圣耶柔米堂。青年到后，试着开门，却试了几次也开不开。他一直试到疲倦，才转身想回瓦利切拉。可是下楼时，他想到门没打开便去见圣人，心里惭愧，便回头再试；这回不但开不了门，连钥匙也转不动。他十分惊讶，因为过去曾无数次用同一把钥匙开这扇门。无奈，他只得十分羞愧地回到瓦利切拉，向圣人报告所遭遇的事。斐理伯回答：「你真是个傻孩子，回去把门打开。」弗朗切斯科服从了；到那里，把钥匙一插，竟极其容易就打开了门。他不禁大为惊奇；回到斐理伯那里，圣人说：「现在，你由此该学会，不加思索的顺服是怎样一回事了。」

他劝本会的人，为了团体的职务，应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甚至祈祷，或本身看来更好的事。他责斥他们在祭衣间要求特殊安排：无论指定某个时辰、某座祭坛、某套祭衣，或任何别的特殊待遇，都不应

要求；他希望他们完全服从祭衣间管理员，叫到便举行弥撒，派到哪里便在哪里举行。他说，真正的顺服不只是照吩咐做事，更在于不加思索地去做。反之，若有人对所领受的服从任务争论，或奉命时作任何顶嘴，纵使还有别的可贵品质，斐理伯也不看重他。他说，出于自己意愿而做的事，不如在顺服之下所做的有功德。他虽然是极其温和的人，却对那些不履行团体职务的人格外严厉，责备得很重；例如，若有人不与众人同时用餐，他便把他们当作扰乱共同安宁的人。他说，可以把这一点当作确凿无误的真理：那些在我们面前代表神的人所吩咐的，无论表面看来如何，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最完美的事。

几乎每天都有他的属灵儿女加入修会；他们来探望时，他通常给这样的劝告：假若他们正在某处行善，确实使灵魂归正，而服从的命令却调他们到另一处，他们便应甘心放下一切，一言不发地离开；纵然原地成果确实，而奉命前往之地连有没有结果都大可怀疑，也应如此，因为这项命令正表明，神不愿借他们来获得原地的果实。他常说，单看神是否愿意成就我们所追求的善，还不够；还须看祂是否愿意借我们来成就，以及是否就在那个时候成就；而这一切，惟有借真正的顺服才能辨明。他也常劝诫他们，要达到成全，单顺服、尊敬长上还不够，也必须敬重同辈和下属。他屡次告诉告解神师，若有机会让告解者操练顺服这项德行，却因疏忽或顾忌人情而放过，他们就做得很不好；他切切恳求他们，宁可借顺服来克制属灵儿女的意志与理智，也不要给他们加上许多肉身补赎。他所喜爱的一句格言是：哪怕只克制一个极小的欲念，给予告解者的助益，也远超过许多禁戒、禁食和鞭笞。

第一编终。

第二编　论他的德行

第一章　斐理伯对神的爱与虔敬

到这里，我们已经叙述了斐理伯的事迹，以及他无论身为平信徒时，还是成为司铎以后所过的圣洁生活；现在要逐一论述他的德行，使读者眼前的形象更为鲜活。因此，我将从一切其他德行的根基说起，就是仁爱与对神的爱。这爱在他里面如此炽烈，内在的火焰甚至显露于肉身；有时他在诵日课时、举行弥撒之后，或从事别的属灵活动时，人们看见他眼中和脸上仿佛迸出火星。这内在的火焰有时令他昏厥，或迫使他倒在床上，整日躺在那里，而他唯一的病，就是对神的爱。有时即使正与别人在一起，他也仿佛骤然被这火焰攫住，情不自禁地发出使徒的话：「我情愿」；但随即警觉过来，为掩藏自己的虔敬，便把余下的「离世与基督同在」咽了下去。因此，一位道明会会士——在入会以前，他每天早晨都去见斐理伯——证实，自己几乎每次都发现他处于灵魂超拔之中；圣保罗论自己的话，似乎也在斐理伯身上应验了：我满有安慰，格外喜乐。还有人说，斐理伯实在可以与圣以法莲一同说：主啊，求你止住你恩典的洪流，离开我吧，因为你丰盛的甘饴，我实在承受不住。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事在他最初热诚炽盛时确曾多次发生，以至他有一天说：「没有虔敬的人，才是失去了理智。」

有时他走进圣堂，便受那热焰如此激动，几乎才跪下就不得不站起，生怕进入灵魂超拔；又有时，他在众人面前祈祷，心神如此超然，双目久久定睛仰望天上，看见的人仿佛目睹荣耀的圣马丁正在祈祷。甚至不谈论神的事时，他也常常像凝视着什么一般，定住双眼，仿佛处于灵魂超拔之中。虽然斐理伯尝到这样的甘饴，祈祷时不断对属天之事有崇高的思想，但他愿意事奉神，照他自己的说法，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纯粹的爱。他宁愿不享有任何可感的甘饴而爱至尊的神，单单因为祂本身就配受他的爱。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这爱的其他果效。斐理伯首先而且最深切的敬礼，是向着祭坛上的至圣圣体。他还是平信徒时，通常每天早晨都领圣体；担任副执事和执事时，触摸圣爵使他感到极大的喜乐，因为还在领受小品圣职的阶段，他不能这样做。他触摸那些圣器时，实在仿佛总不能满足。晋铎以后，身体无恙时，他每天早晨都举行弥撒；病得不能举行时，也仍领圣体，通常是在夜间，晨祷钟响之后。晚年，为了自己和别人的方便，他获教宗准许，在卧房旁一间布置成祈祷所的小室里保存至圣圣体。他领圣体时，虔敬与谦卑极深，有时掩住脸，久久保持那样的姿势，默想并感谢。若众神父因某种缘故迟来给他送圣体，他便极为难受，直到领了圣体，才睡得着。1577 年，他病得很重，医生已断绝他康复的希望；某夜听见晨祷钟声，便照常请求领圣体。照料他的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听见了，却因看到斐理伯当夜未曾入睡，恐怕他的虔敬，以及这种时候惯常流的眼泪，会使他彻底无法入睡，危及性命，便吩咐不要给他领圣体。可是拖延太久，使斐理伯猜到了缘故，便叫塔鲁吉来，对他说：「弗朗切斯科·马利亚，我告诉你，我对至圣圣体的渴望使我睡不着；叫他们把圣体送来，我一领受就会入睡。」果然，他才领了圣体，病势便开始好转，不久完全康复。

平常使他不能入睡的，或是他不断专注于祈祷，或是他热切渴望在至圣的圣体中与主结合。一天夜里，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给他送圣体时，把至圣圣体拿在手中一会儿，迟迟没有给他。这位年老的圣人忍不住等待，被渴望所催迫，转向他说：「安东尼奥，你为什么把我的主拿在手里，却不给我？为什么！为什么！把祂给我，把祂给我。」加洛尼奥看见神的仆人这样奇妙的热爱，给他领圣体时，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对至圣圣体的敬礼，使他劝告一切向他告解的司铎，养成每天举行弥撒的圣善可嘉的习惯，除非确有正当的阻碍。当时，这远非普遍的做法；但他认为，有些人没有其他充分理由，只以休息或消遣为借口，不肯每天举行弥撒，这是重大的错误。他说：「人在造物主之外寻找安歇，在基督之外寻找安慰，永远找不到；在不该找的地方寻求安慰，就是寻求自己的沉沦。人若要离开真正的智慧而有智慧，离开救主而得救，便不是健康，而是患病；不是聪明，而是愚昧。」不过，诚然，如前文所

述，他也曾禁止好几个人每日举行弥撒；但那是为了使他们克己，使他们能获得更多功德。另有一些人，他不许他们刚晋铎就举行弥撒，而让他们暂等一段时间，为的是激起他们对这至圣食粮更深的渴慕与饥饿。

他也殷切希望平信徒与司铎一样，勤领这项圣事。因此，他的告解者中，有些每周领圣体，许多人逢每个庆节领受，有些每周三次，也有少数人每日领受。许多人因这样频繁领受，成为生活圣洁、极有成全的人。不过，他希望他们告解比领圣体更频繁；所以，不少并不每日早晨领圣体的人，却每日早晨都告解。

他举行弥撒时的虔敬，非同寻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以下情形：别人为了虔敬地举行这项礼仪，必须先收敛心神，他却得先设法分散心神，或在弥撒中使自己分心，才能把弥撒举行到底，或免于进入灵魂超拔。他曾告诉彼得罗·孔索利尼，若不是事前读了些全然不属灵的书，他常常根本无法举行弥撒。可即便如此，他仍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直到因爱神而失去的气力重新恢复。有时，为了抑制热诚，他如此竭力，以至全身颤动，震得祭坛前的台阶也在摇晃；在私人小堂举行弥撒时，有时整个房间都被他震动。又有时，他如此超然于外、全心沉浸在神里面，辅祭不得不拉他的祭披，提醒他该读书信或福音。他公开举行弥撒时，只准最亲近、最熟悉自己情形的属下辅祭，使他们一察觉这种情形将要出现，便能提醒他。他这些动作非常敏捷，毫无笨拙失态之处；旁观的人很容易看出，他可说是受推动而动，胜于自行而动。看见他如此出神，他们的虔敬与敬畏反而更受激发，并不因此跌倒或受损。

弥撒进行到奉献礼时，他心中感到的满足，甚至欢欣，如此强烈，手常常颤跳，若不把手臂撑在祭坛上，便不能把酒倒进圣爵；而那时他还年轻，丝毫没有瘫痪之类的病。他惯常倒入不少酒，圣爵却很小；然而，不论他怎样颤动，从未洒出一滴。常常给他辅祭的马尔切洛·本奇说，他屡次看见斐理伯盛满酒的圣爵，祝圣以后竟满盛着纯血。在纪念祷时，他有异常的动作，甚至跃起，全身激荡；他一察觉，便对辅祭说：「把那些狗赶出去，把这些乞丐打发走。」这些话只是用来分散心神、驱散战栗。举扬圣体时，他的双臂往往停在空中，好一会儿收不回来；有时祝圣之后，他在灵里如此欢腾，踮起脚尖，仿佛舞蹈一般，或全身升离地面一拃有余。为避免这种情形，他习惯只把圣体举到略高于头部，便立刻放低；若稍停片刻，就不那么容易放下了。诵主啊，我不堪当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因此他总尽可能迅速地领圣体。

领受主的圣体时，他感到非凡而可感的甘饴，作出人品尝极甜之物时所有的神态。因此，他总挑自己能找到的最大的面饼，好使至圣的圣体形留在体内更久，也能更多品尝这甘美的食粮。据为他辅祭的人作证，他领受时有时会发出难以言喻的深情。领圣血时，他带着如此深情舔吮圣爵，仿佛无法离开它。他不但磨掉了杯沿的镀金，连银也磨损了，还在上面留下齿痕。正因如此，他总叫辅祭站在一旁，不要看着他的脸，又吩咐等自己示意，才递来洗爵所用的酒水。若他不是在主祭坛，而在其他祭坛举行弥撒——这样的情形很少——他便不许附近的人站到能看见他脸的位置，好让自己按惯常的方式领圣血，而不被人窥见神所赐予他那种独特虔敬的神态。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常举行最后一台弥撒，因为在场能看见他泪水的人较少。不过，他公开举行的弥撒总是宁短勿长，免得使众人的虔敬感到疲乏；而他自己又如此虔敬，以至在场的人常被感动流泪。弥撒完毕，作了感恩后，他回到房间，心神仍如此超然，往往从人身旁经过也没有察觉；他的脸苍白如死，几乎不像活人。

晚年，一些有学问、通晓灵修的人劝他求准在私下举行弥撒，好让虔敬尽情流露，以更自由的心灵与主交谈。因此，额我略十四世准他在房旁的小堂内举行。到了《Agnus Dei》，参礼的人便退出；辅祭点起一盏小灯，再熄灭祭坛蜡烛，关紧装有双重内外扇的窗户，锁上两道门，使圣人的声音，或他这时所流露的任何情感，都绝无可能传到外面，被人听见。做好这一切以后，辅祭在小堂门外挂起一块小牌，上写：「肃静！神父正在举行弥撒。」约过两小时或更久，他再来敲门；若圣人答应，便

开门进去，重新点燃祭坛蜡烛，打开窗户，圣人继续弥撒，还为时光过得如此之快而伤感。若敲门没有回应，辅祭便等候片刻，再回来，如此反复，直到圣人示意让他进去。这段时间里，神与他之间发生了什么，无人能说；但那些服侍他的人最后进到小堂时，总发现他仿佛已到了即将断气的地步。

他给别人送圣体时，也如此热诚，以至全身颤跃，看见的人无不惊叹。有一位从犹太教归信的妇女，是前文所提一位新信徒的妻子，来到圣耶柔米堂，从这位圣善的神父手中领圣体。他拿起圣体盒时，她看见他剧烈颤抖，甚至盒里的圣体都被抖到上方，他的脸仿佛发着火光；可是送圣体之后，他却苍白如死，仿佛遭遇了什么严重事故。这全是因为他给她送圣体时，怀着格外深厚的虔敬，因为她和丈夫一样，都是归信者。

佛罗伦萨绅士、波尔奇利亚诺领主内罗，也遇到过几乎相同的情形。一天，他与埃及亚历山大的总执事巴尔苏姆一同从斐理伯手中领圣体；巴尔苏姆是宗主教派来觐见教宗的使节。圣人因虔敬洋溢，开始剧烈战栗，右手颤动，升到圣体盒上方约一拃的地方。内罗担心有圣体落下——其实斐理伯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便恭敬地扶住他的手臂，稳稳握着，直到送完圣体。内罗随后照惯例前来辞行，圣善的老人把他拉到胸前，紧紧抱住，说：「你今天早晨把我激动得太厉害了。」这是指内罗带那位总执事一同前来，因此他在弥撒中为那人特别祈祷，比平日更加热诚；一方面因为那人是外来者，另一方面也是斐理伯知道，他为极重大的事务来见教宗。又一次，他给兰戈纳侯爵夫人送圣体时，人们看见他给她领受的那片圣体离开他的手指，悬在空中，旁观者大为惊异。还有一天早晨，在小堂里，他自己领圣体时，人们看见他升离地面一拃；他举行这项礼仪时，虔敬竟深到如此地步。

斐理伯对于救主至圣的受难，也怀着极深的敬礼，几乎时时默想。他身边总带着一尊铜制的受难基督像，像身与十字架分开，好使他能更方便地向它倾吐心中的深情。正是这项敬礼，使他萌生前文所提的愿望：远赴印度诸地，为爱基督而流血。虽然未能实现，他至少设法以另一种方式，部分满足这个愿望；每逢鼻子或口中出血，他便求主让自己所流的血，与主因爱他而流的血相应。主满足了他的请求；有一天，他流出如此多的血，竟暂时失明；另有几次，他仿佛死了一般，摸不到脉搏。这就像我们读到的圣卢特加德的事迹：她渴望殉道，神却不认为应允她这个请求是合宜的，便容许她大量流血，使她满足；随后，基督向她显现，告诉她，祂看见她如此热切渴望为祂流血，便赐了她这恩典。斐理伯也是如此，主多次容许他流出满盆的血，所以他最后的疾病，无非都是出血。因此，后来通常把他画成穿红色祭衣的司铎；红色本来是殉道者特有的颜色，用在这里，是要表明他为爱基督而流血的强烈愿望。

他这样热切渴望把自己作为全燔祭，献给被钉十字架的主，也就促使他以同样的爱点燃别人的心。有时他说：「愿圣安东尼之火烧着你。」意思是，愿那燃烧圣安东尼的爱神之火，也在你里面燃烧。他对另一些人说：「愿你被人杀死。」意思是，愿你为信仰，借圣洁的殉道而死；有一次，他在额我略十四世的候见厅里，甚至论及教宗时，也说了这样的话。

最后，他对耶稣至圣之名的敬礼如此炽烈，念出这名字便觉得甘饴难言，因此不断呼唤这圣名。他诵《Credo》时，也享有非凡的喜乐；《Pater Noster》更使他感到如此甘美，每逢开始，仿佛总也念不到末了。

第二章 斐理伯对至圣圣母及圣髑的敬礼

圣伯尔纳教导我们，至圣圣母如同颈项，一切属灵的福分，都由作为头的基督，藉她流入圣教会这奥秘的身体。因此，斐理伯对她极其虔敬，常将她的名字挂在口中，称她为自己的所爱和安慰；又处处宣扬，神因良善而赐给亚当子孙的一切恩典，都由她分施。他对她的爱如此温柔，谈起她来，就像小孩子谈起自己的母亲，称她为「我的妈妈」。他常往人民圣马利亚堂、纳沃纳广场的圣雅妮堂、台伯河西圣马利亚堂及别处，拜访她的圣像，长久留在像前，让满怀的虔敬尽情流露，得以舒展。他常整夜祈祷，与她作极其甜美的倾谈。他有一次在爱德圣耶柔米堂病得很重，医生嘱咐夜间不可让他独处，必须有人始终留在房里陪伴。有一夜，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神父守在他身边；当时正值夏季，房间又极小，酷热难当，卢奇觉得自己难以通宵守候，因此极不情愿地前来当值。然而，这一夜却过得如此甘甜惬意，早晨《圣母经》的钟声响起时，他竟以为是晚间的钟声，因为整夜转瞬便过去了。原来，圣人以为无人听见，便不断用极亲切的话语与至圣圣母交谈，仿佛她真在眼前，正与他面对面说话。

他还有两句常用来尊崇她的短祷。第一句是：「童贞马利亚，神之母，请为我向耶稣祈求。」有时则加长为：「请为我这罪人向你的儿子耶稣祈求。」第二句只是：「童贞圣母。」他说，这些话简要地包含了对圣母一切可能的赞颂：首先，称呼了她的名字马利亚；又将童贞女与母亲这两个伟大的称号归给她，然后再加上那不可言喻的神之母的称号；最后，还提到了她腹中至圣的果实——耶稣；这名字只要一提起，便有使人心柔软融化的力量。他教导告解者，用这两句祷词作成串经，任选其中一句，念六十三遍，再加上《主祷文》，使他们的灵魂大得益处。他自己几乎总是手持念珠，以行这项敬礼。神的良善如此悦纳这敬礼，以至许多采用它的人都承认，它在受试探时给予自己特殊的帮助。本会有一位平信徒，常被质疑至圣圣母童贞的恶念困扰；他向圣人述说自己的试探，圣人便给他指出这项敬礼，作为医治的方法。他顺服照行，不久便完全脱离了这困扰。

斐理伯宣称，自己从至圣圣母领受了无数恩惠，尤其有一次，他在她的一幅圣像前祈祷，便摆脱了魔鬼用来恐吓他的许多可怕事物。他一直感恩地记念从她领受的这些恩惠；在堂内建造祭坛时，他吩咐每座祭坛都要画上救主的一项奥秘，并且画中必须有圣母。因此，在圣人宣福以后，神父们须在他的小堂内陈设他的画像时，便决定也在那里画上至圣圣母，因为他们记得，他曾如另一位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一般，深深恋慕着她。

建造圣堂时，负责督工的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在旧堂的一部分上方留下了一片屋顶；那里有一幅古老的至圣圣母像，极能感发虔敬，也就是如今安置在正祭坛上的那一幅。他留下这屋顶，是为了能在其下举行弥撒，并供奉至圣圣体。一天早晨，圣善的神父急忙派人叫他来，吩咐立刻拆去屋顶，因为他已经看见，若不是荣耀的童贞圣母亲手托住，屋顶就在刚过去的那一夜塌下来了。乔瓦尼·安东尼奥随即带着几个工人去执行命令，发现主梁已经脱离墙壁，显然是在空中自行悬立。凡看见的人，都喊道：「奇迹！奇迹！」

至圣圣母赐给斐理伯一座奉她至圣之名的圣堂，以回应他的虔敬，使这个深爱她的儿子不至离开母亲。她又在他临终前赐给他一次奇妙的显现，我们将在适当之处详述。这次显现使他心中充满甘甜，对她满怀虔敬，以致在此后短短的余生中，他总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呼喊：「我的孩子们啊，要敬爱圣母，要做马利亚的虔诚信众！」

他除了对圣母怀有这种特殊的虔敬，也极其敬重、爱慕诸圣；因此在晚年，他每天都让人为他诵读数小时的圣徒传，听到或谈起他们，都津津有味，几乎舍不得停下。他特别的主保是抹大拉的圣马利亚——他生于她庆日的前夕——以及使徒圣雅各和圣腓力。在较隆重的庆日，神特别恩待他，使他怀有非同寻常的虔敬之情；他常说，若在这样的庆节没有某种特别的虔敬感受，通常不是好兆头。他对圣髑也极其恭敬；一般不随身携带，也不轻易准许告解者这样做，因为它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

敬重，而且更容易因年久，或因后来持有者的疏忽而受损。不过，他并不完全反对将圣髑供在房中；他自己的房里就有一个圣髑匣，拿取时总是极其恭敬、谨慎。圣人去世以后，这匣子到了巴罗尼乌斯手中，神也乐意藉着它赐下一些特别的恩典。罗马小司铎修会的安东尼奥·弗兰基病得极重，医生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前去探望时，他已经领过临终圣体。巴罗尼乌斯带着这个圣髑匣，用它触碰病人，又将它留下，给病人更多安慰。入夜以后，病人怕将匣子弄坏，便将它搁在一旁；可是他随即感到极其难受，心中衰弱欲绝，于是又拿起匣子，念了一遍《主祷文》和一遍《圣母经》，求主因自己的怜悯，并藉着他所极其敬爱的真福斐理伯的代祷，照着更能彰显主荣耀的方式处置自己。他念着这祷文，就睡着了。早晨醒来时，他已毫无病感，不久便完全康复，离开了那所房子。

在迁移殉道圣人帕皮亚斯和毛鲁斯的遗体时，斐理伯对圣髑的恭敬表现得格外卓越。本会圣堂的建筑部分顺利完工后，库萨诺枢机打算拆除自己领衔的瓦奇诺广场圣亚德堂的正祭坛，另建一座更美、更宏伟的祭坛。他是斐理伯的属灵子女之一，也极受他慈爱眷顾。拆除时，发现了殉道圣人弗拉维亚、多米提拉、聂勒、亚基略、马里乌斯、马尔大、帕皮亚斯和毛鲁斯的遗体。这些遗体原由色尔爵二世安放在圣厄奎齐奥领衔堂，也就是山上圣马丁堂，后来额我略九世将它们移到这座圣亚德堂。所有这些圣髑都封存在三个大理石匣中，匣上刻有姓名；圣帕皮亚斯和圣毛鲁斯的匣上刻着：「殉道圣人帕皮亚斯和毛鲁斯的遗体安息于此。」斐理伯表示十分希望获得其中一些圣人遗体；深爱他的枢机便决意满足他的愿望，自费将这两位殉道圣人的遗体，从圣亚德堂迁到本会的瓦利切拉圣马利亚与圣额我略堂，并获得西斯笃五世的许可。

1590 年 2 月 11 日，盛着圣人遗体的匣子被打开，部分圣髑留在圣亚德堂。头颅也被取出，然后依规定礼式重新封闭、加印；随后，盛放遗体的匣子与头颅，在极隆重的游行中被送到本会的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同行的圣职人员甚多，民众也蜂拥而至。十位枢机来到门外，迎接这些神圣的珍宝：波尔托主教杰苏阿尔多枢机、阿尔巴诺主教帕莱奥托枢机、帕尼斯佩尔纳圣洛伦佐堂的皮内洛枢机、大赦院院长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也就是后来的克勉八世、圣彼得锁链堂的德拉·罗韦雷枢机、人民圣马利亚堂的贡扎加枢机、圣彼得与圣马尔切利努斯堂的迪·卡梅里诺枢机、后来成为米兰总主教的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圣亚德堂的库萨诺枢机，以及圣科斯马与圣达弥盎堂的佩波利枢机。圣髑舆抵达圣堂时，库萨诺枢机奉西斯笃五世之命，在诸位枢机面前，将殉道圣人的圣髑交给斐理伯。斐理伯满心欢喜踊跃地迎接，竟不能自已；他平日那种心脏悸动又发作起来，跃身而起，全身非同寻常的动作显出他强烈的喜悦。他将圣髑安放在堂中央一座专为此而立、装饰华美的祭坛上，连续供奉四天，以满足民众的虔敬心愿。之后，他将圣髑移入祭衣间；又为表示敬重与尊崇，吩咐安东尼奥·加洛尼奥悉心详撰两位圣人的传记，加洛尼奥也遵命完成。圣人去世以后，1599 年 5 月 23 日，即圣堂祝圣之日，这些圣髑被安放在正祭坛之下；他们的头颅则供奉在银制圣髑匣中，直到今日仍受到相称的敬礼。

第三章 斐理伯将虔敬传给与他交谈的人

斐理伯有一种令人钦佩的恩赐：他不但自己怀有虔敬和对神的爱，还因上天特别的恩惠，将这些传给与他交谈的人。在他的告解者中，即使最为冷淡的人，只要经常到他那里去，也会渐渐充满圣善的热忱；不常去的人，在侍奉神的事上便明显冷淡下来；而那些离开他的人，则失去了一切虔敬与属灵的心志。

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的第一任妻子拉维尼娅·德·鲁斯蒂奇，在开始向这位圣善的神父告解以前，并不怎样看重他，甚至还嘲笑过他。可是有一天，她听见他谈论神的事，心中便感到属天之爱如此强烈地激荡，整个心都燃起侍奉基督的渴望。她奉斐理伯为自己的神师，向他告解，开始每周三次领圣体，愈来愈轻看自己，专心祈祷，在祈祷中又常蒙神恩待，得享神魂超拔。她实在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妇人，圣人论及她时说，毫无疑问，她正在天上与众天使一同欢喜。科斯坦扎·德拉吉·克雷申齐与女仆欧杰尼娅在本会圣堂参与斐理伯的弥撒，一瞬间，两人都在毫无预料之际被深切的痛悔所感，泪流满面。科斯坦扎对欧杰尼娅说：「你感到这个了吗?」她答道：「是的，我确实感到了。」后来她们回想此事，便认定这是圣人在弥撒中为她们求得虔敬之心的效果。前文提过的内罗·德尔·内罗，在祈祷中常受分心之苦；可是他宣称，自从第一次参与斐理伯所献的弥撒后，他就能如此轻易地默想自己所愿默想的事，连自己也深感惊讶。此后每次参与斐理伯的弥撒，他都有同样的经历。一次，圣人为了安慰一位遭遇忧苦的人，说：「我会为你祈祷，你一定会感觉到。」那人果然感到一股非凡的热忱在心中发动，竟浑身颤抖地来承认，这是圣人所赐的恩惠。

与他一同祈祷的人，从他那里领受如此甘甜，以至整整几小时的祈祷，在他们看来仿佛只是一瞬；有人说，自己可以与他整夜祈祷。有一天，他的一位属灵子女西莫内与他同祷，心中充满如此甘甜，虽然整整祈祷了一小时，却觉得几乎没有花去时间；他说，如果总能感受到当时的滋味，他愿意永远祈祷。其他人也多次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向圣人述说这些感受时，他便说：「这是我们的主赐给初学侍奉他之人的乳汁。」

他听告解时，内心燃烧的火焰如此炽烈，许多告解者在告解时，都感到自己的心燃起对神的爱，在领受赦罪时尤其如此；因为在那时，他惯常将他们紧拥在胸前，使他们感到真切的安慰，灵里得到非凡的振作，并享有一种未曾尝过的人无法明白的甘甜。来自那不勒斯王国马里斯科诺沃的乔瓦尼·阿图里亚，证实了这一点。他住在罗马时，与这位圣善的神父经常亲密往来。他说：「每当走进他的房间，我就开始发抖，每次进去都是如此；然而，我仍喜欢来到这位圣善的老人面前，跪在他跟前。当他将那蒙福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或拉拉我的头发、耳朵时，我心里便生出许多善愿，使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恩典从天降在我身上；于是我立刻跑到至圣圣体前祈祷。」

前面提到过的宗座视察员马尔科·安东尼奥·马法院长，也证实了同一件事。他说：「自从与斐理伯神父相熟以后，我一直敬他如圣人，只要职责容许，就尽量常与他相处。我向他告解时，尤其在他给我赦罪时，我心中感到一种圣洁，仿佛是他呼吸间散发出来的；随后参与弥撒，便有特别的虔敬之情，并且流泪；我向其他人告解时，却从未如此。我无数次向他谈起自己的试探和患难，藉着他的劝导和祈祷，立刻便得到平静。他升天以后，每当我在困苦中满怀深情，将自己托付给他，就立时得到救助；我已多次为此惊叹。我曾两次穿着他的祭披献弥撒，两次都泪流不止。」这就是马法的见证，而与圣人相熟的人，大多也都这样作证。

第四章 斐理伯流泪的恩赐

虽然我们在这第二编中只打算论述圣人的德行，将他的各种恩赐留待第三编叙述，但流泪的恩赐本是虔敬所结的果实，因此在这里略述神如何在这方面恩待他，似乎最为自然。他内心燃烧的爱，有时使他的心如此柔软，任何人在他面前谈到能激发怜悯或柔情的事，他便立刻泪流满面。同样，每当他遇到罪人，想到那人的灵魂处境，更想到神所受的冒犯，就立即动了怜悯之心，极其猛烈地哭起来，几乎像受了严厉责罚的孩子。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确认，自己多次目睹这样的情形。在圣人去世前两年，他担心某人受了迷惑，便流着泪对那人说：「我虽已这样老了，仍愿为你行鞭笞苦修。」

圣人有一次发现，一位贵族出身的青年向惯常的告解神师告解时，没有坦诚相待，而是因羞耻隐瞒了一些罪。这青年有时出于虔敬，到圣人那里去；有一天，他在圣人的房中，当时没有旁人，斐理伯定睛望着他，开始极其温柔地流泪，同时也为这罪人求得如此柔顺的心，使他也不由得落泪。两人就这样相对良久，说不出话来。于是青年坦白了至今一直隐瞒的一切，恳切请求圣人为他祈祷；圣人拥抱他，以惯有的温柔和仁爱安慰他。然而，斐理伯柔软的心仍未得到充分宣泄，他独自退到一间房里，任由叹息和泪水奔流，痛哭不已。那位告解者随后向自己惯常的告解神师作了总告解，然后回到圣人那里，谈起已经作过的告解。斐理伯说：「我的孩子，你虽然没有向我告明你的罪，我却一件一件全知道，因为神已经向我显明了。」随后又说：「如今你的面容变了，气色也好了。」这是他在罪人脱离罪境、重归神的恩典时常用的话。那人再次请求圣人为自己祈祷，求他为自己祈得更深的痛悔与罪疚；就在他提出这请求的一刻，深切的悔恨与忧伤便如此丰盛地涌入他心中，使他再无所求。然而，在与圣人交谈以前，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痛悔和属灵之事为何物。

斐理伯谈到神的事时，没多久就会热泪盈眶，泪水如此丰沛，往往不得不中断话语，或转移话题。因此，他有时在亲切地谈论属灵之事时，会插入一个例子，或一句哲学家的格言；他平常绝无这种习惯，采用这个办法只是为了转移心思，免得自己落泪。有一次，他与切萨雷·巴罗尼乌斯、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博尔迪尼、托马索·博齐奥及另外几位告解者，同去帕特里齐奥·帕特里齐的葡萄园。饭后，到了本会圣堂通常讲道的时辰，他就吩咐托马索·博齐奥即席讲一篇道，好使大家不致全然失去聆听神的道所结的果实。托马索讲完以后，圣人想添上几句话，以印证他所说的。然而他才一开口，便开始从头到脚颤抖，哭得如此厉害，以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实上，他每逢想要谈论神的事，这种情形都极为常见；倘若他想继续说下去，就非得借助某个世俗的比方，或一段冷静的哲理不可，藉此转移心思，平息过度的热忱。

他阅读圣徒传时，有时几乎每读一字就要流泪。有一天，一位高级教士看见他在哭，便问出了什么事。斐理伯为了隐瞒真正的原因，故意用滑稽的口气说：「怎么！我这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可怜孤儿，难道还不能哭吗？」还有一次，巴尼亚雷亚的安杰洛突然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正在阅读《圣教父传》，哭得不能自已。安杰洛问他为何哭泣；他答道：「因为我正在读的这位圣人，离弃了世界去侍奉神，而我却一事无成，也没有一个人因我而有所长进。」随后又说：「安杰洛啊，倘若有一天，你看见我被人在罗马街头押着鞭打，你会说：『啊！看看那个斐理伯，往日装得那么圣洁，好好打他！』」说着，他因为渴望经历这样的克己，又流下泪来。

他谈论或读到救主受难时，尤其在圣周的弥撒中，便如火前的蜡一般融化；这也正是他在去世多年前就停止公开讲道的缘故。有一天，他正在讲论主的受难，忽然被一种异常强烈的热忱攫住，开始流泪呜咽，几乎透不过气来，全身发抖，连座椅都摇晃起来；不但座椅如此，连摆放座椅的平台也跟着震动，仿佛有人用手摇动它。他竭力想转移注意力，好几次拉扯自己的胡须，却压不住汹涌的情感，只得从座上下来，离开圣堂。这种情形发生过几次，他屡屡试图控制自己，都没有成功，于是决定不再公开讲道。不过，他常常托词说，自己停止讲道是因为没有讲道的才干；如果有人提醒

他，祈祷会初创时他也曾讲过道，他便说，那只是因为当时能参与的人少，神便暂时赐他能力，如今人数已多，情形就不同了。

有时，他在阅读或默想主受难时，人们看见他的脸变得如灰一般苍白，双目含泪，任何人只要看着他，心中便满怀虔敬。到后来，他甚至私下也无法谈论这件事，因为常常只要听见提到主受难，他便被悲痛淹没，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一天上午，他到圣普拉塞德堂的饭厅，与韦尔切利枢机共进午餐；饭后，众人退到一间大屋里，圣人应枢机之请，提出一个灵修问题，让在场的人以交谈讨论的方式各抒己见，他自己则就众人的回答加以评说。然而，当他开始谈到基督为我们受苦所怀的爱时，泪水和叹息便压倒了他，使他再也说不下去。他努力克制自己，枢机见他如此难受，便示意他不必继续。还有一次，他患病时，有人给他送来饮料。他接过杯子，尚未送到嘴边，便开始极其悲痛地哭泣，全身发抖，高声说：「你啊，我的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口渴，他们却只给你醋和苦胆喝；而我躺在床上，四周尽是便利，又有这么多位先生围在身旁服侍我！」他反复说着这话，泪水夺眶而出，虽试着喝，却始终咽不下那饮料。圣周的一天早晨，他诵读受难记时，觉得自己即将无法自持，便开始放松注意力，竭力强迫自己分心。这个办法一时奏效，可是当他读到主断气时，便爆发出种种悲痛与流泪的表现，使旁观的人既惊叹，也深受感动而痛悔。

他给属灵子女分送圣体时，有时哭得如此伤心，几乎无法继续；当他将至圣圣体递给他们，他们见到他满面泪水，许多人都承认，自己仿佛分享了他的灵，因为只消看着他，就能激起如此深切的虔敬。听人咏唱日课时，这位圣人满心欢喜，听来甘甜无比，心在里面融化，眼中泪如泉涌。人们常在道明会的唱经席中，看见他参加寝前祷或晨课，衣服都被泪水浸湿。每逢看见迫害他的人，他就怜悯他们所陷入的迷惑，随即泪流满面。他的心如此柔软，在属灵的事上，哪怕最细微的机缘，他都能抓住，并以此为由流下圣善的泪。他流泪如此频繁，竟没有失明，实在被视为奇迹；他的视力直到八十岁仍然极好，从来不用眼镜，虽然他身边留着好几副，但他常开玩笑说，那是给自己消遣用的，并非真有需要。他去世以后，神乐意使用其中几副眼镜，作为赐下种种奇妙恩惠的工具。锡利切圣露琪亚修院的修女露琪亚·马扎尼，患着可怕的头痛，找不到任何疗法。她被疼痛折磨得不支，扑倒在床上，忽然看见旁边有一副圣人的眼镜，便怀着信心和虔敬戴上，疼痛立刻止住了。

斐理伯虽然如此卓越地拥有流泪的恩赐，他的谦卑却不容许他对这恩赐本身评价过高。他常说：「唉，即使坏女人，遇上一点小事也容易流泪，这并不能使她们成为圣人。」他不断重申，成全不在于流泪之类的外在表现；泪水并非人处于神恩典中的凭据，也不可因为一个人谈到神的事时会流泪，就认定他过着圣洁的生活。

第五章 论祈祷

斐理伯对神获得如此深厚的爱慕与仁爱，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操练祈祷，尤其是默祷。他对祈祷极其热爱，在本会设立的一切操练，都指向这一个目的；甚至在本会的名称——祈祷会——中，他也怀着这一用意。这位神的仆人从童年起便专心祈祷，并在其中大有长进，终于养成一种习惯，无论身在何处，行动或安坐，心神总是举向天上的事。有时他忘了吃饭；有时穿衣的时候，睁着眼睛仰望上天，便出了神，真正践行了使徒的劝告：「不住地祷告。」他的心如此惯于祈祷，以至对他而言，举心向神，比世俗之人思虑尘世之事还要容易。即使房里挤满了人，正在谈论各种事务，他有时仍禁不住举目举手向天，或发出一声叹息，尽管他对于在别人面前作出这些举动，怀有极大的顾忌。

若有人突然走进他的房间，多半会发现他全神贯注于祈祷；因此，别人向他说话，他有时答非所问，须得振作一下，或在房中来回走走，才能完全清醒过来，留意眼前的事。他外出时，大多也如此出神，每次有人向他致意，或他该向别人致意时，都得有人提醒。有时甚至须拉扯他的衣服，才能使他回过神来；那时他的动作，就像刚从熟睡中被唤醒一样。他非得竭力强迫自己，才能显得与常人无异；但只要稍稍顺从祈祷的习惯，便立刻全然沉浸于默观之中。一次，他觐见额我略十三世出来，对在外等候的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和弗朗切斯科·德拉·莫拉拉说：「我做了一件傻事；走进教宗的房间时，我出了神，一直走近他的座位，却不知道他就在那里，连帽子都没有脱。」

下午，必须设法让他分散心思，免得这种持续的专注损伤健康。事实上，这常常使他无法入睡；每逢此时，他就叫来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对他说：「安东尼奥，你若想让我睡着，可知道该怎么办？给我一本我不喜欢的书。」因为这样多少能使他从过于强烈的祈祷专注中转过心思。为此，他主要借助拉丁诗人的作品或哲学书籍，身边总放着几本，随时用来抑制灵里的热忱，否则这些热忱会缩短他的寿命。因此，他常用第三人称所说的，实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个真正深爱神的灵魂，会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呼喊：主啊，让我睡一会儿吧！」他又说：「一个人若在刚吃过饭后就不能祈祷，看起来就不像是具有真正虔敬之灵的人。」

他处理任何事务以前，无论多么细小，都必定祈祷，也教别人照样做，按事情的需要，祈祷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不但如此，别人向他提出问题时，他惯常先收敛心神，然后才回答。有时他对事情充满如此大的信心，会说：「我愿这件事这样成就，那件事那样成就。」后来果然如此。他常说：「我有多少时间祈祷，就有多少坚实的盼望，相信自己向主求的恩惠，都必从他领受。」

斐理伯虽然早已养成祈祷的习惯，甚至可以说，他整个生命就是一次持续不断的祈祷，但他仍有固定的祈祷时辰。夏季每天早晨，以及每天傍晚，只要没有重要事务或善工阻碍，他就退到屋子最高处，在那里可以望见天空和旷野。他住在圣耶柔米堂时，曾在屋顶上搭起一个平台；来到瓦利切拉以后，又在高处建了一间小屋，独自退入其中祈祷。在晚年，他常到圣堂天花板上方，花上好几小时作默祷操练。若在此时有人叫他，他就立刻下来，满足来人的需要，并说，严格讲来，这并不是离开祈祷，而是为基督离开基督，也就是舍弃属灵的甘甜，为基督赢得灵魂。办完来人所求的事，他便回到小屋，继续默想；他说，爱心的工作非但不会打断他，使他分心，反而使他内心对神的爱燃烧得更旺，心神也更为收敛。冬季，他在晚间《圣母经》的钟声之后不久开始祈祷，持续两小时，有时三小时。在十字苦像前，他点着一盏小灯，朝向自己的一面遮住，免得光线照着自己或使眼睛眩惑，却将全部亮光映在圣像上。为了准时作晨祷，他睡觉时将一只表放在床头，只须摸一摸表面，就能知道时刻；他还将一尊没有十字架的受难基督像及念珠放在那里，预备齐全，好一醒来就开始祈祷。他平常只睡四小时，至多五小时。

有时，别人看见他深夜才睡，清早却已起身，他就说：「昨夜我睡得很少——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若对方答道：「神父，您一直在祈祷。」他便回答：「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因为天堂不是给懒人的。」或说些意思相近的话。白天若受了阻碍，他就从夜间取出时间来，加倍守夜。他一再说：「昨

夜我整夜未眠，因为昨天耽搁了，我必须在今夜补上。」若身体有时因必须休息而困乏不堪，他便一边打结、解结一根绳子，一边祈祷，藉此保持清醒。一年之中有些时候，他比平日更加专注于祈祷，例如较隆重的庆节，以及公众或个人在灵性上有紧迫需要的时候；但圣周尤为如此。事实上，多年来，他惯常从星期四早晨起，一直到受难日弥撒结束后，都守在圣墓前祈祷，不进食，也从不离开那里。

他诵念日课，极其虔敬；独自诵念时，几乎立刻便沉入默观。因此，他大多与人一同诵念，否则独自一人几乎永远也念不完。诵念时，他几乎始终闭着眼睛，面朝上天，身体纹丝不动；不过，他仍要将日课经摆在面前，即使只有一个音节的细微错误，他也能察觉。他提醒别人，诵念各时辰日课时，务要谨慎，不可不看经文而念，独自诵念时尤其如此，因为这极容易出错。在他将近八十岁时，额我略十四世考虑到他常年多病，又惯于出神，准许他将诵念日课的义务改为念一串经，或甚至更短的祷文；然而，他从不愿利用这个特许，始终诵念日课。病重到自己不能念时，他便请人为他诵读，自己极其虔敬而专注地听着；若有人读错，他就立刻打断，用手势或言语纠正，即使他当时看起来如此出神，简直无人会认为他还在听。

斐理伯在祈祷以外，也阅读灵修书籍，尤其是圣徒传。他说，只要人懂得分寸，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虔敬；因为有些人一开始读圣徒传，或操练默祷，就不肯停下，结果损伤体质，既无益于自己，也无益于别人。他最熟悉的书是约翰·卡西安的《会谈录》；但他说，这书不可不加分别地让人人阅读，因为读它须有充分预备的心，并应先作些祈祷，再留心细读。他十分喜爱约翰·热尔松的著作，以及格拉纳塔神父的著作、《神爱之箭囊》、《锡耶纳的圣凯瑟琳传》，尤其喜爱《真福约翰·科隆比尼传》。他平常每天读一章《圣教父传》，也读一章利波曼的《圣徒传》。在诸圣所写的书中，他特别喜爱圣保罗的书信；为了使阅读结出果实，他读得很慢，时有停顿。当所读之处使他心中发热时，他就不再往下读，而是停下来细思经文；等这种感受减退，他才继续读，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读下去。他常向蒙召服侍神的道的人，尤其本会成员，提出一项劝告：无论是为学习祈祷，还是为研读，都该主要阅读名字以 S 开头的作者，也就是圣奥古斯丁、圣额我略、圣伯尔纳及其他圣人的著作。

他希望人离开祈祷时，不是疲惫厌倦，而是带着甘甜，并渴望再次回来祈祷。因此，他十分用心地教导所有人，尤其那些不能长久默想的人，要用短祷屡屡举心向神。我们认为，在这里附录其中几篇并无不妥，既有拉丁文的，也有以日常语言写成的。

拉丁文短祷。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主啊，求你不要向我隐藏。

主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

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啊，求你作我的救主；我并不爱你。

良善的耶稣啊，请加增我的信心。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道成了肉身。（为使我脱离肉体的辖制。）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主啊，求你不要记得我的罪孽。（为了你至圣的受难。）

我何时才能怀着儿女的爱来爱你?

至圣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在我里面点燃爱你的火。

马利亚，恩典之母，怜悯之母，求你保护我们脱离仇敌，并在临终时接纳我们。

马利亚被接升天，众天使欢喜踊跃。

英文短祷。

我的耶稣，我还不认识你，因为我没有寻求你。

我的耶稣，若你不扶助我，我将怎么办?

我的耶稣，我能做什么来讨你喜悦?

我的耶稣，我能做什么来成就你的旨意?

我的耶稣，求你赐我恩典，使我侍奉你，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恐惧。

我的耶稣，我多么愿意爱你。

我的耶稣，我不信靠自己，却信靠你。

我的耶稣，没有你的帮助，我什么善事也不能做。

我的耶稣，我只愿遵行你至圣的旨意。

我的耶稣，我至今还不曾爱过你，可是如今我多么愿意爱你。

我的耶稣，若你不帮助我，我就永远不会爱你。

我的耶稣，我多么愿意爱你，却不知道怎样去爱。

我的耶稣，我寻求你，却寻不着你。

我的耶稣，倘若我认识你，你也就会认识我。

我的耶稣啊，即使我做了世上一切的善事，究竟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的耶稣，若你不扶持我，我必跌倒。

我的耶稣，你若愿意得到我，就求你扫除一切使我与你隔绝的障碍。

我的主，我愿学习通往天国的道路。

我的耶稣，没有你的帮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我的耶稣，你若不帮助我，我就毁灭了。

我的耶稣啊，求你使我永不冒犯你。

我的至圣圣母啊，求你赐我恩典，使我常思念你的童贞。

我的至圣圣母啊，求你赐我恩典，使我常将你记在心中。

他也教人仿照念玫瑰经的方式，将「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念六十三遍；或从以上短祷中任选一句，照我们念圣母串经的方式来念。弗朗切斯科·扎扎拉神父说，圣人极力赞许这些短祷，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逐次教给他，让他每天先念这一句，后来又换另一句；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斐理伯就是这样，使自己和门徒操练祈祷。他确实按各人的身分、事务和健康状况，劝导所有人祈祷，并劝他们每晚到小祈祷所祈祷，这在前面已有较详尽的叙述。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将家庭祈祷引入罗马许多显贵人家，使家中的父母每晚都与全家人退到自己的祈祷所，依照本会祈祷所所行的次序和方法祈祷。甚至有些家庭，不但照样祈祷，还在处境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实行共同生活。无论为自己或为别人，斐理伯最关心的就是祈祷的实践；他不断劝勉属灵子女，努力使神常在自己眼前。他在这方面有许多常挂在口边的劝告；虽然原是圣伯尔纳、卡西安等人的格言，但因他和告解者如此熟稔、不断地重复，便被当作他自己的话。因此，无论现在，还是日后有机会引用其中任何一句时，我们都会将它们称为他所喜爱的格言。

首先，他常说，学习祈祷的一个极好方法，就是承认自己不配领受如此大的恩赐，完全投入主的怀抱，让主教导我们祈祷；真正的祈祷准备，则是操练克己。因为人若不克己，却想专心祈祷，就如鸟儿羽翼未丰便想飞翔。他也常说，凡未曾先在行动生活上勤勉努力的人，都无法达到默观生活。一位告解者曾求他教自己祈祷，他答道：「要谦卑，要顺服，圣灵就会教导你。」他常劝初入属灵生活的人，细读虔敬书籍和圣徒传，作为祈祷的良助；但他也补充说，不可出于好奇阅读，也不可匆匆读过，而该有所停顿，每次只读一点；一旦发觉自己被感动，生出痛悔或虔敬，就应停留片刻。他说，在祈祷中，无论我们先前有何打算，都当顺服神的灵，随从他的感动；例如，他若吸引我们默想主受难，我们就不该还想默想别的奥秘。同样，领圣体时，也该顺从祈祷时所怀的同一心志，不要改变，也不要四处搜寻新的默想题目。我们开始向神求某种恩惠，就不该因见他迟迟不赐而放弃祈祷，反要继续藉同样的方法努力求得。若我们代祷的病人开始康复，也不可停止祈祷；因为他的好转既命定要藉祈祷而得，完全痊愈也可能仍须藉同样的方法。他有一句常说的格言：属灵的人求一件事，随后心灵感到极大的宁静，便是一个好兆头，表明神已经应允，或很快就会应允这祈求。他也劝人，为别人祈祷时，总要附上条件，例如：「若蒙尊威的神悦纳」，或类似的话。

他说，我们应当渴望为神成就大事，不可满足于寻常的圣洁；若有可能，甚至应愿在圣洁和爱心上超越圣彼得与圣保罗。人即使无法达到这境地，至少也该以圣善的愿望，成就自己实际行动所不能完成的事。因此，无论我们已经达到何等高的成全程度，都不该认为自己至今已做了什么善事，也不该满足于现有的程度，因为基督将永恒之父的成全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成全的典范：「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关于祈祷中的情感，他劝人不要用肉眼过多地注视圣画、圣像，也不要久久凝视；他说，这不仅损伤头脑，也会因视力的软弱和魔鬼的诡计，为幻觉开门。遭遇枯干时，他建议一个极好的办法，就是设想自己是神与诸圣面前的乞丐，像乞丐一样，从一位圣人求到另一位圣人，向他们讨取属灵的施舍，迫切之情如同街上的乞丐。他说，有时甚至可以身体力行，先去一位圣人的圣堂，再去另一位圣人的圣堂，求取这圣善的施舍。他自己则较喜欢去人群最少、最不喧闹，也最少使人分心的圣堂。

他特别劝初学者操练默想四末之事，常说，一个人活着时若不下到地狱去默想，死后就大有落到那里去的危险。他告诫属下的人，绝不可放弃祈祷会晚间的祈祷和鞭笞苦修，又劝每个人将自己托付给别人的祈祷。有人求他祈祷时，他不仅亲自为那人祈祷，也请别人同样代祷。他要说明祈祷的必要时，就说，没有祈祷的人，好比没有理性的牲畜。医生曾为了他的健康而禁止他祈祷，他虽然努力

顺服，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献给了祈祷，不能没有祈祷而活，于是对身旁的加洛尼奥说：「唉，安东尼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禽兽。」他极力反对任何人因幻象扰乱，或因其他任何试探，而停止祈祷；他说，应当忍耐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们枉然寻求了十年的东西，主有时会在一瞬间赐下。他说：「魔鬼最惧怕、也最竭力阻挠的，莫过于祈祷。」

在这件事上，斐理伯从神领受了一种特别的恩赐，一种光照，使他能辨明一个人是否作过晨祷，或是否遗漏了。藉着这些以及其他的教导，他的告解者和门徒在祈祷的操练上获益极大；不仅修会会士，连世俗人士、工匠、商人、医生、律师和朝臣，也在他的指导下达到如此高深的灵性，成为如此善于祈祷的人，以至在祈祷中领受神非凡的恩惠；即使身处尘世事务之中，也过着像修院里最热忱的会士一样纯洁、虔敬的生活。

第六章　斐理伯为救人灵魂所怀的仁爱

斐理伯对神炽烈的爱，在他心中生发出爱邻舍的极其热切的渴望；所以直到耄耋之年，他仍如此渴望领罪人重回正路，甘愿为他们受苦。为此，他严厉地鞭笞自己，承担别人过犯的重担，为那些罪流泪，仿佛是他自己所犯的一般。他为人灵归正而劳碌，那火热的心从不疲倦；他以如此巧妙而圣洁动人的方法吸引人侍奉神，连他自己的告解者也感到惊异。他引领他们的方式，使凡到过他这里一次的人，似乎再也舍不得离开，另找神师。他能迁就每一个人的性情，使使徒的话在他身上得到了极美的体现：对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为要救所有的人。为了使他们团结，也为赢得更多的人，他有时邀请他们到圣耶柔米堂同吃晚饭；桌上饭食虽然俭朴，却有良好的教诲和恬静的欢笑相佐。这使他们亲如兄弟，也使他们对圣人生出亲切的敬爱，其效果令人惊叹。若是罪孽深重、恶习积久的人落到他手中，他起初只要求他们不犯致死的罪，随后才逐渐引领他们达到各人蒙召所应达到的德行境界。

有一位告解者前来向他告解，此人深陷某种罪，几乎每天都跌倒。圣人给他的补赎只有一项：每次跌倒之后，立刻来告解，绝不要等到再次遭此不幸。告解者照着做了，斐理伯总是赦免他的罪，只把同一项补赎重新交给他。这一个办法就给了他切实的帮助；几个月内，他不仅完全摆脱了那一种罪，也脱离了许多别的罪，并且不久就达到了如此完全的境地，连圣善的神父自己都说，他已经成了一个天使。

他也以同样温和的态度，使一名放荡的青年归正。他只请青年每天诵念七遍《Salve Regina》，然后亲吻地面，一面说：「明天我也许就死了。」青年听从了他，不久便开始度一种极其美好的生活，十四年后去世时，显出十分虔敬的征象。

另有一人，是科莱谢波利的多梅尼科·萨拉切尼，来向圣人告解。在家乡，他素来习惯给告解神师一点东西；告解完毕，发现身上没带钱，便说：「神父，请原谅，我没带钱来。」斐理伯微笑着说：「这样吧，你原来想给我的钱，就换成一个许诺：下星期六再到我这里来。」告解者果然来了；斐理伯的温和最终如此吸引他，使他将自己交给斐理伯指导，成了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至少每周告解、领圣体一次。

1562 年，卡坦扎罗有个名叫乔瓦尼·托马索·阿雷纳的青年，经常来圣耶柔米堂听讲道。但他来的用意，多半是嘲弄这些灵修操练，并非真心想要归向神。祈祷会有些弟兄看出来了，对他的行为不满，便告诉圣善的神父，请他设法纠正。他回答说：「耐心一点，不要疑虑。」乔瓦尼·托马索仍旧嘲弄祈祷会，丝毫没有改过的迹象；然而圣人不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好神父的忍耐没有落空。神的道和斐理伯不断的祈祷，渐渐软化了这青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不端行为，生出深切的痛悔，便将自己全然交在斐理伯手中。他变得如此热心，后来听从圣善神父的劝告，加入了道明会，并在初学期中圣善地去世。

有一位那不勒斯青年，名叫彼得罗·福奇莱，生活放纵，尤其喜欢不合时宜地说笑逗闹；一天，有人带他来圣耶柔米堂参加灵修操练。他穿得十分古怪离奇，进来之后，发现圣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每一道目光都仿佛利箭穿透他的心，他意识到斐理伯正在看透他最隐秘的罪。那一天，他听了讲道，参加了祈祷会全部的灵修操练。这些事深深打动了他，他的本性仿佛一下子改变了，成了另外一个人。出去时，同伴问他出了什么事，因为他看起来判若两人。一个星期过去了，这恩典的工作仍在他心中进行；他终于决心好好告解。他来到圣耶柔米堂，站在圣人的告解亭附近，等候告解；斐理伯却装作不理会他，听完别人的告解后，叫他另一次再来，说此刻不能听他的告解。此后整整两个月，他每次来，圣人都这样对待他，推辞之后又叫他再来，总是说：「我不能听你的告解；下次再来。」然而圣人越是这样磨炼他，他就越渴望回来。最后，斐理伯看出时机已到，便听了他的告解，彼得罗得到了无比的满足，并成为他最热心的告解者之一。有一次，他陪同圣人朝拜七座圣堂；到了圣塞

巴斯蒂安堂，彼得罗想跪下来告解，圣人却说：「起来，到庞佩奥神父那里去。」他照着做了，斐理伯却又起身，对庞佩奥神父说：「不要听这个人的告解。」彼得罗于是回到圣人那里，圣人说：「我不认识你。」不过，圣人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告解，却不准他领圣体。到了晚上，圣人派人叫他来，安慰了他，因为先前所做的一切，是要借着克己磨炼他。斐理伯曾预言他会在贫困中死去，这话后来应验了。他当时虽然十分富裕，晚年却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甚至缺少面包。他圣善地离世，与他自从接受圣人指导以来所度的生活十分相称。圣人还在他儿子出生前两天，预言他会得一个男孩；甚至在圣人有生之年，也曾偶尔在梦中向他显现，在患难中安慰他。

罗马有位出身贵族的圣职人员马尔切洛·费罗，在城中享有收入丰厚的圣职俸禄，却常像平信徒一样，穿着花色衣服，显得十分虚荣。他在密涅瓦的回廊里遇见一位青年，是斐理伯的告解者。青年与他攀谈，说：「圣耶柔米堂有一位斐理伯神父，常到这里参加晚祷和夜祷。啊，您若能同他说说话，那将是多么有福的事！」这位圣职人员受神感动，相信了青年的话，恳切地再三请求他引见斐理伯。此时圣人同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尔维亚蒂、科斯坦佐·塔索内、乔瓦尼·阿尼穆恰以及其他几位身边的人走进圣堂。马尔切洛跟着他们，看见斐理伯一跪下，就用双手掩住脸，开始流泪，整个夜祷期间又像平常一样浑身颤动，这使他十分惊异。夜祷之后，他与斐理伯谈了很久；斐理伯邀请他去圣耶柔米堂听讲道。好神父很清楚他是圣职人员，但在他连续前来的十五六天里，从不因他的衣着给他丝毫责备，只借着祈祷和其他方法，努力使他生出真正的痛悔。此后，青年开始为自己的衣着羞愧，便自动改换了装束，又作了一次总告解。告解时，斐理伯双眼仰望天空，像平常一样颤动，将青年心中的隐情揭示出来，把他的罪说得清清楚楚，正如告解者自己所能陈述的一样。在赦罪之前，他搂住青年的颈项，说：「啊，我的孩子，不要抗拒圣灵；神愿意救你。」马尔切洛将自己完全交给这位圣善的神父，成了与他最亲近、最蒙他喜爱的告解者之一。

借着这种方法，他将几乎数不清的罪人领回圣洁的道路。他们承认，在神的恩助之下，他们的得救也有赖于他；许多人临终时呼喊：「愿我结识斐理伯神父的那日、那时受赞颂！」另一些人惊讶于他促成的重大归正，说：「斐理伯神父吸引灵魂，犹如磁石吸引铁。」人只要向他告解过一次，立刻就愿意再来；因为斐理伯很不赞同那些把修德道路弄得太难走的告解神师，尤其反对他们这样对待新近归正的告解者。他不能容忍他们用严厉的斥责，或告解亭中任何苛刻的做法，激怒这些人。他要求他们体恤告解者，以温和与爱赢得他们，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迁就每一个人。对于穿华服、戴领饰、佩剑之类的事，他十分反对生硬地一概禁止，免得告解者因惧怕困难而退却，不再回来，继而放弃告解，继续犯罪。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对于妇女常常流露在衣饰和发式上的某些虚荣，他从不夸大其词地斥责。他尽可能佯作不察，以便更顺利、更适时地引领她们达到他心中的目标。他说，我们有时必须容忍别人的这些缺点，正如我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忍受自身的缺点。他常说：「只要让一点虔敬进入他们心中，之后便可任他们自己去做；他们很快就会做成你所希望的一切，甚至更多。」有一天，一位女士问他，穿鞋跟过高的便鞋是不是罪；圣人只回答：「小心别穿着它跌倒。」有一位男告解者常戴着褶边异常宽大的衣领；斐理伯轻轻碰着他的颈项，说：「啊，要不是这个衣领扎我的手，我会比现在更常亲昵地拍拍你。」那位女士从此不再穿高跟便鞋，那位先生也拆掉了衣领的褶边。

同样是为了温柔地引人侍奉神，他总是敞着房门，让每个来访的人都能见到他；若有人出于敬意想要退去，他便拉住那人的手，把他带进来。他没有一段时间、一个地方可以称为自己私有。他愿意人人都进来，即便身体不适也是如此；晚上，虽然已经上床休息，他仍接见所有来客，不肯让任何人未得安慰便离去。他就这样使众人依恋他，凡是为他做的事，他们没有一样不是极其乐意的。他绝不许人说「斐理伯正在休息」，或「他不愿受打扰」。一天，安东尼奥·加洛尼奥觉得时候不合适，拦住一个人，不让他进去；斐理伯听说后，严厉地责备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愿有任何时

候、任何钟点是留给自己的吗?」又一次，弗朗切斯科·扎扎拉关上圣人的房门，免得他劳累。斐理伯察觉有人等候，便叫来弗朗切斯科，当着那位被他拦下等候的人的面，狠狠责备了他。有时，他会忽然出门，走进某位神父的房间，猜想那里或许有人在等他；如果果然如此，他便当着等候之人的面，十分严厉地责备那些本该向他通报的人。听说有人因等候自己而感到不便，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不快。有一次，有人对他说:「神父，不要这样任人随意接近您。」他回答:「我告诉你们，我那些如今最虔敬的告解者，正是我靠着容易接近、甚至夜间也愿意接待他们使之归正，而为主赢得的人。你们要深信，对爱神的灵魂，没有什么能比为基督而暂别基督带来更多的安慰和甘甜。」

然而，斐理伯并不满足于留在圣堂听告解，或在房间里接待一切愿意来的人，虽然他已经藉此收获了丰盛的人灵庄稼。只要是为灵魂服务，无论何种劳苦，他都不吝惜自己。只要能够使一个罪人归正，将一个灵魂引到基督面前，风雨、寒冷和任何危险，即便关系到生命或名誉，在他看来也算不得什么。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宫廷中一个青年，因为与罗马一位贵妇的纠葛，正面临遭暗杀的极大危险。虽然几位高级教士竭尽全力，仍不能使青年打消执迷的念头。斐理伯便召他前来，以一贯的巧妙和耐心，使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劝他放弃所谋之事，还劝他整整两年不从那位女士家门前经过。他极其忠实地遵守这个承诺；他屡次乘马车陪同一位大亲王出行，每逢临近那条街，便请求告退。斐理伯的话——或许更应说，斐理伯的祈祷——竟有如此效力！

总之，对什么样的人，他就作什么样的人。贵贱、老幼、属下与高级教士、有学识与无学识的人，他都能迁就；对于素不相识的人，他也以格外的仁慈接待，怀着深厚的爱与仁爱拥抱他们，仿佛已经等候了很久。需要他欢笑时，他就欢笑；需要他同情时，他也同样乐意。他以同样的热忱欢迎所有的人，对穷人与富人一样亲切，并不辞劳累，尽其所能帮助每一个人。由于他如此容易接近，乐意接待一切来客，每天都有许多人去见他；有些人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如一日，经常早晚来探望。因此，他的房间得了两个亲切的别名:「圣德学堂」与「基督徒欢乐的庇护所」。

虽然他以这种方式使人归正、造就灵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仍有人大加非议，轻视地议论他；这些人不只出于世俗之辈，也包括一些生活优良、甚至十分圣善的人。然而，经验表明，斐理伯的方法所结的果实，比他们的严苛与拘谨更多。圣耶柔米堂有位司铎兼告解神师，名叫泰塞奥·拉斯帕，为人圣善，却稍嫌严厉。他很不赞同斐理伯在告解亭中的温和与宽容，尤其因为这与他自己的做法十分不同。他起初虽有许多告解者，不久却几乎全都离开了他；斐理伯那里的人数反而与日俱增。还有一件颇值得记载的事：他的一些告解者，因学业或其他本分所限，只获准每周告解一次，而且往往还不能这么频繁，却比别人的告解者进步更大，可以说，在圣徒的学问上根基更为稳固。

不过，斐理伯看出必要时，也知道如何严正厉色。他能够以长上的身份行事，必要时甚至十分威严；这种威严不只施于本会的属下或性情温顺柔和的告解者，也施于顽梗悖逆的人。有一次，慈悲善会请他去陪伴一个将被处决的人。那人固执地抗拒一切劝他归正的办法，善会许多成员和几位修会会士虽然竭尽所能，也没有结果。斐理伯来到小圣堂，可怜的罪犯正在那里如绝望的人一般尖叫。他让在场的人都出去，随后满腔激奋，抓住罪犯的衣领，将他按倒在地，说:「不许说话；安静!」话音刚落，囚犯便央求告解；他告解了两次之后，便甘心受死。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贵族。他不幸深陷恶习，长期以来，别人想尽办法劝他悔改，都毫无成效。一天，斐理伯开始极严厉地斥责他心硬，以地狱的刑罚警戒他，并生动地向他描述，神的正义怎样因他的行为而发怒。接着说:「起来!看来必须让你亲眼见识了。」他让青年跪在自己面前，将头伏在斐理伯的膝上。圣善的神父说:「看吧，用你自己的眼睛看看，下边地狱里有什么刑罚在等着你。」青年保持这个姿势片刻，随后抬起头来，惶恐战栗。他为自己的罪悔改，作了妥当的告解，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并恒心侍奉神，直到去世。

第七章　斐理伯使青年远离恶习的奇妙方法

斐理伯深知，人在青年时期养成的恶习，多半会带进坟墓。因此，他虽然殷切盼望各种人离开罪，却格外热心地致力于青年的归正与恒忍，勤于想出种种方法，使他们不再得罪神，并将爱慕德行的心意悄悄引入他们心中。年老之后，他因劳苦过度，体力几乎衰竭，人们仍看见这位圣善的人领着一群青年走在罗马街头，按各人所从事的工作，以合宜的方式同他们谈话，使他们彼此相爱，也赢得他们对自己的敬爱。有时，他放下祈祷，走下楼去同青年嬉戏说笑；据克雷申齐奥枢机作证，他正是借着这种温和、俯就和诙谐的谈话，赢得了他们的灵魂。他常领他们到空地上，叫他们一起玩各种游戏，例如板羽球或槌球。他通常亲自开局，随后退到一处树丛或小丘，读书，或默想基督受难的某个情节；他随身常带一本小书，其中只有四福音末尾记载受难的部分。读了一会儿，他便不能继续，静止不动，完全沉浸在默观之中。

每逢有人不再来告解或参加祈祷会，同样温厚的仁爱便催促他派人去请他们，以动人的方式将他们挽回；如果他们不幸偏离了德行之路，他便不知疲倦地使他们重新侍奉神，甚至暗中差人借别的名义前去，设法领他们回来。他对此极为挂心，劝勉属灵的子女向神祈祷，求神乐意领回这些迷途的人，使他们重新勤领圣事。有时候，这样挽回来的失足者，会以比从前更大的热忱恢复灵修操练。

斐理伯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能激起青年对德行的爱慕和对完全的渴望；这在全罗马，尤其修会会士中，是人人都知道的。密涅瓦修院的道明会院长，多次将初学生连同他们的讲师托付给他，让他随意带他们出去游憩，相信他们会从他的谈话中得到益处；这份信任从未落空。有时，他领他们朝拜七座圣堂，尤其在狂欢节期间；他们都领了圣体，说这就是他们的狂欢节。其他时候，他领他们到一个宜人的地方，在那里待一整天，一起用饭。这位圣善的老人看着他们吃饭欢笑，心中非常喜悦，常说：「吃吧，我的孩子们，不必为此疑惧；看着你们吃，我自己也长胖了。」饭后，他叫他们席地围坐在自己四周，给他们许多劝告，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勉励他们操练各样德行，尤其是恒忍。他向他们保证，至尊的神呼召他们度修会生活，已经赐下了最大的恩惠之一；接着说：「这话，我是全心全意说的。」听这些训话时，初学生心中热情燃烧，渴望善用自己的圣召；他们离去时心满意足、轻松愉快，返回修院，灵魂得了极大的满足和益处。

斐理伯为使青年远离罪，对他们所怀的忍耐，实在无法形容。他们随意喧闹，甚至就在他的房间旁边，圣人也不说什么；不过，屋里有些人抱怨他们不知分寸。一天，青年们将此事告诉斐理伯，他却说：「随他们说吧，你们继续玩，欢欢乐乐的；我只要你们远离犯罪的机会。」他甚至让他们在自己房门前打球，好使他们不必到别处去。也是为此，每当他在告解亭中欣然赢得几个少年，总要将他们托付给其他几位自己信任的告解者，免得他们再去寻找别的朋友。

有一位罗马绅士常来探望圣人，惊讶于青年们的喧嚷，便问圣人怎么能够忍受。斐理伯回答：「只要他们不犯罪，让他们在我背上劈柴也可以。」宫廷中一位极有权势的人，青年时曾与圣人亲近，后来含泪对朋友说：「我年轻时，向斐理伯神父告解，从未犯过致死的罪；可是刚一离开他，我这个可怜的人，就把自己交给了如今这种放荡的生活！」

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垂头丧气、忧思郁结，因为这总会损害灵修生活。他一见谁情绪低落，便立刻问他为什么这样；有时还会打他一记耳光，说：「高兴一点。」他说，长期指导灵魂的经验使他明白，在灵修事务上，快活开朗的人远比忧郁的人容易引导。因此，他特别喜爱性情开朗的人，这一点十分明显。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讲一件曾在他房中发生的、与几位修会会士有关的事。两位嘉布遣会修士来探望他，一老一少。斐理伯端详两人的脸，觉得年轻的一位比年长的同伴灵修更深，便决定试一试，仍用他惯常使人克己的方法。碰巧，年轻修士失礼，在斐理伯面前吐了唾沫；圣人便借此狠狠责备他。

首先，他极力将事情说得严重，装出大发雷霆的样子，说：「这是什么礼貌！从我面前出去！」又脱下一只便鞋，装作要用鞋打他的头。尽管斐理伯这样说、这样做，年轻的嘉布遣会修士仍像先前一样欢喜快活，毫无不悦的神色；他那忧郁的同伴却流露出深受屈辱的表情，虽然受屈辱的是他的同伴，而非他自己。圣人还不罢休，又命年轻修士脱下斗篷，说他不配穿。青年回答：「尊敬的神父，您作主吧。我十分愿意不穿斗篷，不仅因为我不配穿，也因为我不冷；最主要的是，今天早上我吃得好极了。」圣人接着又用几种方式逗弄他，故意装出极其轻浮的样子；然而，什么也不能破坏年轻修士的好心情，或使他厌倦立即而甘心的顺服。最后，斐理伯凶狠地望着他，打发他走，一点也没有表示亲热；修士却仍旧欢喜、忍耐。他们出了房门，走到楼梯底下，斐理伯又叫人将他们唤回。他一看见年轻的修士，就奔上前去，热烈地将他紧紧抱住，格外亲切地抚慰他，又送给他一些祝福过的念珠和其他敬礼用品。他离开时，斐理伯对他说：「我的孩子，要保持这份喜乐，因为这正是在圣德上进步的道路。」

不过，他虽然极其喜爱快乐，却绝不赞许任何放逸散漫的行为。相反，他说青年极需特别警醒，免得变得散漫，或纵容插科打诨的习气；因为这种逗闹，不仅使人不能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灵修益处，甚至会连根拔去他从前已经获得的那一点。

他也热切希望身边的青年总有事做。有时，他叫他们扫房间、重新铺床，或把桌子从这里搬到那里；有时，叫他们串玫瑰念珠，或编织花环。总之，他给这个人一件差事，给另一个人另一件，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所事事。他极其厌恶闲散，人们从没有发现他无事可做。

他希望青年经常告解，却不要每次告解都领圣体。为了教他们谦卑，他也常叫他们极其认真地预备领圣体，吩咐他们为此奉献特别的敬礼操练；可是到了早晨，他们正要领圣体时，他又叫他们延后，另外布置新的敬礼操练。他如此反复，直到认为他们适宜领圣体为止。他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他说：「领圣体的日子，魔鬼通常比别的日子攻击得更厉害、更猛烈；青年若不抵挡，最终就会冒犯圣事。」他总是告诉将要领圣体的人，要预备经受比平常更多的试探，因为主不愿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闲着。他也希望他们走近祭台时，对这天上的食粮怀有渴慕。他们请求准许领圣体时，他常引用这句经文：「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也是为此，他总喜欢年轻的告解者提前四五天告诉他，自己想要领圣体；领圣体之后几天，他又给他们增添一些操练，使他们从圣事获得更大的果实，例如张开双臂诵念五遍《主祷文》和《圣母经》，或诵念前面提过的、他教给他们的小串经，或其他类似的操练。

狂欢节期间，他常安排年轻的告解者演戏，以免他们到科尔索大道，或去看不端庄的喜剧。为了同一个目的，他创设了七座圣堂的朝圣，也在露天场所举行灵修谈话，例如蒙特卡瓦洛、圣奥诺弗里奥，或其他他认为合宜的地方。有一次，听说一位青年戴过假面，他便严厉责备他，指出他做错了，叫他务必不再参加假面游会，并把假面烧掉。

为了使青年远离一切不贞洁的危险，他常给他们明智的规矩，帮助他们避开那些经验表明常会导致试探的场合。他给他们的一条忠告是：饭后不要立刻独自退到自己的房间，无论是读书、写字，或为任何别的缘故，而应留下与别人谈话。因为在这段时候，魔鬼惯常以比平时更大的力量攻击人；这就是圣经中所称的「午间的魔鬼」，大卫曾恳切祈求脱离它。他也要他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彼此触摸，连嬉戏中互相拉手也不可；对于本会成员，他格外深恶这种行为。他从不允许两个人单独相处，即使是近亲，或性情极好的人也一样。他说：「他们或许是好人，没有一个邪念；可是即便如此，邪念仍可能生出来。」

兄弟若与年纪相近的姐妹嬉闹，他非常不悦。有个青年惯常与自己的姐妹玩闹，去向安杰洛·韦利神父告解。神父以圣人的教导为准绳，多次告诉青年不可如此；青年自己并无邪念，听见告解神师反

复说同一件事，便感到反感。因此，一天早晨，安杰洛神父对他说：「告诉我，我的孩子，你对这事丝毫没有良心不安，是吗?」告解者回答：「是的，神父，我实在不能说对此有什么良心不安。」神师便说：「那么，到斐理伯神父那里去，请他指点吧。」他去了。斐理伯听完事情的经过，便问他学业进展到哪里。「在学逻辑。」青年回答。圣人说：「啊，那我告诉你，魔鬼可是精通逻辑的高手；他很快就会教你抽象推论，说这是女人，而非姐妹。」这句话已经足够；青年不再与自己的姐妹玩闹。他从圣人那里，不仅得到解决的办法，也得到了实行这忠告的勇毅。

总之，在引导青年、使他们远离罪恶方面，斐理伯有一种独特的恩赐，同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最令人赞叹的，是他对每个人都给予格外细致的关怀，仿佛那人就是他唯一需要指导的告解者。

第八章　斐理伯对患病告解者的悉心照料

每逢他的告解者有人患病，他便不断前去探望；一走进房间，就开始为病人祈祷，也叫在旁的人一同祈祷。若是病势危急，他通常一直守在身边，直到病人去世，或病情好转；他也常常彻夜照顾临终的人。他具有安慰病人的非凡能力，也能使他们摆脱魔鬼惯常向他们施加的试探。

有一位乐师，名叫塞巴斯蒂安，是他的告解者，为人很有德行。临终时，魔鬼以一身漆黑、十分可怖的形状向他显现，用尽办法使他对自己的得救绝望。塞巴斯蒂安惊恐万分，开始拼命尖叫：「啊，我这可怜的人！但愿我从来没有生下来！一切盼望都完了，如今我必须投入地狱燃烧的烈焰。祸哉！我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人！」他这样接连喊了两个小时，丝毫不得安慰。同时，身边的人请来了本堂司铎；塞巴斯蒂安却不肯看他，也不肯听他的话，轻蔑地将脸转向另一边，说自己没有信心，已经被定罪，得救的盼望对他全然无从谈起。朋友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才想到去请圣善的神父。斐理伯来了，刚跨进房门，就高声说，让每个人都听见：「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常用的一句感叹。他随后走到床边，将手放在病人的头上，说：「不要怕。」塞巴斯蒂安立刻得到安慰，喊起来：「斐理伯神父正在赶走魔鬼！魔鬼逃跑了，斐理伯把它们赶走了！啊，斐理伯神父何等伟大的德能！基督万岁！斐理伯万岁！他把我从地狱救了出来！祈祷会万岁！」接着，他喜不自胜，开始唱他们在祈祷会所唱的赞美诗，特别是那首以「耶稣！耶稣！耶稣！愿人人呼求耶稣！」开头的诗。他又举起双手，仰望天空，说：「看那些天使，看那些天使长！」并逐一说出天使各品级的名字；这些名称，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因为他全无学识。随后，在九月、总领天使圣米迦勒庆节的前一天，他在斐理伯怀中，将灵魂交给了神。

前面说过的斐理伯的神师佩尔西亚诺·罗萨，在最后一次患病时，遭受魔鬼极猛烈的攻击，期间大声呼喊：「神啊，求你为我伸冤，求你为我辩护。」他一面重复这些话，一面在床上坐起，画十字，又因惊恐，忽而倒向这边，忽而倒向那边。这时斐理伯到了；佩尔西亚诺一看见他，就说：「圣斐理伯，为我祈祷。」因为他惯常称他为圣斐理伯。接着又说：「求你赶走那条凶狠的黑狗，它正要撕咬我。」斐理伯一听，立刻开始祈祷，劝在旁的人为病人诵念一遍《主祷文》和一遍《圣母经》。他刚跪下，佩尔西亚诺便喊起来：「感谢神！狗走了，狗逃走了！」斐理伯站起身来，将圣水洒在病人身上和整个房间；魔鬼完全消失了。第二天，佩尔西亚诺便幸福而安详地去了更美的世界。

摩德纳有一位约十八岁的青年加布里埃洛·塔纳，在蒙特普尔恰诺的乔瓦尼·里奇枢机手下任职，患了致命的疾病。他是斐理伯最早的一批告解者之一，患病前两年已全然投身于虔敬生活，每周至少告解、领圣体两次。他一向勤于敬虔的善工，尤其经常探访医院。他卧病在床二十天，病势危险，任何药物似乎都毫无帮助，生命渐近尽头。此时，魔鬼给他的试探，是极其焦灼地盼望痊愈，同时过分恐惧、厌恶死亡。圣善的神父不断来看望他，发现他处于这种境况，便问他觉得怎样。病人回答：「我精神好极了，因为我觉得，神这次并不愿意让我死。」他求圣人在弥撒中为他祈祷，让神给他时间，为自己的罪作补赎。圣人回答：「好，我这就去蒙托里奥圣彼得堂，在那位圣使徒被钉十字架之处的小堂里，为你献弥撒。」加布里埃洛一心盼望康复，反复说了几次：「求您为我祈求神，让祂给我时间作补赎。」圣人这时看出这是一种试探，因为他已得到启示，知道加布里埃洛将死；便说：「现在我要你把自己的意志送给我，好让我在弥撒奉献礼中将它奉献给神。这样，如果祂召你到祂那里，魔鬼又想搅扰你，你就可以回答：『我再没有自己的意志了，我已经把它送给基督。』」加布里埃洛答应了；斐理伯吩咐在旁的人为他祈祷，自己便去为他献弥撒。弥撒后，他回到病人那里，发现他已经完全改变，深情地不断重复使徒的话：「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拿起十字苦像，紧贴胸前，又满眼含泪，温柔地拥抱、亲吻它，劝勉并安慰围在身旁的朋友，叫他们真心诚意地侍奉神，将世间的虚荣抛在身后。他不断说：「这生命，这生命已经令我厌恶；我想死，好去乐园。」随后转向圣人，又说：「神父，直到此刻，我都极其恳切地祈求康复；现在却求您劝我们的主，让我尽快离开这

悲惨的人生。」接下来的整整一天，他都保持这样的心意。到了傍晚，圣人要离开，返回当时居住的圣耶柔米堂，病人对他说：「我的父亲，我渴望去乐园；现在请为我祈祷，使我得到安慰。」斐理伯回答：「如果神愿意让你长久忍受这疾病，你难道不肯顺服祂的旨意吗?」青年答道：「我的父亲，我听见的是什么话呢? 您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多次告诉您，我想去乐园见神，无法再留在这世上了吗? 求您向主祈祷，无论怎样，让我在今天下午五点以前离去。」斐理伯说：「好吧，你要振作，不要怕；你的心愿必得满足。不过，我先提醒你，要预备勇毅地争战，因为魔鬼将一再攻击你。记住，你已将自己的意志交给基督，不要怕什么，祂会为你克服一切阻碍。」他随后逐一告诉青年，魔鬼会用哪些试探攻击他，便离开了，好回到家里，更方便、更专心地为他祈祷。不过，他吩咐几位自己身边的人，其中有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尔维亚蒂和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不要离开病人，要尽力帮助他；若有什么新的变化，就通知自己。因为那一天他已来探望了四五次，每次都以简短而热切的话安慰他。不到一小时，魔鬼便来，以自恃试探青年，使他以为自己靠善工已经积了极大的功劳，得救早已稳妥无疑。这试探的迹象是：当他听见临终托灵时惯常诵念的连祷，念到主啊，救他脱免恶死时，便微笑摇头，说：「心中有基督的人，不会恶死。」可是他立刻识破仇敌的诡计，便喊道：「弟兄们，求你们帮助我，用祈祷帮助我；我刚才说的话，是魔鬼的试探。」他才识破并战胜这次试探，仇敌又以第二种试探攻击他，竭力阻止他说出耶稣的名。他原本极渴望呼求这名，尤其在临终的那一刻，甚至预先求朋友们在那紧要关头提醒他。他感觉内心有一股强力阻拦自己，便喊道：「帮帮我，弟兄们，帮帮我，因为我说不出那名。」他们问他究竟说不出什么，又说：「或许魔鬼不让你念出耶稣至圣的名?」加布里埃洛用动作表示确是如此，又转向枢机的秘书、斐理伯的告解者之一贾科莫·马尔米塔，对他说：「唉！这是什么试探，竟使我说不出耶稣的名!」他虽然已经念了好几次，自己却浑然不觉，仍以为说不出口。在旁的人安慰他，告诉他，如果不能用口念，就在心中呼求。这试探困扰了他很久，使他汗如雨下；于是众人立刻派人去请圣善的神父。神父一到，病人便十分喜悦，与斐理伯一起清清楚楚地念了好几遍耶稣的名，深情地重复，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圣人将十字苦像拿给他看，以满含恩泽的话帮助他，仿佛亲自把这至圣的名放进他的口中。然而，魔鬼仍不肯退出战场；这次它试探他的信心，又在他心中暗暗放入必能康复的希望。加布里埃洛转向斐理伯，说：「父亲，帮助我，因为我仿佛不相信了，又觉得自己不会死。」斐理伯回答：「我的孩子，轻看这新的诡计，跟我说：『我信，我信。』」他虽同圣人一道，极清楚地重复了几次这些话，却仍觉得自己不能好好说出来，也不能按自己真正渴望的那样相信。于是斐理伯命在旁的人高声诵念《Credo》，让加布里埃洛在心中跟着念。之后，他跪下为青年祈祷，试探立刻止息。病人稍稍缓过气来，便生出圣洁的胆量，嘲弄、斥责仇敌，说：「无论你怎样，我都要信；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要信，直到永远。」这番搅扰于是止息了；加布里埃洛虽然极其疲惫，却靠神的恩典守住了阵地。最后，那狡猾的蛇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绝望。它向加布里埃洛显现，以凶狠可怕的面貌站在他面前，把他吓得面色全变，惊恐的双眼慌乱地四处游移，无论望向哪里，都觉得可怕。在这悲惨的境地里，他喊道：「哎呀！我这可怜的人！何等的罪！何等的罪！哎呀！我的神啊，求你怜悯！父亲，赶走围在我四周的那些黑狗。」斐理伯把双手放在受苦者头上，对魔鬼说：「恶灵！你有力量抵挡神的恩典吗? 这双手今早曾触摸基督；因此，我奉祂的名命令你离开这里，让祂这个受造之人得享平安。」他一说完，试探就停止了。随后，他转向加布里埃洛，说：「我的孩子，放心吧，念：『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吧!』不要怕；你虽然犯过罪，基督也已经为你受苦，为你偿付了代价。我的孩子，进入祂的肋旁，进入祂至圣的伤口；不要怕，要勇毅争战，你很快就会得胜。」说完，他跪在床脚。病人欢喜而满足地说：「弟兄们，多么喜乐，多么喜乐啊！狗走了，斐理伯神父把它们赶走了；看，它们逃得多么仓皇!」他用手指着看见它们的地方，最后说：「我们确实得胜了；你们虽不情愿，也只得走了。现在看看，我多么自如地呼求耶稣的名!」加布里埃洛如此得了安慰，便定睛望着一位在旁者手中的十字苦像，极其热切地祈祷，房里的人无不痛哭。不久，他转向众人，对他们说：「啊，我的弟兄们！我这双眼睛看见了何等的事！现在我确实明白了，我们的父亲常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给受造物的爱，就是从造物主

那里夺去的爱。因此，我求你们将全部的爱献给神。」随后，他又转向基督，继续祈祷，说：「把十字苦像交在我手中。」他一接过，便满怀深情地拥抱、亲吻它；心中热忱激荡，微微抬头，举起手，用比先前更清晰的声音说：「愿全世界都赞颂耶稣，愿祂永远受赞颂！谁能使我与祂的爱隔绝呢?」接着，他重复斐理伯教给他的话，高声说：「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又用许多话开始嘲弄那恶者。斐理伯怕他这样激动会使死亡加速，便说：「够了，我的孩子，够了；别管魔鬼。谈论它，是给它太多尊荣。你要倚靠基督和祂至宝贵的血，因为是祂在你里面战胜了魔鬼；所以，平静下来，让祂为你行事。」青年听命，安静了。斐理伯便向在场众人讲了一小段道，论神的爱与良善。如今魔鬼的一切幻象都已消失，加布里埃洛又曾如此英勇地争战；众人见他说话这样清晰，还能持续这么长时间，都相信他能活到第二天，医生们也持同样看法。圣人却说：「不会如此；他一离开眼下的姿势，就会死。」果然，不到半个小时，加布里埃洛翻向右侧，也就是斐理伯所在的一边，把脸靠在自己的双手上，呼求耶稣的名，便幸福地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脸上留下如此美丽的容光，看起来宛如乐园中的天使。

前面提过的那位蒙特普尔恰诺枢机的秘书贾科莫·马尔米塔，是圣人的属灵子女之一，博学而明智；更要紧的是，他极其虔诚地敬畏神。他患上厉害的高烧，又有身体疼痛和其他病症，病势极为危急；临近死亡时，肉体的软弱使他抱怨，拒绝一切安慰。在场的圣人对他说：「贾科莫先生，鼓起勇气，呼求主，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病人接着说：「这患难如此深重地临到我们。」斐理伯继续安慰他，不久就使他进入极其安宁、顺服神旨意的境地。再过片刻，他便安静地将灵魂交给神，使在场众人深受造就。

本会的司铎尼科洛·吉利神父病得很重；临近死亡时，魔鬼大大搅扰他，但他靠着斐理伯的祈祷，在试炼中得胜，经过如下。圣善的神父在前面提过的小堂中献弥撒，并在那里极恳切地为病人祈祷。看哪，就在他祈祷的时候，有几位神父听见屋里发出巨大的响声，仿佛有人把石头或机器拖过地面。响声持续之际，独自在小堂祈祷的斐理伯呼喊起来；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跑过去，看他需要什么。他说：「快去看看尼科洛怎么样，回来告诉我。」彼得罗去了，看见病人双手合十，面向天空，十分动情地反复说：「让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它来过，已经退去了，已经被打败了。」彼得罗回到圣人那里，将一切经过告诉他。斐理伯照平常那样回答：「够了，够了，我不需要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亲自去看病人。尼科洛一看见他，便满怀深情地望着他，说：「啊，我的父亲，为什么我没有早些、早早地认识您? 啊，我的父亲，为什么这样迟呢?」他这样说，是因为在争战中亲身体验了斐理伯祈祷的效力，也更真切地认识到他的真实圣德。

尼科洛是法国人，却不受任何属世的依恋束缚，无论对祖国还是亲属都是如此，尤其对亲属。他不肯读他们寄来的信，信一到就投入火中。他十分喜爱顺服，极其厌恶懒散；勤于听告解，接待各式各样的人，从不厌倦。此外，他热心祈祷、勤行克己，所以圣人特别爱他。甚至在他患病之前，斐理伯就预言了他去世的确切日期。他在本会生活了二十年，于 1591 年 6 月 14 日将灵魂交给神，留下如此卓著的圣德声誉，以致圣善的神父常把一件他的遗物随身带着，当作圣物。

斐理伯另一位告解者卡洛·马泽伊，患了致命的疾病。临终前不久，他不得不承受魔鬼极猛烈的攻击；魔鬼向他显现，想使他绝望，同时将他一生所说、所做的一切摆在眼前。病人对此没有作别的回答，只重复了两遍：「我求助于斐理伯。」这话一出，魔鬼立刻丧胆，狼狈消失。圣善的神父后来曾说，假如病人与魔鬼讲理，就必定会被它欺骗；他又宣告，卡洛的灵魂已经去了安全之地，正是这几句话，使他脱离仇敌的手。斐理伯常讲这件事，以证明魔鬼多么惧怕我们的属灵父亲和神师。

在他身边的人中，大家都知道，斐理伯走进房间时，往往只说一句「谁在这里?」就能将魔鬼赶走；他所探望的人，也在同一刻觉得自己脱离了试探。许多临终的人，曾看见魔鬼以有形的形状，在斐理伯出现时离去。

再回到照料病人的事上。斐理伯施行这种仁爱，不仅对自己亲爱的朋友，也对迫害他的人。许多例子我将略过，或留到论圣善神父忍耐的那一章再说；这里先简述一件。有一个人，曾竭尽所能加害斐理伯和他的一位告解者，后来病得很危险。一天早晨，斐理伯献完弥撒，回到祭衣间，对在场几个人说：「我为某人祈祷，比平常更多。」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人正是在圣人献弥撒期间病倒在床的。斐理伯一向对他怀着深厚的爱，每逢提起他，就因怜悯而流泪；神也乐意在弥撒中把他的病告诉斐理伯，好让斐理伯为他祈祷。

关于向病人施行仁爱，适宜在这里提一提他常给人的几项忠告。第一，探望病人或临终者的人，不应向他们多说话，倒应以祈祷帮助他们。其次，人应极其谨慎，不可装作先知，说病人会死或会康复；因为有些人若预言某人会死，那人痊愈时，他们竟然不快，甚至恶劣到为自己的预言不幸落空而懊悔。有时，圣人自己也后悔曾为某些人的康复祈祷，因为他们病愈后离弃善道，开始过犯罪的生活。他宣称，此后再为任何人的生命祈祷，必定附上顺服神旨意的条件。不过，对于临产的妇女，他十分乐意破例。

第九章　斐理伯使许多人摆脱各样试探与忧患

斐理伯对病人深切慈爱的关怀，不仅施于身患疾病的人，对于灵魂患病的人，也同样无微不至。无论一个人受试探折磨得多么厉害，只要求助于他，几乎没有不脱离试探、在忧患中得到安慰的；即使那忧患属于现世的事，也是如此。不过，我们先说那些关乎灵魂的事。

蒙特普尔恰诺的马尔切洛·本奇是塔鲁吉枢机的亲属，他因自己有陷于罪中的危险，十分不安。他曾几次同告解神师安杰洛·韦利神父商议这件事，神父告诉他，若想摆脱这危险，就得向斐理伯神父求取良方。马尔切洛遵照劝告，将所受的试探和所处的险境一五一十地告诉圣人，极其恳切地求他代祷，为了爱神而救自己脱离这试探。就在与圣人交谈的时候，他心中已感到极大的安慰；话还没说完，他就发觉自己已完全摆脱了试探，此后再没有因此不安。

巴尼亚卡瓦洛的安东尼奥·凡蒂尼是个贫穷的小贩，也是斐理伯的告解者之一。他连续三十年向斐理伯告解，其中最后二十年每天都去；临终时的表现，也大大造就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他的妻子非常年轻，有一回，一个绅士的仆人常从他家窗下经过，举止使安东尼奥十分不快。他警告那人收敛些，不然就会后悔。那仆人仍旧我行我素，安东尼奥一怒之下，暗自决定杀死他。他抱着这个念头过了三天，恰逢一个庆节；每年到这一天，他都必定告解、领圣体，从未间断。因此他勉强克服自己，来到这位圣善的神父面前，跪下来，将那仆人的种种行为，以及自己决意杀他的事，全都说了出来。圣人听完，只将手放在安东尼奥头上，笑着对他说：「去吧，愿神与你同在；这算不了什么。」就在那一刻，原先满心愁乱而来的安东尼奥，忽然觉得喜乐充满内心，轻松愉快，试探也全然消失了。后来他见到那个仆人，竟感觉不到丝毫怒意；更奇妙的是，那仆人再也没有从他家门前经过。

有个青年不久前才受斐理伯引导，无论怎样劝他，他都不肯宽恕自己所受的一次伤害。圣人竭尽所能地开导他，他的心却似乎越发刚硬。有一天，圣人见其他办法都无效，便拿起一个十字苦像，十分有力地对他说：「看看这个，想想我们的主为了爱你，流了多少血；他不仅赦免了仇敌，还祈求永恒的父也赦免他们。我可怜的孩子，你难道看不出，你每天念《主祷文》，非但不是为自己的罪求赦免，反而是在求报应降到自己头上吗?」说完，他吩咐青年跪下，跟着他向十字苦像祈祷。在祷文中，圣人极力陈明这青年内心的刚硬与顽固，使他清楚看见自己正在犯下多么严重的罪。青年顺从地跪下，想跟着念，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是浑身发抖。他这样停留了许久，最后站起来说：「神父，我在这里，愿意听从您；我宽恕自己从前所受的一切伤害；您只管吩咐我为自己的罪作任何补赎，我立刻就去做。」他也忠实地履行了这许诺。

前面提过的彼得罗·福奇莱，有一天来向圣人告解。圣人先前曾几次吩咐他做几件特定的事，他却一直没有遵从。这次斐理伯严厉责备了他，弄得这告解者十分不快，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罗马除了他，就没有别的告解神师了吗?」于是他走开，到别处告解。可他第一次在别处告解以后，就感到忧郁沉重、良心不安，难忍得不得安宁。两天过去，第三天圣人照常派人来叫他。彼得罗只听说斐理伯要见他，就满心欢喜；等见到圣人，心中更是柔软下来，伏在他脚前痛哭。斐理伯抱住他的头，紧贴在胸前，温和地责备了几句。彼得罗大得安慰，答道：「神父，我再也不违背您了；我郑重答应，必定切实履行此刻亲口所许的一切。」

卡斯泰洛伯爵夫人伊丽莎贝塔，受到一种极其猛烈的试探，持续了三四个月。她的告解神师安杰洛·韦利神父，劝她去向圣人请教。斐理伯一见她就喊道：「唉，可怜的夫人！你遭受的，是修灵性生活的人可能遇到的最厉害的试探之一。」接着，他将她所有隐秘的试探一一说破，告诉她：「你有这个，还有这个。」她听了惊诧不已，尤其因为这些事，除了神和她的告解神师，本不可能有人知道。最后，圣人将手放在她头上，说：「好了，不要怕；我要去举行弥撒，为你向神祈祷。」说着，他像平常那样颤抖起来，离开了告解亭。伊丽莎贝塔就在那一刻感到试探已被除去，以后再没有受它搅

扰。第二天早晨她来到堂里，圣人叫住她说：「怎么样，我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吗?」她回答说确实如此，因为试探已经消失了。圣人又说：「它什么时候再来，你就再到我这里来。」

马尔凯地区圣塞韦里诺的司铎穆齐奥·阿基莱伊，年轻时曾在爱德圣耶柔米堂向这位圣善的神父告解。他十分敬爱圣人，因为斐理伯在听他告解时，曾显明自己知道穆齐奥心中隐秘的事。他对斐理伯的敬重极深，回乡以后，凡遇重要的事，必先写信请教；他对圣人的信赖也如此坚定，以至于斐理伯还在世时，他便像向一位已列圣品的圣人那样，求他的护佑。有一次他到罗马，正要从岩石上跌进台伯河；那里没有人能看见他，也绝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立刻像求圣人那样向斐理伯求助，同一瞬间，他便发觉自己脱了险，却不知道是怎样得救的。这位善良的司铎还作证说，每当受到试探攻击时，只须在心里求这位圣善的神父护佑，便立刻摆脱扰害，良心也恢复安宁。

还有人说，每次圣人听他们告解，或将手放在他们头上，或他们自己采用他所指示的办法时，忧苦必定减轻，在试探中也必得安慰。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受到懒惰的试探，几乎无力抵抗，便向当时卧病在床的圣人倾诉。圣人立即为他祈祷，情意恳切热烈，身体竟从床上升起约一拃高；随后问他说：「弗朗切斯科·马利亚，你现在觉得怎样?」弗朗切斯科回答：「很好，神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同样，有个十八岁的青年阿戈斯蒂诺·邦孔帕尼，受到一些试探的困扰，圣人叫他来参与自己的弥撒，并说要给他送圣体。他辅祭并领圣体以后，试探就离开了他。甚至有人承认，仅仅呼唤圣人的名字，就能摆脱试探。有时圣人兴致轻松，便轻轻拍拍他们的面颊，说：「我打的不是你，是魔鬼。」每当他这样做，恶念似乎就在他一触之间逃散了。

他在这方面所成就的，并不全限于灵性的事；对于尘世日常事务引起的忧患，他也曾使许多人得解脱。锡耶纳贵族朱利奥·彼得鲁奇，后来由圣人安排到圣嘉禄那里服务，曾有一件事使他极其忧虑。他听说斐理伯的良善与圣德，便满怀信心和盼望地去向他告解，相信自己能得脱离忧愁。他果然没有失望：刚把苦恼说完，就发觉所有的忧虑与不安全然消散，以至于几乎不明白，自己从前怎么竟会真的为这事烦忧。他反复思量，因此极其敬重斐理伯，将自己完全置于他的引导之下；圣人在世时，他始终没有偏离这种顺服。圣人去世以后，他即使到了衰老不堪的年纪，仍不间断地参加祈祷会的灵修操练，大大造就了所有认识他的人。

西斯笃五世继任教宗时，两名药剂师贝尔纳迪诺·科塔与盖拉尔多·卡拉奇，争夺教宗药剂师的职位；两人的争执愈演愈烈，一天晚上几乎要互相残杀。盖拉尔多的姐妹安东尼娅立即去找这位圣善的神父，把情形告诉他。斐理伯装作不大留心她的话，只答道：「够了，回家去，不要怕；你的愿望会实现的。」随后他举行弥撒，她也参与了。她回家时，发现自己的兄弟已经得到所求的职位，所有争端也就此平息。额我略十三世的一名传令员乔瓦尼·巴蒂斯塔·马尼亚尼，赌博输掉了好几百克朗，几乎绝望。这位圣善的神父在萨韦拉法庭遇见他，虽不认识，却握住他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不要绝望；神会帮助你的。我要你去告解，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他领着马尼亚尼到圣耶柔米堂，听了他的告解；当他把手放在马尼亚尼头上时，乔瓦尼·巴蒂斯塔立刻感到内心舒畅，一切苦恼都消失了。他因此惊奇万分，到处宣扬，说斐理伯神父确实是一位大圣人。

塞尼加利亚的一位圣职人员博埃齐奥·琼塔，也因陷于极大的愁苦，来到爱德圣耶柔米堂告解；看见圣人在告解亭里，就跪下准备告解。斐理伯从来不认识他，一看见他，等他画完十字圣号，便举目向天说：「主啊！这是一个备受忧苦的灵魂。」仅仅这句话，就足以安慰博埃齐奥，使他脱去一切焦虑。另有一位罗马圣职人员巴尔托洛梅奥·曼蒂卡，为切萨雷·巴罗尼乌斯的著作担任印刷校对。他接到消息，说父亲落入强盗之手，便十分悲痛地来到新堂，告诉诸位神父，请他们为父亲祈祷。恰巧圣人刚做完弥撒，正在脱祭衣。他把父亲遭遇的不幸告诉圣人，圣人叫他不要害怕，说父亲绝不会受任何伤害。第二天，巴尔托洛梅奥又来见斐理伯，说收到新的消息：强盗坚持索取一千五百克朗赎金，父亲若不在几天之内交出钱来，就要被杀。圣人听了十分不安，心中说：「必须安慰这个可

怜的人；他连一百克朗也付不起，何况一千。」随后转向曼蒂卡，说：「请嘉布遣会的会士祈祷吧。」巴尔托洛梅奥答道：「神父，这已经做了。」斐理伯满面喜乐地回答：「好，回家祈求神，让你父亲分文不付地回到你身边；你所盼望的必会实现。」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几天后，他获悉父亲以极不寻常的方式从强盗手中获释，既没有受伤，也没有付出一分赎金。于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巴尔托洛梅奥得到了满心安慰。

有位出身王公之家的夫人，受一件烦恼折磨了十年；她只读了斐理伯为减轻她的愁苦而写的一封信，就感到极大的安慰。她说：「我一读斐理伯神父的信，心里就注满了安乐；世上无论哪一位王后，我都不愿与她交换境遇。」一位罗马妇女普鲁登扎·迪亚斯，因一些恼人的烦扰而不安，心中沉重焦灼，难以忍受，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念平常的祷文，去告解也得不到安慰。最后她变得焦躁不耐，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重担，告解神师便叫她去同这位圣善的神父商议这番苦境。她来到告解亭，一句话还没说，斐理伯便准确地说出了她原想告诉他的一切。随后他把手放在她头上，念了几句祷文，在她额上画了十字圣号，便让她离去。一瞬之间，她的沉重尽都脱落，内心充满安慰，再没有任何焦躁或不安。

另有一位罗马贵族，遇到任何忧患或迫害，必向圣人请教；而这样的遭遇，在他身上颇不稀少。斐理伯总是同样回答：「不要怕；要信靠神。」接着便叫他为迫害自己的人念一遍《信经》、一遍《主祷文》和一遍《圣母经》；到最后，事情总是如斐理伯所预言的那样成就。利维娅·韦斯特里·奥尔西娜也有同样的经历。她接连六个月受一种念头折磨，告解神师无法解决，便叫她去见这位圣善的神父。圣人听完她的话，只回答：「这不算什么。」她心中的一切纷乱立刻消散。依诺增爵十世的父亲卡米洛·潘菲利奥，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因为一桩事务压在心头，整夜清醒，不能入睡。他急着去向圣人请教，一夜竟像一千年那样漫长。可到了早晨，斐理伯一看见他就说：「啊，卡米洛，我要你知道，这一整夜我都与你在一起，为要安慰你。」他一听这话，所有不安便尽消，那件事务的结果也完全如他所愿。

末了，我们可以引述卡米洛的兄弟吉罗拉莫·潘菲利奥枢机论圣人的话：「我每次祈祷都求斐理伯的护佑，靠着他的祈祷与劝导，我从一切忧患中得了释放；所以，只要有他帮助，我就觉得十分稳妥，毫无惧怕。」不过，还必须补充：对于那些已摆脱试探或其他忧患的人，他极力督促他们尽感恩的本分。他深知人何等容易忘记从神领受的恩惠；因此，一名告解者蒙了极其显著的恩惠以后，他便以顺服的名义吩咐这人，此后终身每天都诵念《圣十字日课》和《圣灵日课》。

第十章　斐理伯使人脱离忧郁与疑惧的特殊恩赐

斐理伯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恩赐，能驱散人的消沉与疑惧；在灵魂的一切疾患中，这两种或许是最难医治的。有一位罗马贵族，因卷入争执，退居在圣额我略修院。有一天，一具遗体被送到堂里安葬，送葬的人中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葬礼结束后，这位绅士出于好奇，便向那人问了些问题。谈过一阵之后，那人走到绅士跟前，紧贴着他的脸，作出异常恐怖的动作，说：「你也被鬼附了。」一听这话，一阵狂乱的恐惧与忧郁便侵入贵族心中。他怕自己果真被鬼附了，甚至请人为自己驱魔；这种怪念牢牢占据着他，以至于驱魔司铎问他的名字时，他便任凭幻想所至，说出各种魔鬼的名字，又表现出许多仿佛真被鬼附的征兆。那司铎不止一次为他驱魔，最后断定他确是被鬼附了。然而驱魔似乎使病情更重，他的忧郁也加剧到一个地步，遂被交给罗马四位首屈一指的医生诊治。他们试过许多办法，其中之一便是不让他睡觉；缺乏睡眠，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终于使他瘦得皮包骨头。然而一切都毫无作用，医生认为已无希望，便放弃了医治。有一天，他去明镜塔修院探望在那里的姑母，把自己的全部病情告诉了修女们，她们便劝他向这位圣善的神父请教。但他是个惯于世俗生活的青年，不敢去见斐理伯，所以他的姑母和另一位修女请求圣人去他家。斐理伯前去看他，告诉他并没有被鬼附，又为了使他摆脱这种妄想，叫他同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唱了一会儿歌，随后叫他到新堂来见自己。他照着做了。圣人照平常那样亲切抚慰他，抱住他的头，紧贴在胸前，说：「你觉得怎样?」他感到极大的安慰，便答道：「神父，我好了。」斐理伯随后让他作了一次总告解。绅士发觉，与斐理伯在一起时，自己格外愉快满足，于是每天都来，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样，他不用药，也不驱魔，逐渐成了十分虔敬的人，恢复了以往的健康，并满怀热忱地持续参加祈祷会的灵修操练。

还有一件事不可忘记：这位绅士作总告解时，曾说自己无法摆脱被鬼附的感觉。圣人回答：「不必担心，我夜里会给你驱魔。」一夜，这告解者梦见自己张大了嘴，无数魔鬼从他里面出去；他立刻醒来，喊道：「啊，耶稣!」从那时起，他便脱离了愁苦。第二天，他把这事告诉斐理伯；斐理伯将手放在他头上，轻轻打了他一记耳光，说：「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当时一位著名医生多梅尼科·萨拉切尼，陷入了极其可怕的忧郁。他自己找不到医治的办法，别的医生所开的方子也不能使他得益。不过，他生出了活泼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因斐理伯的功德而获痊愈，便来向他请教。斐理伯十分慈爱地接待了他，说：「不要怕；你必定会好的。」听见这话，多梅尼科顿时觉得痛苦减轻了；没有再用别的治疗，便完全摆脱了忧郁。康复之后，他郑重起誓，承认自己相信这次痊愈出于神迹。教廷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曾陷于深重的忧郁，遇到的情形几乎一样：斐理伯只说一句「不要绝望」，便使他得了释放。又有一天，本会的弗朗切斯科·贝尔纳尔迪神父也遇到类似的苦恼，圣人只请他同自己一起跑步，说：「来吧，咱们一起跑一跑。」就使他恢复了愉快。

至于疑惧，若要尽述那些蒙他解脱的人，以及他为此所用的种种方法，便说不完了。下面几件事，足以安慰那些被疑惧折磨的人，使他们从中得到鼓励，在困苦中求斐理伯护佑。爱德圣耶柔米堂的司铎朱利亚诺·富斯凯里奥，是位生活极有表率的人。他有一位告解者，疑惧已经到了不能告解的地步。朱利亚诺曾请几个人帮助他，看看能否用什么办法减轻他的苦恼；但都没有效果，最后便决定送他到这位圣善的神父那里。斐理伯一见这告解者，就说：「我的孩子，你正在遭受魔鬼的试探；你的情形我很清楚；只要有善良的意愿，最终一切都会好的。」接着，他十分温柔地拥抱了他好几次。他看出这整个情形出于骄傲之灵，魔鬼藉此紧紧攫住那人的心。为了使仇敌蒙羞，使告解者谦卑下来，从而摆脱疑惧，他当着富斯凯里奥神父的面对那人说：「你愿意向我们两人一起，大声说出自己的罪吗?」告解者答道：「愿意，神父，非常愿意；我说不出来，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顾惜脸面，只是无法表达自己。」斐理伯便说：「跪在我们两人之间，马上开始说你的罪。」等他说完，斐理伯又说：「现在亲吻地面，好叫魔鬼蒙羞。」他刚一亲吻地面，所有疑惧便在顷刻之间消融无踪，使他完全自由，此后每次告解都毫无困难。

圣人医治自己属下的疑惧，常用的一种办法，是叫他们用餐时跪在本会食堂里，公开承认自己有这些疑惧。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提到，有位圣职人员在诵念日课时，因疑惧而痛苦不堪，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他几乎绝望地来见斐理伯；圣人只答应为他祈祷，便让他回去。他回到家，开始念日课，竟毫无阻碍地念完，连自己也大为惊讶；此后，他再没有受疑惧困扰。

关于这件事，斐理伯曾提出许多疗治的方法和劝告。他最坚持的一点是：有疑惧的人，一旦判定自己没有同意试探，便不应再省察自己究竟同意了没有，因为这样反复思量，常会把试探重新引来。许多人饱受疑惧折磨，是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曾同意某种诱惑，尤其是思想中的诱惑；为这些人，他定下两条准则。第一，当事人应想一想，受试探时，是否始终喜爱与被诱惑之恶行相反的德行，同时厌恶那恶行；若是如此，就有充分理由推断自己没有同意。第二，他应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起誓说曾同意那试探，同时也知道，把可疑的事起誓说成确定的事，乃是致死的罪；若不肯起誓说自己曾同意，便可认为实际上并未同意。除了凡事时时服从告解神师判断这一通常的方法以外，他还特别劝告解者轻看自己的疑惧。对于有疑惧的人，他不许他们频繁告解，使他们习惯这些疑惧，锻炼得坚强，不再理会；若他们告解时开始显出疑惧，他便一个字也不再听，告解尚未完成，就打发他们去领圣体。他常论到疑惧，说这是一种常与人暂时停战、却几乎从不真正讲和的病，唯有谦卑能够战胜它。

神赐给斐理伯安慰人的恩赐如此特殊，以至于不仅他的话语和各种举止动作能使人安静，就是他的触摸，甚至他所有或惯常使用的东西，也有同样的作用。他手里总拿着什么，不是灵修书，就是玫瑰经念珠；凡被他的手触到的人，都得到舒畅和安慰。蒂贝里奥·里恰尔代利作证说，圣人拉他头发时，他便觉得心中喜乐；若那时正在受试探，试探就立刻消失。斐理伯常常逗趣地轻打巴罗尼乌斯枢机一记耳光，每次都使枢机感到宽慰。奥塔维奥·班迪诺枢机常引以为荣地说，圣人在他童年时也曾打过他的耳光；帕莱斯特里纳的弗朗切斯科·普奇说，每当圣人摸他的头，他内心便得到极丰盛的安慰，以至于心都因喜乐而跳动。那些常向圣人告解的青年，也作了同样的见证。这样，《雅歌》的话就在斐理伯身上应验了：「他的双手宛如金条，镶嵌水苍玉。」

罗马圣马可堂的咏祷司铎佩莱格里诺·阿尔托贝洛，论到斐理伯时说：「我同他交谈，内心就有一种满足，总舍不得离开。每次在街上遇到我，他都会用双手捧住我的脸，说：『你好吗？在做些什么？』他这样做时，我总感到一种特别的安慰，仿佛他的身体散发出极其甘美的馨香。有一次，他在斯福尔扎枢机的府邸遇见我，刚走近，就像平常一样用手抚着我的脸，亲切地说：『怎么样，圣佩莱格里诺如今在忙些什么？』他说话时，我心里涌起那样的欢喜、那样的快乐与满足，轻快得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

确实，不仅他本人，甚至他的房间，对人也有这种作用；亲近他的人，一遇到忧患，就惯常到那里寻求排解。马尔齐奥·阿尔蒂耶里每逢待在里面，心里便十分喜乐，因此常说：「斐理伯的房间不是房间，是地上的乐园。」帖撒罗尼迦总主教朱利奥·贝尼尼奥也这样说，并且常常到那里去。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也乐于待在那里，即使没有什么事要对圣人说，也认为能够留在他身旁或他的房间里，是极大的恩遇。佛罗伦萨的亚历山德罗枢机，也就是后来的良十一世，每周都多次来访，往往一次便坐五六个小时；他常对侍从说，自己舍不得听到《圣母经》的钟声，因为觉得一天过得太快了。甚至有许多人，只站在圣人房门口，还没进去，就觉得忧患的重担已卸下。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每有心事或厌倦烦闷，便来到斐理伯房门前，不用任何别的办法，立刻便得宽慰。这已完全成了他的习惯。有一天，库萨诺枢机发现他站在那里，问为什么不进去；法布里齐奥回答，不必进去，只要站在斐理伯门前，便足以使他获得完全的舒畅与安慰。内罗·德尔·内罗遇到忧愁时，也常去斐理伯从前住过的房间；无论心里多么沉重，立刻便轻松起来。有些人只看一看斐理伯的面容，就重新得到失落的内心平安。蒙特·扎扎拉作证说，自己有忧患时，只要在斐理伯面前，即使圣人一句话也不

对他说，也足以使他得安慰。额我略十四世的医生里多尔福·西尔韦斯特里说，自己没有任何时候比在斐理伯面前更加喜乐。对许多人而言，只要梦见斐理伯，就足以得到安慰，在患难中获得特别的力量与扶持。总而言之，凡在困境中以任何方式求助于斐理伯的人，都发现他是永不止息、永不枯竭的安慰与慰藉之源。

第十一章　斐理伯的施舍

斐理伯虽然主要致力于灵性的慈悲善工，却也竭尽所能，减轻邻舍在现世的困苦。他探望贫穷的病人时，通常都带去施舍，不但有钱，也有适合各人病情的其他物品。他从不等人来请，而是主动查访穷人的住处，怀里或衣袋里总带着些能使他们得以滋补或享用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他自己多么不便，人们都能看见他四处奔走。只要有慈善的工作要做，就没有不合适的时候。他常替穷人向教宗递呈请愿书；即使是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他也为之尽力，直到疲惫。

他的慈善热忱如此炽烈，神常以赏报的方式，容他在灵里看见别人的匮乏。例如，圣天使堡的一位乐师陷入贫困以后，每次到了极度困窘的地步，这位圣善的神父都会救助他，既不需要那穷人亲自告知，也不需要别人替他求助。他对前面提过的安东尼奥·凡蒂尼，也是如此。有一次，安东尼奥照常来告解，当时正处于极端的困境；他还没提到自己的艰难，斐理伯便给了他十六克朗。同样，圣人曾长期供应一位家道中落的贵族衣食，而他的困苦，圣人并非凭世间任何消息渠道得知。斐理伯的施舍也绝非小数目；他常大笔送钱，也馈赠数量可观的其他物品。有位贵妇给他的房间添置了家具，他立刻叫人卖掉，将所得价款为爱神的缘故全数施舍。他的救济也不限于个人；他还解救整个家庭的困苦。有一次，他发现一位母亲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和他们的祖母，贫穷到无力置办衣食。整整四年，斐理伯亲自作了这个家庭的管家，每日供应生活所需，有时还拿出十八至二十克朗，帮助他们应付其他需要。

温琴佐·米尼亚托雷的妻子，是位极其贤淑的妇女；关于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她守了寡，留下六个孩子，斐理伯便供给她衣食，又资助一个女儿成为修女。科尔托纳的加布里埃拉，是位虔敬而备受尊重的夫人。她丧夫以后，斐理伯为她一家置办所需的一切，还安排一个女儿出嫁。他亲自去赴婚宴，因为他总留意着赢得灵魂，或促成别人赢得灵魂的机会。他带着巴罗尼乌斯、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和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博尔迪尼前往；席间，他吩咐巴罗尼乌斯唱《Miserere》，代替灵修读物的诵读。

斐理伯虽然对众人都充满爱心，但他的热忱与慷慨，在贫穷少女身上尤其显著。乔瓦尼·阿尼穆恰的几个侄女陷于无依无靠的境地，他便施舍六百克朗，并每日供给食物，直到她们各有安顿。他发现两个失去双亲的佛罗伦萨少女留在罗马，贞节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便在她们留居当地期间一直供养她们，后来又找到机会送她们回佛罗伦萨；在那里，她们靠着他的帮助成了修女。另一次，他给了一个少女八十克朗，使她能进修院；又替另外三个极度困苦的孤女备办嫁妆，其中一人的丈夫也有需要，他便在嫁妆以外另给了他一百克朗。

1586 年，一位负担着六个孩子、四男两女的贫妇，与另外两个同样贫穷的妇女，认为自己受到爱心的感动，计划收容贫困而被遗弃的孤女。她们三人都是圣人的告解者，不到两年，便收了约二十个女孩。这些事，她们既未请教斐理伯，也没有供养孤女的财力，因为她们自己就受贫困所迫。因此，斐理伯把她们叫来，先十分严厉地使她们克己谦卑，并吩咐她们几天之内不许进教堂。随后，他亲自承担照顾这些少女的责任，逐渐把她们安置到不同的地方：有的送进修院，有的交给自愿照料她们的夫人，其余的也都送到安全之处。这样，不久他便设法使所有女孩都得到妥善的庇护，并将原先那个收容所解散。

他对囚犯也格外慈爱，每周好几次送去相当可观的钱款；除了钱，还在罗马所有监狱分发其他物品，并劝自己的告解者探望这些可怜的囚徒，协助他们办理诉讼。对于那些退缩害羞、不敢求助的穷人，他的关爱尤其无穷无尽，施舍也格外慷慨。他每月固定资助若干修院，除此之外，仍每日送去施舍；又把一份虔敬善会及机构的名单挂在自己门后，常向这些机构捐助。贫寒学生也是他特别关爱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才智良好、生活敬畏神的人。他不但供应他们衣食，也供给求学所需的书籍。他帮

助过的学生中，有两人原本因缺钱而将要辍学，因他的仁慈得以继续学业，最后都升任枢机。他常一次给其中一人多达三十克朗；为了帮助另一人，他卖掉了自己所有的书。

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证实，凡来求助的穷人，斐理伯都施舍给他们，从不叫任何人未得安慰便离去。他在罗马街头行走时，总要同行者中有人带钱，好施舍给途中遇见的乞丐。许多人看见他施舍如此丰厚，又持续这么长久，都认为他的金钱必是藉神迹得到供应的。

但斐理伯所做的，远不止给予财物。他深深怜悯穷人，尤其是那些原来地位体面、后来陷于困苦的人。他常趁夜暗中周济他们，全能的神也乐意不止一次以神迹嘉许这种圣善的行为。1550 年，他给一位羞于乞讨、年事已高而出身贵族的人送面包，途中为了避让一辆疾驰而来的马车，跌进极深的沟里；一位天使却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放回地面，使他毫发无伤。大约同一时期的另一次，斐理伯正在从事这些敬虔的善工，一位天使化作乞丐出现在他面前，向他求施舍。圣人立刻把身上仅有的几枚钱拿出来给他。天使看见他如此爽快，却不肯收，只说：「我想看看你会怎样做。」随即消失了。从那时起，斐理伯对穷人的深切怜悯更加炽热；他似乎更加清楚地领悟施舍的尊贵与效力，因此受到激励，行出更加英勇的慈善事迹，也表现出我们已经叙述过的那种圣善的挥霍。

总之，他的慈爱如此深厚，告解者们通常称他为灵魂与身体共同的父亲。他死后，许多人只要想起他的施舍就落泪；还有人喊道：「世上再也不会有像斐理伯这样仁慈的人了！」因此，圣德与学问同样著名、又受礼仪圣部委托审理斐理伯封圣案的贝拉尔米诺枢机，根据调查案卷所记的大量施舍事迹，称他为第二位施舍者圣约翰。1608 年，罗马的圣方济加列入圣品时，一位名叫马利亚·德拉·沃尔塔的贫妇走进圣彼得大殿。她从前多次得到斐理伯丰厚的施舍，此时想起他，便泪如泉涌，喊道：「我的斐理伯神父什么时候才会封圣呢？圣方济加曾头顶木柴去施舍穷人，而我的斐理伯神父也曾无数次怀里装满面包来到我家；我还知道，他曾给许多穷人送去酒、油和其他东西。」

说到这位贫妇马利亚·德拉·沃尔塔，有一件事不可不提：斐理伯教导她、她的母亲及另外几个人，从圣周六到五旬节，每天虔诚诵念四十九遍《主祷文》和《圣母经》，以敬礼圣灵；他说，这是向神求恩的极好敬礼。他还教这位贫妇默祷，虽然这件事需要不少忍耐，也需要以爱心恒久坚持。他教她把《主祷文》逐句拆开，在每一个词句或祈求上停留，先思想自己有神作天上的父，究竟是何等恩福，再依次默想整篇祷文。他就这样完成了教导；此后又送给她一本玫瑰经书，使她能学习默想基督受难。

不过，斐理伯的慈爱与慷慨绝不限于穷人；而且，正如那些待人极其宽厚的人常有的性情一样，别人对他最小的一点好意，他都报以极为深厚的感恩。吉罗拉莫·潘菲利奥枢机论他说：「这位圣善的神父生前，对于任何为他效劳的人，无论那服务多么微不足道，都极其感激；即使在现世财物方面，他给予的报答也远远超过所得，并且始终牢牢记着别人所施的任何恩惠。」院长马尔科·安东尼奥·马法所作的见证，也大致相同。他说：「斐理伯如此知恩有礼，你送他一件礼物，总会收到他加倍价值的回赠。我记得有一次，我求他收下一点小东西，略表自己对他的敬爱；不久，他就送来一尊做工精美的青铜十字苦像，想必值好几克朗。如今我仍珍藏着它，视为这位圣人的宝贵圣物。」

然而，斐理伯虽然如此爱护穷人，却不能容忍他们在教堂里乞讨；有时他亲自从告解亭起来，把他们请到门口。这并非缺乏怜悯，而是为了不使礼仪受到打扰。孩子喧嚷时，他也同样处置；泥瓦匠或其他人若发出并非确有必要的声响，也是如此。他在祭坛前若听见这类声音，就会示意他们停工。

第十二章 论他的怜悯与温柔的心

斐理伯极富怜悯，心肠十分柔软，甚至不忍目睹他人受苦；他虽厌弃财富，却希望自己总有足够的钱财，可以周济穷人，在他们困顿时施以援手。有一次，他听说一个贫穷妇人因为没有衣服，无法出门，便立刻脱下自己的长衣送给她。他不忍见到男孩女孩衣衫破烂或衣不蔽体，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添置新衣。不过，最能触动他的，还是无辜之人遭受压迫或苦难；这往往令他深受感动，仿佛非得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力来帮助他们不可。罗马绅士蒂贝里奥·阿斯塔利遭人诬告杀人，斐理伯知道自己的请求能产生影响，便在教宗面前尽力为他求情，终于使他获释。另一位司铎受人迫害，被人在长上面前诬告，他也如此相助。尽管对方势力强大，斐理伯仍热切而勇敢地挺身为被告辩护，最终向众人证明了他的清白。还有一次，他听说几个吉卜赛人遭到不公的囚禁，被判处在桨帆船上服苦役，怜悯之心立刻驱使他前去求见当时在位的教宗庇护五世，为他们求得了自由。在西斯笃五世任内，他又救出一位罗马绅士；这位绅士领地上不同村庄的许多属民，曾一同前来诬告他。圣善神父如此热忱地为近人的益处奔走，实在是由于他将怜悯之心与对正义的爱结合在了一起。

1551 年，饥荒十分严重，有人送给他六个面包。他知道圣耶柔米堂有一位外来的贫穷司铎，正饱受饥饿之苦，便把六个面包全都送给了他；自己那一整天除了几颗橄榄，什么也没有吃。他的一位告解者得知此事，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至少留下一半面包给自己。斐理伯回答说，罗马认识他的人很多，总会有人帮助他；那位贫穷的外乡人遇到急难，却不容易得到援助。

斐理伯对手艺人特别怀有温情，尤其是那些必须靠劳作谋生，却难以把产品卖出去的人。他的爱心不知疲倦，总在设法以新的办法帮助他们。有一对兄弟，制表的技艺颇好，如今年事已高，又有一家人需要养活，尤其有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为帮助他们，他订制了许多不同样式的表，又请富裕的人购买；这样，便从那些不大愿意单纯施舍钱财的人手中筹得款项，帮助了贫困者。有一次，他的一位告解者看见斐理伯劝一位显贵买下好几只这样的表，心中颇感不安，以为圣善神父竟劝人把钱花在无谓而愚蠢的事情上；后来明白了圣人这个巧妙的用意，才深受造就。

一天傍晚，一个卖菊苣的穷人来到圣耶柔米堂，参加祈祷会的灵修操练。不料大雨倾盆，他既无法离开，也卖不出菊苣。这件小事大大触动了斐理伯的怜悯之心；他自己买下一部分菊苣，又请别人买下其余的，使那穷人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圣人对卡普拉尼卡广场的贫苦孤儿也格外关切，每周多次派自己一些最优秀的告解者前去服侍他们，为他们铺床、洗身，或为他们做其他仁慈的工作。他柔软的心并不只向人敞开，似乎连动物也蒙受了他的温情；在它们的生命与活动中，他满怀爱意地默观造物主。一天，本会的一位神父经过院子，看见一只蜥蜴，便一脚踩下去，斐理伯因此对他说：「狠心的人！这可怜的小动物对你做了什么?」另一次，他经过一家肉店附近，看见屠夫用刀刺伤一条狗。圣人平常一向心境平和，却因这一行为十分难过，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他的一位告解者曾找到一只小鸟，带来给他看。他一见便生怜悯，说：「不要伤害它；打开窗户，让它飞走。」青年照办了。不一会儿，圣人又把他叫回来，问他把小鸟怎样处置了。他回答说，自己遵照吩咐把它放走了。斐理伯说：「还是把它留下来养大更好，因为它太小，不知道该飞到哪里去，也许会饿死。」

的确，无论出于什么借口，只要看见有人稍微虐待动物，他就不能容忍。若有鸟儿或别的动物偶然进到屋里，他总让人立刻打开门窗，使它能够逃走。若有人活捉了一只动物，他便请求他们立即放生；若是会造成危害的动物，就把它放到不能伤害任何人的地方。他坐马车时，总叮嘱车夫小心，不可轧着人，甚至连动物也不可轧着。有时人们送给他活的动物，他便托付给自己的一些告解者照料，或转送别人。他柔软的心，就在这些细小的事上不断显露出来。动物自身似乎也以无言的感激，回应斐理伯神父充满爱意的温柔；即使不是家养的动物，也肯让他抚摸亲近，仿佛已经驯服了一般。他有一位法国籍告解者路易吉·阿梅斯，养着两只歌声极美的小鸟，把它们送给了圣人。斐理伯却提出一个条件才肯接受：路易吉必须每天亲自来照料它们。好神父提出这个条件，是为了更充分地赢得

他的灵魂。路易吉答应了。一天，他来时发现鸟笼门开着，小鸟正围着斐理伯的脸扑翅嬉戏，同时唱着极其悦耳的歌。圣人见到路易吉，便问他是否曾训练小鸟这样做；路易吉说没有。斐理伯于是几次把小鸟赶开，它却总要飞回来，从他脚边飞到脸旁，又从脸旁飞到脚边，任凭什么也引不走它。圣人见状，对路易吉说：「拿起鸟笼，送到它面前。」他一照办，小鸟便安安静静地进去了，仿佛明白自己领受了顺服的命令。

第十三章 论斐理伯的童贞

我们已经述说了斐理伯对神与近人非凡的爱，以及他心中的温柔与怜悯；下面再来谈谈他的童贞。这种贞洁并不容易在许多人身上找到；事实上，这项德行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稀有而言，在人眼中都有一种非凡而奇妙之处。斐理伯深知神喜悦清洁的心，因此，一到能够明辨是非、分别善恶的年纪，就竭尽全力向肉体的私欲争战，未获全胜，绝不罢休。所以，尽管前一编所述的宗教活动使他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也使他遇上许多跌倒的机会，他仍保持童贞，直到生命终了，毫无玷污。

为证明这一点，我可以引述他的告解神师巴罗尼乌斯枢机的见证。临终前几天，斐理伯向他痛悔自己对神忘恩负义，泪如泉涌地承认，自己靠着神的恩典，一直保守了童贞。圣人早年的告解神师佩尔西亚诺·罗萨也这样说过；事实上，无论在罗马还是佛罗伦萨，认识他的人普遍都如此相信。礼仪圣部在他的宣福与封圣案中，也宣告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此外，他晚年向一位告解者所说的话，也可以作为佐证：为了更容易劝服那人过贞洁的生活，他私下向那人透露了这件事，以自身为例，说明一个人不但能够度贞洁的生活，而且靠着神的恩典，还能够维持并保守自己的童贞。

从童年直到临终，斐理伯守护这件珍贵宝藏的勤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不仅把它谨慎地藏在谦卑的灰烬之下，严密而不间断地看守自己的心，也极其仔细地管束外在感官和身体的每一部分。首先，他像圣安东尼一样，从不让身体任何部位裸露在人眼前；看见别人不让四肢的任何部分，甚至一只胳膊或一条腿，裸露给人看，连自己也不看，他便特别欢喜。他口中从未说过一句足以冒犯最严谨端庄之人的话。无论健康或患病，凡是稍有可能不合最谨严的礼节，他便绝不说出自己身体的需要，而只以手势请旁人离开房间。他管束目光如此严格，以至于当时罗马一位极美丽的妇人，连续三十年向他告解，却宣称她相信，在这段时间里，他连一次也没有看过她。因此，他开始听告解时，并不大愿意听妇女的告解；事实上，直到最后，他的男告解者也一直远多于女告解者。他从不准妇女在告解亭里绕过隔栅对他说话；对待她们时，也一反平常温和的性情，丝毫不显亲切，而是严厉简短，说话时总把脸转向另一边。不过到了晚年，他待她们不再这样严峻，因为他说，主已赐他恩典，使他能够如自己所愿地听她们告解。有一次，他的一位告解者带他到一位绅士家用餐；饭后，圣人转向那位告解者说：「你使我做了一件从前从未做过的事——同妇女一起吃饭！」然而魔鬼仍施展种种诡计，企图玷污他贞洁的洁白。一天，他尚为平信徒时，正在旅途中，遇见几个放荡之人。他们受他俊美的容貌吸引，极其无耻地引诱他犯罪。这圣洁青年首先想到、也最急于做的，就是逃走；但见无法脱身，又为此事深感悲痛，便决定对他们讲述罪恶的丑陋与神的事。他讲得如此动人而有力，不但劝他们放弃了那可怕的念头，甚至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还有一天晚上，他仍是平信徒时，不得不在一位朋友家借宿，那里有一个美丽却行为不检的年轻妇人。她夜里偷偷进了他的房间，引诱他犯罪。圣人却没有向这危险的进攻屈服，反而以神的恩典为武器，推开这地狱的工具，从这场可怕的争战中得胜而出。

大约同一时期，有几个人不相信斐理伯真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便找了个借口，邀请他到家中，然后把两个品行不端的妇人放进他的房间，锁上房门。斐理伯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无路可逃，便立即开始祈祷，而且祈祷得如此热切，那两个可怜的妇人谁也不敢向他说话，甚至不敢走近他，最后只好羞惭狼狈地离开。

他成为司铎并担任告解神师之后，有一个名叫切萨雷娅的著名娼妓，听人说斐理伯保持着童贞，便仗着自己美貌的诱惑力，狂妄地夸口，说一定要使他失足。为实现这可怕的图谋，她假装生病，派人请他来，说自己想告解，改过自新，免得死在罪中。斐理伯为保守自己最珍爱的贞洁德行，尤其在那个年纪，一向格外小心，不愿参与劝化声名狼藉的妇女的工作；但他内心最大的渴望毕竟是灵魂的得救，因此虽十分勉强，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恳求，前去探望。那有罪的妇人身上只有一层薄纱，就这样走到圣人面前。他立刻识破仇敌的诡计，画了十字圣号，转过身来，飞快地逃下楼梯。娼

妓见诡计落空，恼羞成怒，拿起一张凳子向他掷去，只差一点便击中了他。圣人认为，这是神怜悯的奇迹，使他身体与灵魂都免遭危害。

这个举动如此蒙至尊的神悦纳，以至于他从此领受恩典，不再受到肉欲的扰动，连夜间的梦遗也不再发生。巴罗尼乌斯证实，圣人亲口告诉过他，若有这种事发生，自己几乎会因悲痛而死；在这方面，他已近乎一块木头，没有知觉，因为神赐给他的恩典，使他触摸妇女或男孩时，与摸一块石头毫无分别。安东尼奥·加洛尼奥论到斐理伯的童贞与端庄时说：「我与圣善神父交往时，觉得他的贞洁并不逊于神以特殊恩惠赐给阿里亚诺伯爵埃莱阿扎尔，以及苏里乌斯所赞扬的西缅·萨洛的贞洁。他们二人在世间与人往来，却过着更像天使而不像人的生活。」

这项卓越恩赐所结的果实，与恩赐本身同样非凡。他的童贞之洁，甚至从面容上照耀出来，尤其显在双眼中；即使到了生命最后几年，他的眼睛仍像童年时一样清澈明亮，以至于许多画家虽煞费苦心，却从未有人能画出他双眼的神采。一个人很难长时间定睛看他的脸，因为他的眼中仿佛发出一种光芒，直射到注视他的人眼里，令人目眩。所以有人说，他的目光本身就像乐园中的天使。此外，他身上还散发一种芳香，即使在衰迈之年，也使走近他的人心旷神怡；许多人声称，闻到他双手或胸前的香气，便觉得精神与虔敬被灌注到了心中。

曼托瓦绅士法布里齐奥·阿拉戈纳前来向他告解，见他卧病在床，想到圣人年纪很大，以为他身上会有些难闻的气味，便尽量稍稍离远一些。然而，等他终于走近床边，斐理伯便抱住他的头，紧紧按在自己怀中。法布里齐奥觉察到他身上发出一种极其甘美的芳香，不禁惊异，不知该拿什么来比拟。后来听说圣善神父保持童贞，他便说：「这必定是由他的童贞而来的。」圣彼得大殿的领俸圣职人员乔瓦尼·巴蒂斯塔·兰贝尔蒂，在向圣人告解时，靠在他胸前领受赦罪，也闻到一股香气，令他大为惊异。

神还赐给圣人一种能力，使他能凭嗅觉察出不洁之罪。所以，有时他在街上遇见一个邪荡妇人，即使从来不认识她，也会拿手或手帕掩住鼻子，做出闻到恶臭时的各种举动。他常说，这种罪恶的臭气可怕至极，世上没有任何气味可以相比。有时，他的一些告解者犯了这种罪来到他面前，还未来得及开口，他便对他们说：「啊，我的孩子！这臭气多么污秽！」或说：「我的孩子！我已经闻着恶臭，知道你的罪了。」因此，有些陷入这种罪的人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便不愿到他面前，怕被他察觉。他甚至能够辨认出夜间遭遇梦遗的人，也能从另一些人的神情察出不洁的存在；更有一件似乎只有斐理伯才有的能力，就是连动物的不洁——若可以称为不洁的话——他也能觉察出来。

许多人承认，只要他把手放在他们头上，他们就立刻脱离了不洁的诱惑；另有些人仅仅与他谈话，便感到心中生出对贞洁的爱，借着保持与他的亲近，始终实践这一德行。还有许多人在斐理伯把他们拥入怀中时，也有同样的经历。更奇特的是，不但他的双手，连他触摸或使用过的无生命之物，也具有消除这些诱惑的能力。卡斯泰洛的医生安东尼奥·富奇，是圣人最早的门生之一；他为妇女诊治时，常受诱惑困扰，因此几乎决定放弃行医。但想到一旦如此，便再无谋生之道，他就来请教圣善神父。斐理伯十分同情他，给了他自己的一条袜带，嘱咐他照常行医，并说，只要他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尽力管束目光，这种诱惑就再不会扰乱他。安东尼奥遵守这个条件，总把斐理伯的赠物带在身边，从此安心行医，再也没有受到那种诱惑的骚扰。

甚至斐理伯的名字，似乎也有遏制那恶者暴行的能力。有一个十四岁就守了寡的年轻妇人，受到肉欲诱惑的严重折磨。她的告解神师尝试了许多方法，也未能减轻她的痛苦，便把她送到圣善神父面前。神父对她说：「你感觉到这类诱惑时，就对魔鬼说：『我要到斐理伯那头笨驴那里告你的状。』」妇人遵照这奇特的吩咐去做，话一出口，就摆脱了诱惑，而且连不洁以外的其他诱惑也摆脱了。同样的方法在另外几个人身上也奏了效；但他嘱咐他们，只须单纯地说出这些话，不必推究其中的道理，

因为他深知，怀着信心、以基督徒的纯真说出的话，是魔鬼何等惧怕的。斐理伯的贞洁对那恶者的威慑确实如此之大，甚至在圣人死后，人们因真福斐理伯的贞洁而严命附魔者时，他们便疯狂地扭曲身体。至圣三位一体赎虏会的皮埃蒙特籍神父奥诺弗里奥·巴格鲁阿斯科，曾多次观察到这一事实。

为在自身保守贞洁，斐理伯实践了许多有益的准则，也把这些准则教给别人，帮助他们获得这项德行。其中有些适用于所有人，另有些则特别针对某一类人或某种生活处境。首先，他对告解神师说，听妇女告解时，双方之间必须有闭合的隔栅，

也不应注视她们，或与她们长谈；言语宁可严厉简短，不宜过于温和亲切。焦韦纳莱·安奇纳神父在那不勒斯时，奉派听告解，便写信向斐理伯请教，询问履行这神圣职务，尤其听妇女告解时，应当怎样谨慎自守。圣人答复他说：「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要疑惧不安；当确信，别人也会遇上同样的事。不要偏爱听某一类罪，而不愿听另一类；为了能够施以补救，知道所必需的就够了，不可好奇地追问更多。除为确定罪的性质或种类而绝对必须知道的细节外，决不要追究其他细节。至于其余的事，就把自己交托给神；在这类事上，只要人认真而谨慎地处理，神必会赐下超乎寻常的帮助。」

他也常劝告告解神师，若没有同伴同行，不要轻易进入私人住宅，除非出于必要，或可以期待获得特别的益处；即使如此，也应尽快办妥离开。因为从前多次这样做而未受诱惑，并不能真正保证将来也平安，更不可成为自恃的理由。事实上，魔鬼常任人渐渐松懈，自以为安全，以便日后使他跌倒；它通常使用最软弱的工具，就是妇女。一天早晨，一位司铎来到我们的圣堂，斐理伯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斐理伯；然而圣人在灵里看出了他这方面的毛病，便把他叫到一旁，告诫他说，与妇女过分亲近并不好，尤其不适合司铎，今后在此事上必须更加小心。那位司铎大为惊讶，因为斐理伯与他素不相识，竟知道这件事。但圣人深信此事关系重大，所以宁可说出自己知道的事，尽管这可能显明神赐他的启示，为他增添声誉，也不愿在这种充满危险的情形下不加劝戒。

他劝人无论有多少经验，都不要相信自己，也不可因年日已久、年事已高或身体衰弱，就自以为安全；照他的说法，只要一个人还能抬起眼皮，就应始终逃避一切犯罪的机会。他还嘱咐他们，在这方面不可效法他，因为神赐给他的某些恩赐，并不是通常赐给众人的。

他也极力劝司铎隔着栅栏听青年告解，因为青年羞耻心最强，若在较为公开的情形下告解，很可能正因害羞而隐瞒某项罪。他常给青年五条简短的守贞准则：第一，远离坏朋友；第二，不娇养身体。有一天，他把自己所用的苦鞭给马尔切洛·费罗看，并说，要获得贞洁，必须克制肉体；第三，避免闲懒；第四，勤于祈祷；第五，勤领圣事，尤其勤办告解。

他给每个人的一般劝告是，谦卑才是贞洁真正的守护。因此，听说有人跌倒时，我们应当生出怜悯，而非轻蔑；同情弟兄的软弱，不夸耀自己，乃是保守自身贞洁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承认我们的恩赐都来自神的怜悯，我们便最为安全。他甚至说，在这种情形下不怜悯别人，正是自己即将跌倒的先兆；在贞洁一事上，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怕危险。他自己一旦发现某人自信无惧，就认为那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所教导的另一项保守贞洁的良方，是向告解神师完全敞开自己。他要我们不把任何事藏在心中，连一个念头也不可隐瞒；向灵魂的医生显露这类创伤，也就是使它们得医治。他劝青年在告解时提到自己所遭遇的梦遗，即使他们完全没有过错也当如此；并说，要获得或保守这项德行，必须有一位良善而富于经验的告解神师。

他说，一个人一觉得诱惑将临，就应立即投奔神，虔诚地念出沙漠圣教父极为看重的那句短祷：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或念这节经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亲吻地面；此后则尽可能避免闲懒。他极希望受这种诱惑的人把思想转移开，因此，只要是不涉及善恶的事，无论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什么，他都不介意。他曾劝一位告解者，肉欲的念头一进入心中，就立即数起天花板的横梁，或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

圣人的告解者中有一个青年，从前曾爱上一个邪荡妇人。悔改一段时间之后，他起了念头，也想使她悔改；自以为如今在德行上已经站得够稳，就去找她。结果不但未能使她回头，自己反受败坏，再次陷入罪中。良心这样蒙了污，他便不敢到祈祷会来，又羞于见斐理伯，便到别处告解。后来，他终于又回到斐理伯那里，圣人立刻说：「有些人稍微有了一点灵修的气息，就以为什么事都做得成，能使全世界悔改，结果自己跌倒了；又因为羞于见自己的告解神师，就跑到别处告解。」青年听见这话，脸色发白；圣人却把手放在他头上，像以往一样极其亲切地抚慰他，对他说：「那个犯罪跌倒以后，又到天坛圣母堂告解的人，不就是你吗?」借着这些话，他劝青年回头，重新像从前一样常来祈祷会。

他特别劝青年不要拥抱、亲吻男孩，即使是自己的亲属也当避免，也不要爱抚动物，这样便更容易保守贞洁。有几位英国绅士即将启程归国，前来向他辞行，他嘱咐他们谨防这件事，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危害贞洁的机会；给了他们这个忠告之后，便祝福了他们。

至于夜间的诱惑，他劝人每晚就寝前念《Te lucis ante terminum》，并说自己临睡前一向都念这首赞美诗。但他最强调的，是众圣徒一致教导的道理：有些诱惑要勇敢面对，与之争战，才能得胜；另有些诱惑，只须藐视它们，不予理会；惟独违反贞洁的诱惑，必须逃避才能战胜。正如圣人常说的：「在与肉体的争战中，胆怯的人反而最能得胜。」

这些就是他常教导告解者的主要训言，帮助他们保守贞洁；他也以此教导告解神师，使他们能够稳妥而明智地引导别人获得这项德行。

第十四章 论斐理伯的节食苦修

斐理伯并不以传授准则为满足。他正确地认为，肉体的克己是保守贞洁的主要助力之一。除了第一编所述他青年时代实行的苦修以外，他成为司铎之后，也习惯早晨不吃东西，至多吃一点面包、喝一点葡萄酒，而且是一面来回踱步，一面进食。晚上，他通常只吃一份生菜和一个鸡蛋，有时也许吃两个。他多半不让人另送面包来，而是吃早餐剩下的；有时正值水果当季，便再加一点水果。另一些时候，他只吃其中一样，或面包，或鸡蛋，或生菜，或水果。因此巴罗尼乌斯曾在一次讲道中说，圣人把每一天都过成了斋戒日。他从不喝奶，不吃用奶烹制的食物，也不喝肉汤。他很少吃鱼，吃肉更少，除非身体不适，或陪外来的客人用餐。他经过肉市时，常说：「靠神的恩典，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住在圣耶柔米堂时，若有人送肉食给他，他通常都送给在堂里辅弥撒的男孩。无论送来的饭食多么少，他总会留下一些；他习惯把面包块放进一个小篮子，有时给告解者吃，自以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克己；其实，他们常常暗中拿来自己吃，也因着虔敬而分给别人。他常开玩笑说，自己吃得这样少，是怕变得像朋友弗朗切斯科·斯卡尔拉蒂一样胖；那人是个极其肥胖的商人。

每逢医生吩咐，迫使他吃些滋补的食物，他总会抱怨，说这些东西使他难受，自己吃得太多了；要他遵从医嘱，往往颇费周折。晚年，他领圣体之后，身边的人到了平常的时刻便提醒他吃早饭，他却回答：「早饭！我已经吃过了。」另一些时候，他们发现他什么也没吃，问他原因，他就说自己忘了。他通常独自在自己的房间用餐，小桌上铺一块餐巾，也没有人服侍。他不去饭堂，一方面是为了更隐秘地守住自己严格的节食，另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连续少食，若与别人同吃，不是有损健康，就是显得与众不同。但有时为了赢得人的灵魂，他也与人一起吃饭，借此与他们更加亲近。这时，他通常会提出一个灵修话题来交谈，同时又避免一切故作特殊或炫耀的样子。

他喝东西同吃东西一样节省。他有一只很小的酒壶，只容得下一杯酒；他在酒里掺的水极多，与其说是酒里加水，不如说是水里加了一点酒。他所喝的那一点，也总要等到酒味消散了才喝，有时甚至留在壶中两三天；而且他常常只喝清水。他用的是一只粗陋的小玻璃杯，没有杯脚。这些杯子中有一只虽然破了，却保存在波兰克拉科夫；庆祝五位圣人封圣的节日那天，人们把它安放在贵重的银质圣物匣中，隆重地抬着穿城游行。另一只他送给了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并告诉他，自己已经用了多年，为的是帮助卢奇克服对使用这样低廉、毫无价值之物的厌恶。

他的节食如此严格，以至于几位颇负盛名的医生宣誓作证说，依照通常的自然规律，一个人靠这么少的食物不可能维持生命。人们相信，与其说他靠肉身的食物生活，不如说他靠每日所领至圣圣体的能力而生活。

他虽然对自己如此严厉，却不许属灵的儿女们在这一点上效法他。他告诉他们，用餐时，尤其在团体中，面前有什么就应当吃什么，不该说「我不要这个」，或「我不喜欢那个」。除非确属必要，他也不准本会成员要求特别的食物，而要他们满足于神所赐的。他尤其不喜欢有人在正餐以外进食；对一个有这种习惯的人，他说：「你若不改掉这习惯，永远成不了属灵的人。」他还告诫人，不要在别人尚未开始吃饭之前，或尚未坐定、尚未念谢饭祷文之前，就先动口。

至于睡眠，他习惯最多只睡四五个钟头，夜间其余时间则用于祈祷和其他灵修操练。他的房间照本会规章的要求，陈设与普通教区司铎相同，完全符合基督徒的简朴。他睡在两层普通褥子上，晚年挂有棉布床帷；但在晋铎以前，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他常常直接睡在光地上。他一般午夜左右就寝；虽然总是全屋最后一个安歇的人，但只要不是因身体不适受到阻碍，也总是第一个起身的人。

他一贯厌恶一切炫耀，这也表现在衣着上。他的服装通常与别人一样，既不刻意求精致，也不故意求粗陋。他从不用丝绸，也不穿任何质料细软或引人注目的衣服；通常穿的是哔叽长衣，外披贝加

莫布做的斗篷，鞋子厚而宽，衣领也大；他不许衬衣从腕口露出来。他非常喜爱清洁，尤其厌恶污秽，特别是脏衣服；他经常引用圣伯尔纳那句格言：「贫穷一向是我所爱的，肮脏却从来不是。」

他终身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年纪越大，节食越严，不仅因为高龄自然带来的精力衰退，也因为他渴望受苦，愿意进一步苦待已经衰朽的身体。若有人对他说，即使不顾年纪，也该顾念自己的衰弱，他就岔开话题，或笑着答道：「乐园不是为懦夫预备的。」

然而，斐理伯尽管对自己如此严厉，对别人却极其温和，甚至慈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不能容忍看见属下承受超出能力的工作，常说一般而言，宁可让身体的食物稍多一点，也不要稍少一点；因为多了容易减少，少了若损害体质，就无可挽回了。依据这个原则，他曾豁免一位告解者在某些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斋戒义务；因为那人患着痛风，他便命令他不要禁食，并告诉他，比平日多施舍一些，反而更蒙我们的主与至圣圣母喜悦。论到这事，他常说，魔鬼有时会狡猾地催促属灵之人多行补赎和身体的苦修，好使他们因不明智而过度虚弱，或不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或因自招的疾病而退缩，连平常的虔敬操练也害怕去做，最终彻底背弃对神的事奉。他更乐意看见人适度留心身体的克己，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意志与理智的克己上，即使所涉及的只是极细微的事情。他并不特别看重那些专务苦待肉身、施行身体苦修的人。

第十五章 论斐理伯对世间财物的超脱

在节食与贞洁之外，斐理伯对于财富和生活中的便利，也有一种非凡的超脱。他虽然从未发过贫穷愿，却始终使自己的情意远离一切私利和对世间财物的欲求。我们已经叙述过其中一个例子：他还是平信徒时，便放弃了叔父的全部财产；寄居加莱奥托·卡恰家中期间，又自愿选择了贫穷的生活。他晋升司铎、开始听告解以后，各种有地位、有财富的人一再送礼给他，有时甚至是数千克朗，而且完全出于自愿，没有规定这些钱必须用于虔善事业，只是送给他个人的礼物。然而，斐理伯始终不肯接受，说自己不愿在今世领受劳苦的报偿。即使有时礼物被强塞给他，他也会全部交给圣堂或穷人。他在瓦尔达诺的卡斯泰尔弗兰科，也就是内利家族最初定居的地方，拥有一些产业。一天，他的告解者、佛罗伦萨人西莫内·格拉齐尼告诉他，应当过问这些产业，因为让不合法的占有人把持，并不是好事。斐理伯却回答：「记住，以后不要再跟我谈这种事，因为我对此毫无兴趣。」

早在刚才所述之事发生很久以前，他住在圣耶柔米堂时，就听说父亲弗朗切斯科·内利已经去世，遗命他继承全部财产，并规定等他死后，再传给他的两个姊妹卡泰丽娜和伊丽莎贝塔。斐理伯以毫无私心的慷慨，签订了一份法律文书，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将产业让给姊妹。这件事可见于佛罗伦萨人多梅尼科·马利亚·曼尼，在论述圣斐理伯传中不确之处的学术讲演里所引的文件。他的姊妹伊丽莎贝塔除了他以外，再无其他继承人；她曾多次从佛罗伦萨写信来，要把全部财产交给他，他却始终拒绝，还告诉她，必须另找继承人，因为自己已经注目于另一份更加贵重、更加长久的产业。他在罗马生活的六十年间，从不肯接受亲属的任何东西。伊丽莎贝塔曾送来两件衬衣，却因携带者疏忽，在途中损坏了；斐理伯仍嘱咐她，不要再送了。

当时如同今日一样，凡到圣耶柔米堂居住的司铎，照例可分得两间小房，每月另领一笔钱。斐理伯却只要房间，别的一概不取；他甚至自费另建了两间房，好让来访而原有房间容纳不下的人使用。后来，他把这两间新房留给那里的团体，没有要求任何报偿。诚然，房间简陋而狭小，因为他只是出于需要才建造，并使它们不致违背自己所爱的贫穷。

至于遗嘱与遗赠，他知道介入这类事情，往往会引起世人的怨恨与猜疑，因此极不愿与之发生牵连。甚至探望病人时，只要听人提起遗嘱，他就立即告辞，直到一切相关事宜完全办妥，才再回来。法布里亚诺的温琴佐·泰科西曾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遗赠给他一百克朗和其他一些物品。但温琴佐死后，获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斐理伯，把这一切都转交给了死者的侄辈。科斯坦佐·塔索内也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赠；当人把确认这笔遗赠的文书递给他时，他拿过那张纸，立即用来盖住手中的容器，藉此表明自己不仅轻视这份文书，也轻视文书所确认的遗产，此后更不肯听人提起一个字。

在那些对圣人情意深厚、依恋尤甚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普罗斯佩罗·克里韦利。他患了病，便立即实行早有的打算，立斐理伯为自己的继承人。圣善神父预先感知了此事，于是不再像平日那样每日探望，反而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尽管普罗斯佩罗的病情已经恶化，甚至领了临终圣体和临终傅油圣事。然而，他柔软的心最终还是不忍继续不去看望这位自己所爱、如今已在死亡门边的人。普罗斯佩罗一见到他，便抱怨起来：「啊，神父，您为什么这么久才来看我？医生说，今天若再发作平常那阵急症，我就必死无疑，而它果然已经发作了。」斐理伯回答：「我虽没有来看你，却没有忘记你；即使我天天来，该为你做的事，也没有一件未做。不过罗马城里有传言，说你立了我作继承人，所以我才没有来看你，因为我不想要你的遗产，也不想要你的钱。为表明我决不要任何属于你的东西，我现在就去圣彼得大殿，求神无论如何使你恢复健康；倘若别无办法，我就求他把你的疾病放在我身上。」说着，他把双手放在病人的手上，几乎流着泪离去了。病人睡了过去，不久醒来，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由于厌弃财富，斐理伯心中生出了极强烈的贫穷之愿。但他无法尽如所愿地实行，因为这既不适合他所处的地位，也不符合本会的精神。不过，他内心爱贫穷，如同爱自己所选择的配偶，因此常常

呼喊:「但愿我能沦落到沿街乞讨!但愿我的境况真到了那一步,连维生所需的六便士或三便士都没有,而且找不到一个人肯给我!若我穷困到死在医院里,我一定视之为神的特别恩惠。」他还表达过其他诸如此类的愿望。由于同样渴望贫穷卑微,也为使自己克己,他曾向亚历山德里诺枢机以及另一位枢机讨要旧鞋,作为施舍。他吃的那一点食物,也是从一些属灵的儿女那里领受的施舍。生命最后两年,他卸下了本会的治理职务,便请库萨诺枢机施舍一小瓶葡萄酒和一个面包卷。他嘱咐加洛尼奥神父,不要让枢机知道自己曾为此有所吩咐,而要仿佛出于神父自己的主意,劝枢机每天施舍一个面包卷给他;还要劝鲍荣茂枢机同样施舍一小瓶葡萄酒和几个鸡蛋。不过,蒙塔尔托枢机出于对圣人的敬意,也极愿与库萨诺一同分享供应圣人所需少量葡萄酒的荣幸。有一次,这些食物送到时,弗朗切斯科·博齐神父恰在场,圣人便说:「弗朗切斯科,我正在预备死亡;我正在摆脱一切依恋;我愿像穷人一样生活,也像穷人一样死去,所以连食物也靠施舍来取得。」他借此表明,凡愿意达到成全的人,对世上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有所依恋。

一天,巴尼亚雷亚的安杰洛来探望他,看见他正在读《圣教父传》,圣人便对他说:「安杰洛,你看我在读什么?这是像我这样的老人读的书。我现在所读到的这个人,离弃世界与财产,去事奉神;但这还不够。」斐理伯希望门生们也像他一样厌弃财富。有一次,他发现一位告解者十分热切地积攒了一点产业,就对他说:「我的孩子,在你拥有这份产业以前,我看你的面容如同天使,很喜欢看你;如今你的脸色变了,失去了从前的欢悦,变得愁眉不展。你要小心自己啊。」那人听见斐理伯的话,羞得满面通红,从此改变打算,把一切勤勉都用来积蓄来世的财富。

一天,他问本会的辅理修士埃吉迪奥·卡尔韦利,想不想要些钱。埃吉迪奥回答:「神父,我一点也不想要这种东西。」斐理伯便说:「既然如此,我提议我们去乐园吧;我会亲自带你去,条件是你决不让求财之心停留在心中。」他不断提醒自己的告解者牢记同一个教训,嘴边几乎总挂着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们对受造物有多少爱,就从神那里夺走了多少爱。

弗朗切斯科·扎扎拉年轻时,埋头研习法律,为求日后在宫廷晋身,竭力精通这门学问。一天,神的仆人把他叫来,弗朗切斯科跪在他脚前。圣人立即以异乎寻常的亲昵抚慰他,同时把他心中所有隐秘的打算一一揭示出来。他说:「啊,你多有福!如今你在读书;将来取得博士学位,便开始挣钱,使你的家族兴旺;你会做律师,有一天也许还会升任高级圣职。」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述说世上可能给予,或青年心中曾经设想过的一切荣誉,又重复说:「啊,你多有福!到了那时,你便会觉得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再没有什么可求了。」弗朗切斯科以为圣人所言极是;斐理伯却把他的头按在胸前,贴着他的耳朵低声说:「然后呢?」这几个字深深印在青年心上,使他回家以后,开始对自己说:「我读书,为的是在世上出人头地;『然后呢?』」他这样反复思量,发现自己怎么也不能把这几个字从心中抹去,终于决定把一切思想和打算都转向神,并以加入本会来实行这个决心。他在会中使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受造就,去世时享有圣德的芳誉。圣人死后,正是他立刻开始为封圣奔走,极其勤勉、不辞劳苦地推进此案,直到神使他亲眼看见事情顺利完成,以此安慰他。他似乎只是为了目睹全部事宜完成,才得以继续活着;因为他一取得封圣诏书,以及附有圣人专用读经和祷文的日课,就进入了永恒的安息。

这句对弗朗切斯科·扎扎拉如此有效的话,也使斐理伯的另一位告解者悔改了。那人是商人,为自己积聚了大笔钱财而自豪,还盼望过几天再赚上一大笔。圣人只说了一句:「然后呢?」就使他决心结束生意,成为司铎;他在这神圣职分中,成为神卓越的仆人。

斐理伯虽然盼望所有告解者都能这样超脱,却更热切地盼望本会成员如此,也更努力地使他们达到这个境地。每当一位成员获得听告解的权柄,他给这位新任告解神师的首要训诫,就是决不可碰告解者的钱袋;因为他常说,不可能既赢得灵魂,又赚得金钱。他屡次重复:「若想在灵魂中结出果实,就必须远离钱袋。」他也常向告解者引用圣保罗的话:「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他不仅

告诫告解神师，也告诫本会所有成员，决不可介入遗嘱事务，因为无论动机实际上多么良善圣洁，这总会引起世人的猜疑。他说，任何人在任何方面成了贪财的奴隶，都决不会在德行上长进；因为他的经验表明，纵欲之人比贪财之人更容易悔改。他称贪财为灵魂的瘟疫，一看见谁有这毛病，便对那人作出极坏的评价。若这样的人请求他准许禁食，他就说：「好先生，不行！去施舍吧。」他若想间接责备谁的这种罪，就会设法在交谈中说出这样的话：「想发财的人，永远成不了属灵的人。」「青年要防备肉欲，老人要防备贪财，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成圣了。」「所有的罪都令神不悦，但肉欲与贪财之罪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极难医治。」他说，我们永远不可停止向神祈求，求他使贪财之心不能辖制我们，使对世间事物的依恋不至成为我们的重担。他认为，厌弃财富如此重要，又能结出如此丰盛的善行，以至于常说：「只要给我十个真正超脱世间事物的人，我就不会对与他们一同使全世界悔改失去盼望。」他对会中成员则说：「神必会供给你们财物；但你们务必谨慎，得了财物，不要失去属灵的心。」

第十六章 斐理伯如何远离一切野心

斐理伯既不恋慕世间的财富，也同样不恋慕世间的尊荣与显贵。全罗马都视他为圣人；中下阶层爱戴他，贵族乃至教宗本人也爱戴他，而且不只是爱戴，更极为尊重敬仰。然而，在这一片赞誉之中，在这许多可以晋身的机会面前，他始终保持先前的谦卑与自轻。他很少去拜访教宗、枢机或王公，即便前去，也只是为了成就某件慈善之事，或增进众人的福祉。他从来不肯接受年金、圣俸或任何尊位；因为他知道，在明智的人看来，辞谢尊位所得的光荣，与接受尊位所得的光荣不相上下。他辞谢的手法又十分巧妙，连那些想提拔他的人，也几乎看不穿他出于谦卑所用的机巧；至于能够全然洞悉其心意的人，就更少了。额我略十三世要授予他圣彼得大殿咏祷司铎的职位，他婉拒时所用的理由很是风趣，说自己不懂得如何穿咏祷司铎的礼服。可以确知，他推辞的不只是罗马最重要的咏祷司铎职位和若干重要主教座，甚至还有枢机的红帽。

额我略十四世十分深爱斐理伯；他登上教宗宝座时，斐理伯前去吻足道贺。教宗一看见他，就亲切万分地拥抱他。两人谈了一会儿，教宗便当着几个人的面，取出自己任枢机时戴过的那顶四角帽，亲手戴在斐理伯头上，说：「我们立你为枢机。」这位圣善的老人立刻走近教宗，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随即把整件事化作笑谈，只当作一个玩笑，便告辞了。然而不久，教宗又派人把同一顶帽子送到他家，吩咐来人照说那句话。圣人向教宗致谢，说等到自己愿意接受这一尊位时，就会禀告教宗。许多人以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玩笑，其实不然；在场的人都知道，教宗确实有意立他为枢机，圣人本人也曾多次向本会几位会士如此说明。教宗这样做，似乎正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心愿；不过，斐理伯陈明的理由终于说服了他，他不愿强行违背斐理伯厌弃世间荣华的心意。

到了克勉八世在位时，斐理伯的这种厌弃之心显得更为清楚。他想替一位向自己告解的少女向教宗求一项恩准，却因病卧床，便递上一封呈文。教宗的答复清楚表明，他曾想立斐理伯为枢机，而圣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事实有教宗亲笔为证。为了让人人都能亲自看明白，我把斐理伯的呈文和教宗的答复一并录在下面。

「至圣的父！我究竟是怎样的人，竟有枢机来探望我，尤其昨晚来的菲奥伦扎枢机和库萨诺枢机？因为我配药需要一些甘露，前面所说的菲奥伦扎枢机便从圣灵医院为我取来二盎司，原来枢机大人曾向那里送去一大批。他那天一直待到晚钟后两小时，不住称赞圣座；在我看来，他称赞得有些过了头，超过了圣座所配得的，因为您既然是教宗，就应当是谦卑本身。基督在夜间第七个时辰来与我合一；圣座却连一次也没有来过我们的教堂。基督既是神，也是人，祂总来探望我；圣座却只是一个人，虽生于一位圣善可敬的父亲，祂却是生于父神。圣座是阿涅西娜夫人的儿子，她是一位极为圣善的妇人；祂却是童贞女中的童贞女的儿子。我若愿意顺着此刻的气愤说下去，还大有话可说。我命令圣座，关于某位我要送进明镜塔的少女，务必照我的心愿行。她是克劳迪奥·内利的女儿，圣座曾答应保护他的儿女；请记住，信守诺言才是教宗应有的作为。因此，请把这件事交给我，让我按需要借用您的名义行事，因为我最明白这少女的心愿，也确知她完全是受到神的默感才如此。谨以应有的谦卑之心，亲吻您至圣的双足。」

教宗在呈文上亲笔写了如下答语：「教宗说，这封短信的第一部分似乎带着几分野心的意味，想让他知道，枢机们时常来探望尊敬的神父，却以告诉他这些先生多么热心灵修为借口；这事他早已清楚。至于他没有来探望你，他说，这是因为尊敬的神父不配得这样的探望，因你不肯接受他多次要赐给你的枢机红帽。至于尊敬的神父给他下的命令，你尽可放心：他将照常摆出威严，若那些可敬的修女不遵你的心愿行事，他就要好好责备她们一番。作为回报，他也给你下一道命令：好生照顾自己，未经许可，不得回到告解亭；当我们的主来探望你时，要为他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迫切需要祈祷。」这封信所提及的事，还有另一件事实可以印证：克勉初任教宗时，斐理伯去吻他的脚，教宗当着圣约翰拉特朗大殿咏祷司铎朱塞佩·卡拉多罗的面，对他说：「这回我要设法让你再也逃不掉枢机的职位。」

斐理伯去世前三个月，在自己房里与本会会士贝尔纳迪诺·科罗纳十分亲密坦率地谈话。说到别的事情时，他也对他说：「贝尔纳迪诺，教宗想立我为枢机；你觉得如何?」科罗纳说，他应当接受这一尊位，即便不为别的，至少也是为了本会的益处。然而圣人摘下帽子，抬头望天，喊道：「天堂！天堂！」另一次，他的几位告解者想到他与教宗们相处的亲切随和，便谈起罗马高级教士的职位与尊荣。斐理伯却对他们说：「我的孩子们，我这话是当真的：我宁愿祈求神使我死去，甚至用箭将我击倒，也不愿祂容许我放纵自己，起一点觊觎这些尊位的念头。我所渴望的，实在是枢机和教宗的精神与德行，却不是他们的显贵地位。」

马尔科·安东尼奥·马法院长想到斐理伯竟能这样完全超脱于高位与晋升的欲望，便说，圣耶柔米在《圣伊拉里翁传》中所说的话，确可用在斐理伯身上：「让别人去赞叹他所行的奇迹吧，让他们去赞叹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节食、学识与谦卑吧；至于我，最令我惊叹的，却是他竟能把光荣和尊位踩在脚下。」尤其斐理伯是在罗马中心，在这许多尊位与取得尊位的机会之间，把它们踩在脚下。

不过，斐理伯不但厌弃外在的殊荣，甚至连作为本会之父和创办人、从各方面看来都理应享有的地位，也要辞去。他曾获选为终身会长；去世前两年，他不断恳求神父们准许他辞职，说自己愿意作下属，不愿作上司，而且年岁已高，需要一点时间预备死亡。但神父们不肯如他的愿，因为他们知道，他说这话是出于谦卑，并非真想求得安逸。斐理伯却不肯就此罢休，便托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与阿戈斯蒂诺·库萨诺枢机，向教宗克勉八世代为商议；教宗于是吩咐两位枢机转告本会，圣座愿本会答应斐理伯的请求。这样，1593 年 7 月 23 日，圣人卸下了会长之职；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尽管竭力推辞，仍被选为继任者。神父们，尤其是巴罗尼乌斯，对斐理伯的尊重与敬爱一如他仍在任时，每天几乎事事都与他商量；而这位圣善的神父也依旧为本会服务，毫不躲避任何劳苦。

他自己以远离荣华显贵为特色，也切愿在告解者身上，尤其在本会成员身上，看见同样的精神。他不喜欢他们频繁出入宫廷府第。杰尔马尼科·费德利有时与显贵往来，因为他善于与这些人打交道，而且每次来往也都有正当理由；但圣人仍对此心存戒惧，曾几次对他说：「你会离开我们，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成为高级教士。」事情果真如此：克勉八世把他调离本会，任命他作侄儿西尔韦斯特罗·阿尔多布兰迪尼的导师；这位侄儿后来成为以圣切萨雷奥堂为领衔堂的枢机。杰尔马尼科则被任为圣彼得大殿的咏祷司铎；但最后，他连这职位也辞去了，以普通司铎的身份离世。

斐理伯不但希望接受他指导的人不去追求尊位，若他们兼领一项以上的圣俸，他也极为不悦。他甚至为此责备枢机和地位很高的教士。他常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一位高级教士，他还没有圣俸的时候，不但毫不想望，甚至把它当作瘟疫一般厌恶，如今却为何兼有几项圣俸，还要设法再求更多?那教士答道，别人第一次要给他圣俸时，他拒绝了好几次，无论怎样劝说，也不肯接受；但最后，亲属们再三恳求，迫使他勉强接受。不久，又有人给他第二项圣俸；他虽也拒绝，却不如先前坚决，最后还是接受了。从此，他不但把别人给的全部收下，甚至还谋划如何得到更多。他解释自己为何有这样大的变化，说第一项圣俸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第二项又夺去了另一只，所以如今他已经瞎了。斐理伯常讲这个故事，正是为了除去属灵儿女心中一切谋求教会圣俸的欲望。

有些高级教士负有驻在本地的义务，却无正当理由留居罗马，斐理伯极不愿听他们告解；在这件事上，他甚至也不宽纵枢机。因此，巴罗尼乌斯论到他说：「斐理伯凡明知不对的事，都能直言责备，尤其对于高级教士和显贵人物更是如此，不过，他总能选择合宜的时间和场合。」在日常谈话中，斐理伯有时痛斥世间虚荣，言语极为有力，感动了许多人，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立下英勇的志向。每逢这些谈话结束，他总以极其动人的语调补上一句：「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或是「这世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东西」，以及类似的格言；他说得那么充满灵性的感召力，使听见的人个个铭刻于心。他还常说，在罗马，轻看财富与尊荣比在世上其他地方更为必要，因为这里所赐予的尊荣，比任何别的城市都多。他确实如此彻底地超脱于爱财之心，如此全然地远离追求尊位与晋升的欲望，以至

他最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使我喜悦; 而找不到任何使我喜悦的东西, 恰恰给我一种特别的喜悦。」他也常补充说, 一个灵魂若能全然免于小罪, 那么今生的延续就是它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痛苦, 因为它必热切渴望与神合一。

第十七章 斐理伯的谦卑

斐理伯不喜爱世俗的兴盛与显贵，不仅因为他蒙光照，能够辨明万事真正的价值，并据此加以衡量，也因为他有深厚的谦卑。在这德行上，他已达到如此高深的境地，以至像圣方济各一样，毫无矫饰地相信自己是世上最大的罪人。他说这话时感情如此真挚，谁也不会有片刻怀疑，以为他不是发自内心。他这念头如此深切，若听见有人犯了重罪，就会说：「感谢神，我还没有犯下更大的罪！」因此，他常常阅读《埃及的圣马利亚传》，每次都深受感动；他虽没有仿效过她的罪行，却愿效法她悔罪的精神。

他每天手捧至圣圣体时，总向神郑重表明心意，说：「主啊！今天务要提防我，免得我背叛祢，尽一切所能伤害祢。」另有时候，他说：「基督肋旁的伤口已经很大了；但若神不保守我，我还会把它弄得更大。」将领圣体时，他又说：「主啊，我在祢面前郑重声明，除了作恶，我别无所长。」他常说，自己准备弥撒所做的，只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若神不帮助，单凭自己，随时会犯下任何一种恶事。

早些年，他生病时常说：「如果神使我恢复健康，我要改变生活，开始行善。」可是在最后一次病中，他对自己的虚无认识得更深，说的却全然相反：「主啊，如果我康复，单凭我自己，我只会比以往更加作恶，因为我从前已经多次许诺要改变生活，却从不守信，所以我对自己完全绝望了。」他以为神会因他的罪惩罚他，所以病中常说，神赐下这病，是要使他回转。

他告解时流泪不止，说：「我从没有做过一件善事。」即便不在告解时，这念头也深深占据他的心；他看见年轻人，就想到他们面前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行善，便说：「你们多么有福啊！多么有福啊！你们还有时间行善，而我却没有行过善。」他见到修会会士，常发出这样的叹息：「你们多么有福啊！你们舍弃了世界，而我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决心。」他心里如此真诚地感受这事，以至常说：「我已无望了！」一天，他遇见两位道明会士，从他们中间走过，说：「让我过去吧，我已经没有盼望了。」他的意思是，他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毫无信赖。那两位好神父照字面理解了这话，便拦住他，安慰他，接连问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微笑着说：「我对自己已完全绝望，却信靠神。」

科斯坦扎·德尔·德拉戈见有些深受圣人恩惠的人，竟粗鲁地对待他，实在难以忍受；便对他说，他应当责备他们，让他们明白事情的真相。斐理伯却回答：「如果我谦卑，神就不会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了。」他始终坚定地怀着这种心情。一天，他的一位属灵女儿对他说：「神父，我想要您的一件东西，作为敬礼之物，因为我知道您是圣人。」他转向她，满面怒容，脱口说道：「走开！我是魔鬼，不是圣人。」

同样，有一次他病了，几个最敬爱他的人希望他诵念圣马丁的祷词：「如果祢的子民还需要我，我不推辞劳作。」他却一反常态，十分生气地回答：「我不是圣马丁，也从不以为自己是；我若以为任何人少不了我，就会认为自己已经被定罪了。」另有一位显贵，在他病中求他不要这么快就离开属灵的儿女，应当祈求神延长他的寿命；即便不是为他自己的益处，至少也为他们的好处，并使他还能帮助更多人。他却同样谦卑地回答：「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够帮助任何人。」这人想到神赐给斐理伯那么多奇恩，有一天便对他说：「神父，圣人们行大事。」他回答：「不，不要这样说；应当说，神在祂的圣人身上行大事。」另有一人，有一天对他说：「神父，我受到一个诱惑，竟以为您不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他回答：「你尽可相信，我和身边的人一样，不过是个人罢了；所以不必为这个诱惑烦恼，这根本算不得什么。」

斐理伯自视为罪魁，在神面前毫无功德，也称自己不配作司铎，因此总是把自己托付给众人的祈祷。他为此派人到许多不同的修院，请他们为自己祈祷；尤其托修院中的初学修士代祷，因为他格外信赖他们的祈祷。他也常请人为自己献弥撒，不只在生病时如此，凡在现世或灵性上有所需要，也都如此。他请不同修会的会士献这些弥撒，尤其是在当时前后所庆祝的圣人瞻礼日，到这些圣人的教堂

去献；他确信，借这办法，便能求得自己不敢指望单靠个人祈祷所得的恩惠。因此，他习惯把从神领受的一切恩典和恩惠，都归于他人的祈祷。他本人虽是极出色的祈祷导师，并在这方面领受了如此特殊的恩赐，却连在这件事上也十分自轻。有一天，他在罗马遇见两位耶稣会士，对他们说：「你们是一位伟大父亲的儿子；我很受他的恩惠，因为依纳爵是我默祷的老师。」然而事实上，在他认识圣依纳爵之前，就已从神领受了那奇异的心跳，也已操练默祷，享有我们前面所述的一切甘美与益处。

一天早晨，他在圣耶柔米堂献弥撒时，堂内地面猛烈震动；在场的只有辅祭和一位老妇人。弥撒结束后，有人问他，可知道这次地动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这是那位老妇人的祈祷所引起的。」同样，他给告解者指定补赎时，总求他们把一半补赎用在他身上；若是司铎，就请他们为他献弥撒，至少也要在弥撒的追念祷文中记念他。

他如此轻看自己，以至不能忍受别人看重他；每逢有人表示敬重，他都深以为苦。若听说有人对他评价很高，他便说：「唉，可怜的我！我这个可怜的人！将有多少乡野人、多少贫穷的姑娘，在天堂里比我更大啊！」一次，他的一位告解者前往洛雷托圣母圣地朝圣，回来后极其坦率地告诉他，自己所到之处，人们都把这位好神父看作圣人，并因此托他代祷。那天整个晚上，斐理伯只顾悲叹，说：「唉，可怜的我！我何等可怜！但愿神赐我恩典，使我真能成为这些人所想的那种人！」他又极为动情地说，自己与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还差得远。

他躲避一切尊荣的表示，如同躲避瘟疫。他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施行任何敬礼，也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面前始终脱帽，即使是最贫穷、地位最低下的人也不例外。他走进教堂时，男女老少都想摸他的衣裳，在他经过时跪下；斐理伯受不了这样的礼敬，有时用长袖、有时用手拍他们，说：「起来，别挡我的路。」他不喜欢人吻他的手，但有时为了免得拒绝使人伤心，也让他们这样做；至于另一些与他十分亲密的告解者，他也容许他们如此。他通常不愿与那些素有灵修声望的人谈论属灵之事，除非对方是来向他请教。至少一般而言，他决不许属下称他为「监督神父」或「会长神父」，只让他们称「父亲」。这称呼在他耳中特别悦耳，因为它表示的是爱，而不是权柄；因此，本会也养成了只称会长为「父亲」的习惯。他尤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本会创办人」；这也是他十分不愿离开圣耶柔米堂的房间、搬到瓦利切拉的原因之一。他常明确对那些和他谈论此事的人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从没有想到要做这样的事〔创立一个团体〕；只是神出于祂的良善，偏要因我的软弱而使用我作工具，使祂的能力在这事上更加显明。」事实上，每当他回顾往事、加以省察时，都一再表示惊异：神竟使用了他这样的人。

他极其反对一切争胜与争执，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总善意领受。他特别厌恶自己和他人在言语、衣着或任何别的事上矫揉造作。他躲避一切带有世俗恭维意味的繁文缛节，在每件事上都极力持守基督徒的纯朴。因此，与那些精于世故的人交往时，他不很容易迁就他们；对于表里不一、行事缺乏纯朴坦诚的人，他也尽可能避免与之打交道。至于说谎的人，他更不能容忍，总提醒属灵的儿女，要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们。

凡与他自身的行为或本会的治理有关的事情，甚至远比这些琐碎的事，他都惯常征求别人的意见。他并不以咨询聪慧的人或上司为足，而是凭着内心的光照，知道圣灵安息在什么人身上，便也与那些地位远低于他的人商议，坚持要他们说出意见，并在祈祷中把事情托付给神；到了最后，他往往依从别人的意见，过于自己的。他给属灵儿女的恒常劝告是，不要信靠自己，要常听取神师的意见，并尽量多请人代祷。

他很喜欢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实际轻蔑他，把他看作一文不值的人；因为他常牢记使徒这句话：「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在今世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许多人指出，尼撒的圣贵格利论圣以法莲的话，也适用于斐理伯：他愿意实际成为那样的人，胜于在人前显得如

此。因此，人们注意到，他总设法借着手势、动作、言语，或某种诙谐轻松的举止，遮掩自己真实的虔敬；行了一件有德行的事之后，又会故意添上一点天真、几乎愚傻的举动，作为掩饰。

神乐意使用斐理伯作工具施行奇迹时，这位圣善的神父总设法不让人看出自己在做什么，至少也只让极少数人察觉；我们实在可以说，他一生就是接连不断的奇迹。正如圣方济各·德·保拉用草药和别的东西遮掩自己的奇迹，斐理伯也常作出一些举动，与实际发生的事看起来全然不相称，仿佛所行的只是嬉戏或说笑，使旁观的人不去深究眼前所见。等到专门论及他的奇迹时，我们还会更详尽地说到这一点。他死后，许多人回顾他那充满奇迹的一生，惊讶不已：这样显而易见、无可怀疑的事，怎么竟会如此悄然过去？他们只能认为，圣人像西默盎·萨洛一样，借着祈祷求得了这项特别恩惠。即使那些察觉了他奇迹的人，知道他极不愿有人提起，也不敢谈论。所有这一切，都出于他深厚的谦卑；正因如此，直至生命终结，他向神最恳切祈求的，始终是让自己的一切德行与奇迹，无论生时或死时，都不为人知。

巴罗尼乌斯曾因与他行奇迹的能力有关的一件事称赞他，斐理伯却回答：「啊，切萨雷，我向你保证，人们把我看成那样，实在使我非常难过；我不断祈求神，不要借我行任何事，以免给人机会，把我看作我其实并非的那种人。请相信我，即使有时发生了超自然的事，那也是因为别人的信心，并不是因为我的功德。」另有时候，他去看望病人，有人请他用手摸一摸自己，或为自己祈祷，他却很生气地回答，显得十分烦恼。他常说：「这些人非要我行奇迹，可是我对行奇迹一无所知。」

总而言之，他待人的一切举止，都带着极不寻常的谦卑。他发号施令时，甚至对受命的人也恭恭敬敬；他极少给属下加派工作；与人办事，态度十分可亲，谈话温柔甜美，又充满怜悯，不能忍受任何人因他而遭受一点烦扰。他喜欢在房里来回踱步，但怕声音扰到楼下的人，便穿上一双薄毡鞋。他完全没有自负之气，那些终日与他相处的人，从未在他任何一件作为上，察觉丝毫自得的样子。他如此仇视骄傲，以至虽然为了把各种罪人赢归基督，而与他们交往，面对骄傲自高的人，却似乎实在无法与他们亲近相处。我们读到圣托马斯·阿奎那从未受过虚荣的诱惑，这话似乎也同样适用于斐理伯。除非有充分理由，他总厌恶谈论自己，所以「我说过」「我做过」这样的话很少出于他的口。他也劝别人，绝不要炫耀自己，尤其不可炫耀能增添自己声誉的事，无论认真说或开玩笑都不可以。

他渴望属灵的儿女在求得这项德行上，比在任何别的德行上更加勤勉。因此，无论年轻时或年老时，他常以吟唱般的声调，仿佛哼着曲子，念着这两个重大的词：「谦卑」和「超脱」。正如福音作者圣约翰不断对门徒说「彼此相爱」，斐理伯也总重复他最喜爱的教训：「要谦卑，要轻看自己。」他强调此事，仿佛永不知倦。一天，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讲道，热切阐发受苦的卓越与益处，听众无不赞赏。那位圣善的神父也在场，怕这会成为弗朗切斯科虚荣的机会，便开始作出平日惯常的那些摆动，站起来用手拍打一根壁柱，把众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自己身上。他一直这样做，直到讲道结束，随后走上塔鲁吉的位置，高声宣告，本会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虚荣或夸耀，因为直到当时，他们还没有一个人曾为爱基督流过哪怕一滴血；相反，他们服侍并跟随这位身为神的导师，为自己赢得的，只是尊重与敬爱。他接着就这件事谈了很久，使听见的人深受造就。

他说，无论有什么缘故，人都决不应说一句自夸的话，无论认真说或开玩笑都不可以。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善事，另有人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我们就应当欢喜，承认这是神的一大恩惠；若我们软弱的德行还达不到这个地步，至少也不要因为别人夺去了人的赞誉而忧伤，因为这样只会使神给我们更大的尊荣作为赏报。他常对属灵的儿女说：「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要确信，祂若要你们做什么，必使你们足以胜任祂愿意用你们去做的一切。」他劝他们祈求神，若赐下某种德行或恩赐，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要让他们觉察，好叫他们更容易持守谦卑，不至找到虚荣的机会。若他们说了什么自高的话，他便立即责备，说：「我的秘密归我自己，我的秘密归我自己。」借此使他们明白，主赐下的默感，或至尊的神惠赐的恩惠，不应向众人宣扬泄露。

他有一条喜爱的格言：一个人若把自己放在犯罪的机会中，却说「啊，我不会跌倒，我不会犯罪」，这正是他会跌倒，而且会使灵魂受到特别严重损害的明显征兆。他说，有人受到肉体的诱惑，却借着躲避犯罪机会来抵抗，与一个全然没有受到诱惑、却不躲避机会的人相比，前者实在更少叫他担心。他劝他们常在心里作这样简短的祈祷：「主啊！我不信靠自己，因为祢若不帮助我，我必定跌倒。」或者：「主啊！除了恶，祢不可指望我能有什么。」他教导他们，在诱惑中，只说「我要做」「我要说」还不够；这些话甚至带着几分妄自尊大与自恃。人更应极为谦卑地说：「我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会怎么做。」他劝人告解时，先告明最严重的罪，也就是最觉羞耻的罪；这样，便能更彻底地使魔鬼蒙羞，也从告解获得更多益处。他又说，纯诚而频繁的告解，实在是获得谦卑的最佳方法。

对于替自己辩解的人，他极为不悦。他说，一个人若真诚愿意成为圣人，除极少数情形外，决不应为自己找借口，而应总容许别人认为自己有错，即使受到不公正的责备，也当如此。他常把替自己辩护的人戏称为「夏娃夫人」。他立下一条准则，说医治骄傲的真正良药，就是克制并治死心中那种可称为容易受冒犯的性情；人因任何事受责备，都不应过分烦乱，或过分放在心上。他说，一个人因责备而灰心，往往比招致责备的原过错还犯了更大的错；而过分忧伤，通常正是出于骄傲。他愿人跌倒之后承认过失，并说：「如果我谦卑，就不会跌倒了。」

有些人过于信靠自己的力量，求神赐下患难；他并不赞同这种心态。他更愿自己的儿女祈求主出于无限良善，使他们在每日的小小试炼与烦扰中获得忍耐。他说，初学灵修的人，最危险的莫过于想充当导师，去指导别人，使别人归正。他愿他们先顾及自己的回转，保持谦卑，免得开始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因而落入骄傲的心态。为了更彻底地避免一切虚荣的危险，他劝人若有特别的敬礼，应在自己房间里举行，不要在公共场所寻求甘美与灵性的安慰。他恳切劝他们避免一切标新立异，尤其在属灵的事上，因为这往往会引起并滋长骄傲。不过，他也不愿人仅仅为了躲避虚荣，就放弃本来可以做的善事。

依照圣教父们的教导，他常把虚荣分为三种。第一种，他称为「女主人」：虚荣事先在心中生起，成为行动的动机与目的。第二种，他称为「同伴」：人行事虽不是为了虚荣，却在行事时感到自得。第三种，他称为「奴婢」：人在行善时生出虚荣，却一出现就立刻压下去。他常补充说：「至少要留心，不要让它作女主人；它若作同伴，虽不会抹去善行的功德，但使它成为奴婢，才是成全所在。」他又以一条格言作为这些教训的冠冕，立下准则说，要完全获得谦卑的恩赐，必须做到四件事：轻看世界，不轻看任何人，轻看自己，轻看别人对自己的轻看——轻看世界，不轻看任何人，轻看自己，轻看自己受人轻看。事实上，如果不怕冗长，我还可以汇集许多斐理伯关于谦卑给属灵儿女的其他劝告。

第十八章 斐理伯如何克己

斐理伯在谦卑之外，又兼有通常所称的克己之德。他不断克制自己，又主要借这操练引导受他指导的人；在这方面，他的成就如此卓越，众人公认他是克己的导师，实在当之无愧。就他自己而言，他最用心的，是要使人把他看作卑微低贱的人；凡有机会在人前显得如此，他总在合宜的限度内尽其所能。因此，他屡次所说所做的，若只看外表，似乎都是轻浮愚妄之举。但凡留心这位神的仆人行事目的的人，很快就会看出：他所爱慕的，是那在世人眼中被视为愚拙的智慧，正因如此，他才走上这条道路，并引领属灵的儿女跟随他。

因此，斐理伯无论在家里或户外，公开或私下，都以各种方式克制自己。具体说来，为了这缘故，他屡次像孩子一般在人前蹦跳，甚至在枢机和高级教士面前也是如此；而且不只在偏僻无人的地方，连宫廷、广场、街道等人群聚集之处，也都如此。有时，他当着别人的面，一次跳过三级或四级台阶，然后对一旁的人说：「你们看怎么样?」8 月 1 日，他在圣彼得锁链堂前的广场上跳跃起来；那天正逢瞻礼，那里聚集了极多的人。有人说：「瞧，那边那个老傻瓜!」这样，斐理伯便达到了自己极力追求的目的：让人把他看作没什么头脑的人。

另一次，他行经罗马城时，遇见一位送水人，便在街道中央拦住他，请他行个方便，让自己从他的一只大水桶里喝水。那人答应了，斐理伯就把嘴凑在桶上喝起来。送水人十分惊讶，想不到仪表如此的人，竟会当着一大群人的面，以这种方式喝水。

又一次，他经过班基街，遇见了嘉布遣会的坎塔利切的圣斐理斯；这位圣人的卓越德行，人人皆知。两人十分亲热地问候了许久，斐理斯修士问斐理伯渴不渴，斐理伯说渴。斐理斯修士便说：「现在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能克己。」随即把自己挂在颈上的饮壶递到他面前。斐理伯把嘴凑上去，就喝起来。不久便围了一群人，但大家不但没有反感，反倒说：「看哪！一位圣人在给另一位圣人解渴!」这位圣善的神父随后对斐理斯修士说：「现在我也要看看，你能不能克己。」他便摘下自己的帽子，戴在修士剃光的头上，叫他就这样戴着帽子走。斐理斯修士说：「好，我就走；不过，帽子若被人拿去，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修士戴着帽子走出了一段路，圣人既已知道他的良善与克己，便派人把帽子取回。两位圣人各自去了，留下众人，无法断定他们两个究竟谁的克己更为完全。

阿方索·杰苏阿尔多枢机极其深爱斐理伯，送给他一件皮裘，并要他答应穿上；因为枢机认为，他年纪已高，又不断在告解亭服侍，实在需要这件衣服。斐理伯顺服了，而且单为克己的缘故，一连穿了整整一个月。为了让人人都看见自己穿着皮裘，他常穿着它，以庄重矜持的步伐走出去，一边回头欣赏自己的装束，仿佛一只孔雀。他做这一切，如同另一个西默盎·萨洛，纯粹为使所有看见的人拿他取笑。

有一次，亚历山德里诺枢机请他赴宴。为要克己，他带了一位告解者同行，吩咐他用一只陶罐端着一份煮好的扁豆；入席后，就让人放在自己面前。不过枢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人，不但没有见怪，反倒和满座宾客一起坚持要尝斐理伯的这道菜，并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喝过这么好的豆汤。这位圣善的老人虽用种种古怪办法，想使人以为自己是个傻子，或是老来昏聩，然而事情往往恰好相反：人们从别处已知道他真实的圣德与智慧，因此识破了这圣善的机巧。另有时候，他到别人那里赴宴，也采取类似的克己方式，目的是要引某个人走向虔敬与德行。

圣殉道者帕皮亚斯和毛鲁斯的遗体迁移那天，我们的教堂挤满了人；斐理伯站在门旁，等候护送圣髑的行列。他心中充满喜乐，想在这时候克制自己，也仿佛要借一个出口，让心中的欢愉稍稍宣泄出来，便看见教宗瑞士卫队的一名卫兵正在那里值守，蓄着一副漂亮的大胡子。斐理伯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胡子，拉了两三下，又极其奇异地抚弄起来。有的旁观者笑了，有的惊讶得连笑也笑不出来；但许多人看出斐理伯的用意，便从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中大受造就。

有一次, 为了招致别人的讥笑与轻蔑, 他想出一个极奇特的办法: 只把一侧的胡须剃去, 便顶着半边胡子走出门, 又跳又舞, 仿佛打了胜仗。另有时候, 为了同时克制自己和家里一位名叫朱利奥·萨韦拉的弟兄——他很会理发——斐理伯便把他叫到有几个人在场的地方, 要他给自己修头发和胡须。自然又引来若干人围观, 斐理伯不时说:「啊, 这样就好; 对, 现在你给我修得不错!」他常带着几位告解者出门, 手里拿着一大束盛开的花, 不住地闻, 又作出夸张可笑的满足与欣喜神态; 这样既使自己成为笑柄, 也使同伴操练克己。另有时候, 他摘下眼镜, 举到妇女和小姑娘眼前, 让她们看。

他常穿着长袍, 脚上一双大白鞋, 像修士一样走遍罗马; 那鞋是亚历山德里诺枢机施舍给他的。有时, 他在人前朗读, 便故意读错, 尤其看见有学识的人站在附近听时, 更是如此; 事后, 他会问自己人:「某某人怎么说?」总而言之, 他几乎每次出门, 都要作些克己的举动, 引人取笑自己。在家里, 这些举动更是几乎从不停息; 实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整个一生就是一场连续不断的克己。不过, 每个举动本身都很琐细, 逐一叙述自然会令读者厌倦, 我便只择取几个例子。圣善的神父常穿着白鞋, 在短上衣外罩一件长及膝下的红衬衣, 留在房里接待来访的人; 即便面对高贵显要的人物, 他也穿着这身衣服接待, 好让他们因他的幼稚或怪异而看轻他。瞻礼日, 他有时把外袍翻过来穿在长袍外, 帽子歪戴一边, 下楼走进教堂; 一个自己人拿着刷子跟在后面, 当众给他刷衣服。有时, 他拿一只以蓝布作衬里的大垫子, 顶在头上, 出现在众人面前; 有时, 他穿着一件白缎短上衣出门, 那衣服原属圣庇护五世。

特别有一次, 9 月 8 日, 几位枢机来庆祝我们教堂的主保瞻礼; 晚祷进行到一半时, 斐理伯穿着一身极其古怪的服装, 走进唱经席, 也许希望受到这些高级教士的严厉责备。但他们对他的圣德极为推重, 他一进来, 他们便起身, 邀请他过去与他们同坐, 以种种礼数相待, 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诺枢机尤其如此。圣人却微笑着说:「我坐在这些托衣摆的侍从中间, 就够了。」于是, 他加入他们, 余下的礼仪便一直留在那里。然而这并没有使旁观者反感; 不明白的人虽惊讶, 却因知道圣人的为人而不觉冒犯; 明白这位圣善神父用意的人, 则大受造就。

为了减少人们对自己的敬重, 他在房里放着故事书、笑话书之类; 有人来见他, 尤其是显贵人物, 他便叫人朗读这些书, 假装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有一次, 克勉八世派波兰王国几位最重要的贵族来见他, 让他们与他交谈, 领略他的德行与卓越圣德。斐理伯听说他们到了, 还没等他们上楼, 便吩咐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取出其中一本书来读,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可停下, 直到他示意为止。贵族们一进来, 斐理伯就毫不客气地说:「请诸位等这个故事念完。」朗读时, 他不断说:「啊! 你们看看, 我收藏的书多好; 看看人家念给我听的, 都是多么要紧的事。」他只说诸如此类的话, 连一点属灵的事也不提。贵族们待了一会儿, 面面相觑, 随后告辞, 满心莫名其妙。他们刚一走, 斐理伯就叫孔索利尼神父把书放下, 说:「眼下需要做的, 我们都做完了。」

但圣人还不满足于把这类书放在房里, 并在显贵前来拜访时请人朗读; 为了更有效地使他们以为自己轻浮而不明智, 他一有机会, 就向各种人提起这些事, 或引用书中的话, 有时背诵关于战斗的愚蠢诗句, 有时即兴自作诗篇。一天, 他在兰戈纳侯爵夫人家里, 西班牙大使夫人也在那里。谈了一些别的事之后, 她问他离弃世界已有多久。斐理伯回答:「我还不知道自己曾离弃过世界。」随后立刻告诉她, 自己房里收藏着那些笑话书, 并转向同来的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 说:「安东尼奥, 你说, 我是不是很喜欢那些有趣的诗歌和寓言书?」加洛尼奥回答:「是的, 神父; 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因为您找不到别的办法, 来冷却您爱神的火焰。」这回答全然出乎斐理伯意料; 他本是看出那位夫人对自己十分推崇, 才把话头引到这里, 指望多谈些这些无聊事, 打消她的敬意, 使她轻看自己。因此, 回到家后, 他责备加洛尼奥, 说:「你看看, 你给我的是什么好回答! 愿神宽恕你! 你脑子里究竟想些什么, 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罗马贵族洛伦佐·阿尔蒂耶里曾去探望他；由于不熟悉斐理伯的举止，见他如此欢快，说话又显得如此无所顾忌，不免大为惊讶。告辞后，他告诉劝自己前去拜访的巴尼亚雷亚的安杰洛，说圣人这种举止，实在一点也没有使他受到造就。安杰洛回答，这位圣善的神父这样做，是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圣德。贵族听了这话，再三思量，便热切希望第二次去拜访。与此同时，安杰洛已把阿尔蒂耶里的话告诉斐理伯，并求他如果那贵族再来，举止务要庄重些。斐理伯回答：「哎！你要我怎么样呢？难道要我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神色庄严的样子，好让人说：『这就是斐理伯神父』，然后我再开始大讲漂亮话吗？我告诉你，他若再来，我就比上次更不像样。」这位贵族不但再次登门，也开始理解斐理伯的行事方式，察觉那外表之下隐藏着什么；于是，他不仅不再为这些习惯感到惊讶，反而开始认出他的圣德，并从从前几乎令自己反感的事上，获得极大的造就。

他对家里的人也不断采取这类举动，要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敬重，使他们终究认为他只是个判断力平平的人，至少也要对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有时，他邀请他们一起赛跑，随即拔腿就跑；有时，他要他们和自己比试跳跃。有时，他回到房里，戴上额我略十四世送给他的那顶红色四角帽，然后等人来见他。有些人见他这副装束，不敢进门，他就叫他们，问为什么不进来。他们回答：「神父，因为我们看见您戴着枢机的红帽，不知道该称您为最尊贵的大人，还是只称可敬的神父。」于是他便笑着摘下帽子，说：「啊，我可真是个傻瓜，对不对？」事实上，这样的事例无法一一列举。他始终如此逗弄家里的人，可是无论怎样，也未能使他们降低对他真实圣德的评价。

借着这些细小却不断重复的克己行为，他已完全驾驭自己的情绪；对于任何尚未彻底克制的天性倾向，他总怀着警惕与戒心。有一次，他把一只自己用了很久的厚玻璃杯送给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乔瓦尼·安东尼奥问他，要自己拿这杯子做什么。斐理伯告诉他，自己从前很挑剔，使用这杯子，是为了避免用别人用过的杯子喝水；如今他已经克服那无谓的嫌恶，就再没有理由标新立异，非得专用一只自己的杯子不可。他在弥撒时，也曾十分不愿使用别人的圣爵；然而，借着一再克己，他已彻底战胜了这种厌恶。等他察觉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完全克服天性，便请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只圣爵。乔瓦尼·安东尼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因为现在我已能作自己的主人；从前，我必须使用别人的圣爵，好克服自己的挑剔。」

第十九章　斐理伯用以操练属灵子女的克己功课

我们已经屡次说过，斐理伯关心受他照管之人的灵性长进，正如关心自己的长进一样；他让他们经常从事的操练之一，就是克己。若要一一列举他用以试炼他们的各种克己功课，足可写成一整本书；这里只须提几种最常用的办法。他常常打发告解者到人群最密集的圣堂门口乞讨，即便他们是显贵人物也不例外；而且不许他们像萨科尼善会的人那样蒙住脸来掩藏身份。他让他们清扫圣堂前的台阶和街道，再把扫出的垃圾运走。他吩咐他们在讲道时向人乞讨；当时没有这种习惯，人们认为这是丢脸的事。他在圣耶柔米堂建造房间时，叫告解者像普通泥瓦匠的帮工一样，搬运了很大一部分建筑材料。有时，他打发他们到私人住宅，为神的爱乞求几块面包。有一次，他的一个属灵子女穿了新衣，因自己的华美服饰而沾沾自喜，他便命他去圣母大殿门口乞讨，规定他那天只能吃别人施舍的东西；随后又特意打发别人去戏弄、嘲笑他。有时，他打发他们到道明会的诗班席听寝前祷，命他们像尸体一样直挺挺地躺在长凳上，一直到《Salve Regina》唱完。他还有许多副眼镜，虽然自己几乎从不用；有时他给这个戴上一副，给那个戴上一副，尤其喜欢给男孩子戴，随后吩咐他们戴着眼镜去办各种事情。他想出的这类办法几乎数不胜数；所有这些办法的目的，都是使他的属灵子女保持谦卑，不在乎别人怎样议论、怎样看待自己。

一天早晨，告解者来办告解时，他让弗朗切斯科·博齐神父俯伏在圣堂里，躺在斐理伯的告解亭前，伏在那里相当长一段时间。另一天早晨，他又这样对待乔瓦尼·巴蒂斯塔·利杰拉；这位司铎容易情绪低落，也有良心疑惧。安娜·鲍荣茂也深受疑惧困扰；一天早晨，她向圣人告解以后，不一会儿又回来，想再告解一遍。斐理伯便在圣堂内，当着几个人的面使她克己，不听她告解，把她赶走，并大声责备她。那位夫人神色不变，谦逊地转身离开圣堂，没有说一句替自己辩解的话。

另一次，他打发一个青年一路摇着铃，穿过鲜花广场和朱博纳里街；这两处位于罗马人口最稠密的城区，行人众多。工匠们听见这不寻常的声响，纷纷出来，以为他是疯子，嘘声嘲弄他。还有一次，他让一个告解者背上绑着一块大箱盖，穿行罗马街头；箱盖上用大字写着：「因为吃了凝乳和乳清！」

一天，斐理伯带着几个告解者去拜访亚历山德里诺枢机。临别时，他对枢机说：「阁下，我希望您赐些东西给我的这些孩子。」枢机十分了解圣人，深知他是在找机会让他们克己，便立刻走到橱柜前，取出一块大糕饼给他。斐理伯道谢说：「这正是我想要的。」他们一出府邸，他就把糕饼掰成几块，每人分一块，吩咐大家当即开吃。于是，他们一路穿过罗马街道，一起咀嚼着糕饼，仿佛彼此合着节拍。

他的一个告解者想去掉当时流行的额前高发绺；圣人不但不准，还命他加以修整。为了使他更进一步克己，他叫他去找嘉布遣会的斐理斯修士，说修士一定乐意发爱心，替他整理头发。那位善良的告解者便照着去了；斐理斯修士事先与圣人商量过，并不替他修整，而把他整个头都剃光了。他极其忍耐，欣然接受。另一个名叫阿尔贝托·莱尼亚约洛的告解者，请圣人准许他穿苦衣。圣人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穿在长袍外面。」那人爽快地服从了，一直到死都这样穿着，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穿苦衣的贝尔托。

宫廷中一位极有权势的人养了一条狗；他酷爱动物，异常宠爱这条狗，百般抚弄。有一天早晨，一位绅士恰好带着这条狗到圣耶柔米堂来。斐理伯抚摸了它几下，狗就十分依恋他，不肯离开他的房间，尽管圣人一再把它送回主人那里。起初，狗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悦，为了不让它跑走，比以往更加宠爱它，甚至拴了它几天。最后，他见它一经放开就跑到圣耶柔米堂去，而斐理伯能给它的不过是一点面包，不由得大为惊异，想起自己有几个侍从因斐理伯的劝导，已离开宫廷，好更全心地事奉神，便笑着说：「斐理伯神父把我的人带走还不满足，连我的动物也非带走不可。」这位圣善的神父充分利用这条狗，让自己的属灵子女克己。狗的个头很大，他却让一些告解者把它抱在怀里穿街过巷，连身份显贵的人也不例外；他派另一些人替它洗澡、梳毛；自己出门散步时，又派人用链子或绳子牵着它，走过罗马街头。这不但让牵狗的人克己，也让斐理伯自己克己，因为狗总是要往前

冲，拖着牵它的人走，使他们看起来活像一群由狗领路的盲人。这条狗参与的种种克己操练，持续了十四年；这些功课如此难当，塔鲁吉枢机常称这动物为「狠狠鞭打人心的鞭子」。它始终不肯离开斐理伯，最后死在他的房间里。

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提供克己的机会，他搬到瓦利切拉居住时，在圣耶柔米堂留了一只猫。整整六年，他天天打发几个自己的人去照料它，还要到肉铺给它买肉。他们回来时，即使有枢机、高级教士或贵族在座，他也总要问起猫来：是否把它安顿舒适了，它怎么样，吃得可高兴；还问许多琐细的问题，仿佛这是最要紧的大事。

切萨雷·巴罗尼乌斯刚交到他手里时，他就着手训练他轻看自己，也不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放在心上。为此，他常常让他拿一个容量超过六大杯的大瓶子，到酒馆去，只买半品脱酒装进这个巨大的瓶子；但先要叫人把瓶子洗干净，再坚持亲自下酒窖看着人家打酒；有时要请他们找开一枚六便士银币，有时则是一枚金克朗。巴罗尼乌斯一开始实行这些处处讲究的吩咐，酒馆的人便以为他在戏弄他们，破口大骂，常常威胁要狠狠揍他一顿。巴罗尼乌斯成为司铎、住在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的时候，斐理伯还常让他在送葬队伍中，举着十字架走在遗体前面穿过街道，以此操练克己。

贝尔纳迪诺·科罗纳原是西尔莱蒂枢机的一名侍从；他一交到斐理伯手里，斐理伯就开始用各种办法使他克己。他常叫他牵着马缰走过原先主人的府邸门前，仿佛是个马夫。贝尔纳尔迪诺有一副格外漂亮的胡须；斐理伯命他照自己先前做过的榜样，把胡须剃掉一半。科罗纳立刻起身去服从命令；圣人见他这样爽快，就告诉他不必剃了。凡在祈祷会里与贝尔纳尔迪诺同住过的人，都知道这些以及其他克己操练，使他达到何等纯洁的生活。他变得像孩子一样纯净、单纯，圣人极其温柔地爱着他。

一个夏日，斐理伯被请到圣堂里去与一位夫人谈话，便穿着一件毛皮衬里的长袍去了。从圣堂出来时，他在院子里脱下袍子，翻过来给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穿上；这位罗马贵族也是他的告解者。当时众人正在唱晚祷，斐理伯命他到诗班席去，向当时担任院长的切萨雷·巴罗尼乌斯传话。青年不愿让人看见自己这副打扮，便绕到长凳后面去同他说话，因为当时诗班席的布置与如今不同。圣人察觉了，所以青年刚回来，他就让他仍穿着同一身衣服，再去传同一个口信，并嘱咐他从诗班席中央穿过去；马尔切洛照办了。

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极怕热，即便在最严寒的冬季，也只穿一件哔叽长袍；圣人为使他克己，竟让他在酷热的夏天，连续三个月在长袍外面罩着一件皮袄。这位安东尼奥神父会唱几首诺尔恰方言的歌曲；枢机和其他显贵到会院来时，斐理伯有时就命他当着他们的面唱；有时又叫他在修女们面前唱，一举使自己、这位可怜的司铎以及听众都受到克己的操练。加洛尼奥尚未成为司铎时，斐理伯命他六个月或八个月不领圣体；对于像他这样虔敬的人，这是极大的克己。他晋铎以后，常因心中热忱深厚而在弥撒时流泪；因此，神父命他每周只举行三次弥撒，过了许久才准许他每周举行五次。有时，在用餐以前，他派他到饭厅里，为神的爱乞讨一顿午饭或晚饭；他也常让别人承受这种克己的功课。有时，他又叫他搬几担砖头到不同的地方。

魔鬼有一次将轻视斐理伯的念头放进一位会士的心里，使他不再信任圣人在告解时给他的劝告。但最后，他在告解以外，把这个试探向圣善的神父陈明了。斐理伯一如往常，随时寻找使自己和别人克己的机会，便命他在饭厅里公开讲出这些念头。告解者服从了；斐理伯站在那里听，处处显出异乎寻常的欢喜。将试探公开讲给别人听，是他用来克服试探最常见的疗法之一；不过，只有看出对方承受得住，他才会采用。道明会的依纳齐奥·费斯蒂尼修士，曾因顺服斐理伯而公开陈述一些试探；若非如此，世上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他开口。他说，自己讲述这些试探时，内心的满足与安慰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而且这疗法的效果也十分圆满。

坎蒂亚诺人阿戈斯蒂诺·曼尼是本会司铎，极有爱心，十分虔敬，于一六一八年去世。有一次，他在我们的圣堂里讲了一篇极好的道。斐理伯于是把他叫来，以神圣顺服之命，吩咐他把同一篇讲道连续讲六次，不得有意改动一个字。阿戈斯蒂诺服从了；众人一见他登上讲道台，就喊道：「哦，又是那个只有一篇讲章的神父！」

但斐理伯最喜欢使人克制的，莫过于思辨争辩；他极其认真地致力于此，尤其当这些辩说表面上颇有道理时，更是如此。众圣徒这样殷切热诚地推崇的操练，或许是灵修生活中最难的一种克己。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讲述斐理伯与巴罗尼乌斯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教宗拨给巴罗尼乌斯一笔钱，使他能够继续编写《教会编年史》。斐理伯一听说，便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使他克己，告诉巴罗尼乌斯，既然他再不能以无力负担为借口，自己就要他像其他人一样，为会院的开销出一份钱。巴罗尼乌斯觉得这要求十分苛刻；他平日对圣人的顺服虽然周全细致，近乎完美，这一回却让一点人性的软弱占了上风。事实上，除了教宗的津贴，他没有别的钱，而这笔钱还必须不断用在梵蒂冈抄录手稿。他千方百计，屡屡设法劝圣人放弃这想法；但斐理伯所着眼的是他的灵性益处，始终坚持，不因任何说辞或论证而让步。尽管如此，试探在巴罗尼乌斯心中愈发强烈，他便去见托马索·博齐神父，苦苦央求他设法劝斐理伯神父，不要在这样的事上强逼他，伤他的心；因为他实在觉得，宁可离开祈祷会，也不愿从这笔钱里拿出一份来。托马索神父热心替他说情，斐理伯却更加坚决，只回答说：「你明明白白地告诉切萨雷，要么出钱，要么离开；神并不缺少任何一个人。」托马索神父听了，不知还能做什么，便劝巴罗尼乌斯务必服从圣人的吩咐，要记得自己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虔敬上有所进步，全赖斐理伯。巴罗尼乌斯接受了这番良言，良善之心重新振作，便径直到斐理伯房间里，跪在他面前，谦卑地为自己先前的抗拒请求宽恕。他不但愿意交出手头所有的一点钱，也愿意交出毕生将来所得的一切，重新把自己完全置于圣人的支配之下。斐理伯这才对他说：「现在你已经做了我所求的一切。我并不要你的钱；但以后要学会更爽快地顺服。」

他让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神父承受的克己，也几乎同样严厉。他确实格外留意让那些门第高贵或才干出众的人克己，因为他知道，这既能大大造就别人，也有助于他们自己的灵修生活。一天，他叫来博齐奥神父，吩咐他立即去告诉塔鲁吉，要他离开祈祷会，因为他的行为不能得到自己的认可。这突如其来的悲讯，使塔鲁吉悲痛不已；他日夜反省自己的举止，要查出究竟哪里出了差错。但他实在找不出什么足以招致圣人震怒的行为；经过多次长时间的祈祷，他去见博齐奥神父，恳求他替自己向斐理伯说情，问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并代他表示，他宁愿接受任何补赎，也不愿离开祈祷会。博齐奥接下这项使命，心中既有畏惧，也有盼望：畏惧，是因为他见识过斐理伯的坚决；盼望，是因为他知道斐理伯的仁慈。他带着塔鲁吉去了，让他留在门外，自己进去对斐理伯说，他把迷失的羊带回来了，深信他会像从前一样，以温柔和爱接纳他。听了这番恳求，斐理伯似乎息怒了；他仿佛借着某种天上的光照，知道塔鲁吉就在门外，便吩咐博齐奥把他带进来。塔鲁吉一进房间，就扑倒在圣人脚前，却因悲伤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斐理伯对他说：「既然你求宽恕，我就宽恕你；不过，你要小心，不可再有那样使你不配住在这会院里的行为。」随后他便让他离去；塔鲁吉已全然得了安慰。事后，斐理伯对博齐奥神父说：「你简直难以相信，塔鲁吉在这短短几天里，单因受了这种克己操练，已经获得了何等的功德。」

在这些以及其他场合，圣人为自己的子女安排机会，使他们操练轻看自己；他总是提出这条准则：一个不能忍受名誉受损的人，无法在属灵的事上长进。因此，他特别坚持，人必须竭尽所能，克制自己的理智。他常摸着额头说：「人的圣德，就在这三寸之内。」随后解释说：「整件事的要紧处，在于克制 razionale，不想充当事事精明的人，什么都要争论一番。」这个词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所指的是在一件事上过分推论争辩。他又常说：「成全在于把自己的意志俘虏过来，作它的主人。禁

食之类的事，若由己意当家，我并不怎样看重。但我要你们用心约束 razionale，即使在琐事上也如此；这样才能在大事上得胜，在德行的道路上长进。」

他对这些道理深信不疑，因此遇到一个有圣德名声的人，就常用克己的功课来试验其德行；若经受得住，他便尊之为真正的圣德；若经受不住，他就怀疑其中有迷误。他说，基督徒的成全，在于懂得为了基督的爱而克己；外在的克己，大有助于获得内在的克己，也有助于获得其他德行；没有克己，便一事无成。

总之，他仿佛另一位圣约翰·科隆比尼，深深领受了那位圣人的精神，便在教区司铎所能实行的范围内，使自己的属灵子女不断操练克己。有时，一位神父正在讲道，因所讲的题目而愈说愈热切，他就打发另一个人去，叫他住口，说他讲得无聊，要他从讲道台下来，因为自己要讲道了。他又常常命某个人起来，毫无准备地即席讲道，神态俨然是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因顺服他所作的即席讲道，总比同一位讲道者精心预备的讲章更好。有时，他打发他们到书店去，询问那些题名古怪的书，例如《阿尔洛托本堂神父》《马泰奥·马利亚·博亚尔多》《伊索寓言》等等，还特别嘱咐他们务必高声询问，让人人都听见，使自己彻底受辱。有时，他让他们不披教士斗篷，[1]从瓦利切拉走到圣耶柔米堂；有时又让他们穿着袖子破烂、衣身有洞的衣服。有一天，一位绅士在街上看见他们中的一人，便为神的爱要送他一双衣袖。圣人得知自己的告解者拒绝了这份施舍，就派他回去告诉那位绅士：自己先前虽然拒绝了衣袖，如今因为实在缺少，却很乐意收下。他遵命去了，绅士把衣袖给了他，圣人便叫他穿上。他命有些人亲吻访客的脚，叫另一些人在枢机和高级教士面前跳舞唱歌。他让几个人头戴白布四角帽出门，又让另一些人戴一顶大得出奇的帽子，仿照古式，用绳子在下巴底下系牢。他给一些人颈上挂一大串隐修士用的玫瑰念珠，要他们以这副装束到圣堂去；又给另一些人戴上塔夫绸和金色花边做的假胡须。他常给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的帽子围上带金线的紫色塔夫绸，叫他这样戴着在罗马走动；还多次在晚饭时派朱利亚诺·马加卢菲带着一只猴子进饭厅，猴子肩上扛着枪，头上戴着四角帽，吩咐他就这样绕着饭厅走。他按自己所判断的适宜情形，给这个人一种克己功课，给那个人另一种，口中不断重复：「我的孩子们，要在小事上克己，好使你们日后更容易在大事上克己。」

1. 教会圣职人员所披的斗篷。 ↩

在这件事上，我们也不能不惊叹：斐理伯无论给谁安排克己的功课，无论那功课怎样出奇，对方总是甘心接受，也总在告解者的灵魂中结出圣人所期望的果实。事实上，他知道谁能承受这些担子，谁不能。有些人在他身边三四十年，他却从未用言语或行动给他们一次克己的功课；另一些人刚归他引导，他就开始要求他们做最出人意料的事情。他所得的恩赐，不但使他能辨别谁能够顺从克己的要求，还能辨别他们愿意接受哪一种克己，以及他们当时的德行到了什么程度。因此，他按他们所能承受的对待他们，酌情使他们克己，或不使他们克己。他看怎样对他们有益，就给一些人十分严厉的操练，给一些人适度的操练，给另一些人极轻微的操练；他格外看重的是，他们必须欣然顺从。

他如此珍视克己这项德行，几乎时时都在重复圣伯尔纳的那句话：「轻看世界，不轻看任何人，轻看自己，轻看自己被人轻看。」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他宣称这就是成全的几个阶梯。但想到达到这种成全、尤其最后一个阶梯是多么困难，他就常常补上一句：「可是，这些全是天上那一位的恩赐。」或是说：「我还没有达到。」或说：「但愿我能达到。」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既表明他对克己的推重，也表明他深知其中的艰难。

虽然让自己和别人克己，是斐理伯格外独特的一项习惯，但在晚年，他较少安排外在的克己功课了。他说，如今人人都十分清楚他在这方面的倾向，因此这类行为不但比较难以结出果实，对某些人甚至可能成为骄傲和虚荣的机会。

第二十章　斐理伯的忍耐

现在我们要讲到众圣徒视为一切圣德试金石的德行，就是忍耐。第一编叙述他在爱德圣耶柔米堂创立灵修操练时，已经提及一些事迹；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说，他一生不但是不断克己的一生，也是持续操练忍耐的一生，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遭遇反对。

首先，几乎每座府邸里的宫廷侍从，都把他当作嘲弄的对象和笑柄。他们想到什么坏话就说什么，尤其在他住在圣耶柔米堂的时候。因此，他的告解者一在宫廷出现，人们就问：斐理伯神父老爷正在做什么，今早吃了什么佳肴，收了几只肥阉鸡，属灵子女给他送了几罐吃食；还有其他同样失礼无状的话。这种讥刺的言谈持续了许多年，罗马到处都听得到。各处店铺和钱庄里的闲人浪子，几乎除了嘲弄斐理伯和他的告解者，便不做别的。圣人当然知道这一切；人人不仅惊讶于他的忍耐，也惊讶于他听说自己如此遭人嘲弄时所表现的极大喜乐。有一位显贵原本也常拿他取笑，后来细想他这始终不懈的忍耐，竟对他生出极大的敬重，时常派人来，请他在祈祷中记念自己；无论何处有人谈起斐理伯，他都称颂他的良善，认为实在奇妙。

有些人出于嫉妒，或出于自己的其他缘故，受不了看见祈祷会的灵修操练兴旺，也受不了斐理伯圣德的芬芳一天比一天传得更远。这些人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使别人对他产生恶感。一天，罗马满城传言，说圣耶柔米堂的斐理伯神父因与妇女不正当来往而被关进监狱。事实是，住在那里的一名仆人也叫斐理伯，确因这件事入狱。但那些心怀嫉妒的人利用同名的混淆，到处把这传闻安在圣人身上。斐理伯听了，丝毫不恼，只是极其平静地微微一笑。

有一次，他为罗马绅士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去向一位高级教士求情；这位绅士是他的告解者，被人诬告犯了死罪，而圣人握有他清白的确证。那位高级教士不但拒绝听取实情，还厉声辱骂斐理伯，在场的人无不惊愕。他们固然惊讶于这位显要的举止，但更惊讶的是，圣人竟如此忍耐温柔，面带喜色地承受这些凌辱。不过，最后被告的清白终于得以证实，因而获判无罪。

在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个绅士的仆人无缘无故地侮辱斐理伯，言语举止十分放肆。圣彼得大殿的法政司铎、文坛颇有名望的法布里诺·曼塔凯蒂，连旁观这种无礼行为都忍受不了，正要动手制止；但他又看见圣善的神父何等温柔喜乐地领受这一切，便克制住了自己。这番忍耐如此造就他，使他从那天起便将斐理伯尊为圣人。

另一次，斐理伯和几个属灵子女出外散步，遇见一位枢机。这位枢机听信了攻击他的虚假恶意传闻，对他怀有极深的成见，一看见他，就命令马车停下，当众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圣人知道枢机本意正直，丝毫没有不安，仍带着平日的微笑走上前去，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枢机立刻变了脸色，对圣善的神父表示出极大的亲切，说：「那么，就继续做你现在所做的事吧。」

然而，给斐理伯提供操练忍耐机会的，并不只是外人。他自己的属灵子女，甚至那些受恩于他最深的人，也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他在这方面的成全。他们有些人完全不能理解他的真实为人，以为他只是个粗俗愚笨的老实人，便照着这种看法对待他。他却从不表现丝毫怨怼，待他们的和蔼神色也不改变。一次，众人正商议一件与祈祷会有关的重要事务，有人将一封关于此事的信呈给身为院长的圣善神父。他正在读信，在场一人以为信里写着一些不想让他知道的内容，就无礼地从他手中夺走信，说这信不可读。圣人以无与伦比的温柔承受了这一侮辱，神色、言语、动作，丝毫没有流露内心的波动。但过了很久，他吩咐杰尔马尼科·费德利神父，在自己死后，要纠正那位冒犯者，使他承认错误，为此补赎，从而蒙神赦免宽宥。

斐理伯所受的侮辱多不胜数，为求简短，许多事我必须略去不谈；但有一件却不能不提。弗朗切斯科·罗萨诺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看见圣人每日所受的屈辱，尤其是在爱德圣耶柔米堂设立灵修操练时所受的屈辱，就说：「斐理伯与圣耶柔米真是相配，因为耶柔米一生也遭受了极大

的反对和迫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凡以任何方式困扰圣人的人，不是悔改前来求他宽恕，就是不久便受到神的惩罚。有一个人某晚抱怨他，第二天出门时，从一处陡峭的地方摔下，险些丧命，一条腿确实受了重伤。他承认，自己相信这是因为抱怨了斐理伯，才遭到这种惩罚；又说，若自己说那些话时怀着恶意，颈子一定会摔断。从那天起，他再也听不得任何人说一句反对斐理伯的话。

一位年事已高的贵族夫人身染重病，已有生命危险，斐理伯屡次前去探望，听她告解。她的侄子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见斐理伯探望姑母如此频繁，怕她把祈祷会立为财产继承人，便让圣人知道，要他停止探访。然而，他唯一的动机是为了她灵魂的益处，所以尽管受了威胁，仍坚持前往。那位绅士因此更加愤怒，也更加疑心，便命仆人无论如何都不许他进门。斐理伯克服了这些困难，继续探望她，不顾威胁，也不顾他们还可能想出什么更恶毒的计谋来对付自己。会里的神父们听说了，求圣人不要再去了，因为这样是在让自己涉险。斐理伯回答：「我去看那位病妇，是为了她灵魂的益处；倘若因此被杀，那将是我所能遇到的最好的福气。」神父们又说，有些情形下，退让毕竟更好。斐理伯于是说：「好了，你们不必害怕，我不会受伤害；病得这样重的妇人，不久就会康复；而她那位身体如此健康的侄子，却会在两星期之内死去。」这些话句句应验：那位夫人康复了，又活了许久；她的侄子则在两星期内死去。

另一次，圣人照例带着属灵子女前往七座圣堂。有个人不赞成这件事，就轻蔑地对同伴说：「你看怎么样？这些『耶柔米党』（起初别人给祈祷会神父们起的绰号）到七座圣堂去了，还带了七头驴，驮满了馅饼。」他又说了些其他无聊的笑话，把整件事大肆嘲弄。没过几天，说话的人被谋杀，听话的人也死了。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但我不愿多说，免得人们认出当事人来；不过，因反对这位圣善神父而落得悲惨结局的，无论个人还是全家，确实为数很多。

有一位高级教士——出于尊重，我隐去他的名字——在一位枢机面前诽谤圣人，想使枢机出面反对、阻挠圣耶柔米堂的灵修操练。诽谤的内容如此严重，枢机便向教宗禀报了。斐理伯虽知道全部经过，却从未说过一句反对控告者的话，反倒常去拜访那位枢机，从他那里领受许多屈辱，把这作为更彻底克制自己的途径。与此同时，奥利韦托山的修士起来反对那位高级教士，说他是个离弃修会的人，曾在修会里生活五年。那位可怜的高级教士忧愤成疾，没过几天就在近乎绝望中去世了。圣人不念旧恶，在他患病期间数次前往探望。死讯传来时，他十分悲痛，请身边一个人拿一本圣经来；他仿佛随手翻开，恰好翻到箴言第六章的这段话：「背道而无用的人，行事全凭歪曲的口。他眨眼传神，以脚示意，用指点划，存心乖谬，图谋恶事，时时散播纷争。所以，灾难必突然临到他，他必顷刻被毁，无从医治。」

再说斐理伯的忍耐：他把这德行实践到如此地步，不但容忍迫害自己的人，甚至温柔地爱他们。他不满足于自己安安稳稳地替他们祈祷，还常为此到圣彼得大殿或旧特拉斯蓬蒂纳堂去（或许就是加尔默罗圣马利亚堂），又叫告解者替他们祈祷，常以顺服之命，吩咐他们为迫害自己的人念一遍《主祷文》和一遍《圣母经》。忍耐确实已完全成了他的习惯，以至从没人见过他发脾气，仿佛他根本不懂得怎样动怒。心里刚有一丝怨愤萌动，他当下就加以遏止，奋力克制自己，神色立即平静下来，恢复平日谦和的微笑。有时，为了属灵子女的益处，也为了纠正他们，他会装出严厉皱眉的样子；但他们一走，他就转向碰巧在身旁的人，说：「你刚才以为我发脾气了，是不是？我没有生气，没有；只是有时我不得不这样做。」随即，他的脸色便恢复平日的安详。有时，他甚至会同刚才被他假意责怒的人一起笑起来，说：「怎么样，你对我失望了，是吗？」一天早晨，他举行弥撒后，从私人小圣堂出来，遇见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他一看见他，就装出十分不满的样子，没头没脑地厉声斥责，呵斥得加洛尼奥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年老的圣人看出了这一点，就在那佯装的怒气最盛时说：「安东尼奥！亲我一下。」他坚持要他亲吻自己，借此除去他心中可能暗藏的苦涩。克雷申齐枢机说，圣

人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使加洛尼奥操练克己，不如说是为了掩饰自己弥撒后那异乎寻常的苍白脸色；那时他满脸苍白，看起来像个死去的人。

从来没有人见过斐理伯忧郁；到他那里去的人，总见他面容欢悦，带着微笑，却又不失庄重。门人们对此都十分熟悉，常常说：「你尽管对斐理伯神父说什么、做什么，尽管随意侮辱他，也不能使他动怒。」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些人叫他傻老头，他十分高兴。另一次，他听说一位修会会士说他老糊涂了，竟高兴得兴致勃勃地把这话告诉库萨诺枢机，还派人请那位会士来，满怀最热烈的亲爱之情待他。又有一次，人们告诉他，他抱着一条狗穿行罗马街道，人人以为他疯了；他便笑起来，十分欢喜。另一次，他听说有人在公开讲道时攻击祈祷会制度，却一句话也不答，丝毫不露声色。

斐理伯几乎每年都因劳累过度而生病，一病往往长达五六十天；在病中，他也表现出同样令人受造就的忍耐。他曾四次领受临终傅油圣事，即使在那时，面容仍一样平静喜乐。一次，医生已认为无可挽救，他看见周围的人一想到他将死去，个个十分消沉，就以坚定的声音、沉着的勇气说：「我已预备妥当，心中并不惊惶。」他除了向医生，从不谈自己的疾病；无论痛苦多么剧烈，也从不表露在外。他若开口，常是发出这样的呼声：「我的主，你若要我，看，我就在这里。」「我所爱的主，我还不曾认识你，也没有做过任何善事。」说这些话时，他常常流泪。除非医生明令禁止，他总要听告解者的告解；会院里的人若因他的病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就叫他们由着他，因为听告解对他是一种休息。他对于他人得救的热忱，就是如此之大。从未有人听见他像一般病人那样声音变弱；他说话仍同健康时一样洪亮。他生病时，与其说是从访客那里得到安慰，不如说是把安慰给了他们。他待他们的种种亲切感人之处，总使人觉得，施爱更多的倒是他，而不是来探病的人。

他的康复也有一种奇迹般的情形：只要一能下床，即使年纪已老、疾病又拖了很久，他也立即能举行弥撒，履行其他一切职务。他身上从来看不到逐步恢复的迹象，总是一下子就好了。因此，人们常在晚上见他仿佛快要死去，到了早晨，他却已照常办事，敏捷自如，像从未病过一样。一天，医生们对这些突然的康复表示惊奇；斐理伯为表明这是上天的恩赐，便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治好我的不是你们，而是那只圣物匣。」他指着圣嘉禄送给他的一只圣物匣，里面装有圣十字架的木片，以及圣彼得、圣保罗和圣方济各的圣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记述他有一次在圣耶柔米堂病危时所发生的事。他请朱利奥·彼得鲁奇给他一点掺了石榴酒的水。朱利奥想了一下，觉得是不是放些糖更好，可以调和水的生涩与石榴汁的酸味；决定这样做后，他四处找糖，却一点也找不到。正当他焦急地思量该怎么办时，忽然有个从未见过的青年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块塔形糖。朱利奥正急着要糖，几乎没有想到这人的出现多么奇异，就按自己的本意，在酒和水里加了糖。斐理伯喝下以后，翻了个身，静静躺了一小会儿，便起身说：「朱利奥！我好了。」第二天早晨，他起床照常办事。朱利奥事后回想这件事，又再没有见过那个青年，便明白是神出于良善，以奇迹赐下那块糖，及时救助祂有需要的仆人；他毫不怀疑，那青年是主的天使。

还有一次，也是在圣耶柔米堂，他病得十分严重，医生断言已无希望。他领了至圣的临终圣体和临终傅油圣事，随时等候离世。帕尔马人彼得罗·维特里奇是他的告解者，也是祈祷会的一位大恩人，当时在后来成为额我略十三世的邦孔帕尼奥枢机手下任职；他也在照料圣人的人当中。圣人请他给自己一点水漱口。喝过水以后，斐理伯移到床中央，把脸转向墙壁，仿佛另一位希西家，保持这姿势一刻钟，随后就全然康复，不经任何休养阶段，便恢复了平日的职务。

这段插叙说完，再回到本题。斐理伯不但始终以忍耐作光辉的榜样，也给自己的属灵子女许多有关忍耐的劝诫和格言。

他说，对基督徒而言，没有什么事比为基督受苦更加光荣。真正爱神的人，最痛心的，莫过于找不到为祂受苦的机会；因为神的仆人所能遇到的最大患难，就是没有患难。他听见门人说自己忍受不了某种逆境时，常对他们说：「不，你们该说的是，你们不配得这样大的好处，不配蒙主眷顾；因为没有什么比逆境更确实、更清楚地证明神的爱。」有一次，一个告解神师向他抱怨，说自己无辜受到迫害；斐理伯责备他说：「你自己这样没有忍耐，怎么能教别人忍耐呢？我的孩子，我们爱神有多深，可以从我们多么渴望为爱祂而受苦看出来。」他常说，没有什么比遭受困扰和患难，更能迅速使人轻看世界，更能使灵魂与神紧密相连；没有获准进入这所学校求学的人，确实可以说是不幸的人。

他喜欢反复说，今生没有炼狱：不是全然的地狱，就是全然的天堂。因为真正事奉神的人，所有困难和软弱都会转为安慰；除了来世的赏赐以外，即使在今世，一切不便与不适之中，他内心也自有天堂。他还爱说这样一条格言：神若赐给灵魂异常的甘饴，人就当预备承受某种重大的患难或试探；一旦发现自己得到一点不寻常的热忱，就该用来向神求恩典和勇毅，以承受至尊的神愿意赐下的一切。他还说，人在这些灵性的甘饴之中应当格外警醒，因为背后常隐藏犯罪的危险。人若得到这种甘饴，就应立刻自谦，求神使它所预示的危险，不是致死的罪，而是某种不至使自己与祂的恩典隔绝的患难；无论那是什么，都求自己不在其中得罪祂，连轻微的罪也不犯。因为我们可以把这当作通常的规律：灵性的甘饴，往往是灵魂某种危险的先兆。

为了鼓励门人修习忍耐的德行，他劝他们永远不要灰心，因为神常把人的一生织成一幅布，先有患难，后有安慰，至少会有内心的安慰。他教导他们，决不要逃避十字架，因为这样必然会碰到更重的十字架；世上没有什么比把不得不承受的事真正化为德行更加美好，不要像世人大多所做的那样，给自己制造十字架。

不过，他并不劝告解者自以为能够承受，便向神求赐患难；在这件事上应当格外谨慎，因为一个人能忍受神每天所赐的遭遇，已是很不容易了。但他自己有一次怜悯一位已被医生放弃的可怜病人，便以英勇的仁爱之举，毫无保留地向神恳求保全那受苦者的生命，愿那严重的疾病从病人身上转到自己身上。他这大胆的祈求蒙了垂听，一字不差地得到应允。

对于一些长久操练事奉神的人，他推荐了这样一种方法：祈祷时，想象自己遭受各种侮辱和凌虐，例如殴打、创伤之类；随后效法基督的仁爱，发出爱心的行动，以此使自己的心习惯于真诚宽恕可能冒犯自己的人。他说，这种操练能使虔敬大有增长。然而，有一个人求他教授这种操练的方法，他却说：「不，这不适合你，也并非人人都适合。」

斐理伯就这样，用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圣善劝诫，坚固自己和别人忍耐的德行。

第二十一章　斐理伯行善的恒忍与坚定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种德行，它仿佛使他所有卓越的德行臻于完备。他深知，无论一个行为多么伟大、多么英勇，若没有持久与坚定相伴，便不能真正称为德行。因此，他从童年起，就格外致力于在行善上恒忍坚定。他来到罗马，知道神愿意他在这里的葡萄园中劳作，就在这里安静地住了六十年；即使出城，也从未超出巡礼七座圣堂的范围。他的朋友一再恳切地请求他同往各处，亲属更极力劝他回故国和故乡佛罗伦萨探访。然而，他们始终不能动摇他的决心；正如他向明镜塔的院长维托里娅·戈蒂弗雷迪所说，除了天乡，他不认别处为故乡。

成为司铎、担任告解神师之后，他时时留心尽好司铎和听告解这两项职分。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说，斐理伯的一生，全由祈祷、阅读圣书、聆听和宣讲神的道、施行圣事、探访圣堂和病人，以及其他虔诚的善工所构成。

他创立祈祷会之后，格外注意不让会中累积过多的操练，为的是更能专心于创立本会时所抱的主要宗旨。他说，只要有三件事，他便心满意足：祈祷、施行圣事，以及神的道。他如此戒惧增添操练，完全是因为愿意自己和本会的其他人，更加不间断地恒心从事这三件事。

他总是竭力把这种对恒忍与坚定的热爱灌输给别人；因为斐理伯从不满足于自己修习一种德行，总在寻找机会，也使别人养成它。他时常引述我们可称颂之主的话，说明并非开始了就能得救：「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他教导属灵的儿女，获得这种德行最有助益的方法，是明辨节度；不必一天就把一切事情做完，也不必想在四天之内成为圣人，因为达到成全，必得付出极大的辛劳。有人稍有一点灵修进境，就以为是了不起的事，他常为此大笑。他还说，在他看来，节制那些做得太多的人，实在比催促那些做得太少的人更难。他另有一项劝告：人要当心，不可过于依恋手段，反而忘了目的；也决不宜如此专注于克制肉身，以致忽略克制自己的心思，而后者终究才是首要的事。

他极不赞成人为了偶然出现的一点小小消遣，就中断自己的灵修，例如不在惯常的日子告解，尤其是不在平日参与弥撒。他们若想出去散步，或做别的事，应当先去告解，或完成当做的任何灵修操练，然后再去散步。他也反对人把许多灵修操练加在自己身上；有些人逐渐承担起诵念许多玫瑰经和日课的义务，不久便觉厌倦，于是或不能恒持，或虽恒持却念得毫无虔敬。因此，他劝人只给自己定下少量操练，然后不间断地坚持这少量；因为魔鬼只要使我们放弃一项，就容易使我们再放弃第二项、第三项，直到我们那一大堆灵修功课全都化为乌有。他时常对门人说：「不可一日不进一笔。」

他极重视的另一项劝诫，是要人防备细微的过失；否则，一旦开始轻看、忽略这些缺点，良心便会蒙上一层粗钝，失去敏锐，随后一切就都走样了。他勉励告解者常常重新立定善志，决不可仅因抵挡这些善志的试探猛烈，就将它们放弃。他嘱咐他们务必信靠永恒的神，遭逢逆境也不可灰心；因为神要赐人一种德行时，通常先容许与这德行相反的恶习之试探来困扰他。为医治气馁，他劝人遇到试探时，要回想从前在祈祷中尝过的甘甜，这样就更容易胜过试探。

他常说，起初热忱往往很大，随后主便「好像还要往前走」，也就是说，作出仿佛还要继续前行的样子；这时我们必须站立得稳，不可惊惶，因为神正在收回他至圣的手，不再向我们倾注甘甜，为要考验我们的勇毅和恒忍。若我们抵抗并胜过这些磨难与试探，甘甜和属天的安慰就会回来。因此，我们所当专心的，只是获取德行；等到主将甘甜和安慰加倍赐还，一切最终都会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慰藉。

他说，属灵生命有三个阶段。第一，他称为动物的生活，就是那些追求感官可觉之虔敬的人的生活；神多将这种虔敬赐给初学者，使他们受甘甜吸引，好像动物受感官所觉之物吸引一样，因而献身属灵的生活。第二，他称为人的生活，就是那些不再感到甘甜，却靠德行的力量与情欲争战的人的生活；这才是人所特有的作为。第三，他称为天使的生活；人长期操练、制服了情欲，便达到这个阶

段，神使他们即使在此世，也享有平静、安宁、仿佛天使一般的生活，任何事都不能使他们烦恼厌倦。在这三个阶段中，斐理伯劝告解者恒持于第二阶段，因为神必会在他所定的时候赐下第三阶段。

论到青年，他说，要在德行的道路上恒忍，远避恶习、结交良友，与经常领受圣事同样不可缺少。不论他们显得多么虔诚，他也不轻易信任；因此，有时有人向他说起某些青年在属灵生命上大有长进，他便说：「且等他们羽翼丰满，再看他们怎样飞翔吧。」随后又说，他自己就能保证在短时间内使任何人变得十分虔诚，但事情要紧之处，在于恒忍。

他勉励人人不住地祈祷，求神本着良善，俯允赐下恒忍的恩赐。他设立了祈祷会每晚诵念五遍主祷文、五遍圣母经的惯例，为要向威严的神求得在圣洁事奉中恒忍的恩典。然而，他说：「要善始，并且以更好的光景善终，需要两件事：敬礼神的至圣母亲，以及在没有正当阻碍时，每早参与弥撒。」

他开始带领有修道心志的人时，常长期磨炼他们，在他看出他们最厌恶的事上折服他们自己的意志，好使他们日后更能坚定恒忍。有一个人想要修道，他让这人等候了数月，迟迟未予答复；见他仍然坚持，不断请求许可，最终才答允他入会成为修士。正因如此，许多听从他的劝告而进入修道生活的人，曾多次说，若不是这位圣善的神父如此对待他们，他们便无法恒持到底。一位嘉布遣会神父来看圣人，亲吻他的手之后说：「啊，神父，从您这里领受的克己磨炼，与修道生活中的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我确信可以坦然说，若没有前者，我决不可能熬过后者。」他又常说，若一个会士发现自己所在的修会已经衰败，而他在其中仍谨守会规、树立善表，就应留在那里，因为神也许愿意在某个时候使用他，复兴那修会的精神。

他对一切变更都深怀戒心，不愿人未经郑重考虑，就从一种良善的生活地位转入另一种，甚至更好的地位；因为他说，魔鬼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以行更大善事为借口，使人放弃善事。他希望看到的这种坚定，不只限于修院里的人，也包括平信徒。他带领告解者的主要目标，就是让他们一旦选定了生活地位，便在其中恒心行善，不可为了轻微的缘故，变换职业或住处。

他的一位告解者马西米亚诺·博尔戈，曾受雇于一位显贵；这多少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他也只是在约定不必处理世俗事务、可以专心灵修操练和事奉神的条件下，才接受这份职务。然而，主人没有完全守约，于是马西米亚诺想离职，并将此事告诉圣人。斐理伯劝他忍耐，明白告诉他：若逃避一个十字架，必会遇到一个更重的，永远得不到平安。事情果然如此。马西米亚诺听从了别人欠缺明智的劝告，辞去职务，从此以后就从未安宁，也再没有找到长久的居所，尽管他在其他方面仍过着良善而值得称许的生活。

他鼓励众人在属灵生活中恒忍，说神很少让一个属灵的人死去，却不预先给他警示，或格外增添他的虔敬。他对于本会成员所怀的主要目标，几乎就是在他们里面养成这种坚定的德行。他不轻易准许他们以换换空气为由离开罗马，尤其不肯让他们长久离开，或回自己的故乡；因为他说：「在亲属中，虔敬就会松弛、丧失；人得不到什么益处，回来以后，恢复惯常的操练，重返原先的生活，再次约束自己，大多会觉得十分艰难。」

有一个禀赋极佳的青年加入本会，众人都寄予厚望，认为他必有卓越的成就。后来他身体不适，有人建议他换个地方休养。这位圣善的神父不赞成，但青年一再恳求，尤其是想与本会另一位因事必须离开罗马的成员同行，圣人便谦卑地收回拒绝，因他恳求不休而准了假。然而，斐理伯向一些人说：「你们看，两个人出去，却只会有一个回来。」事情果然如此：青年去了乡间，禁不住对故家的眷恋，从此不再回来。不过，斐理伯曾写信给他；我将其中一段附录于此，好从圣人自己的话，更清楚看见他的心愿：「某某，我原愿你不要这么早离开；既已离开，也不要在血肉亲情之间，在母亲和兄弟的爱中，逗留这么长久；尤其当想到圣马可和圣马尔切利亚诺的榜样。他们可说勇敢地经受了多次殉道之苦，最后却因爱恋父母，几乎否认基督；若不是圣塞巴斯蒂安以圣善的话坚固他们，他

们就会如此了。」等等。末了他又说:「现在，是留下还是回来，由你自己决定，因为我们这里不要勉强来的人。」

前文已经提过的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神父，要回故乡巴尼亚雷亚。圣人极力挽留，说:「乔瓦尼·安东尼奥，不要去，我知道自己所说的。」又加上一句:「我想我自己也有神的灵的感动。」卢奇仍然去了，眷恋故家，再没有回祈祷会。有些违背斐理伯心意而回乡的人，也遭遇同样的事；有的死在那里，有的从此不再回到祈祷会。

他也不愿意准许属下到别的城市创设祈祷会；他希望他们恒心留在罗马的祈祷会，竭尽所能，尽好会中的职责。从他写给圣嘉禄·鲍荣茂的一封信，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这种心意多么强烈，尽管他对圣嘉禄既深怀挚爱，又十分敬重。圣嘉禄曾请求将他的几位属下调往米兰，斐理伯答道:「这些学生尚未成熟，我看不出怎能把他们从学业中调开；我想若这样做，就会铸成错误。」稍后他又说:「已经成熟的人，我也不能派给您，因为我们这里太需要他们了；每当选派他们到某处，或把任何职责交给他们，我都为他们劳心战兢，并极其恳切地将自己托付给神。」等等。从这里，我们便能看出，他多么不愿把任何属下调离罗马的祈祷会。

第二编完。

第三编　论神俯允赐给他的恩赐

第一章　斐理伯的神魂超拔与灵魂超拔

我们在前一编所叙述的斐理伯那些伟大而坚实的德行，威严的神又以各样恩赐和恩典加以冠冕与装点。主不仅将他提升到如此高深的仁爱境地，赐他如此卓绝的祈祷精神，更乐意将他提升，使他在奇妙的灵魂超拔与神魂超拔中，深入神伟大而不可言说的奥秘。这些经历在他一生中时常发生；然而，他因着谦卑，想尽方法、用尽巧计逃避这些，甚至为此竭力克制自己。

道明会神父当时有一桩要案正在教宗面前审理，因此在密涅瓦修院举行四十小时圣体敬礼，并邀请了斐理伯、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及其他几人前往。斐理伯跪在圣堂深处一个偏僻的地方，恳切祈祷，忽然进入灵魂超拔；他双眼凝视至圣圣体，脸上略带微笑，全身却纹丝不动。院长安杰洛·迪亚切蒂修士后来成为菲耶索莱的主教，是斐理伯的挚友。他察觉此事，便与另一名修士走到他身边，喊了几次，又伸手触摸，发现他身体冰冷。他们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便把他抬到初学院的一间房里。他在这状态中许久，才恢复知觉，喊道：「得胜了！得胜了！我们的祈祷蒙垂听了！」院长十分惊异，恳切求他说明为何进入这种状态，以及所说的得胜究竟是怎么回事。圣人起先极不愿解释，但最后经不起院长再三恳求，便说：「好吧，我们为之举行这敬礼的事已成功了，我们蒙垂听了。」院长再详细询问他灵魂超拔的情形，他说，他在祝圣的圣体中看见耶稣基督，以至圣的手祝福所有参加敬礼的人，所以他们应当为所得的胜利感谢神。后来人们发现，就在圣人恢复知觉的那一刻，教宗在那桩案子上作出了有利于道明会的判决；他们正是为此明供圣体，举行了四十小时敬礼。

一天早晨，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来向他告解，见房门关着，便轻轻推开，看见圣人站在那里祈祷，双眼望天，两手举起，不断作着手势。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随即走近问候。圣人虽然脸朝着他，原应很容易看见他，按自然情形也不可能看不见，却实际既未看见，也毫无回答。法布里齐奥惊讶之下，再次仔细观看；单是看见斐理伯如此忘我，就使他自己也生出极深的虔敬。圣人又过了约八分钟才恢复知觉，发现法布里齐奥在场，就问他怎样进来的。他答说，门没有闩上。圣人便不再说什么，听了他的告解。弗朗切斯科·德拉·莫拉拉也有一天早晨来告解，见门开着，圣人坐在那里祈祷。弗朗切斯科跪在他面前，准备告解，才发现这位神的仆人正处在灵魂超拔中，直到一刻钟后才醒转过来。

另一次，他在圣母访亲小堂里；这是他喜爱常去的地方，因为他特别喜爱堂里巴罗奇所绘的画。他照常坐在一张小凳上，不知不觉便进入极其甘美的灵魂超拔。几位向他告解的妇女离他不远，看见这景象，便走近，端详了一会儿，随后喊他，并用力摇晃，直到他恢复知觉。斐理伯最不喜欢在享受这些神所赐的恩惠时被人察觉，便站起来大喊，叫安东尼奥神父来把这些妇女赶走，说她们扰乱他，不让他安静。他装出大发雷霆的样子；这一切不过是计策，为要消除她们因发现他灵魂超拔而对他生出的美好评价。

保罗·里库佩拉蒂是两个最高法庭的教长，也是这位圣善神父的密友。一天晚上，他到圣耶柔米堂向斐理伯告解，见他正与乔瓦尼·阿尼穆恰先生一起用晚饭。斐理伯起身离席，听了他的告解，把双手放在他头上准备赦罪时，便进入灵魂超拔，一动不动。他在这种状态中停留了许久，使教长和亲眼见证的阿尼穆恰都惊讶不已；最后他恢复知觉，才为教长赦罪。许多其他告解者也曾有同样的经历，因为听告解的时刻，常常就是他蒙受这些属天恩惠的时刻。

约在 1585 年，一天早晨，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发现斐理伯躺在床上，仿佛快死了一样。他们立刻请来医生，用热铁烙他的头，在他手臂上敷起疱药，并在肩上施用其他疗法。然而，一切似乎都无法唤醒他，也毫无助益；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博尔迪尼神父便为他施行了临终傅油圣事。但有一位神父说着「Credo，Credo」，即「我信，我信」时，圣人忽然醒转，清楚地说：「这是在说什么『我信，我信』?」随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哭泣的众人。有人说：「神父，您病得很重。」他回答：「不，除了你们给我弄出来的病，我什么病也没有。」他们后来才知道，这并非病发，而是灵魂超拔。或许

正因这些超拔经常发生，他上床后向众人道晚安时，才屡次说：「去吧；若明早发现我死了，就把我埋葬。」弥撒中他也常有灵魂超拔；这是从辅祭的人得知的，尤其是奥塔维奥·帕拉维奇诺枢机。他年轻时曾为圣人辅祭二十年，虽不是连续不断。斐理伯觐见教宗时，内心也会受到如此深的触动，使他极难避免灵魂超拔；因此每逢要去觐见教宗，他常对神父们说：「现在请为我祈祷，免得我做出什么傻事。」

人们也常见他全身升在空中。其中圣则济利亚堂的保罗·斯丰德拉托枢机，曾见他祈祷时离地数拃，几乎升到天花板；枢机临终前不久，把此事告诉了保禄五世。有一次，乔瓦尼·巴蒂斯塔·莫迪奥病得极重，人人都以为他随时会死；他已经不能说话，也失去知觉。在这关头，圣善的神父前来探望，因为他是这一家的朋友。他陪了病人一会儿，便退到一间僻静的房里，为他祈祷。午夜以后，照料病人的几个人开始纳闷，斐理伯究竟退到哪里去了，结果发现他全身高升在空中，周围环绕荣耀的光芒。他们见他如此，便喊：「快来这里！快来这里！」所有侍候病人的人听见，都跑来，看见他升得如此之高，头几乎碰到天花板，周身又有光辉照耀。约半小时后，斐理伯恢复知觉，满怀喜乐地走到病人身边，把手放在他头上，说：「振作起来，你不会死的。」就在那一刻，病人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开始与圣人谈论各种事情，口齿清楚，仿佛完全没有患过病；几天之后，他便全然康复了。

道明会的格雷戈里奥·奥泽斯神父声明，他在入会之前，也曾看见斐理伯悬升空中，周身有灿烂的光。但圣人并不只是在隐僻地方、被一两个人看见如此升空；即使在圣堂和公共场合，他也常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努力，被带入这类灵魂超拔。有一次，他在圣彼得大殿使徒的墓前祈祷，人们看见他全身骤然升到空中，衣服仍像跪着时一样收拢着，随后又同样骤然落下。他怕有人看见，就飞快地离开。许多其他圣堂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因此他与别人一同进圣堂时，常只逗留片刻，念一遍主祷文和一遍圣母经，便从跪姿起身，免得进入灵魂超拔。

他举行弥撒时，屡次升到空中，好些人都特别留意到此事。在明镜塔，有些修女看见他在弥撒中离地三四拃高。一位小女孩在圣耶柔米堂参加他的弥撒，看见他离地约两拃，便带着孩子的天真，转头对母亲说：「妈妈，我看那位神父是被恶灵附身了。您看，他怎么悬在空中！」母亲却说：「别说话，那是一位圣人在灵魂超拔。」他的一位告解者苏尔皮齐娅·西尔莱蒂，有一次看见他悬在空中，心里想：「这位神父准是被鬼附了，不然决不会这样悬在空中。」后来去向他告解时，她羞于对圣人说出这怀疑，开口道：「神父，我曾说……」却又住了口，没有勇气把话说完。斐理伯对她说：「说下去吧，你这傻姑娘；你挑我的错了，是不是？就是这件事，对吗？」她承认是，他便进一步问是什么。苏尔皮齐娅答道：「前些天早晨，您举行弥撒，升到地面以上……」斐理伯听到这里，便把手指放在嘴上，说：「嘘，嘘！」她却接着说：「那时我心里说，哎呀，这位神父被鬼附了。」斐理伯听了，放声大笑，照他平常的样子，断断续续重复了几遍：「不错，我被附身了。」

有时，人们看见他举行弥撒，头上环绕荣耀的光芒。西斯笃五世在位第一年，锡耶纳人奥雷利奥·巴奇看见斐理伯在本堂的正祭台举行弥撒；他刚开始为生者作纪念祷告，奥雷利奥便看见他头上有一圈光辉，颜色像金子，却更加闪耀，周围约四指宽，形如冠冕。奥雷利奥以为也许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便几次转动身体，改变角度后再看，但仍清清楚楚看见同样的景象。他用手和手帕揉眼睛，又去看别人的头，却没有这种光；再转向斐理伯，那荣耀的光仍旧清晰可见，一直持续到圣善的神父领圣体为止。

另一次，他在圣耶柔米堂举行弥撒，一个约十二岁的小女孩看见他升在空中，被一团极其洁白灿烂的云包围，遮盖全身。他的祭衣虽是红色或其他颜色，并不是白色，整个人却显得洁白发亮；他在这状态中停留了半刻钟，而同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圣塞韦里诺的司铎、斐理伯的告解者穆齐奥·阿基莱伊，也曾看见圣人举行弥撒，面容如明亮的金子般闪耀。

拉古萨总主教温琴佐·兰泰里年轻时，斐理伯每逢遇见他，总爱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耳朵。有一天，温琴佐在街上遇见他，怕他当众又这样做，便决定先发制人，上前握住他的手，恭敬地亲吻；谁知一握住，就发现那只手全呈金色，并放出仿佛从手心发出的光芒。他想知道这是否出于自然原因，便环顾四周，发现天色阴沉，哪里也看不到阳光。他满心惊奇疑惑，立刻到新堂去，把全部经过告诉托马索·博齐奥神父。神父肯定他所想的，这是超自然的事，并告诉他，很多人都曾看见斐理伯的手仿佛纯金一般。然而，若把这一类事情，连同他的灵魂超拔与神魂超拔，一一叙述，事例既多又相似，只会使读者疲倦。

第二章　斐理伯的异象

除了这些灵魂超拔与神魂超拔，斐理伯还蒙恩见过许多异象与显现，次数之多，几乎每晚都有。这里只叙述少数几件，已足以让读者明白，这位心思与心灵常在天上的荣耀圣人，如何蒙神恩待，领受属天的探访与超越尘世的安慰。

有一次，在他受按立为司铎以前，也还没有决定自己的生活地位之时，他特别热切地祈祷，求明白神在这件事上的旨意。那是清晨日出的时候；他正祈祷，基督荣耀的先锋圣施洗约翰便向他显现。这显现使他满怀虔敬，他平常所有的颤抖又临到身上；他在神魂超拔中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异象才消失，留下极深的属灵热忱和炽烈无比的爱。他告诉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从显现中的某些事情，他明白神要他留在罗马，为别人的益处，过贫穷的生活，格外超脱一切。他在祈祷中见到两个蒙福灵魂的另一异象，也向他表明了同一件事。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硬面包卷，仿佛只吃它，没有别的食物。斐理伯见了，想明白其中意义，就听见这些话：「神愿你住在罗马城中，如同住在旷野，在你所蒙许可的范围内，戒食肉类。」他恒持这规矩，直到去世，极少吃肉；若吃，也多因迁就别人的意思，或因为生病，否则总不吃，并以肉不合自己身体为理由。这些异象，加上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三泉修院阿戈斯蒂诺·盖蒂尼神父对他所说的话，使斐理伯对于自己的生活地位完全放心，内心充满满足和清明，这种光景终其一生从未离开他。

另一次，在他成为司铎之后，一个圣诞节的夜里，他与科斯坦佐·塔索内和前文提过的乐师塞巴斯蒂亚诺一同祈祷。他热切祈祷时，看见基督以婴孩的形象显现在祭台上，便转向同伴说：「你们没有看见祭台上的圣婴基督吗?」他们回答：「没有。」他察觉这恩惠只赐给自己，便不再说话，继续祈祷。还有一次他举行弥撒，来自里帕特兰索纳的告解者切萨雷·托马西留意到，他举扬圣体并将它放下之后，在举扬圣爵之前，停留了很久，仿佛灵魂超拔；弥撒后，他回到祭衣间时满面喜乐，带着微笑。切萨雷后来问他，为什么举扬时停留那么久，又为什么这样欢喜地回到祭衣间。圣人把手放在他头上，微笑着，却没有回答。但这告解者不住恳求，反复追问，斐理伯终于勉强告诉他：有时弥撒中祝圣之后，神乐意在异象里将乐园的荣耀显给他看；不过，他请求切萨雷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也蒙受过这样的安慰：看见许多人的灵魂进入天国，尤其是他的朋友和告解者。马里奥·托西尼是至圣三位一体善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为人特别良善，邦西尼奥尔·卡恰圭拉曾为他作传。他去世后，约在午夜，立刻满怀喜乐地向斐理伯显现。他大声呼喊两次：「斐理伯，斐理伯!」圣人举目望天，看见马里奥的灵魂明亮灿烂，进入乐园。次晨他得到马里奥去世的消息，询问以后发现，他断气的时刻正与异象出现的时刻相同。圣人自己曾向几位属灵的儿女谈到这位神的仆人如何良善时，叙述此事，并说人的语言永远无法表达一个称义灵魂的美丽。

温琴佐·米尼亚托雷也是至圣三位一体善会最早的弟兄之一，是他的告解者，德行极为完全。他一去世，就在荣耀中向斐理伯显现，斐理伯看见他被光辉环绕着升上天去。早晨，他去安慰那人的遗孀，说：「您的丈夫昨夜敲了我的门，托我照顾您和全家。您不必为他担忧，他已经到乐园去了。」从此以后，这位圣善的神父总在这家庭有需要时帮助他们，如别处已叙述的那样。

科莫人马尔科·安东尼奥·科尔泰塞利是切沃利银行的出纳，也是斐理伯极疼爱的一位属灵儿女；他专心祈祷、行怜悯的善工，多年来代嘉布遣会料理事务。他离世进入更好的生命后，圣人与安东尼奥·加洛尼奥神父和另一位司铎，同往爱德圣耶柔米堂旁的圣凯瑟琳堂，瞻仰他的遗体。斐理伯久久仔细凝望，随后请一位画家替遗体画像。那位司铎对此感到奇怪，加洛尼奥便告诉他，不必惊讶，因为斐理伯曾说：「科尔泰塞利的灵魂昨夜向我显现，通体发光，留在那里与我交谈了约四五个小时，随后由天使接上天去。他的临在使整个房间都充满灿烂的光辉。」科尔泰塞利对斐理伯的敬重，也如斐理伯对他一样。有一天，他与圣赦院代理人、司铎保罗·马伊谈话，仿佛受了预言之灵的感动，论

及斐理伯说：「保罗先生，人们还不认识这位好神父，有些人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但等他死了，人们就会清楚认识他。」

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有一个约十三岁的女儿，名叫埃莱娜。这孩子热切爱慕基督，在最微小的事情上也十分顺从自己的神师。她为我们主的受难痛哭，每周至少三次领圣体，并且常流许多泪。她如此爱好、渴慕祈祷，仿佛那正是维持她生命的食粮。她看自己卑微，以人人都胜过自己，又极其渴望受苦，好在某种程度上与救主的受难相契合。她最后一次患病时，巴罗尼乌斯把圣体送来；她领受之后，看见耶稣基督将宝血倾注在她灵魂中。最后，她早已预知自己将死，带着极深虔敬的种种征象，安然升天。她刚一咽气，斐理伯便听见天使歌唱，又看见他们边唱边将这小童贞女的灵魂送往乐园，如他亲自告诉巴罗尼乌斯的那样。巴罗尼乌斯说，圣人称那歌为「希伯来歌曲」。

事实上，与斐理伯最亲近的人，都确信他的属灵儿女中，无一去世而他不知道其灵魂的状况。除了已经叙述的显现，法布里齐奥·德·马西米的第一任妻子拉维尼娅·德·鲁斯蒂奇，以及她在明镜塔的两个女儿埃莱娜修女和斯科拉斯蒂卡修女去世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帕特里齐奥·帕特里齐和维尔吉利奥·克雷申齐去世时亦然。因为他安慰后者的儿子们时说：「不要悲伤，你们的父亲在乐园里；我告诉你们，我知道这件事。」他将这些话重复了好几次。还可以举出许多同样的例子。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说，斐理伯与他谈论此事时，就像谈论自己身上平常惯有的事。神赐他认识亡者灵魂状况的恩赐，尤其对于自己告解者的灵魂，这一点人人皆知；所以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神父母亲去世后，曾求他祈祷，好知道她灵魂的境况。斐理伯祈祷以后说：「放心吧，你母亲在天上。」乔瓦尼听了，满心欢喜，流下泪来。他父亲去世时，斐理伯也告诉他同样的话，并说明缘由：「因为发生的事，与我自己父亲去世时一样。」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斐理伯的父亲已进了天国；我们也可以相信，这是由于他有这样一位儿子的祈祷和功德。每逢话题转到灵魂之美，斐理伯说起话来，总像一个素来熟悉这类异象的人。他常说：「一个在主的恩典中离世的灵魂，其美丽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前面已数次提到乔瓦尼·阿尼穆恰，他是圣人的属灵儿女之一，是乐师，也是圣彼得大殿的乐长。他每天都带着几位歌者到祈祷会，在讲道之后歌唱。他如此贞洁，自从接受斐理伯的指导，便与妻子如同兄妹般生活。他一生深受良心疑惧的困扰，然而最后患病时，神乐意使他全然摆脱这些，因此他在极大的平安与喜乐中去世。约在他死后三年，一天傍晚，晚祷钟前约一小时，讲道已经结束，他向一位名叫阿方索的葡萄牙朋友显现，问他祈祷会是否结束。朋友一时忘了阿尼穆恰已经去世，便回答说结束了。阿尼穆恰接着说：「请你去向斐理伯神父说，求他为我祈祷。」然后就消失了。那葡萄牙人回过神来，想起朋友早已死了很久，立刻返回见到显现的地方，却已一切无踪。他便极其害怕地去见圣人，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次日早晨，斐理伯让他在祈祷会中，当着所有人的面叙述整个异象，然后除了在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堂举行隆重的追思咏唱弥撒，还遣人到各圣堂，为亡者的灵魂奉献弥撒。后来，他对祈祷会的弟兄们说：「阿尼穆恰到了。」意思是说，他已从炼狱进入乐园。

有时，灵魂尚与肉身结合，他便蒙准看见它的美丽。论到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时，他说，这位圣人的内在美如此伟大，以至他从其面容上就能辨认出来；并且声明，自己曾看见荣耀的光芒从他脸上发出。斐理伯对他如此敬重，以至他死后，每遇特殊的需要，便到他墓前，虽然他尚未被册封为圣人，也将自己托付给他，借此总能有求必应。阅读依纳爵传记时，斐理伯曾几次说：「遗漏了多少事啊，比记下来的还多得多！啊，若都记录下来，人们对依纳爵的敬仰又会增添多少！」

他声明，自己瞻望圣嘉禄时，也曾察觉同样的事，看见他美丽灿烂，如同天使。他还在一位年轻告解者的脸上看见极大的光辉；那人是科莱谢波利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萨拉切尼，后来加入道明会，名叫彼得罗·马尔蒂雷修士。他因德行和才能，被擢升担任本会的重要职务，又被任命为全会总代理，最终以极其圣洁的死亡，结束了树立善表的一生。斐理伯也曾在不同的时候，看见一些加尔都西会修士祈祷回来，脸上发光。

然而，斐理伯所见的，不仅是为安慰自己而来的善灵异象，也有为磨炼他的德行、教导别人而来的恶灵异象。他住在圣耶柔米堂时，吩咐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神父为一个被鬼附身的妇人驱魔，并打她几下，以表示对魔鬼的蔑视。恶灵为此大发怒气，次夜便以极为凶残的形态向斐理伯显现，想要吓唬他，离去时还在房中留下恶臭，使圣人在其后很长时间都闻得到。一天，他在圣耶柔米堂的祈祷所里，除弟兄们以外，后来成为枢机的加布里埃洛·帕莱托也在场。众人正在谈论神的事，斐理伯忽然站起身，说：「我的弟兄们，看，魔鬼在这里；跪下祈祷吧。」他自己立即跪下，在身前划十字，对魔鬼说：「你不可进来。」那恶者便立刻从圣人眼前消失，众人得以平安地继续操练。

另一次，他在天使圣马利亚堂附近的戴克里先浴场，看见魔鬼以一个青年的形象，出现在那里一座古迹之上。他定睛注视，发觉魔鬼不断变换面容，时而较年轻，时而较年老，时而丑陋，时而美丽。斐理伯看出魔鬼这样做是想迷惑自己，便奉神的名命令它离去；它立刻消失，留下极可怕的恶臭。这气味总像硫磺，通常只有他闻得到，但有时别人也能察觉。有一天早晨，他把手放在一个被鬼附的人头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股毒气般的臭味留在手上，虽然用肥皂和各种芳香之物洗过，仍延续了几天。在此期间，他把手给好几个人闻，叫他们借此更谨慎地远避罪恶，因为他说，这气味来自那纠缠、附着在可怜妇人身上的魔鬼。另一次，斐理伯在本堂里，魔鬼以一个六七岁男孩的样子向他显现，拿手帕掩着嘴，戏弄斐理伯。圣人严厉地瞪着它，将它赶走，随即问在场的加洛尼奥是否看见那男孩，又说：「那是魔鬼，到圣堂里来作恶，也许要引诱什么人犯罪，也许是因为有一个大罪人进了圣堂。」

总而言之，魔鬼对斐理伯的仇恨极其深重；只要他祈祷，或做任何敬虔的事，魔鬼几乎总想加以扰乱，使他疲倦。一天夜里，圣人祈祷时，它以可怕的面目出现，想要恐吓他；但斐理伯一呼求天上的母后，那恶者便立即消失。另一次，圣人退到自己房间上方一个小阳台般的地方，魔鬼不能再加害于他，便把他的衣服弄得满是污秽。又一次，它为了骚扰他，把一张桌子推翻在他身上。圣人患病时，魔鬼也常将房内长明的灯熄灭。此外，它还不断在房中制造响声；睡在楼下的加洛尼奥，屡次不得不起身上楼，察看声音从何而来，却什么也找不到。但斐理伯多次对他说：「魔鬼今晚想吓唬我，我却把自己托付给至圣马利亚，她就救了我。」

斐理伯凭着圣洁的生活和长久的经验，在这些事上得了极强的辨别力，深知如何分辨真假异象。每当谈话涉及这些事，无论从道理或实际而言，他都格外郑重地告诫人，不可受骗，因为受骗既容易，又极可能发生。为此，他常引用教父们共有的教导：通常不应轻信异象。他自己虽然蒙神恩赐，领受这类光照与心灵的提升，却极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发生灵魂超拔或异象；因为他说，这是极危险的事，应当寻求属灵的甘甜与安慰，并尽可能将其保守秘密。他又说，好的或坏的异象，即使人不愿寻求，也常会临到，所以没有人可以自信地说：「我不渴望这些，就不会受迷惑，也不会遭遇邪恶的异象。」人需要极大的谦卑、顺服神旨意的心和超脱，才不至因异象而离开神。他还常说，领受异象而不为此骄傲，已是难事；不以为自己配得这些，更难；最难的，则是真认为自己不配，并把忍耐、顺服和谦卑，看得比异象中的甘甜更宝贵。他教导说，若异象既无益于领受的人，也无益于整个教会，就全然不值得重视；真正的异象起初带来惊惧害怕，最后却留下极大的平安与宁静，而虚假的异象恰恰相反。他提醒告解神师，千万不可轻信自己属灵儿女的启示，尤其是妇女的，因为她们有时看似灵修造诣很深，但往往一切最终消散，许多人追随这些事，已经使自己遭受了毁败。因此，他劝告属灵的儿女，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命令他们，竭尽全力拒绝这类事，不必害怕这样会得罪威严的神，因为这本身就是分辨真假异象的试验之一。有一天，他登上讲道台，责备那些轻信异象、神魂超拔和灵魂超拔的人，说：「我认识一位在场的人，他随时想进入灵魂超拔，都可以做到；神除了其他恩典，也将这个赐给了他。然而，人应当逃避这类事，并将它们隐藏起来。」说了这话，他便觉得自己的灵正被提起，于是尽全力阻止自己进入灵魂超拔；他无法再继续讲道，就用手撑着膝盖，说：

「渴求灵魂超拔和异象的人，不知道自己所渴求的是什么！啊，若人人都知道灵魂超拔究竟是什么！」随后他放声流泪，走下讲道台，离开了。

另一次，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博尔迪尼神父讲论灵魂超拔之后，斐理伯登上讲道台，说既然那位神父谈了灵魂超拔，他也想补充一两句话。他说：「我认识一个生活圣洁的妇人，她在很长时期内不断经历灵魂超拔，后来神把这些收回了。现在我问你们：你们想，我什么时候更敬重她？是她有灵魂超拔的时候，还是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在我看来，她没有灵魂超拔时，比有的时候不知更值得敬重多少。」说完，他就下了讲道台，离开了。有一次，有人告诉他，我们的主常常向一位道明第三会的童贞女显现，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几乎不断向她显现。他以一个对此经验丰富的人的口吻答道：「妇女极容易自欺；所以请告诉她，这些异象来时，要往它们脸上吐唾沫。不管来的是谁，都不必看重；不仅不可渴望，反要轻看。」那位童贞女照此劝告而行，始终谨慎地害怕受骗，灵魂因而得到极大的益处。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弗朗切斯科·马利亚，人们通常称他为「费拉拉人」，他是圣人最早的属灵儿女之一。一夜，魔鬼化为至圣童贞女的形象，带着灿烂光辉向他显现。早晨，弗朗切斯科将此事告诉斐理伯；他回答：「那是魔鬼，不是童贞女；若再回来，你就往它脸上吐唾沫。」次夜，同样的异象又出现，弗朗切斯科朝它脸上吐了唾沫，魔鬼立刻消失。他继续祈祷，不久，至圣童贞女真的来到他面前。他想朝她吐唾沫，她却说：「你若能，就吐吧。」他试着这样做，却发现口舌干燥灼渴，无法吐出。至圣圣母告诉他，他顺从所受的命令，做得很好，随后便消失了，留下他满心安慰、灵里欢喜。

前文提到的医生安东尼奥·富奇，曾照料一位生活圣洁、病情严重的修女。有一天，他见她沉浸在对神的默观之中，就等她恢复知觉。她一醒来，立刻转向他说：「啊，我刚才在乐园里看见您，多么美丽！」安东尼奥听了这话，反复思想，便去向圣善的神父请教；当天他就病倒了。他的病不断加重，人类本性的仇敌为要迷惑他，数次装成医生来探望，应许他长寿，并告诉他决不会死于这场病。他把这些告诉每天前来探望的圣人。斐理伯告诉他，来的不是医生，而是魔鬼。安东尼奥识破骗局之后，便顺服神的旨意，几天后圣洁地去世。圣人常叙述此事，为要使自己的儿女铭记，濒临死亡的人不可轻信异象，尤其不可相信其中长寿的应许，因为那通常是魔鬼的诡计；它要使人在仍盼望活下去的时候死去，因而没有充分预备。他常说，拒绝真实异象的危险，远远小于相信虚假异象的危险。

马蒂亚·马费伊是一位司铎，也是圣人的告解者。他患病蒙斐理伯奇迹般医治之后，次夜做了一个梦；为着这梦所含的意义，现将它叙述于此。这位善良的司铎梦见，圣善的神父领他进入一片极其宽广的草地，那里有数不清的王公，穿着富丽华美的衣裳。他正观看，忽然整个景象陷落下去，一切化为火焰烈火，无数魔鬼现身。他站在草地极窄的边缘，一个魔鬼拿着钩子，千方百计要将他拖入火中；他奋力自卫时，圣人看着他微笑。最后，圣人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来，马蒂亚，不要怕。」于是领他穿过一片纠结的荆棘丛，里面满是极尖锐的刺。圣人自己仿佛丝毫不受伤害，却将马费伊一路拖过，使他遭受极剧烈的疼痛。随后，圣人领他进入一片极美丽的草地，尽头有一座美丽无比的小山。山脚有三位身穿光明衣服的天使，一位手持十字架，另外两位各持一座烛台，上有点燃的蜡烛。他们身后是无数童贞女、寡妇和已婚妇人；许多人向圣善的神父行礼，也有许多人问马费伊是否愿意同去。他不敢开口，圣人便代他回答，说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还不算完全良善的人。这大群人经过一条宽阔的林间道路，两旁的树都开着花，树上有小天使不断折下树枝，抛向下面的人群，同时极甜美地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又唱圣诗《Jesu corona Virginum》。最后，众人到了山顶，进入一座美丽无比的宫殿。等众人全部进去，马费伊就醒了，梦也随之结束。他立刻去向圣人告解；还没有开口，斐理伯就问他是否相信梦。马费伊想趁机叙述自己的梦，圣人却用严厉而带着警告的眼神制止他，说：「去吧！要进乐园的人，必须诚实，是个好基督徒，不能做信梦的人。」

总之，他一直宣讲的教导就是：对于那些没有翅膀却想飞翔的人，必须抓住他们的脚，用力拉回地上，免得落入魔鬼的网罗。他所指的，是那些追求异象、梦境及诸如此类之事，却忘了我们必须始终行在克制自身情欲、圣洁谦卑之路上的人。

第三章　斐理伯的预言之恩；先述他预告数人之死

斐理伯除了异象之恩，也有预言之恩；就这一恩赐而言，即使在众圣徒中，他也格外卓越，无论是预告将来的事、看见远方的事，还是洞悉人心的隐秘，莫不如此。倘若把随手可举的事例全都记下来，足可写成许多卷书，正如列品调查中许多证人所作的证言；事实上，礼仪圣部论到他的预言之恩时，也曾宣告：「找不到与他相似的人」，即无人能与他相比。因此，我们只举几个例子，便足以使人明白神在这一方面如何特别恩待他；先从他预告他人的死亡说起。

前文提过的科斯坦佐·塔索内，奉圣庇护五世之召，从米兰来到罗马；抵达后，立即到爱德圣耶柔米堂下马。斐理伯的一位告解者当时正在面向广场的窗边，他立刻跑去告诉圣人：「神父，科斯坦佐先生来了。」斐理伯随即吩咐当时仍是少年的奥塔维奥·帕拉维奇诺和杰尔马尼科·费德利，像尸体一样躺在科斯坦佐必须经过的门槛上。他们遵命照做；塔索内看见两个少年这样躺在地上，心中有些不安，请他们让路；可是两人仍躺在那里，直到斐理伯叫他们起来，科斯坦佐才跑上去拥抱他。不久，他便病倒了，不到两周便去世。

圣周四，乔瓦尼·安杰洛·克里韦利来向圣人告解；他当时身体完全健康，然而斐理伯凝视着他的面容，对他说：「我的乔瓦尼·安杰洛，你要预备好自己，到圣耶柔米堂的十字苦像前祈祷一会儿，然后回来，因为神要向你有所要求。」克里韦利回答：「愿至尊的神照他认为最好的行事；我愿意从他手中领受一切。」圣人又问：「可是，若神愿意赐你极重的患难，你肯甘心承受吗?」「倚靠他的帮助，」他回答，「我十分愿意承受。」「那么，」斐理伯说，「你要预备好，因为复活节时神就要召你去了。」乔瓦尼·安杰洛回去后，当天晚上便发起热来，第四天便去世了。后来圣人告诉乔瓦尼的女儿，她的父亲已经去了天堂。

一天早晨，他突然叫弗朗切斯科·德拉·莫拉拉来，对他说：「弗朗切斯科，倘若你的妻子去世，你会怎样呢?」「神父，」他回答，「我实在不知道。」「那么现在，」斐理伯说，「你想一想，倘若妻子去世，你会怎样。」弗朗切斯科的妻子名叫富尔维娅·德·卡瓦列里，当时年轻健康，丝毫没有病容；可是十天后，她便染上恶性热病，两周之内就去世了。

颇有声望的医生吉罗拉莫·科尔代拉是圣人的朋友，被任命为宫廷御医之后，仍继续在罗马四处出诊。于是圣人说：「这样不会长久；他想重拾从前的劳苦，必会死去。」不久，科尔代拉病倒，他的妻子派人去告诉圣人丈夫生病了，请他代祷。加洛尼奥神父下楼，看是谁来找斐理伯，又有什么事。他刚一离开，圣人便说：「可怜的科尔代拉！唉！这一次他必死无疑；他的时辰到了。」在场的人听见这些话，都很诧异，因为加洛尼奥神父还没有回来禀告他生病的消息。等他回来，转达科尔代拉妻子的话时，圣人又说：「可怜的科尔代拉！他的一生已经走完，马上就要死了。」在场的人说：「那么，神父，若我们不能帮助他的身体，至少还可以帮助他的灵魂。」斐理伯像往常那样回答：「是的，这一点我们做得到，当然，这一点我们做得到。」科尔代拉患病第八天，清早，加洛尼奥神父和孔索利尼给圣人送灯来，他便问：「科尔代拉是在某个时辰死的，是不是?」但一见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立刻转谈别的事。后来他派他们去看看情形，他们发现，科尔代拉果然是在斐理伯所说的时辰去世的。事后，斐理伯亲口告诉阿戈斯蒂诺·库萨诺枢机：「吉罗拉莫·科尔代拉临终时，我在场，虽然我始终待在自己的房里。」

庞佩奥·科隆纳的妻子奥林齐娅，出身高贵，虔敬也格外出众。她经常探访圣雅各不治病人医院，为那些可怜的病人提供灵魂和身体两方面的帮助。后来，她自己病倒了，由罗马最有名的几位医生诊治；他们都说，她的病并不要紧。可是奥林齐娅不相信医生，派人请斐理伯来看她。他去了，与她谈了许久属灵的事。告辞之前，他用手指蘸了圣水，在她身上画十字，劝她常念救主的受难，随后便离去了。走出宫邸时，他遇见那些医生，说这位夫人病得很重，他们却嘲笑他。斐理伯便回答：「好，

你们现在尽管笑我；但我告诉你们，到了某一天，」他指明了日期，「她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医生们听见这话，大笑起来；然而，到了他说的那一天，奥林齐娅果真去世了。

埃莱娜·奇比和丈夫多梅尼科·马泽伊一同病倒。埃莱娜的母亲塔米里娅·切沃利看他们的病状，害怕女儿、女婿都会死，便到圣人那里，请他为两人代祷。她说：「神父，我怕他们两个都会死。」「不会，」圣人回答，「不会，一个就够了。」结果果然如此：多梅尼科去世，埃莱娜却康复了；她放下世间的挂虑，在托斯卡纳普拉托的圣温琴佐修院当了修女。埃莱娜的姐妹维托里娅·奇比来向圣人告解；圣人问她，已有多久没去探望她在明镜塔修院的姐妹温琴扎修女了。维托里娅说，已有好些天。「那么，」圣人回答，「天天去看她吧，因为她很快就要死了。」不久，那位原本十分健康、体格强健的修女，突然染上恶性热病，十八天后便去世。

马尔切洛·费罗想随甘巴拉枢机离开罗马；但圣善的神父叫他不要去，因为他的父亲阿方索·费罗将在几天内去世。马尔切洛服从了；他的父亲虽然强壮健康，却在二十天后去世。1594 年 8 月 1 日，亚历山德罗·克雷申齐来见圣人，当时身体十分康健；斐理伯一看见他便说：「预备好吧，因为你很快就要死了。」同月十六日，亚历山德罗便断了气。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布卡的兄弟古列尔莫病倒，斐理伯对乔瓦尼·弗朗切斯科说：「你的兄弟要死了；不要为此忧愁，因为现在死对他是好的。」后来，他果然去世了。祈祷会有一位名叫莱奥纳尔多的圣职人员，生活堪为表率，生病时，有人请圣人为他祈祷，免他一死。可是斐理伯退到一旁片刻，回来后告诉安东尼奥·加洛尼奥，他宁可不作这样的祈祷；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对莱奥纳尔多而言，死亡胜过痊愈。莱奥纳尔多果真死于那场疾病。

维尔吉利奥·克雷申齐病倒，起初病势极轻，家人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死。然而圣人去看望他，告诉他的妻子科斯坦扎，她必须顺从神所喜悦的事。她听了十分惶恐；但她知道，凡托斐理伯代祷的人，神天天都藉着他赐下恩惠，便把他拉到一旁，泪流不止，跪在他面前，恳切求他为丈夫的健康向神代求。可是他回答：「神要他去；除了他的灵魂得救，你还想求什么呢?」母子几人仍一起恳求他为维尔吉利奥的性命祈祷，于是他明白告诉他们，此时死去，对他的灵魂是好的。克雷申齐死后，斐理伯对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说，当他真心想为死者病愈祈祷时，竟发觉自己失去了祈祷的能力，仿佛听见内心有声音告诉他，为了维尔吉利奥的益处，他必须在此时死去。同样，安东尼奥·雷加蒂耶罗来求圣人为患病的妻子代祷时，斐理伯说：「让她去吧；不要为这事忧虑。」那妇人后来便死了。

帕特里齐奥·帕特里齐去世时，他的病原显得十分轻微，他还说第二天早晨便要起床，医生也断言他没有发热。然而斐理伯吩咐他尽快领圣体，订好遗嘱，预备死亡。帕特里齐奥的妻子见圣人这样急促，便说：「这位老人好像失去理智了。」帕特里齐奥自己也说：「在这件事上，我觉得神父有些操之过急。」然而他订好遗嘱、领受最后的圣事之后，就去世了。他是神忠诚的仆人，圣人对他极为信任；他去世以后，圣人还求他代祷。

道明会的德西德里奥·孔萨尔维修士染上瘟疫性的热病，病势危重，伴有昏睡和谵妄；医生已经绝望，他也濒临死亡。同时，在同一修院里，另一位修士弗朗切斯科·本奇尼也病了，却不像孔萨尔维那么严重。斐理伯去探望两人；他先看弗朗切斯科修士，说：「这一个会死。」随后去看德西德里奥修士，才一进他的房间，病人就恢复了神志；圣人把手放在他头上，谵妄立刻止息。斐理伯说：「放心吧，你会好的。」病人听见这话，心中顿时充满喜乐，暗自相信神要藉着他的仆人斐理伯，使自己恢复健康；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痊愈，回答说：「神父，我信赖您；请为我和我的益处祈祷。」斐理伯告辞时，又对他说：「振作起来；你必定会痊愈。」结果果然如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恢复了健康，弗朗切斯科修士却死了。因此，众修士看见德西德里奥修士康复，便称他为「复活的拉撒路」；本会的医生乔瓦尼·孔帕罗蒂则常称这次医治为「奇迹中的奇迹」。这件事发生在 1591 年 7 月 22 日。

最后，他也预告了圣嘉禄·鲍荣茂之死。切科利诺·马尔加鲁奇是圣塞韦里诺的一位司铎，也是宗座公证长，曾由圣善的神父差派去服侍圣嘉禄。他向主人告假，想在家住三四个月，料理一些私事；又希望在办好这些事、返回米兰之前，请圣善的枢机准许一项恩惠，便写信给斐理伯，请他代为向枢机求取。斐理伯回信说，商议这些事已无用处，因为到了他打算返回米兰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使他无法回去继续服侍。马尔加鲁奇当时不明白斐理伯的意思；但正当他预备返回米兰时，接到了圣嘉禄去世的消息，这个谜便解开了。他写信给圣善的神父，是在枢机去世前一个月；那时枢机并未生病，也没有任何迹象使人料到这件悲事。几个月后，马尔加鲁奇回到罗马，斐理伯一见他便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会发生一件事，使你不能回去服侍鲍荣茂枢机吗?」

第四章　斐理伯预告许多人康复

然而，读者不可因此以为斐理伯只是死亡的信使。许多时候，他也预告那些看似垂死的人将会康复。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枢机患上瘟疫性的热病和血痢；二十二天来，疾病使他食欲全失，疼痛难忍，因此他已经办过告解，领了临终圣体，只还没有领受临终傅油圣事。他的母亲卡泰丽娜·斯福尔扎在这困苦之中，给斐理伯送去一支蜡烛，同时求他为她的儿子枢机祈祷，使他康复。斐理伯等了一会儿，然后传话给她，叫她不要灰心，因为她的儿子必不会死；枢机果然康复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圣米尼亚托的米凯莱·梅尔卡蒂身上；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也是斐理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奄奄一息时，斐理伯对他同为医生的父亲彼得罗·梅尔卡蒂说：「不要害怕，你的儿子不会死。」有一天，彼得罗对他说：「神父！如今我们几乎可以数着他剩下的分秒了。」斐理伯回答：「我不是告诉过你，他不会死吗？主还不要他去；他愿意留他到另一个时候。」此后，米凯莱又活了十一年，成为克勉八世的御医，并获他擢升为高级教士；后来斐理伯又预告了他的死亡，正如从前预告他的康复一样。他几次派人告诉他，不要用功过度；若继续如此，他很快就会死。米凯莱没有理会这些劝告，写完他正在撰写的书一个半月之后，便去世了。圣善的神父听到消息，说：「是啊，他偏要用功过度。」

阿夸斯帕尔塔公爵的次子生病时，母亲派人请圣人为他代祷。斐理伯穿上弥撒祭衣之后——大家一向在这时提醒他有哪些人托他代祷——众人便提醒他公爵夫人的请求。他回答说，她还有一个长子，暗示另一个儿子将会死；后来果真如此。不久，长子也病危，母亲又派人恳求圣人的祈祷。斐理伯说，另一个儿子才去世不久，他必须藉着祈祷帮助这一个。果然，照着他的预告，并得他祈祷的帮助，这回生病的儿子康复了。乔瓦尼·巴蒂斯塔·阿尔托维蒂病重，医生认为他已经等于死了；但圣人为他祈祷之后，对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神父说：「去代我告诉乔瓦尼·巴蒂斯塔，他不但不会死，明天便会开始好转，终将痊愈。」这一切后来全都应验。

摩德纳人巴尔托洛梅奥·多蒂在罗马患了热病。他订好了遗嘱，身边的人都等着他断气，彻夜在旁守候。他担任侍从的职务，因此，他的侄儿恳求圣人为叔父祈祷；因为叔父若死了，这份职务便会落到家族以外的人手中，对两人都是极大的损失；尤其叔父曾多次告诉他，有意辞去职务，让给他。斐理伯回答：「去吧；这一次他会痊愈；但此后他头一次生病，便必定会死。至于辞去职务让给你，我告诉你，他绝不会这样做。」多蒂果然康复，却没有让出职务；四年之后，他死于圣人预言以后所患的第一场病。

马尔科·安东尼奥·维泰莱斯基的妻子奥林皮娅·德尔·内罗病势危重，三种热病接踵而来，种种症状都显示她必死无疑。替她诊治的吉罗拉莫·科尔代拉告诉她的丈夫，他从前只遇见过三个这样的病人，三人都死了。然而，斐理伯告诉马尔科·安东尼奥等人，不要害怕，因为他怜悯这个家庭，失去她的损失实在太大，他会极其恳切地为她向神祈祷。他又说：「在这件事上，我们非得迫切求神不可，必须坚决为她祈祷，因为她有这么多孩子。」圣人刚离开，病人便开始好转，几天内就康复了，与医生的判断恰好相反。

吉罗拉莫·潘菲利奥枢机尚未擢升枢机、仍任圣轮法院审判官时，曾生了一场病，人人都认为是绝症。斐理伯每天去看他两次；一次，正当病势最重时，斐理伯受神的灵感动，用双手紧紧捧住病人的头。他为病人祈祷时，像往常一样颤抖激动；祈祷完毕，便说：「放心吧，不要害怕；这一次你不会死，过几天你的病就会好了。」潘菲利奥立刻开始好转，不久便完全康复。这位枢机还作证，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的侄儿亚历山德罗身上。斐理伯去看他时，医生早已放弃了。他只是拿些圣物触碰病人，为他祈祷，然后说这病不要紧。少年的病情立刻好转，使照料他的医生惊讶不已。

卡尔洛·加布里耶利的妻子福斯蒂娜·琴奇濒临死亡。圣善的神父去看她，把手放在她头上，说：「不要害怕，你不会死。」随后，他祈祷了一会儿，她说：「神父！我已经死了。」斐理伯回答：「没有，振作起来；我向你保证，你这一次不会死。」这番保证并非空言，因为不久她就完全康复了。科斯坦扎

·德尔·德拉戈也曾濒临死亡，圣人去看她，对她说：「不要害怕，你很快就会到圣耶柔米堂来告解。」后来果然如此；自这件事以后，她便成为圣人的告解者，终生都向他告解。另一次，科斯坦扎怀孕八个月时，染上危险的热病和麻疹，病势不断加重，看来已濒临死亡。午夜前后，她领受了临终圣体，随后司铎又回来，给她施行临终傅油圣事。这时，她开始暗自思量，有什么办法能使自己脱离迫近的死亡；她想到，在这危急之际，唯一的救治，就是由斐理伯为她转求仁慈的神，使她康复。天亮时，并无人去请，斐理伯却自行来到，发现她稍微好了一些。她一见他便说：「神父！我这一夜是在痛苦和恐惧中度过的，几乎丧了命。我非常渴望见您，因为我深信您能够帮助我；一想到您，我便恳求神的援助，藉着您祈祷的力量，我立刻开始好转。」斐理伯回答：「正是在你痛苦不堪的这一夜，我一直都与你同在；现在放心吧，你不仅不会死，而且很快就会完全康复。」这位夫人立即觉得好些了；出乎所有知道她病得多重的人的预料，她几天内便恢复了原有的健康。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罗马人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布卡的妻子身上。她已濒临死亡，佛罗伦萨人圣约翰善会的弟兄们也接到了通知，预备为她送葬。然而斐理伯去看她，用些圣物触碰她，为她祈祷，然后对她的丈夫说：「你的妻子必不会死。」令众人惊讶的是，她振作起来，完全康复了。

乔瓦尼·安东尼奥·卢奇六十多岁时，一次来罗马途中从马上跌下，头部受伤，肩骨脱臼，伤势严重，人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这场意外又引发热病，医生宣布他有生命危险；乔瓦尼·安东尼奥便派人请圣善的神父来，好向他告解。斐理伯到来后，卢奇求他为自己的康复祈祷；并非害怕死亡，而是还没能照自己的意思把事务安排妥当。斐理伯听了，拥抱他说：「不要害怕；你会照自己的意思把事务安排好，也有时间从容订立遗嘱。」就在那一刻，他开始好转，不久便完全康复，直到圣人去世几个月后才离世。祈祷会的乔瓦尼·弗朗切斯科·贝尔纳尔迪神父已经领受了临终傅油圣事，圣人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后来他竟康复了，使人人惊奇。圣人事后告诉他：「我的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在你那场危险的疾病中，我曾为你祈祷：若医治你于你有益，愿神乐意使你痊愈。」阿涅西娜·科隆纳是一位虔敬与门第同样卓著的夫人，当时医生也已放弃了她；圣人对她说：「这一次你不会死。」她便康复了。另一次，他探访患热病的乔瓦尼·巴蒂斯塔·克里韦利，那时病人正等着通常的热病再次发作；他对病人说：「不要害怕，热病不会再来了。」后来果然如此。有一位司铎，是圣人的属灵子女之一，患了疝气，十分不便，虽然请教过几位最精通的内外科医生，却找不到治疗的办法。于是他求助于斐理伯的祈祷；他几次请圣人代祷，圣人总回答：「你不要害怕；这病会好的。」几天之后，疝气便自行消失，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凡斐理伯预告将会康复的病人，即使医生已经绝望，也都恢复了健康；凡他说会死的人，即使医生毫无这样的疑虑，并把病情看作无关紧要，也都死了。蒙特·扎扎拉声明，他家里曾有几次同时有两三个病人，有的患恶性热病，有的患其他瘟疫性的疾病；他总照惯例，把一切情形告诉圣人。若斐理伯说：「不要害怕，他们不会死」，他们便总会康复；但若他没有这样说，他们便会死去。

第五章　斐理伯的其他预言

斐理伯还曾就各种事情作过许多预言。前文提及的彼得罗·福奇莱的妻子苏尔皮齐娅·西尔莱蒂，有一个四岁的女儿，病势危重。她请来自己的告解神师——圣善的神父，流着许多眼泪，求他医治女儿。圣人回答：「安静下来吧，神要她去；你曾为神养育她，这就当使你知足了。」可是，母亲并没有尽到她该有的顺服，于是斐理伯又说：「好吧，你将会有一个儿子，他会使你受尽烦恼，日子过得艰难。」约两年半之后，她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这孩子一生所作的，无非是不断使父母伤心。多梅尼科·马泽伊的妻子埃莱娜·奇比分娩阵痛时，请圣善的神父来，为要办告解。告解之后，她求他在洗礼池前抱着即将出生的孩子，或照他的意思，另找一个人来担任。斐理伯回答：「不会需要代父。」次夜，埃莱娜生下一个死婴。

祈祷会有一位辅理修士，名叫彼得罗·保罗·德·佩特里斯。他的父亲原是穷人，却在当时常见的一种赌局中，赢了五六千克朗。因此，他极想让儿子离开祈祷会，攻读学业，准备晋铎，好帮助家族提高地位。彼得罗·保罗为摆脱父亲的纠缠，听从圣人的建议，决定动身去那不勒斯；但当他来求祝福时，斐理伯改了主意，对他说：「我不要你走；你也不要害怕，神会在这件事上作安排。」三个月后，彼得罗的父亲在赌博中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从此不再烦扰儿子。

马尔科·安东尼奥·维泰莱斯基的妻子奥林皮娅·德尔·内罗已有七个女儿，极其渴望生个儿子。她深深信赖圣善的神父，来对他说：「神父，我已有七个女儿。」斐理伯回答：「好，不要害怕；你不会再生女儿了。」后来她又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此时她觉得家里孩子太多，便再次来见圣人，说：「神父，我如今已有三个儿子。」斐理伯回答：「你去吧！你不会再生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没有了。」这番预言后来也应验了。

一天，圣人走进明镜塔修院，四位善良的修女正陪他往她们的一座圣堂去，那圣堂如今称为旧堂。他对其中的波尔齐娅·卡波祖基说：「波尔齐娅，你要专心祈祷。」她回答：「神父，我做不到，因为我担任职务，总有实际事务要处理。」另一位修女马利亚·马达莱娜·安圭拉拉说：「那么，神父，我呢？我也不专心祈祷，可我没有什么事可做。」圣人像平常一样开玩笑地回答：「是啊，是啊！你没有事做，而你将来要做院长；所以现在就专心祈祷吧，因为等你做了院长，就不能这样做了。」其他人听了都笑起来，因为马利亚·马达莱娜那时才二十或二十一岁。圣人说：「尽管笑，尽管笑吧；可是以后你们会说：『斐理伯说过的。』」看见马利亚·马达莱娜自己也在笑，他便对她说：「你也笑，是吗？记住，斐理伯已经告诉你了。」此后，几位院长先后去世；最后，在圣人列圣之后，吉罗拉玛·塔斯基当选院长。可是到了 1635 年，她双目完全失明，无法再履行职责，便辞去了职务；在新一轮选举中，修女们选了马利亚·马达莱娜·安圭拉拉为院长。后来，她们想起斐理伯的预言，它在说出四十年后终于应验，而且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吉罗拉玛·塔斯基还年轻，看来本应长寿。

统帅马尔科·安东尼奥·科隆纳和妻子费利切·奥尔西纳，因为儿子法布里齐奥没有继承人，心中烦恼。法布里齐奥的妻子安娜·鲍荣茂，是圣嘉禄的姐妹，也是圣人的一位告解者；为此，她尤其盼望生一个儿子，便托斐理伯祈祷，求他为自己向神求得这份恩惠。一天早晨，斐理伯忽然对她说：「安娜，你可以欢喜了，因为不久你就会有两个儿子。」一年之后，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马尔科·安东尼奥；翌年，统帅去世后，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菲利波。她常说：「我认为这两个儿子是藉着斐理伯神父的代祷赐给我的。」她也常称他们为他的孩子。

托马索·米内尔贝蒂和皮耶尔·安东尼奥·莫雷利，听从耶稣会弗朗切斯科·本奇神父的劝告，到圣耶柔米堂来，想听听斐理伯对他们所作决定的看法。皮耶尔·安东尼奥说，他想成为本笃会修士；托马索则说，他想成为司铎；但两人都希望获得圣人的指点。斐理伯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喜色，用手里的杖碰了碰皮耶尔·安东尼奥，对他说：「你不会做修士。」又对托马索说：「你不会做司铎。」结果果

然如此：托马索领受低级圣秩之后结了婚；皮耶尔·安东尼奥虽然尽力想成为修士，却始终是教区司铎，去世时任圣菲奥拉的堂区司铎。

摩德纳领地法纳诺的奥托内洛·奥托内利上尉，为筹建一所女修院的事务来到罗马，遇到一些困难。杰尔马尼科·费德利把他带到圣善的神父面前，希望斐理伯关心此事，藉着祈祷帮助他。奥托内利刚到，圣人便转向在场的几位司铎，对他们说：「这人是你们的弟兄。」接着，他问上尉从事什么职业；上尉回答说自己是军人。「不，」斐理伯说，「不是军人，是他们的弟兄。」随后，他把手放在他头上，为他祝福。奥托内利当时已经结婚，有几个儿女，而且极其热爱自己的职业。然而不久，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便去世了；活下来的女儿都作了修女，而他自己也在 1609 年受神感动，晋铎成为司铎；几年后，他甚至进入圣约瑟·加拉桑创立的虔诚学校修会，成为会士。

1579 年，祈祷会派本会四位神父到米兰办事。一天，圣善的神父忽然叫来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对他说：「立刻写信给我们在米兰的神父，叫他们尽快回来。」塔鲁吉回答，既然他们尚未办完所委派的事务，此时召回不妥，恐怕会在那城里引起非议。斐理伯回答：「不要回嘴；你只管服从，写信，写明叫他们立即回来。」信才送达米兰，瘟疫便暴发了；此前连一点疑虑也没有。事发如此突然，以至其中两位神父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得以离开，并在归途中通过关卡。其中一位神父庞佩奥·帕泰里，几个月前想随一位十分爱护祈祷会的高级教士前往西班牙，既为顺应那位教士的心意，也为促成上述事务，因为当时米兰归西班牙统治。其他神父都认为他应该去；决定已作好，待寄的信包也已封妥，但就在此时，斐理伯对阿戈斯蒂诺·曼尼神父说：「写信给庞佩奥，告诉他不要去西班牙，留在米兰。」不到两个月，有一个人去世；若庞佩奥当时不在米兰，他的死会给祈祷会带来极大的损失。

堂区司铎皮耶尔·菲利波·拉扎雷利的敌人，得到某位有权势的高级教士的袒护，使他面临失去圣职俸禄的危险。他因此绝望至极，停止举行弥撒和诵念日课，并决意开枪杀死自己的对头。在这种情形下，一天早晨，他的一位兄弟把他带到我们的圣堂。两人一同跪在正祭台前时，这位司铎转过头，看见圣人在告解亭旁。他从未见过圣人，却感到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仿佛被迫走向他，不知不觉便扑倒在他脚前。斐理伯见他满怀心事，一言不发，便拉住他的耳朵，说：「你受了试探，是不是?」他回答：「神父，我所受的试探太重，几乎就要犯下大恶了。」接着把心里的一切全告诉了他。斐理伯回答：「你去吧，不要灰心；两周之后，你便会脱离这些烦恼。」说完，就听了他的告解。两周过去，那司铎遇见他的对头，对方说：「我如今向你认输了，也承认自己的官司输了，因为我的保护人已被免职。」这位司铎于是想起圣善的神父的话，感谢神保守他，没有犯下那桩大罪。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马耳他骑士奥拉齐奥·里奇身上。他服侍费德里科·鲍荣茂枢机，却在那府中受到严重的迫害，牵涉他的荣誉和名声，使他十分痛苦。一天，他极早起床，心中很不快，便出去散步，希望多少发泄一下胸中的情绪。他在街上遇见圣斐理伯，圣人问他要往哪里去。他回答：「出去透透气；不过，尊敬的神父若要我做什么，请尽管吩咐。」斐理伯在灵里已经看见他的一切苦恼，便带他到宗座财政院审判官的府邸去；当时担任此职的是保禄五世的兄弟奥拉齐奥·博尔盖塞，圣人有要事与他商谈。因为时辰太早，他们不得不等候许久。圣人于是开始读书；可是骑士比先前更加烦躁，尤其是本来想在户外散步，如今却被困在沉闷的候见室里，又不好意思向斐理伯请求离去。正当里奇烦闷到实在再也待不住时，斐理伯从椅子上站起，定睛看着他，握住他的手，用力一捏，说：「不要害怕；这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最后事情会对你有利；这是我告诉你的。」骑士十分惊讶，同时也大得安慰，满怀热切的盼望，相信一切必照圣人的预言成就。两周之后，枢机把迫害里奇的人辞退，而骑士得到主人的宠信，比从前更多；主人最后还安排他在克勉八世的府中担任内侍。一切果然都对他有利，正如圣善的神父所说。

1580 年，正规圣职修会的多梅尼科·里多尔菲，奉上司差遣，从那不勒斯前往克雷莫纳。他抵达罗马，听说了斐理伯，便立刻去见他，在告解亭旁找到了他。他亲吻圣人的手，向他致敬。斐理伯满面喜色地对他说：「奉神圣顺服之命，你被派往哪里，就欢欢喜喜地去，并专心于灵魂的得救；你也要知道，过些时候，你会被立为主教，好更有成效地为他人的得救劳苦。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次旅途中，你的性命会遭遇极大的危险；但赖着我们主和他至圣之母的恩惠，你会平安脱险，尽管免不了经历极大的艰难。」这位神父动身前往克雷莫纳，来到佛罗伦萨的山区时，想越过一道沟，却不知道沟里满是白垩泥浆，结果连人带马都陷了进去；沟深得使他和马都陷到了颈部。同行的人无法搭救，便开始为他的灵魂诵念托付经。就在那一刻，这位善良的神父想起斐理伯，呼求他的帮助。他立刻又能活动双手，渐渐从白垩泥浆中爬出来，虽然已奄奄一息；那匹马后来则靠两对牛拖了出来。他抵达克雷莫纳，为本会工作直到 1619 年；那年保禄五世任命他为奥里亚主教。斐理伯所作的整个预言，就这样一一应验了。

有一个人想使罗马所有失足妇女悔改，圣人预告，他非但不会成功，反会自己堕落，最后还会结婚。这一切都照他说的发生了。事实上，同住的人都注意到，他所说的一切，无论看来多么随口，都必成真；不仅在他生前如此，关乎他死后发生的事也是如此。他所说的，甚至以任何方式暗示的，都会逐渐应验；那些有机会知晓这些事的人，几乎每天都能经历他所预告的某件事成为事实。

佛罗伦萨贵族尼科洛·里多尔菲修士，年纪很轻时便领受了道明会会衣，院长希望由斐理伯为他授衣。他照办之后，对他说：「我如今使你成为修士，将来有一天，你也会使我成为修士。」里多尔菲当上道明会总会长后，首先所做的事之一，就是命令全会诵念圣斐理伯的日课，如同对待本会所出的圣人一样。直到这时，人们才看出圣人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另一次，斐理伯像开玩笑似地对彼得罗·孔索利尼神父说：「有一天，你会看见我被拖过班基街。」他去世许多年后，人们为新的祭衣间制作了一尊圣人的大理石像，如今仍可在那里看见。照理说，他们应从帕尼科街运来，但遇到一些阻碍，不得不改道班基街。彼得罗神父事先毫不知情，恰好遇见拖着圣像的平板车；有人告诉他，那是斐理伯的雕像，他想起那奇特的预言，如今亲眼见它应验，不禁感动落泪。

当人们在圣塞韦里诺为本会兴建明光圣母堂时，圣人对几位巴尔纳伯会神父说：「我是在为你们建造。」结果果然如此；虽然祈祷会在那里设立了会院，但在圣人去世六年之后，本会人员把圣堂让给了巴尔纳伯会。他还告诉这些神父，有一天他们会拥有罗马的圣保罗学院，就这样藉着预言之灵，提前多年指明了他们将来落脚之处。最后，他告诉可敬者乔瓦尼·莱奥纳尔迪——神之母正规圣职修会的创始人，也是他的一位告解者——他在世时，将看不见自己的团体正式依照教会法成立为修会。他说：「神不愿意在你有生之年把一切都做完。」

第六章　他预告数人将成为枢机或教宗

他曾预告许多人将成为枢机，也预告另一些人将成为教宗。有一天，几个青年在他房中，其中有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克雷申齐神长和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当时圣座并未出缺，也没有任何事情引出这个话题，圣善的神父却把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叫到面前，以神圣顺服之命，吩咐他对同伴们说：「斐理伯神父叫我告诉你们，不久，你们就得称我为『阁下』，而且能有机会与我交谈，你们都会视为一种恩惠。」彼得罗出于对圣人的尊敬，照着做了，却满面通红，十分羞惭。不久，圣座出缺，他的叔父伊波利托·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当选教宗，而彼得罗也被擢升为枢机。稍早之前，斐理伯曾像取笑他一般，对当时还是青年的他说：「看看我如今怎样待你吧，我不久就得称你为『阁下』了。」

克勉八世的侄儿、圣教会将军乔瓦尼·弗朗切斯科·阿尔多布兰迪尼，在斐理伯房中看见贴着两幅画在纸上的枢机纹章，盾徽内各有一个骷髅头。他想知道其中的意思，便问那两个枢机帽和骷髅头象征什么。斐理伯起初不大愿意说，随后才告诉他：「这表示在我死后，我的祈祷会里会有两位枢机。」果然，圣人去世后一年，本会的两位司铎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塔鲁吉和切萨雷·巴罗尼乌斯，都获擢升为枢机。斐理伯曾几次把枢机四角帽戴在巴罗尼乌斯头上，仿佛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事；在这两位司铎获擢升二十年前，他已向保罗·雷库佩拉蒂蒙席提过这件事。在其他时候，他也向别人说过，尤其曾向耶稣会司铎弗朗切斯科·内利说过。后者问圣人，巴罗尼乌斯将来会不会成为教宗；斐理伯明确回答，不会。因此，克勉八世去世后，巴罗尼乌斯参加秘密选举会议，外界普遍传说他几乎就要当选教宗时，弗朗切斯科仍满怀信心地断言，他不会当选，因为有福的斐理伯已经告诉过他，事情不会如此。

吉罗拉莫·潘菲利奥说，斐理伯曾预告他将成为枢机。吉罗拉莫说：「一天早晨，我去向正在患病的有福神父告解，他对我说：『你想成为枢机吗?』我回答，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他又说：『不过，你会成为枢机。』我笑着对他说：『请问，谁会把我立为枢机呢?』但有福的神父又接连两次说：『我告诉你，你会成为枢机。』」在圣人去世多年以后，他从克勉八世手中领受了枢机帽。

依诺琴佐·德尔·布法洛枢机如此说：「如果我没记错，是在 1593 或 1594 年，有福的斐理伯神父告诉我，我会得到圣彼得大殿的咏祷司铎职位。我听了便笑起来，因为我不在教宗身边服侍，而且据我所知，他也不认识我；我实在看不出，这个咏祷司铎的任命怎会落在我身上。斐理伯神父越是断言，我越是不信。然而，到了 1549 年，如果我记得不错，大约在八月，我既未求取恩惠，也未作任何努力，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却派人叫我去，告诉我，教宗有意把马费伊蒙席去世后空出的圣彼得大殿咏祷司铎之职给我。第二天，或几天之后，我去见有福的斐理伯神父，为得到这个职位，流露出极大的喜悦，我心里也确实十分欢喜。他说，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位教宗还会把我立为枢机。这事看来如此不可能，简直全无可能，我便对着他放声大笑；但尽管如此，他仍在不同场合，几次重申此言。后来，靠着神和教宗陛下的恩惠，我获擢升为枢机，才得知有福的斐理伯神父早已多次向我的姐妹西尔维娅·德尔·布法洛修女预告此事；她在明镜塔修院作修女。还有一次，我在法国患上重病的消息传到罗马，我的姐妹便说，我必定不会死，因为照着有福的斐理伯神父的预言，我必须先成为枢机。」

弗朗切斯科·迪亚特里斯塔诺枢机也同样说道：「我年轻时，住在罗马，担任克勉八世的荣誉内侍。有一天，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带我到瓦利切拉圣马利亚堂，拜访斐理伯·内利神父。我们进了他的房间，那位圣善的老人一看见我，便走进另一间房，从篮子里取出一顶很旧的枢机四角帽，笑着把它戴在我头上，说：『啊，多么俊美的年轻枢机!』我丝毫没有想到他有预言的光照，只以为他是在取笑我，心里有些不悦；但一则觉得不好意思，二则敬重他的年纪，又有旁人在场，便把怒气压了下去。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事，证实了圣人的举动，也显明我的恼怒不当；如今我也责备自己

当时的恼怒。为了圣人的荣耀，我已照事情实际发生的情形，把它叙述出来；并亲笔签名，加盖我的印章，以证明所言真实。」

至于教宗的选举，每逢圣座出缺，他似乎都会听见一个声音，告诉他哪位枢机会当选。庇护四世去世后，距离教宗当选还有四五天时，斐理伯正与自己的属灵子女之一马尔切洛·费罗在一起；他举目望天，几乎进入灵魂超拔之境，说：「教宗将在星期一选出。」又过了一天，马尔切洛与他同行，便恳求他：既然已告诉他选出教宗的日期，也请告诉他谁会当选。斐理伯回答：「好吧，我告诉你：将当选的教宗，是你从未想到过、也没有人说可能当选的一位，那就是亚历山德里诺枢机；他必在星期一晚上当选。」这便是光荣的圣庇护五世；圣人此前也曾向别人预告他的当选，事情果然照他说的发生。圣庇护五世去世后，马尔切洛想起斐理伯曾预告他的当选，便极其恳切地求他告诉自己，这回谁会成为教宗。斐理伯问他，罗马人都在说谁可能当选；马尔切洛回答：「莫罗内枢机。」「不，」斐理伯回答，「不会是莫罗内，而是邦孔帕尼。」后来果然是他当选，取名额我略十三世。

西斯笃五世去世后，一天，尼科洛·斯丰德拉托枢机来探望圣善的神父。斐理伯传话给他，叫他不要上楼，在会客室稍候，自己会下楼见他。他下楼时，看见彼得罗·保罗·克雷申齐——后来也成为枢机——和他的兄弟贾科莫神长、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等人都在那里。还没与枢机说话，他便吩咐众人亲吻枢机的脚，众人都照做了。一两天后，同一位枢机来到本会圣堂，弗朗切斯科·德拉·莫拉拉去告诉圣人；斐理伯回答：「那位教宗，是吗?」甚至在西斯笃五世还在世时，斐理伯便已用不同方式，指出斯丰德拉托枢机将成为教宗；尤其有一次，大约在西斯笃去世前一年，枢机照例在斐理伯房中，马尔切洛·维泰莱斯基等人也在。斐理伯对马尔切洛说：「打开那个柜子，把里面那顶教宗帽拿给我。」那顶帽子原属于圣庇护五世，圣善的神父把它作为圣物保存着。斐理伯接过帽子，想给枢机戴上，对他说：「稍微试一试，看看它多么适合你。」借此暗示将来要发生的事。继西斯笃当选的乌尔班七世，只活了十二天；随后斯丰德拉托枢机当选，取名额我略十四世。

然而，他对伊波利托·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将当选教宗的预言，更为奇妙。在那之前不久，枢机与库萨诺枢机、圣人及其他几位，一同在库尔齐奥·德·马西米的花园里。库尔齐奥神父走到斐理伯面前，对他说：「我希望尊敬的神父能替我安排，让我去服侍阿尔多布兰迪尼枢机。」斐理伯回答：「我一定会做；交给我吧；因为我告诉你，他不会以枢机的身份死去。」四个月后，他便当选教宗。就在选举前一天晚上，斐理伯对马尔科·安东尼奥·马法神长等人说，阿尔多布兰迪尼将成为教宗，并会取名克勉，后来果真如此。同一天晚上，帕皮亚蒙席送给圣人一首十四行诗，请他祈祷，使大家能得到一位好教宗，并使选举迅速完成；斐理伯便另作一首十四行诗回复，其中也包含阿尔多布兰迪尼将当选的同一预言。

良十一世还没有成为枢机、仍任大公的使节时，斐理伯曾用下面寥寥数语，向他作了三个预言：「亚历山德罗先生，你将成为枢机，也会成为教宗，但你的在位时间很短。」罗马人吉罗拉莫·盖蒂修士，后来成为圣奥古斯丁隐修会总会长；他在圣人列圣庆典的第八日讲道时，声明这是他在良尚任枢机时，亲口听他说的。额我略十五世也证实了此事，因为他听见吉罗拉莫修士讲道中所说的话，便补充说：「我确信这是真的，因为我还在圣轮法院担任审判官时，曾去亲吻良十一世的脚。他所说的话中，有这么一句：『我不会让百姓厌烦太久，因为我很快便要离去了。』」他不久便去世，这话也就应验了。

虽然斐理伯几乎总能预见谁将成为教宗，但若非出于重大的缘由，他从不提及；或是在与某些告解者亲切交谈时，像开玩笑似地说出来。他也总会补上一句：我们决不可轻易相信类似的预言，也不应渴求它们，因为其中可能隐藏着魔鬼许多的欺骗与圈套。对于那些前来告诉他，自己获得了启示或作了预言的人，他一向十分严厉。

第一卷终。